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十五輯
沈雲龍主編

清議報全編

新民主輯

第一卷至第三卷第一集：本館通論（上）（下）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第壹集

本館論說通論上

本館論說通論下

清議報全編

橫濱新民主社輯印

編輯清議報全編緣起及凡例

本報起戊戌十月訖辛丑十一月凡閱三年共出一百冊至舉行第一百冊祝典後即行停止三年之間流傳海內外者既已不少惟是遼遠之區猶多以未覩爲憾又或前經購閱而隨手散佚不能具備全帙以故數月以來函致本館索購索補者絡繹不絕而本館亦以印刷無多隨印隨銷存本寥寥無以應命歉仄殊甚是以將全編重行校印聊以供海內同好之求云爾

一初時同人憇思屬將原文依樣排印繼思原本論說書籍等項大率長篇巨構連亘數冊或數十冊文氣隔斷讀者苦之又其中記事亦隨時載筆不能連絡而過去事蹟已成明日黃花者亦不少是以重行編輯一次將全編文字分別部居不相雜廁斷者連之闕者補之無用者刪之大率刪去者十分之四補入者十分之二以一月之功編成今本首尾釐然可觀矣

一全編分爲六集第一集本館論說第二集名家著述第三集新書譯叢第四集文苑第五集外論彙譯第六集紀事而別採近數年來海內外各報館之偉論名著別爲羣報擷華

兩卷附錄於後共爲二十六卷

一第一集本館論說分爲通論專論兩類通論者論全國全體之大問題也專論者論一時一事之問題也其瑣故雜論者亦附焉問題已過而無關大體者則刪之

一通論專論兩門各以原報之先後爲次序惟第一百冊祝辭一篇敘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可當全編總序故提出以弁卷首焉

一第二集凡得書十四種第三集凡得書十四種其卷帙繁重者則每種各爲一卷篇幅簡短者則數種合爲一卷而合卷之例亦各從其本書之性質以類歸焉不依原本登錄之先後也

一原本附印各書多有未完者今爲補綴之以饜讀者之望亦有卷帙太繁非倉卒可以卒業者則姑缺之俟他日單行本之刻讀者諒焉

一原本論說著述多不標撰人名氏當時蓋有所爲而爲之今悉爲標出文中宗旨之當否議論之長短撰述者悉負其責任也

一第一第二第三集一一注明其原本冊數於目錄之下使讀者以觀本報思想之變遷進

化焉其第四集以下不注者或因割裂移補者多不能得其原文或題目太碎不能徧注也讀者諒之

一第四集文苑分爲二類上編彙錄來稿雜文不注撰人名氏者因來稿多不得其真名也雖間有知之者亦一律不注以歸畫一也下篇詩辭歌賦其目太繁故並目錄亦不列

一第五集外論彙譯分爲論中國論外國及通論三類每類各以原本先後爲次第讀者可因以觀時變考輿論焉

一第六集紀事一門原本隨時登載最爲殺亂今以清議報時代中國三大案分類紀之爲戊戌政變紀事本末己亥立儲紀事本末各一卷庚子國難紀事本末上下二卷而各以其時之雜事附後焉比事類情條理秩然讀此者於數年來變亂之跡及其原因結果皆可以了了於胸中矣

一外國大事如美菲英杜之戰爭巴黎之博覽會俄皇之萬國平和會等皆於全球大勢有關係者也但與吾國相去稍遠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他人詳略之間義所當爾且原本於記此等事亦未能首尾完具故今不復以紀事本末體論次之惟記其犖犖大者而於

每日電報及所譯電報反多刪削焉以清眉目避繁重也讀者諒之

四

近年以來報館之風漸盛精言偉論璀璨可觀此實足以徵吾國文明漸進之現象也學者一一備購固屬不易即能搜羅畢備亦苦無時日徧讀之以吸其精要本館于各處報章或交換或購採無不具備故特爲羣報擷華一門附錄於後專採論說不及其他計所採諸報上海曰萬國公報時務報亞東時報選報中外日報同文滬報政藝通報外交報普通學報新聞報蘇報商務日報政學報算學報蒙學報集成報農學報采風報遊戲報南洋七日報新世界學報天津曰直報國聞彙編國聞報大公報天津日日新聞北京曰強學報順天時報工藝報京話報山東曰同益報膠州報杭州白話報無錫白話報湖南曰湘學報湘報福州曰閩報鷺江報汕頭嶺東日報香港曰中國旬報中國日報維新日報華字日報循環日報澳門知新報廣州安雅書局世說編桂林廣仁報臺灣日日新聞星架坡曰天南新報叻報庇能檳城新報新金山東華新報舊金山文興日報檀香山新中國報東京曰國民報譯書彙編橫濱曰開智錄新民叢報等凡六十種有奇皆擇其精論有裨時局者乃行採入讀者得此編庶亦可以網羅全國之新智識而無遺矣

本編之十大特色

一本編之論說皆以發明愛國真理輸入文明思想爲主而又指陳時弊毫無假借讀者可因以見外國進化之所由及中國受病之所在爲他書所莫能及者一

一本編名雖爲報而其中實含佳書三十餘種之多實新學界之一大叢書也所含諸書或明哲理或晰學術或述近史皆獨闢途徑益人神智爲他書所莫能及者二

一本編附有政治小說兩大部以稗官之體寫愛國之思二書皆爲日本文界中獨步之作吾中國向所未有也令人一讀不忍釋手而希賢愛國之念自油然而生爲他書所莫能及者三

一本編附錄詩界潮音集一卷皆近世文學之菁英可以發揚神志涵養性靈爲他書所莫能及者四

一本編不徒一黨派之私言凡海內外名流寄稿崇論閎議絡繹不絕實可見中國輿論之一斑爲他書所莫能及者五

一本編網羅泰東泰西各國之時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良藥苦口使我瞑眩一棒一喝字

一字皆寶爲他書所莫能及者六

一本報所經歷時代爲中國存亡絕續之所關本編特將中國三大案編爲紀事本末以明其現象及原因結果學者疇昔雖讀他報然或過而輒忘且其事蹟散見網羅不易得此裏集實可稱爲一最良之現世史也爲他書所莫能及者七

一各報佳構良多苦難一一備購備讀本編裏採各報六十餘種最錄其論說之精采者是讀一報不啻兼讀數十種報也爲他書所莫能及者八

一綜此八長而又同時並出視前者每月三冊支支節節者有難得易得之別又編纂歸類視各卷散漫檢讀費時者有勞逸之殊爲他書所莫能及者九

一綜此九長而又志在開風氣取價極廉雖寒士亦可人置一帙但得一編而內外學術思想之光華國勢時事之變幻皆歷歷在目矣所謂不出戶而知天下也爲他書所莫能及者十

本編售例

一清議報原本每月三冊每年三十三冊定價五元除橫濱外其餘各埠皆需郵費一元至二元不等三年一百冊原價合十五元另郵費約二元有奇本編重編再印刪原文十分之四增原文十分之二實有原文十分之八凡分二十六卷同人志在開廣風氣每部僅收回紙墨印工銀八元正取價可謂極廉

一購買股票者照價八折每部取銀二元四角買票時先交定銀三元其餘數俟取書時清找
一本編原議分唐裝洋裝兩項裝訂今一律改訂洋裝但有精粗之分其通行本照原議售價八元其精本用布皮金字者照價加收釘裝費銀二成共該銀九元六角正

一本編原議分訂二十六冊洋裝者分訂十三冊今因一律洋裝故通行本改訂十六冊布皮金字之精本則合兩冊爲一冊合訂八大厚冊

但此仍未能確定俟印成後看其每卷厚薄如何或更有更改均未可知

一原本每頁字數約九百字左右今縮至千字以上蓋一則欲避繁重以便攜帶一則欲廣輯各報佳論以餉讀者故于羣報擷華一門特別增多購者須知此節

除橫濱上海兩處外凡購買者每部加郵費一元五角買股票者亦同
初議購買者以日本銀折收繼思銀價漲落無常內地未免費事今擬一酌中辦法加收
五角即每部八元五角連郵費一元五角合共拾元正其布皮金字之精本則每部連郵
費十一元正其在日本各地則照原議收取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第十五輯

目錄

- 清議報全編：第一卷至第三卷……………新民社輯
第一集：本館通論（上）
清議報全編：第四卷至第六卷……………新民社輯
第一集：本館通論（下）
第二集：名家著述（仁學、儒學真論、飲冰室自由書）
清議報全編：第七卷至第九卷……………新民社輯
第二集：名家著述（中國近十年史論、滅國新法論、瓜分危言、亡羊錄、國聞短評、汗漫錄、學界雜纂、康南海傳、學校課卷、瀛海綜談、偉人佳話）
第三集：新書譯叢（國家論、各國憲法異同論、帝國主義論、社會進化論）
清議報全編：第九卷至第十二卷……………新民社輯
第三集：新書譯叢（政治學案、埃及近世史、明治政黨小史、支那現勢論、中國財政一斑、揚子江、中國地理文明論、支那上右宗教考）
清議報全編：第十三卷至第十四卷……………新民社輯
第三集：新書譯叢（佳人奇遇、經國美談）
清議報全編：第十五卷至第十六卷……………新民社輯
第四集：文苑（來稿彙存、詩界潮音集）
清議報全編：第十七卷至第十九卷……………新民社輯
第五集：外論彙譯（論中國、論外國）
清議報全編：第二十卷至第二十一卷……………新民社輯
第五集：外論彙譯（通論）
第六集：紀事（戊戌政變紀事本末、己亥建儲紀事本末、猛省錄、雜事
附存）
清議報全編：第二十二卷至第二十四卷……………新民社輯
第六集：紀事（庚子國難紀事本末、外國大事記、地球大勢、中外瑣記）
清議報全編：第二十五卷至第二十六卷……………新民社輯
附錄（羣報摘華通論、羣報摘華專論）

清議報全編一百冊總目錄

第一集

本館論說 凡兩類都爲四卷

第二集

名家著述 凡十四種都爲四卷

第三集

新書譯叢 凡十四種都爲六卷

第四集

文苑 凡兩類都爲二卷

第五集

外論彙譯 凡三類都爲四卷

第六集

紀事 凡八類都爲四卷

附錄

羣報擷華 凡兩類都爲二卷

大凡六集四十三種類二十四卷附錄兩類二卷都爲二十六卷

清議報全編第一集目錄

卷一 本館論說一

通論上

本報第一百卅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報之經歷一百

梁啓超

橫濱清議報敘例一

梁啓超

愛國論三篇六、七、二十二

梁啓超

論支那宗教改革十九、二十

梁啓超

論中國人種之將來十九

梁啓超

論中國當知自由之理二十四

歐榘甲

論中國與歐洲國體異同二十六

梁啓超

論支那獨立之實力與日本東方政策二十六

梁啓超

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之前途三十

梁啓超

中國歷代革命說略三十一

歐榘甲

國民文明之精神三十三

梁啓超

少年中國說三十五

梁啓超

呵旁觀者文三十六

梁啓超

論中國之存亡決定於今日三十八

麥孟華

論中國救亡當自增內力四十一

麥孟華

說權四十四

麥孟華

論中國今日爲人羣發達之期四十五

麥孟華

獨立說五十八

馮自強

卷二 本館論說二

通論下

排外平議六十八

麥孟華

說奴隸六十九

麥孟華

說奴隸八十

秦 猛

論支那人國家思想之弱點七十三、四

馮自強

政黨說七十八

秦 猛

論非立大政黨不足以救將亡之中國七十九

秦 猛

立憲法議八十一

梁啓超

過渡時代論八十二

梁啓超

說敗八十七

趙 震

殺人篇八十八

李 羣

中國史敍論九十、九十

梁啓超

說動力九十二

趙 震

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九十四、五

梁啓超

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八十二、四

梁啓超

堯舜爲中國君權濫觴考一百

梁啓超

卷三 本館論說三

專論上

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一、二

梁啓超

論戊戌八月之變乃廢立而非訓政一

梁啓超

論變法後安置守舊大臣之法四

梁啓超

論皇上舍位忘身而變法二

梁啓超

政變原因答客難三

梁啓超

論中國宜講求法律之學五

梁啓超

尊皇論九

梁啓超

明義篇上八

歐榘甲

明義篇中十三

歐榘甲

明義篇下十四

歐榘甲

義士亂黨辨十八

歐榘甲

論救中國當以救皇上爲本二十

歐榘甲

論政變爲中國不亡之關係二十七

歐榘甲

論建嗣即爲廢立三十七

麥孟華

論義和團事中國與列強之關係四十三

麥孟華

續論義和團事四十七

麥孟華

論非皇上復政則國亂不能平定四十九

麥孟華

論今日疆臣之責任五十一

麥孟華

論義民與亂民之異五十二

麥孟華

論今日中國存亡其責專在于國民五十三

麥孟華

論今日各國待中國之善法五十三、五

梁啓超

論救亡當立新國五十五、六

麥孟華

卷四 本館論說四

專論下

論中國國民氣之可用五十七

麥孟華

論議和六十一

麥孟華

論列強對中國之政策及中國之前途六十二

麥孟華

論保證和平必當皇上親政六十四

麥孟華

論中國國民創生於今日六十七

麥孟華

論議和後之中國七十、七十一

麥孟華

論今日中國當以競爭求和平七十二

麥孟華

對俄策七十五、六、七

馮邦幹

商會議十、十二

梁啓超

論學日本文之益十

梁啓超

動物談十三

梁啓超

紀年公理十六

梁啓超

論商業會議所之益二十一

闕名

論菲律賓羣島自立二十五

歐榘甲

論美菲英杜之戰事關係於中國三十二

梁啓超

論剛毅籌款事三十二

梁啓超

張之洞論五十八

闕名

張之洞誅捕新黨論五十九

闕名

論死生六十三

闕名

新黨黨派述略九十七

趙振

中國各報存佚表一百

清議報全編卷一

第一集上之上

本館論說一

通論上

本館第一百卅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

梁啓超

第一 祝典之通例及其關係

祝典烏乎起。所以紀念舊事業。而獎勵新事業也。凡天下一事之成。每不易易。恒歷許多曲折。經許多忍耐。費許多價值。而後僅乃得之。故雖過其時。不忘其勞。於是乎有以祝之。其祝之也。或以年年。或以十年。或以五十年。或以百年。要之借已往之感情。作方新之元氣。其用意至深且美。若美國之七月四日。法國之七月十四日。爲其開國功成之日。年年祝之。勿替焉。一千八百八十七年。美國舉行獨立百年之祝典。八十九年。法國舉行共和百年之祝典。九十三年。開萬國大博覽會於芝加哥。以舉行哥倫布尋出西半球四百年之祝典。去年開十九世紀博覽會於巴黎。以舉行耶穌降生一千九百年之祝典。又如亞丹斯密氏原富出版後第一百年。世界之理財學者。共舉祝典焉。瓦特氏發明汽機後第五十年。世界之工藝學者。共舉祝典焉。達爾文氏種源論成書後第三十年。世界之物理學者。共舉祝典焉。下之

如一市。如一鄉。如一學校。如一醫院。如一船艦。如一商店。亦徃徃各有其祝典。大抵凡富強之國。其祝典愈多。凡文明之事業。其祝典愈盛。豈好爲侈靡煩費以震駭庸耳俗目哉。所以記已往振現在厲將來。所謂歷史的思想精神的教育。其關係如此其重大也。中國向無所謂祝典也。中國以保守主義聞於天下。雖然其於前人之事業。也有贊歎而無繼述。有率循而無擴充。有考據而無紀念。以故歷史的思想甚薄弱。而愛國愛團體愛事業之感情亦因以不生。夫西人以好事而強。中國以無動而弱。斯事雖小亦可以喻大矣。清議報事業之至小者也。其責任止在於文字。其目的僅注於一國。其位置僻處於海外。加以其組織未完備。其體例未精詳。其言論思想未能有所大輔助於國民。况當今日天子蒙塵。宗國岌岌之頃。有何可祝。更何忍祝。雖然非葑不棄。敝帚自珍。曉音堵口。亦已三年。言念前勞。不欲泯沒。且以中國向來無此風氣。從而導之。請自隗始。故於今印行第一百冊之際。援各國大報館通例。加增葉數。薈萃精華。從而祝之。亦庶幾以紀念既往。而獎厲將來。此同人區區之微意也。

第二 報館之勢力及其責任

清議報之事業雖小。而報館之事業則非小。英國前大臣波爾克。嘗在下議院指報館記事之席。各國議院議事時皆別設一席。以備各報館之傍聽記載。而嘆曰。此殆於貴族教會平民三大種族之外。而更爲一絕大

勢力之第四種族也。

英國議院以貴族教徒平民三階級組織而成。蓋英國全國國民實不外此三大種族而已。

日本松本君平氏著「新聞學」一

書。其頌報館之功德也。曰「彼如豫言者。謳國民之運命。彼如裁判官。斷國民之疑獄。彼如大立法家。制定律令。彼如大哲學家。教育國民。彼如大聖賢。彈劾國民之罪惡。彼如救世主。察國民之無告苦痛。而與以救濟之途。」諒哉言乎。近世泰西各國之文明。日進月邁。觀已往數千年。殆如別闢一新天地。究其所以致此者。何自乎。我曰。是法國大革命之產兒也。而產此大革命者。誰乎。或曰。中世神權專制政體之反動力也。而喚起此反動力者。誰乎。或曰。新學新藝勃興之結果也。而勃興此新學新藝者。誰乎。無他。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實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種種現象。皆其子孫也。而報館者。實薈萃全國人之思想。言論。或大或小。或精或粗。或莊或諧。或激或隨。而一一紹介之於國民。故報館者。能納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滅一切。西諺云。報館者。國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羣之鏡也。文壇之王也。將來之燈也。現在之糧也。偉哉報館之勢力。重哉報館之責任。

歐美各國之大報館。其一言一論。動爲全世界人之所注觀。所聳聽。何以故。彼政府采其議以爲政策焉。彼國民奉其言以爲精神焉。故往往有今日爲大宰相。大統領。而明日爲主筆者。亦往往有今日爲主筆。而明日爲大宰相。大統領者。美國禁黑奴之盛業。何自成乎。林肯主筆之報館爲之也。英國愛爾蘭自治案。何以通過乎。格蘭斯頓主筆之報館爲之也。近日

俄皇何以開弭兵會乎。吐爾斯吐主筆之報館爲之也。報館者政本之本。而教師之師也。惟其然也。故其人民嗜之。如飲食男女。不可須臾離。聞之英國人。無論男婦老幼。貧富貴賤。有不讀書者。無不讀報者。其他文明諸國。國民大率例是。以此之故。其從事於報館事業者。亦益復奮勉刻厲。日求進步。故報章愈多。體例愈善。議論愈精。記載愈富。能使人專讀報紙數種。而可以盡知古今天下之政治學問風俗事蹟。吸納全世界之新空氣於其腦中。故欲覘國家之強弱。無他道焉。則於其報章之多寡。良否而已矣。

校報章之良否。其率何如。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當。四曰報事確而速。若是者良。反是則劣。

所謂宗旨定而高者何也。凡行一事。著一書。皆不可無宗旨。惟報亦然。宗旨一定。如項莊舞劍。其意常在沛公。且且而聒之。月月而浸潤之。大聲而呼之。誦諫而逗之。以一報之力。而發明一宗旨。何堅不摧。何艱不成。雖然。宗旨固有擇焉。牟利亦宗旨也。媚權貴亦宗旨也。悅市人亦宗旨也。故爲報館者。不可不以熱誠慧眼。注定一最高之宗旨而守之。政治學者之言曰。政治者。以國民最多數之公益爲目的。若爲報者。能以國民最多數之公益爲目的。斯可謂眞善良之宗旨焉矣。

所謂思想新而正者何也。所貴乎報館之著述者。貴其能以語言文字。開將來之世界也。使

取人人所已知者而敷衍之。則與其閱報。何如坐禪。使拾前人所已言者而牙慧之。則與其閱報。何如觀劇。故思想不可以不新。凡欲造成一種新國民者。不可不將其國古來誤謬之理想。摧陷廓清。以變其腦質。而欲達此目的。恒須藉他社會之事物。理論輸入之。而調和之。如南北極之寒流。與赤道之熱流。相劑而成新海潮。如常雪界之冷氣。與地平之熱氣。相摩而成新空氣。故交換智識。實惟人生第一要件。而報館之天職。則取萬國之新思想。以貢於其同胞者也。不甯惟是。凡一新理之出世也。恒與舊義不相容。故或舉國敵之一世。棄之固又視其自信力何如焉。信之堅而持之毅。此又前者所謂定宗旨也。若夫處今日萬芽齊茁之世界。其各種新思想。殺列而不一家。則又當校本國之歷史。察國民之原質。審今後之時勢。而知以何種思想爲最有利而無病。而後以全力鼓吹之。是之謂正。

所謂材料富而當者何也。凡真善良之報。能使人讀其報。而全世界之智識。無一不具備焉。

若此者。日報與叢報。叢報者指旬報月報來復報等日本所謂雜誌者是也皆所當務。而叢報爲尤要。各國之大叢報。其搜

羅極博。其門類極繁。如政治、如理財、如法律、如哲學、如教育、如宗教、如格致、如農工商、如軍事、如各國近事、如小說、如文苑、如圖畫、如評隲各報。無一不載。而其選擇又極嚴。出之歐美。有力之叢報。每年所蒐集著記之論說紀事。在一萬篇以上。而其刊發者不過二百篇內外。蓋其目的在使閱者省無謂之日力。閱一字則得一字之益。而又不使有所望。漏有所缺陷。

誠哉其進步。誠哉其難能而可貴也。

所謂報事速而確者何也。報之所以惠人者不一端。而知今爲最要。故各國之報館。不徒重主筆也。而更重時事。或訪問。或通信。或電報。費重貲以求一新事。不惜焉。此事之要。業此者多能知之。茲不具論。合此四端。則成一完全盡善之報。蓋其難哉。是以報章如牛毛。而良者如麟角也。歐美且然。而況於中國乎。

第三 中國報館之沿革及其價值

西諺曰。羅馬者非一日之羅。馬。凡天下大業。必非一蹴可幾。必漸次發達。以進於圓滿之域。此事物之公例。無可逃避者也。雖然。其發達之遲緩而無力。獨未有如中國之報館者。中國邸報。視萬國之報紙。皆爲先輩。姑勿置論。即自通商以後。西國之報章形式。始入中國。於是香港有循環日報。上海有申報。於今殆三十餘年矣。其間繼起者雖不少。而卒無一完整良好。可以及西人百分之一者。以京都首善之區。而自聯軍割據以前。曾無一報館。此真天下萬國之所無也。十八行省。每省之幅員戶口。皆可敵歐洲一國。而除廣東福建外省會之有報館者無一焉。此亦世界之一怪現象矣。近年以來。陳陳相接。惟上海香港廣州三處。號稱最盛。而其體例。無一足取。每一展讀。大抵「瀛濱冠蓋」「瀛谷南來」「祝融肆虐」「圖竊不成」「驚散鴛鴦」「甘爲情死」等字樣。闕塞紙面。千篇一律。甚乃如臺灣之役。記劉永福之

娘子軍團匪之變。演李秉衡之黃河。冰明目張胆。自欺欺人。觀其論說。非一西學原出中國。考一則「中國宜亟圖富強論」也。展轉抄襲。讀之惟恐。以故報館之興。數十年而於全國社會。無纖毫之影響。大抵以資本不足。閱一年數月而閉歇者。十之七八。其餘一二。亦若是則已耳。參看本冊附錄中。國各報館存歿表。惟前者天津之國聞報。近日上海之中外日報。同文滬報。蘇報。體段稍完。然以比諸日本一僻縣之報。猶不能望其肩背。無論東京之大者。更無論泰西也。若夫叢報。則更不足道。前者惟格致彙編。稍稱完整。然出於西人之手。且據上海製造局官書之力。又不過每季一冊。又僅明一義。不及其他。然猶僅出二十八冊。遽亦中斷。其次則萬國公報。亦出西人之手。憑教會之力。其宗旨多倚於教。於政治學問界。非有大關係焉。甲午挫後。時務報起。一時風靡海內。數月之間。銷行至萬餘分。爲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泉。作者當時承乏斯役。雖然今日檢閱其舊論。輒欲作嘔。覆勘其體例。未嘗不汗流浹背也。夫以作者今日之學識思想。經歷其固陋淺薄。不足以當東西通人之一指。趾甚明也。則數年前之庸濫愚謬。更何待論。而舉國士夫。乃嘖嘖然目之曰。此新說也。此名著也。嗚呼。傷哉。吾中國人之文明程度。何低下之至於此極也。時務報後。澳門知新報繼之。爾後一年間。沿海各都會。繼軌而作者。風起雲湧。驟十餘家。大率面目體裁。悉仿時務。若惟恐不肖者然。其間惟天津國聞彙編。成於碩學之手。精深完粹。實乎尙矣。然僅出五冊。更已戛然。此外餘

子。等。諸。自。檜。及。戊。戌。政。變。時。務。云。亡。而。所。謂。此。十。餘。家。者。亦。如。西。山。殘。陽。倏。忽。匿。影。風。吹。落。葉。餘。片。無。存。由。此。觀。之。其。當。初。設。報。之。心。果。何。在。乎。不。待。鞠。訊。矣。知。新。報。僻。在。貧。島。靈。光。歸。然。者。凡。四。年。有。餘。出。報。至。一。百。三。十。餘。冊。旬。報。之。持。久。者。以。此。爲。最。然。其。文。字。體。例。尙。不。及。時。務。報。於。社。會。之。關。係。蓋。甚。淺。薄。已。庚。之。間。上。海。有。所。謂。亞。東。時。報。五。洲。時。事。報。中。外。大。事。報。者。出。皆。頗。闡。新。理。視。時。務。有。過。之。無。不。及。然。當。中。國。晦。盲。否。塞。達。於。極。點。之。際。不。爲。學。界。所。歡。迎。旋。興。旋。廢。殆。無。足。論。客。冬。今。春。以。來。日。本。留。學。生。有。譯。書。彙。編。國。民。報。開。智。錄。等。之。作。譯。書。彙。編。至。今。尙。存。能。輸。入。文。明。思。想。爲。吾。國。放。一。大。光。明。良。可。珍。誦。然。實。不。過。叢。書。之。體。不。可。謂。報。國。民。報。開。智。錄。亦。錚。錚。者。也。而。以。經。費。不。支。皆。不。滿。十。號。而。今。已。矣。此。實。中。國。數。十。年。來。報。界。之。情。狀。也。由。此。觀。之。其。發。達。之。遲。緩。無。力。一。何。太。甚。吾。向。者。謂。欲。覘。國。家。之。強。弱。則。於。其。報。章。之。多。寡。良。否。而。已。使。此。言。而。無。稽。也。則。可。此。言。如。稍。有。可。信。者。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推。原。其。所。以。致。此。之。由。蓋。有。數。端。一。由。於。創。設。報。館。者。不。預。籌。相。當。之。經。費。故。無。力。擴。充。或。小。試。輒。蹶。二。由。於。主。筆。時。事。等。員。之。位。置。不。爲。世。所。重。高。才。之。輩。莫。肯。俯。就。三。由。於。風。氣。不。開。閱。報。人。少。道。路。未。通。傳。布。爲。難。四。由。於。從。事。斯。業。之。人。思。想。淺。陋。學。識。迂。愚。才。力。薄。弱。無。思。易。天。下。之。心。無。自。張。其。軍。之。力。而。四。者。之。中。尤。以。第。四。項。爲。病。根。之。根。焉。嗚。呼。案。既。往。考。現。在。不。知。吾。中。國。所。謂。此。第。四。種。族。者。何。時。始。見。其。成。立。也。擲。筆。三。思。感。慨。係。

之矣。

第四 清議報之性質

清議報可謂之良報乎。曰烏烏可。清議報之與諸報。其猶百步之與五十步也。雖然。有其宗旨焉。有其精神焉。譬之幼兒。雖其膚革未充。其肢幹未成。然有靈魂瑩然湛然。是亦進化之一原力歟。清議報之特色有數端。一曰倡民權。始終抱定此義。爲獨一無二之宗旨。雖說種種方法。開種種門徑。百變而不離其宗。海可枯石可爛。此義不普及于我國。吾黨弗措也。二曰衍哲理。讀東西諸碩學之書。務衍其學說。以輸入於中國。雖不敢自謂有所得。而得寸則貢寸焉。得尺則貢尺焉。華嚴經云。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爲菩薩發心。以是爲盡國民責任於萬一而已。三曰明朝局。戊戌之政變。己亥之立嗣。庚子之縱團。其中陰謀毒手。病國殃民。本報發微闡幽。得其真相。指斥權奸。一無假借。四曰厲國恥。務使吾國民知我國在世界上之位置。知東西列強待我國之政策。鑒觀既往。熟察現在。以圖將來。內其國而外諸邦。一以天演學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此四者。實惟我清議報之脈絡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廣民智。振民氣而已。

其內容之重要者。則有譚瀏陽之仁學。以宗教之魂。哲學之髓。發揮公理。出乎天。入乎人。衝重重之網羅。造切切之慧果。其思想爲吾人所不能達。其言論爲吾人所不敢言。實禹

域未有之。書抑衆生無價之寶。此編之出現於世界。蓋本報爲首焉。有飲冰室自由書。雖復東鱗西爪。不見全牛。然其願力所集。注不在形質而在精神。以精銳之筆。說微妙之理。談言微中。聞者足興。有國家論政治學案。述近世政學大原。養吾人國家思想。有章氏儒術新論。詮發教旨。精微獨到。有瓜分危言。亡羊錄。滅國新法論等。陳宇內之大勢。喚東方之頑夢。有少年中國說。呵旁觀者文。過渡時代論等。開文章之新體。激民氣之暗潮。有埃及近世史。揚子江中國財政一斑。社會進化論。支那現勢論等。皆東西名著鉅構。可以借鑒。有政治小說。佳人奇遇。經國美談等。以稗官之異才。寫政界之大勢。美人芳草。別有會心。鐵血舌壇。幾多健者。一讀擊節。每移我情。千金國門。誰無同好。若夫雕蟲小技。餘事詩人。則卷末所錄諸章。類皆以詩界革命之神魂。爲斯道別開新土。凡茲諸端。皆我清議報之有以特異於羣報者。雖然。以云良也。則前途遼哉。邈乎。非所敢言也。不有椎輪。安有大輅。不有萌蘖。安有森林。思以此爲我國報界進化之一徵驗云。爾祝之。祝之。非祝椎輪。祝大輅也。非祝萌蘖。祝森林也。

第五 清議報時代中外之歷史

清議報之在中國。其滄海之一粟乎。清議報之在世界。其大千之一塵乎。雖然。其壽命固已巨於新舊兩世紀。無舌而鳴。其蹤跡固已徧於縱橫五大洲。不脛而走。今請與閱報諸君一

爲戲言。斯亦可謂文字界中之得天最厚者耶。且勿具論。要之清議報時代。實爲中國與世界最有關係之時代。讀者若能研究此時代之歷史。而有所心得。有所感奮。則其於天下事。思過半矣。

請先言中國。清議報起於戊戌十月。其時正值政變之後。今上皇帝百日維新之志事。忽大挫跌。舉國失望。羣情鼎沸。自茲以往。中國遂閉於沈沈妖霧之中。其反動力一起再起而未。有己。翌年己亥夏秋之間。剛毅下江南嶺南。搜括膏脂。民不堪命。其冬十二月。遂有議廢君立僞儲之事。本朝二百年來。內變之禍。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既而臣民犯顏。友邦側目。志不得逞。遂乃積羞成怒。大興黨獄。積怒成狂。自弄兵戎。獎羣盜爲義民。尸鄰使於朝市。庚子八月。十國聯兵。以羣虎而搏一羊。未五旬而舉萬乘。乘輿播蕩。神京陸沈。天壇爲芻牧之場。曹署充屯營之帳。中國數千年來。外侮之辱。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反動之潮。至斯而極。過此以往。而反動力之反動力起焉。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交點之一刹那。頃實中國兩異性之動力相搏相射。短兵緊接。而新陳嬗代之時也。今年以來。僞維新之詔書屢降。科舉竟廢。捐例竟停。動力微蠢於上。俄人密約。士民集議。日本游學。登躋紛來。動力萌蘖於下。故二十世紀之中國。有斷不能以長睡終者。此中消息。稍有識者所能參也。清議報雖不能爲其主動者。而欲竊附於助動者。未敢多讓焉。

請更言世界。清議報時代世界之大事。除北京聯軍外。有最大者三端。一曰美國與菲律賓之戰。二曰英國與波亞之戰。三曰俄皇開萬國和平會。其次大者五端。一曰日本政黨內閣之兩次失敗。二曰意大利政府之更迭。三曰俄國學生之騷動。四曰美國大統領之被刺。五曰南亞美利加之爭亂。美國之縣非律賓也。是其伸權力於東方之第一着。而將來雄飛於二十世紀之根據地也。英國之蹙波亞也。植民政略之結果也。其下種在數十年以前。而刈實在數十年以後。凡在英國勢力範圍之下者。不可不引爲前車也。俄皇之倡和平會也。保歐洲之平和也。歐洲平和。然後可合力以逞志於歐洲以外也。意大利政府之更迭也。爲索三門灣不得也。索不得而政府遂不能安其位。意人之心未熄也。日本政黨內閣之屢敗也。東方民政思想尙幼稚之徵驗也。非加完全之教育。養民族之公德。則文明之實未易期也。日本且然。我中國更安得不兢兢也。俄羅斯學生之騷動也。革命之先聲也。專制政體。未有能立於今世界者也。中國之君民。不可不自擇也。美國大統領之被刺與南美之爭亂也。由貧富兩級太相懸絕。而社會黨之人從而乘之也。此事將爲二十世紀第一大事。而我中國人蒙其影響。將有甚重者。而現時在北美僑民爲工黨所排。在南美僑民爲亂黨所掠。猶其小焉者也。要之二十世紀世界之大問題有三。一爲處分中國之問題。二爲擴張民權之問題。三爲調和經濟革命。

因貧富不均所起之革命
日本人譯爲經濟革命

之間。問題其第一題各國直接於中國者也。其第

二題中國所自當從事者也。其第三題各國間接於中國而亦中國所自當從事者也。抑今日之世界與昔異。輪船鐵路電線大通。異洲之國猶比隣而居。異國之人猶比肩而立。故一國有事。其影響未有不及於他國者也。故今日有志之士。不惟常視國事如家事。又當視世界之事如國事。於是乎報館之責任愈益重。若清議報則有志焉而未之逮也。

第六 結論

有一人之報。有一黨之報。有一國之報。有世界之報。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益爲目的者。一人之報也。以一黨之利益爲目的者。一黨之報也。以國民之利益爲目的者。一國之報也。以全世界人類之利益爲目的者。世界之報也。中國昔雖有一人報而無一黨報。一國報而無世界報。日本今有一人報。一黨報。一國報而無世界報。若前之時務報。知新報者。殆脫一人報之範圍。而進入於一黨報之範圍也。敢問清議報於此四者中。位置何等乎。曰在黨報與國報之間。今以何祝之。曰祝其全脫離一黨報之範圍。而進入於一國報之範圍。且更努力漸進。以達於世界報之範圍。乃爲祝。曰報兮報兮。君之生涯。亘兩周兮。君之聲塵。徧五洲兮。君之責任。重且適兮。君其自愛。罔俾羞兮。祝君永年。與國民同休兮。重爲祝。曰清議報萬歲。中國各報館萬歲。中國萬歲。

橫濱清議報叙例

嗚呼。我支那國勢之危險。至今日而極矣。雖然天下之理。非剝則不復。非激則不行。輒近百餘年間。世界社會日進文明。有不可抑遏之勢。抑之愈甚者。變之愈驟。遏之愈久者。決之愈奇。故際列國改革之始。未嘗不先之以桎梏刑戮之干戈慘酷。吾嘗縱觀合衆國獨立以後之歷史。凡所謂十九世紀之雄國。若英若法若奧若德若意若日本。當其新舊相角。官民相爭之際。無不殺人如麻。流血成河。仁人志士。前仆後起。赴湯蹈火者。項背相望。國勢岌岌。危於累卵。不絕如綫。始則陰雲妖霧。慘黯蔽野。繼則疾風暴雨。迅雷掣電。旋出旋沒。相搏相擊。其終乃天日忽開。赫曦在空。和風甘雨。扇鬯羣類。世之淺見者。徒豔羨其後。此文物之增進。民人之自由。國勢之淳興。而不知其前此拋幾多血淚。擲幾多頭顱。以易之也。我支那數千年來。義俠之風久絕。國家祇有易姓之事。而無革政之事。士民之中。未聞有因國政而以身爲犧牲者。是以民氣嗒然不昌。國勢薨焉不振。日漸月削。以至於今日。而否塞極矣。善夫烈士譚君嗣同之言也。曰。一世界萬國之變法。無不經流血而後成。中國自古未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一嗚呼。吾聞譚君之言。始焉而哀。終焉而喜。蓋我支那數十年以來。正如嚴冬寒冱。水澤腹堅。及有今日之事。乃所謂一聲春雷。破蟄啓戶。自此以往。其必有仁人志士前仆後起。以扶國家之危。于累卵者。安知二十世紀之支那。必不如十九世紀之俄英德法日本與意乎哉。乃者三年以前。維新諸君子創設時務報於

上海。大聲疾呼。哀哀長鳴。實爲支那革新之萌蘗焉。今茲政變。下封禁報館之令。揆其事實。殆與一千八百十五年至三十年間歐洲各國之情形。大畧相類。嗚呼。此正我國民竭忠盡慮扶持國體之時也。是以聯合同志共興清議報。爲國民之耳目。作維新之喉舌。嗚呼。我支那四萬萬同胞之國民當共鑒之。我黃色人種欲圖二十世紀亞洲自治之業者當共贊之。今將本報宗旨規例列左。

宗 旨

- 一 維持支那之清議。激發國民之正氣。
- 二 增長支那人之學識。
- 三 交通支那日本兩國之聲氣。聯其情誼。
- 四 發明東亞學術。以保存亞粹。

規 例

- 一 本報所刊錄。約分六門。
 - 一 支那人論說。
 - 二 日本及泰西人論說。
 - 三 支那近事。

四 萬國近事。
五 支那哲學。
六 政治小說。

二 本報每月發刊三次。以陰曆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發行。每次於發行前五日定稿。
三 報中所登支那人論說係由本館自聘之主筆撰述。其日本及泰西論說則由寄稿或譯稿采登。各國志士如有關心支那大局惠賜大稿者。請於每次定稿之前惠寄。必當照錄。

愛國論一

梁啓超

泰西人之論中國者。輒曰。彼其人無愛國之性質。故其勢散。渙其心。脆懦。無論何國何種之人。皆可以掠其地而奴其民。臨之以勢力。則帖耳相從。餌之以小利。則爭趨若鶩。蓋彼之視我。四萬萬人。如無一人焉。惟其然也。故日日議瓜分。逐逐思擇肉。以我人民爲其圈下之隸。以我財產爲其囊中之物。以我土地爲其版內之圖。揚言之於議院。騰說之於報館。視爲固然。無所忌諱。詢其何故。則曰。支那人不知愛國。故哀時客曰。嗚呼。我四萬萬同胞之民。其重念此言哉。

哀時客又曰。嗚呼。異哉。我同胞之民也。謂其知愛國耶。何以一敗再敗。一割再割。要害盡失。

利權盡喪。全國命脉。朝不保夕。而我民猶且以酣以嬉。以歌以舞。以盱以醉。晏然以爲於己無與。謂其不知愛國耶。顧吾嘗游海外。海外之民以千萬計。類皆激昂奮發。忠肝熱血。談國恥。則動色哀歎。聞變法。則額手踴躍。睹政變。則扼腕流涕。莫或使之。若或使之。嗚呼。等是國也。等是民也。而其情實之相反若此。

哀時客請正告全地球之人曰。我支那人非無愛國之性質也。其不知愛國者由不自知其爲國也。中國自古一統。瓊列皆小蠻夷。無有文物。無有政體。不成其爲國。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國視之。故吾國數千年來。常處於獨立之勢。吾民之稱禹域也。謂之爲天下。而不謂之爲國。既無國矣。何愛之可云。今夫國也者。以平等而成。愛也者。以對待而起。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苟無外侮。則雖兄弟之愛。亦幾幾忘之矣。故對於他家。然後知愛吾家。對於他族。然後知愛吾族。游於他省者。遇其同省之人。鄉誼殷殷。油然相愛之心生焉。若在本省。則舉目皆同鄉。泛泛視爲行路人矣。惟國亦然。必對於他國。然後知愛吾國。歐人愛國之心。所以獨盛者。彼其自希臘以來。即已諸國並立。此後雖小有變遷。而諸國之體無大殊。互相雜居。互相往來。互比較而不肯相下。互爭競而各求自存。故其愛國之性隨處發現。不教而自能。不約而自同。我中國則不然。四萬萬同胞。自數千年來。同處於一小天下之中。未嘗與平等之國相遇。蓋視吾國之外。無他國焉。故吾曰。其不知愛國者。由不自知其爲國也。故謂其愛

國之性質。隱而未發。則可謂其無愛國之性質。則不可。

於何證之。甲午以前。吾國之士夫。憂國難。談國事者。幾絕焉。自中東一役。我師敗績。割地償款。削鉅痛深。於是慷慨憂國之士。漸起。謀保國之策者。所在多有。非今優於昔也。昔者不知其爲國。今見敗於他國。乃始自知其爲國也。哀時客粵人也。請言粵事。吾粵爲東西交通第一孔道。澳門一區。自明時已開互市。香港隸英版後。白人足跡益繁。粵人習於此間。多能言外國之故。留心國事。頗有歐風。其貿遷於海外者。則愛國心尤盛。然海外之人。優于內地之人也。蟄居內地者。不自知其爲國。今遠游於他國。乃始自知其爲國也。故吾以爲苟自知其爲國。則未有不愛國者也。嗚呼。我內地同胞之民。死徙不出鄉井。目未睹凌虐之狀。耳未聞失權之事故。習焉安焉。以爲國之強弱。於己之榮辱。無關。因視國事爲不切身之務云。爾試游外國。觀甲國民在乙國者。所享之權利何如。乙國民在丙國者。所得之保護何如。而我民在於彼國。其權利與保護何如。比較以觀。當未有不痛心疾首。憤發蹈厲。而思一雪之者。彼英國之政體。最稱大公者也。而其在香港。待我華民。束縛馳驟之端。不一而足。視其本國與他國旅居之民。若天淵矣。日本唇齒之邦。以扶植中國爲心者也。然其內地雜居之例。華人不許與諸國均沾利益。其甚者如金山檀香山之待華工。苛設厲禁。嚴爲限制。驅逐迫逼。無如之何。又如古巴及南洋荷蘭屬地諸島。販賣猪仔之風。至今未絕。適其地者。所受凌

虐甚於黑奴。殆若牛馬慘酷之形耳。不忍聞。自不忍睹。夫同是圓顛方趾冠帶之族。而何以受侮若是。是則豈非由國之不強之所致耶。孟子曰。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吾甯能怨人哉。但求諸已而已。國苟能強。則已失之權力固可復。得公共之利益固可復。沾彼日本是也。日本自昔無治外之權。自變法自強後。改正條約。而國權遂完全無缺也。故我民苟躬脩此狀。而熟察其所由。則愛國之熱血。當填塞胸臆。沛乎莫之能禦也。

夫愛國者。欲其國之強也。然國非能自強也。必民智開。然後能強焉。必民力萃。然後能強焉。故由愛國之心。而發出之條理。不一其端。要之必以聯合與教育二事爲之起點。一人之愛國心。其力甚微。合衆人之愛國心。則其力甚大。此聯合之所以爲要也。空言愛國。無救於國。若思救之。必藉人才。此教育之所以爲要也。今海外人最知愛國者也。請先言海外。

各埠之有會館也。聯合之意也。橫濱之有大同學校也。各埠之紛紛擬興學校也。教育之意也。皆我海外同胞之民。發於愛國之真誠。所有事也。新加坡一埠。當政變以前。議設學堂。集資已及二十餘萬金。檀香山一埠。通習西文。諳圖算之男女學生。已及六七百人。諸君子憂時之遠識。治事之苦心。真不可及也。然言猶有所欲言者。則於聯合之中。更爲大聯合。於教育之中。更爲大教育也。所謂大聯合者。何商會是已。我中國人之善於經商。雖西人亦所深服。然利權所以遠遜於人者。固由國家無保護之政策。亦由吾商民之氣散而不聚。不能互

相扶植。互相補救。故一及大局之商務。每不能與西人爭也。即如海外各埠。吾民成聚之區。以百餘計。而曾無一總匯。互通聲氣者。甚且如舊金山一埠。三邑與四邑之人。互相訟鬪。同室操戈。貽笑他人。於此而望其大振商業。收回利權。豈可得哉。殊不知全局之利害。與一人之利害。其相關之處。有至切至近者。互相提携。則互享其利。互相猜軋。則互受其害。其理其事甚多。別篇詳之。故遠識大略者。知經營全局之事。正所以經營一身一家之事。昔英人之拓印度。開廣東。全藉商會之力。及其業已就。而全國之中商小商。無一不沾其利焉。此其明證也。故今日爲海外商民計。莫如設一大商會。合各埠之人。通爲一氣。共扶商務。共固國體。每一埠有分會。合諸埠有總會。公訂其當辦之事。互謀其相保之法。內之可張大國。權外之可以擴充商利。此最大之業也。至其條理設施之法。當於別篇詳之。今不及也。

所謂大教育者。何政學是已。香港有英人所設之大學堂。吾海外之民之治西學者。多從此出焉。外此各埠續設之學堂。亦多倣其制。雖然。英人所設之學堂。其意雖養成人才。爲其商務之用耳。非欲用養成人才。爲我國家之用也。故其所教。偏優于語言文字。而於政學之大端。蓋畧焉。故自香港學堂出者。雖非無奇特之才。然亦不過其人之天資學力。別有所成。而非學堂之能成之也。且我同胞之民所學者。何學以救我中國也。凡每一國。必有其國體之沿革。存于歷史。必有其國俗之習慣。存于人心。羣講經國之務者。不可不熟察也。今香港之學

堂。絕不教中國之學。甚至堂中生徒。並漢文而不能通焉。此必不可以成就經國之才也。且西國學校。所教致用之學。如羣學。國家學。行政學。資生學。財政學。哲學。各事。凡有志於政治者。皆不可不從事焉。而香港學堂。皆無之。是故不能得非常之才也。今如檀香山之生徒。其通西語。解圖算者。既以數百計。其人皆少年。蹈厲熱血愛國。使更深之以濶學。進之以政治。則他日中國旋乾轉坤之業。未始不恃此輩也。爲今之計。宜各埠皆設學校。廣編教科書。中西並習。政學兼進。則數年之後。中國維新之運。既至。我海外之忠民。皆得以効力於國家。而國家亦無乏才之患矣。

哀時客曰。嗚呼。國之存亡。種之盛衰。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彼東西之國。何以淳然日興。我支那何以繭然日危。彼其國民。以國爲己之國。以國事爲己事。以國權爲己權。以國恥爲己恥。以國榮爲己榮。我之國民。以國爲君相之國。其事其權其榮其恥。皆視爲度外之事。嗚呼。不有民。何有國。不有國。何有民。民與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今我民不以國爲己之國。人人不自有其國。斯國亡矣。國亡而人權亡。而人道之苦。將不可問矣。泰西人曰。支那人無愛國之性。質。嗚呼。我四萬萬之同胞之民。其重念此言哉。其一雪此言哉。

愛國論二

梁啓超

愛國心烏乎。起。孟子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惟國亦然。吾國則愛之。他人之國

則不愛矣。是故人苟以國爲他人之國。則愛之之心必滅。雖欲強飾而不能也。人苟以國爲吾國。則愛之之心必生。雖欲強制而亦不能也。愈隔膜則其愛愈滅。愈親切則其愛愈增。此實天下之公例也。譬之一家。然凡子弟未有不愛其家者。蓋以爲家者吾之家。家事者吾之事也。凡奴隸則罕有真愛其家者。蓋以爲家者主人之家。家事者主人之事也。故欲觀其國民之有愛國心與否。必當於其民之自居子弟歟。自居奴隸歟。驗之。

凡國之起。未有不起於家族者。故西人政治家之言曰。國字者家族二字之大書也。其意謂國即大

家族家族即小國也君者家長族長也。民者其家族之子弟也。然則當人羣之初立。則民未有不以子弟

自居者。民之自居奴隸烏乎起乎。則自後世暴君民賊。私天下爲一己之產業。因奴隸其民。民畏其威。不敢不自屈於奴隸。積之既久而遂忘其本來也。後世之治國者。其君及其君之一二私人。密勿而議之。專斷而行之。民不得與聞也。有議論朝政者。則指爲莠民。有憂國者。則目爲越職。否則笑其迂也。此無怪其然也。譬之奴隸而干預主人之家事。則主人必怒之。而旁觀人必笑之也。然則雖欲愛之。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焉。既不敢愛不能愛。則惟有漠然視之。袖手而觀之。家之昌也。主人之榮也。則歡娛焉。醉飽焉。家之敗也。主人之中落也。則褻裳以去。此奴隸之恆性也。故西人以國爲君與民所共有之國。如父兄弟通力合作以治家事。有一民即有一愛國之人焉。中國則不然。有國者祇一家之人。其餘則皆奴隸也。是

故國中雖有四萬萬人。而實不過此數人也。夫以數人之國。與億萬人之國相遇。則安所往而不敗也。

西史所稱愛國之業。如昔者希臘以數千之農民。追百萬游牧之蠻兵。法國距今四百年前。有一牧羊之田婦。獨力一言以攘強敵。使法國脫外國之羈軌。皆彼中所嘖嘖傳爲美談者也。雖然吾中國昔者非無其例也。以左氏春秋所載如齊魯長勺之戰。魯曹劌憂國事有所孿畫。旁人笑之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而曹劌不顧非笑。卒謁其君而成其功。又如秦將襲鄭。鄭韋高以牛十二犒秦師。而報其謀于本國。卒使有備而退強敵。夫曹劌一布衣耳。韋高一商人耳。非有國家之責。受君相之命也。使其袖手。誰則尤之。然皆發於愛國之誠。以匹夫而關係大局。嗚呼。此非古人獨優于今人也。其所以致此者。蓋有由也。古者視其國民如一家之人焉。徵之左氏。如晉韓起求玉環于鄭。鄭子產告以本國與商人所立之約。曰爾無我詐。我無強買。又如晉文公圍南陽。南陽之民曰。夫誰非王之昏姻。其俘之也。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蓋當三代以前。君與民之相處。實如家人婦子焉。依于國家。而各有其所得之權利。故亦對於國家。而各有其應盡之義務。人人知此理。人人同此情。此愛國之心。所以團結而莫解也。

聖哉我 皇上也。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上諭。有曰。海內之民。皆上蒼之所畀。祖

宗之所遺。非皆使之康樂和親。朕躬未爲盡職。於戲此言也。我四萬萬同胞之臣民。所當感激。起舞發奮。流涕日夜。熱念而不可一日忘者也。夫天子而有職也。有職而自憂其未盡。自責其未盡也。此何等語耶。此蓋自唐虞三代以來。數千年所號稱賢君命辟。未有能知此義。能爲此言者也。皇上之意。蓋曰。我有子弟。我飲食之。我教誨之。吾子弟之學業。吾之責也。吾子弟之生計。吾之謀也。其心發于至愛。其語根于至誠。此非猶夫尋常之詔命而已。其賢父慈母。嗷咻其子弟。而卵翼其家人之言也。故吾中國自秦漢以來。數千年之君主。皆以奴隸視其民。民之自居奴隸。固無足怪焉。若真能以子弟視其民者。則惟我皇上一人而已。我四萬萬同胞之臣民。生此國。遇此時。獲此聖君。依此慈母。若猶是自居於奴隸。而不自居於子弟。視國事如胡越。視君父之難如路人。則真所謂辜負高厚。全無人心者也。此吾所以仰天泣血。中夜推心。沈病而不能自制也。

哀時客曰。吾嘗游海外。其民自束髮入學校。則誦愛國之詩。歌相語。以愛國之故事。及稍長。則講愛國之真理。父詔其子。兄勉其弟。則相告以愛國之實業。衣襟所佩者。號爲愛國之章。游燕所集者。稱爲愛國之社。所飲之酒。以愛國爲命名。所玩之物。以愛國爲紀念。兵勇朝夕。必遙禮其國王。尋常饗殮。必祝禱其國。運乃至如法國歌伎。不納普人之狎。游謂其世爲國之讐也。日本孩童。不受俄客之贈果。謂其將爲國之患也。其愛國之性。發於良

知。不待教而能。本于至情。不待謀而合。嗚呼。何其盛歟。哀時客又曰。吾少而居鄉里。長而游京師。及各省大都會。頗盡識朝野間之人物。問其子弟。有知國家爲何物者乎。無有也。其相語則曰。如何而可以入學。如何而可以中舉也。問其商民。有知國家之危者乎。無有也。其相語則曰。如何而可以謀利。如何而可以驕人也。問其士夫。有以國家爲念者乎。無有也。其相語則曰。如何而可以得官。可以得差。可以得館地也。問其官吏。有以國事爲事者乎。無有也。其相語則曰。某缺肥。某缺瘠。如何而可以逢迎長官。如何而可以盤踞要津也。問其大臣。有知國恥。憂國難。思爲國除弊而興利者乎。無有也。但入則坐堂。皇出則鳴八。嚮願指氣。使窮侈極欲也。父詔其子。兄勉其弟。妻勗其夫。友勸其朋。官語其屬。師訓其徒。終日所營營而逐逐者。不過曰身也。家也。利與名也。於廣座之中。若有談國事者。則指而目之曰。是狂人也。是癡人也。其人習而久之。則亦且啞然自笑。爽然自失。自覺其可恥。箝口結舌而已。不恥言利。不恥奔競。不恥媒瀆。不恥愚陋。而惟言國事之爲恥。習爲成風。恬不爲怪。遂使四萬萬人之國。與無一人等。惟我聖君慈父。咨嗟劬勞。憂憤獨立于深宮之中。嗚呼。爲人子弟者。其何心哉。其何心哉。

今試執一人而語之曰。汝之性。奴隸性也。汝之行。奴隸行也。未有不色然而怒者。然以今日吾國民如此之人。心如此之習。俗如此之言論。如此之舉動。不謂之爲奴隸性。奴隸行。不得。

也。夫使吾君以奴隸視我而我以奴隸自居猶可言也。今吾君以子弟視我而我仍以奴隸自居不可言也。泰西人曰支那人無愛國之性質我四萬萬同胞之民其重念此言哉。其一雪此言哉。

愛國論三論民權

梁啓超

國者何積民而成也。國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愛國者何民自愛其身也。故民權興則國權立。民權滅則國權亡。爲君相者而務壓民之權。是之謂自棄其國。爲民者而不務各伸其權。是之謂自棄其身。故言愛國必自興民權始。

今世之言治國者莫不以練兵理財爲獨一無二之政策。吾固不以練兵理財爲足以盡國家之大事也。然吾不敢謂練兵理財爲非國家之大事也。即以此二者論之。有民權則兵可以練。否則練而無所用也。有民權則財可以理。否則理而無所得也。何以言之。國之有兵所以保護民之生命財產也。故言國家學者謂凡國民皆有當兵之義務。蓋人人欲自保其生命財產則人人不可不自出其力以衛之名爲衛國實則自衛也。故謂之人自爲戰人自爲戰。天下之大勇莫過於是不觀鄉民之械鬥者乎。豈嘗有人焉爲之督贊之勸告之者而摩頂放踵一往不顧。比比皆是。豈非人人自衛其身家之所致歟。西國兵家言曰。凡選兵不可招募他國人。蓋他國應募而爲兵者其戰事於己之財產生命無有關係。則其愛國之心不

發而戰必不力。夫中國之兵。雖本國人自爲之。而實與他國應募者無以異也。西人以國爲斯民之公產。王侯將相者。通國之公僕隸也。中國以國爲一人之私產。輒曰王者富有四海。臣妾億兆。臣妾云者。猶曰奴虜云耳。故彼其民爲公益。公利自爲門也。而中國則奴爲其主門也。驅奴虜以門貴人。則安所往而不敗也。不觀夫江南自強軍乎。每歲糜巨萬之餉。以訓練之。然逃亡者。項背相望。往往練之數月。甫成步武。而褻裳以去。故每閱三年。則舊兵散者殆盡。全軍皆新隊矣。未戰時。猶且如是。況於臨陣哉。其餘新練諸軍。情形莫不如是。能養之於千日。而不能得其用於一時。彼中東之役。其前車矣。今試問新練諸軍。一旦有事。能有以異於中東之役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何也。奴爲主門。未有能致其命者。前此有。然後此亦莫不然也。此吾所謂雖練而無所用也。

國之有財政。所以爲一國之人辦公事也。辦事不可無費用。則仍釀資於民。以充其費。苟釀之於民者。悉用之於民。所釀雖多。未有以爲病者也。不觀乎鄉民乎。歲時伏臘。迎神祭賽。戶戶而釀之。人人而攤派之。莫或以爲厲已也。何也。吾所出者。知其所用在何處。則羣焉信之。欣然而輸之。故西人理財之案。必決於下議院。有將辦之事。議其當辦與否。既人人以爲當辦矣。則必其事之有益於公衆也。於是合公衆以謀其費之所出。以一國之財。辦一國之事。未有不能濟者也。而又於先事有豫算焉。於既事有決算焉。豫算者先大略擬此事費用逐條列一

切與民共之。民既知此事之不可以不辦也。又知其所出之費確爲辦此事之用也。夫誰不樂輸之。又不惟辦事而已。即國家有不幸。如戰敗賠款之事。若法國之於普國。賠至五千兆佛郎之多。亦一呼而集之。何也。當其開戰之始。既經國民之公議。以爲不可不戰。人人爲其公事而戰。戰之勝敗。全國之民固自願受其利害矣。其賠款也。亦由國民知其不可以已。公議而許之。雖多其奚怨也。若夫當戰與否。未嘗商之於民焉。戰之方略如何。未嘗商之於民焉。休戰與否。未嘗商之於民焉。賠款之可許與否。未嘗商之於民焉。一二庸臣。冒昧而行之。秘密而議之。私相授受而許之。一旦舉其所費。而盡委負擔於吾民。其誰任之。夫我朝之於租稅。可謂極薄矣。而民顧不以爲德者。凡人之情。出其財而知其所用。雖鉅萬而不辭。出其財而不知其所用。雖一文而必吝。故民政之國。其民爲國家擔任經費。灑血汗以報國。曾無怨詞。雖有重費之事。苟屬當辦者。無不舉焉。中國則司農仰屋於廟堂。哀鴻號嗷於中澤。上下交病。而百事不舉。此其故可深長思也。今之言理財者。非事搜括。則事節省。寢假而官吏之俸。扣之又扣。兵士之餉。減之又減。而民之受病也如故。民債之借。酷於催科。昭信之票。等於胙篋。而國帑之匱乏也如故。豈中國之果無財哉。豈中國之民之吝財大異於西國哉。無亦未嘗以民財治民事之所致也。此吾所謂雖理而無所得者也。

吾聞之西人之言曰。使中國而能自強。養二百萬常備兵。號令宇內。雖合歐洲諸國之力。未

足以當其鋒也。又曰。以中國之人之地。所產出之財力。可以供全歐洲列國。每歲國費兩倍有餘。嗟乎。憑藉如此之國。勢而積弱至此。患貧至此。其醉生夢死者。莫或知之。莫或憂之。其稍有智識者。雖曰知之。雖曰憂之。而不知所以救之。補苴罅漏。撫拾皮毛。日夜孳孳。而曾無絲毫之補救。徒艷羨西人之富強。以爲終不可幾而已。而豈知彼所謂英法德美諸邦。其進於今日之治者。不過百年數十年間事耳。而其所以能進者。非有他謬巧。不過以一國之人。辦一國之事。不以國爲君相之私產。而以爲國民之公器。如斯而已。故不能以一二人獨居其功。亦非有一二人獨任其勞。而日就月將。緝熙光明。不數十年。而彼之國民。遂駸駸然將舉全地球而掩襲之。民權之效。一至於此。嗚呼。吾國獨非國歟。吾民獨非民歟。而何以如是。問者曰。民權之善美。旣聞命矣。然朝廷壓制。不許民伸其權。獨奈之何。予之言。但向政府之強有力者。陳之斯可耳。喋喋於我輩之前。胡爲也。答之曰。不然。政府壓制民權。政府之罪也。民不求自伸其權。亦民之罪也。西儒之言曰。侵犯人自由權利者。爲萬惡之最。而自垂其自由權利者。惡亦如之。蓋其損害天賦之人道一也。夫歐洲各國。今日之民權。豈生而已然哉。亦豈皆其君相晏然辟珥而授之哉。其始由一二人。儒著書立說而倡之。集會結社而講之。寢假而其真理。灌輸于國民之腦中。其利害。明揭於國民之目。中人人識其可貴。知其不可以已。則赴湯蹈火以求之。斷頸絕脰以易之。西儒之言曰。文明者。購之以血者也。又曰。國政

者國民之智識力量的回光也。故未有民不自伸其權而能成就民權之政者。我國蚩蚩四億之衆。數千年受治於民賊政體之下。如盲魚生長黑壑。出諸海而猶不能視。婦人纏足十載。解其縛而猶不能行。故見自封少見多。怪曾不知天地間有所謂民權二字。有語之曰。爾固有爾所自有之權。則且瞿然若驚。蹙然不安。掩耳而卻走。是直吾向者所謂有奴隸性有奴隸行者。又不惟自居奴隸而已。見他人之不奴隸者。反從而非笑之。嗚呼。以如此之民。而與歐西人種並立於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世界。寧有幸耶。寧有幸耶。此吾所以後顧茫茫。而不知稅駕於何所也。

問者曰。子不以尊皇爲宗旨乎。今以民權號召天下。將置皇上於何地矣。答之曰。子言何其狂悖之甚。子未嘗一讀西國之書。一審西國之事。並名義而不知之。盍速緘爾口矣。夫民權與民主二者。其訓詁絕異。英國者民權發達最早。而民政體段最完備者也。歐美諸國皆師而效之。而其今女皇安富尊榮爲天下第一有福人。其登極五十年也。英人祝賀之盛。六洲五洋。礮聲相聞。旗影相望。日本東方民權之先進國也。國會開設以來。鞏自治之基。厲政黨之風。進步改良。躡迹歐美。而國民於其天。皇戴之如天。奉之如神。憲法中定爲神聖不可犯之條。傳于無窮。然則興民權爲君主之利乎。爲君主之害乎。法王路易。易務防其民自尊無限。卒激成革命。戰栗時代。去袞冕之位。伏尸市曹。法民莫憐。俄皇亞歷山。尼古刺。堅持專

制政體。不許開設議院。卒至父子相繼。陷於七首。或憂忡以至死亡。然則壓制民權。又爲君主之利乎。爲君主之害乎。彼英國當一千八百十六七年之際。民間議論喧騰。舉動踴躍。革命大禍。懸於眉睫。日本當明治七八年。乃至十四五年之間。共和政體之論。徧滿於國中。氣燄熏天。殆將爆裂。向使彼兩國者。非深觀大勢。開放民權。持之稍蹙。吾恐法國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慘劇。將再演於海東西之兩島國矣。今惟以民權之故。而國基之鞏固。君位之尊榮。視前此加數倍焉。然則保國尊皇之政。策豈有急於興民權者哉。而彼愚而自用之輩。混民權與民主爲一途。因視之爲蜂。蠱爲毒蛇。以熒惑君相之聽。以窒天賦人權之利益。而斲喪國家之元氣。使不可復救。吾不能不切齒痛恨於胡廣馮道之流。不知西法而自命維新者也。

聖哉我皇上也。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上諭云。國家振興庶政。兼采西法。誠以爲民主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究較勤。故可以補我所未及。西國政治之學。千端萬緒。主於爲民開其智慧。裕其身家。其精者乃能美人性質。延人壽命。凡生人應得之利益。務令其推廣無遺。朕夙夜孜孜。改圖百度。豈爲崇尚新奇。乃眷懷赤子。皆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遺。非悉使之康樂和親。朕躬未爲盡職。今將變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強中國。朕不勝厚望於戲臣。每一讀此諭。未嘗不舞蹈感

泣嗚咽而不能自勝也。西國之暴君。忌民之自有其權而務壓之。我國之聖主。憂民之不自有其權而務導之。有君如此。其國之休歟。其民之福歟。而乃房州黠黯。吊形影於瀛臺。髀肉蹉跎。寄牧芻於籠。鴿由橫安。在海外庶識尊親。翟義不生。天下甯無男子。歐人曰。支那人無愛國之性質。我四萬萬同胞國民。其重念此言哉。其一雪此言哉。

論支那宗教改革

梁啓超

今日哲學會會合。僕以姊崎正治君之先容。得參末座。與東洋文明國諸賢哲相見。十年想望之懷。一旦告慰。何幸如之。既承諸君子之不棄。不可無一言以爲納交之介紹。僕雖謏陋。然竊聞諸吾師南海康有爲先生所言哲學之一斑。願得述之以就正於諸君。望垂清聽焉。南海先生所言哲學有二端。一曰關於支那者。二曰關於世界者是也。關於支那者。以宗教革命爲第一着手。關於世界者。以宗教合統爲第一着手。此其大綱也。今先論支那宗教革命必要之事。

諸君。凡一國之強弱興廢。全係乎國民之智識與能力。而智識能力之進退增減。全係乎國民之思想。思想之高下通塞。全係乎國民之所習慣與所信仰。然則欲國家之獨立。不可不謀增進國民之識力。欲增進國民之識力。不可不謀轉變國民之思想。而欲轉變國民之思想。不可不於其所習慣所信仰者。爲之除其舊而布其新。此天下之公言也。泰西所以有今

身之文明者。由於宗教革命。而古學復興也。蓋宗教。鑄造國民腦質之藥料也。我支那當周秦之間。思想勃興。才智雲涌。不讓西方之希臘。而自漢以後。二千餘年。每下愈況。至於今日。而衰萎愈甚。遠出西國之下者。由於誤六經之精意。失孔教之本旨。賤儒務曲學。以阿世。君相託教旨以愚民。遂使二千年來。孔子之真面目。湮而不見。此實東方之厄運也。故今欲振興東方。不可不發明孔子之真教旨。而南海先生所發明者。則孔子之教旨。

進化主義。非保守主義。

平等主義。非專制主義。

兼善主義。非獨善主義。

強立主義。非文弱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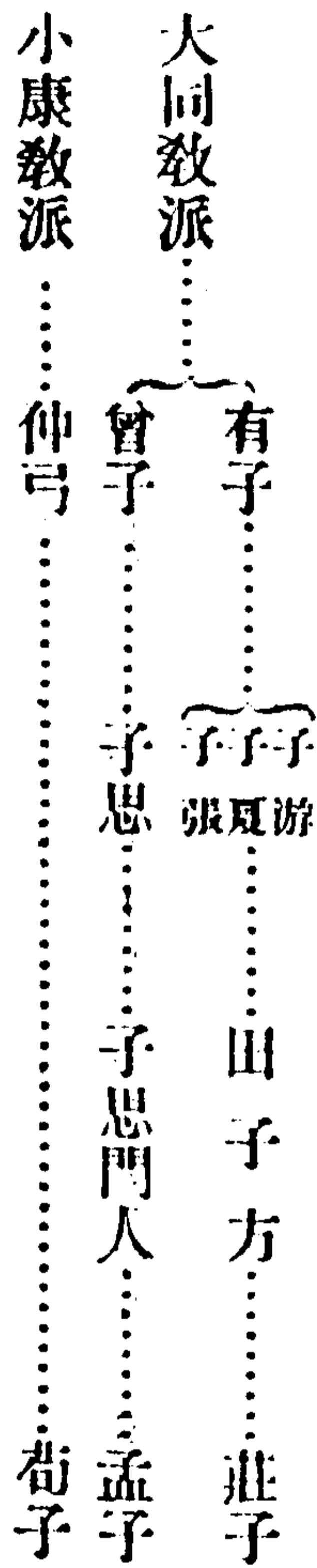
博包主義。(亦謂之相容無礙主義)非單狹主義。

重魂主義。非愛身主義。

之六者是也。而欲證明此六主義之所以成立。與彼六反對主義之所以誤傳。則不可不先明孔學之組織。與其傳授轉變之源流。故今先言之。

孔門之爲教。有特別普通之二者。特別者。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普通者。所謂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普通之教。曰詩書禮樂。凡門弟子皆學之焉。論語謂之爲雅言。雅者通常

之稱也。特別之教。曰易春秋。非高才不能受焉。得春秋之傳者為孟子。得易之傳者為莊子。普通之教。謂之小康。特別之教。謂之大同。然天下中才多而高才少。故傳小康者多而傳大同者少。大同小康。如佛教之大乘小乘。因說法有權實之分。故立義往往相反。耽樂小乘者。聞大乘之義而卻走。且往往執其偏見以相攻難。疑大乘之非佛說。故佛說華嚴經時。五百聲聞。無一聞者。孔教亦然。大同之教。非小康弟子之所得聞。既不聞矣。則因而攻難之。故荀卿言。凡學始於誦詩。終於讀禮。不知有春秋焉。孟子全書。未嘗言易。殆不知有易焉。蓋根器各不同而所受亦異。無可如何也。而自秦漢以至今日。儒者所傳。只有小康一派。無怪乎孔子之真面目。不可得見也。今將孔門二大系統。列其流派如下。



由是觀之。則大同教派之大師。莊子孟子也。小康教派之大師。荀子也。而自秦漢以後。政治學術。皆出於荀子。故二千年皆行小康之學。而大同之統殆絕之所由也。今先將荀子全書。提其綱領。凡有四大端。

一尊君權。其徒李斯傳其宗旨。行之於秦。爲定法制。自漢以後。君相因而損益之。二千年所行。實秦制也。此爲荀子政治之派。

二排異說。荀子有非十二子篇。專以攘斥異說爲事。漢初傳經之儒。皆出荀子。故襲用其法。日以門戶水火爲事。

三謹禮儀。荀子之學。不講大義。而惟以禮儀爲重。束身寡過。拘牽小節。自宋以後。儒者皆蹈襲之。

四重考據。荀子之學。專以名物制度訓詁爲重。漢興。羣經皆其所傳。斷斷考據。寔成馬融。鄭康成一派。至本朝（清）而大受其毒。此三者爲荀子學問之派。

由是觀之。二千年政治。既皆出荀子矣。而所謂學術者。不外漢學宋學兩大派。而其實皆出於荀子。然則二千年來。只能謂爲荀學世界。不能謂之爲孔學世界也。

抑小康之教在詩書禮樂。而大同之教在易春秋。詩書禮樂。孔子纂述之書。實則因沿舊教耳。非孔子之意也。孔子之意。則全在易與春秋。易爲出世間法之書。故今不具論之。若春秋者。則孔子經世之大法。立教之微言。皆在焉。故孟子述孔子功德。以作春秋爲第一大事。以之與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並稱。而太史公之贊孔子。亦以作春秋爲一大業。然則春秋一書。爲當時所最重明矣。然以二千年來所謂春秋者言之。不過一記事之史。與斷爛

朝報無以異。何足以爲奇書哉。而孟子等何故尊之若是。此亦言支那哲學者一大問題也。殊不知春秋不過記號之書（如算學之代數）其精要全在口說。而其口說之傳授。在於公羊傳。當西漢以前。大同教派未絕。諸儒尙多有能言之者。自東漢以後。公羊傳一書。若存若亡。而春秋遂無人能解。（朱子亦自言不解春秋）孔子之面目。遂不復可見。可勝慨哉。推原其故。皆由歷代君相。見小康之教。有利於己。大同之教。不利於己。故揚彼而抑此。而曲學阿世之徒。亦復變其學以媚人主。故自漢以後。謂春秋爲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相率不敢言之。此則大同教派暗昧不傳之大根原也。故今日當知春秋一書。爲孔子教派之中堅。乃可以言宗教革命矣。

今叙流派大畧既畢。請將前提六箇主義一一論之。

第一孔教乃進化主義非保守主義。

春秋之立法也。有三世。一曰據亂世。二曰升平世。三曰太平世。其意言世界初起。必起于據亂。漸進而爲升平。又漸進而爲太平。今勝於古。後勝於今。此西人打撈烏盈士啤生氏等所倡進化之說也。支那向來舊說。皆謂文明世界。在於古時。其象爲已過。春秋三世之說。謂文明世界。在於他日。其象爲未來。謂文明已過。則保守之心生。謂文明爲未來。則進步之心生。故漢世治春秋學者。以三世之義。爲春秋全書之關鍵。誠哉其爲關鍵也。因三世之遞進。故

一切典章制度。皆因時而異。日日變易焉。於據亂世則當行據亂世適宜之政。於升平世則當行升平世適宜之政。於太平世則當行太平世適宜之政。必不能墨守古法一成不變也。故明三世之義。則必以革新國政爲主義。而保守頑陋之習必一變。

第二孔教乃平等主義。非專制主義。

大同小康之異。前既言之矣。小康派以尊君權爲主義。大同派以尊民權爲主義。大同小康之名。見於小戴記禮運篇。其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歸。壯有所用。幼有所長。是謂大同。天下爲家。大人世及以爲禮。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上下。以和夫婦。是謂小康。故小康者。專制之政也。大同者。平等之政也。孟子傳大同之學。故其書皆以民權爲主義。如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之類是也。（其全書皆言民權。不獨此數語也。）而春秋之法。制皆所以抑制君主之專橫。用意深遠。條理繁密。南海先生嘗著一書。名爲孔教民權義。今講演之間。時刻匆促。不能多引也。其餘若井田之制。欲以平貧富之界。親迎之制。欲以平男女之權。其事更不一而足。可見孔子全以平等爲尙。而後世民賊。乃借孔子之名。以行專制之政。則荀子之流毒耳。

第三孔子乃兼善主義。非獨善主義。

佛爲一大事出世。說法四十九年。皆爲度衆生也。若非爲衆生。則從菩提樹起。即入涅槃可

矣。孔子之立教行道。亦爲救民也。故曰。天下有道。兵不與易也。其意正如佛說所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意也。故佛法以慈悲爲第一義。孔教以仁慈爲第一義。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故孔子爲救民故。乃至日日屈身。以干謁當時諸侯卿相。欲藉手以變革弊政。進斯民於文明幸福也。當時厭世主義一派頗盛。如楚狂、長沮、桀溺、荷蕢丈人、晨門、微生畝之徒。皆攻難孔子。此等皆所謂聲聞外道法也。而孔子則所謂行菩薩行也。然則學孔子者。當學其舍身棄名以救天下明矣。而自宋以後。儒者以束身寡過謹小慎微爲宗旨。遂至流爲鄉愿一派。坐視國家之危亡。生民之疾苦。而不以動其心。見有憂國者。則謂爲好事。謂爲橫議。相與排擠之。此支那千年以來最惡陋之習。此種見識。深入於人人之腦中。遂養成不痛不癢之世界。此支那致亡之由也。若能知孔子之在當時。爲好事之人。爲橫議之人。而非謹守繩尺束身寡過之人。則全國之風氣。必當一變矣。

第四孔教乃強立主義。非文弱主義。

孔子於繫易也。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曰。獨立不懼。論語曰。吾未見剛者。中庸言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而尙書洪範篇之末。叙述六極。以弱爲最下。以之與凶。短折、疾、貧、並稱。然則孔子六經。重強立而惡文弱。甚矣。自晉唐以後。儒者皆懦弱無氣。大反孔子之旨。惟明代陽明一派。稍復本真耳。而本朝（清）考據學興。柔弱益甚。遂至聖教

掃地。國隨而亡。皆由壓制服從之念多。而平等自立之氣滅。故今既發明平等主義。則強立主義。自隨之矣。

第四孔教乃博包主義（即相容無礙主義）非單狹主義

佛之大乘法。可以容一切。故華嚴法界。事事無礙。事理無礙。孔子之大同教。亦可以容一切。故中庸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惟其不相悖也。故無妨並行。如三世之義。據亂之與升平。升平之與太平。其法制多相反背。而春秋並容納之。不以反背爲傷者。蓋世運既有種種之差別。則法制各適其宜。自當有種種不同也。如佛之說法。因衆生根器有差別。故法亦種種不同。而其實法則皆同也。苟通乎此義。則必無門戶水火之爭。必無賤彼貴我之患。此大同教之規模。所以廣大也。當時九流諸子。其大師多屬孔門弟子。既受孔教。退而別樹一幟。如吳起學於子夏。而爲兵家之宗。禽滑釐學於子夏。而爲墨家鉅子。鄒衍齊魯諸生。而爲陰陽家之祖。自餘此類。其事甚多。蓋思想之自由。文明發達之根原也。聽其諸說雜起。互相競爭。而世界自進焉。中庸道並行而不相悖之義。即本於春秋三世並立之義。而孔子之真相也。自漢以後。定於一尊。黜棄諸子。名爲尊孔子。而實則背孔子之意甚矣。遂使二千年來。人人之思想。不能自由。有發一奇論者。則羣然以非聖無法目之。此智識所以不達也。今當發明並行不悖之義。知諸子之學。即孔子之學。尊諸子即所以尊孔教。使天

下人人破門戶之意見。除保守之藩籬。庶幾周秦古學復興。而人智發達矣。以上各條。畧舉大概。若孔教重魂主義。及世界宗教合一之思想。則願俟他日。若諸君子不棄。許其重參他會。當更有所陳述以乞教焉。

論中國人種之將來

梁啓超

日本某大政黨之機關報。其名曰大帝國。徵文於余。草此應之。因並以告我四萬萬同胞。各壯其氣焉。篇中因倣效日本文體。故多委蛇沓複之病。讀者幸諒之。撰者自誌。

歐人中國分割之議。倡之既有年。迄於今而其聲愈愈高。其視中國人。不啻如土耳其如印度。且將如阿非利加矣。自英俄協商以來。事機益迫。馴至如意大利、奧地利、比利時、丁抹、葡萄牙。皆思染指中國之運命。殆在於旦夕。吾中國之頑固醉夢者。渺然不自知。固無論矣。其薄有所見者。則惟惴惴憂之。以爲中國必亡必亡而已。日本者。與中國同其利害者也。爾來保全中國扶植中國之論。徧滿於國中。然於一方亦有爲反對之言者。其意蓋謂中國終不能保全。雖欲扶植之而無益也。吾今故爲此文。題曰中國人種之將來。以告我國民及兄弟之國民云。

凡一國之存亡。必由其國民之自存自亡。而非他國能存之能亡之也。苟其國民無自存之性質。雖無一毫之他力以亡之。猶將亡也。苟其國民有自存之性質。雖有萬鈞之他力以亡。

之。猶將存也。今日中國之現狀。其受他力之橫加。事機危迫。與前者之土耳其、印度、阿非利加。殆無以異。且更甚焉。然中國人種之性質。與其地位。決非如土耳其、印度、阿非利加之比。例。歐人欲以前此待諸國之例待我中國。決非容易之事。且不甯惟是而已。他日於二十世紀。我中國人必爲世界上最有力之人種。有可豫斷言者。今于他事置不論。請專就其人種之特質而論之。

一曰富於自治之力也。泰西所謂文明自由之國。其所以保全人權。使之發達者。有二端。曰參政權。曰自治權。而此兩權之中。又以自治權爲尤切要。此政治學者之公論也。雖然。參政權者。可以鼓國民之氣。一躍而獲之。自治權者。則恒因其歷史習慣。積久而後成。非可以強致而驟得也。以法國人民之雄傑急進。而其自治之力不完。日本行憲法十數年。而自治體段。猶遠不及英國。此殆積於習慣。無可如何也。吾中國則數千年來。有自治之特質。其在村落也。一族有一族之自治。一鄉有一鄉之自治。一堡有一堡之自治。其在市集也。一市有一市之自治。一坊有一坊之自治。一行有一行之自治。鄉之中有所謂紳士耆老者焉。有事則聚而議之。即自治之議會也。設族長堡長。凡議定之事。交彼行之。即自治之行政官也。其一族之祖祠。一鄉之廟宇。或鄉約鄉局。或社學。即自治之中央政府也。祖祠廟宇鄉局。皆有恒產。歲入歲出。有定額。或有臨時需費。則公議稅其鄉所產之品物。即自治之財政也。歲杪必

布告其所出入。即財政之豫算決算也。鄉族中有爭訟之事。必愬於祖祠。愬於鄉局。紳士耆老。集議而決之。非有大事。不告有司。即自治之裁判也。每鄉每族。必有義學。即自治之學校也。每鄉族必自設巡丁。保里閭。禁盜賊。即自治之警察也。凡此諸端。凡關於自治之體制者。幾於具備。人民之居其間者。苟非求富貴利達及犯大罪。則與地方有司。絕無關涉。事件。惟每年納錢糧地丁即田租少許而已。而推其所以致此之由。非歷代君相樂畀吾民。以此特權也。中國之地太大人太衆。歷代君相皆苟且小就。無大略。不能盡力民事。其於民僅羈縻勿絕。聽其自生自養而已。我民因君相不代我謀。於是合羣以自謀之。積之既久。遂養成此一種政體。故以實情論之。一國之內。實含有無數小國。朝廷之與地方團體。其關係殆僅如屬國。政府與民間。痛癢不甚相關。無論何姓代有天下。而吾民之自治也如故。故民亦不甚以爲意焉。此實中國人種固有之習俗。大異於諸國者也。夫政府民人。痛癢不關。愛國之心。因以薄弱。此中國人之所短也。然因痛癢不關之故。使我民養成此自治之特質。亦不幸中之幸事也。凡人有自治之性者。外力不得容易干涉之。中國所以屢爲異種所統治。而不變其性俗者。蓋賴此也。夫取不同化之民以爲屬國。如食不消化之物。積於胃中。而每足以生病。中國今雖爲他人俎上之肉。而其耐消化之力。頗有足恃者。恐彼逐逐者。未易下咽也。或者曰。昔者統治中國之異種。皆游牧賤族。無有文化。故其入中國也。不能化中國。適爲中

國所化耳。若今日歐西文明之國。蹴踏中原。化之有方。馭之有術。吾恐中國固有自治之力。終必不保。而干涉之直易易耳。答之曰。中國人之自治。不獨內地爲然也。即旅居海外之工商。其自治之力量固甚厚。無論在何國。皆守其習俗。不與所寓之國同化。如南洋各埠。多有自祖父以來。居其地十數世。而其社會之習慣。一守中國之風衣冠不變。言語不變。彼在海外。且然。況於內地人民。其所積更。深其所聯更。大欲一旦干涉之。豈容易哉。

或者又曰。中國人所至。皆守其俗。不與他國同化。此正中國人頑固之陋習。最爲各國所憎惡者。而子乃津津然道之。何其陋歟。答之曰。凡人之性質與力量。只有一源。因其所發所施。而異其效用。堅守舊物固惡也。然善用之。即獨立不羈之根原矣。舍已從人固美也。然不善用之。即服從他國之根原矣。我國人居於海外者。不問其外面之現象何若。而其內恒以向來自治之法治之。不肯輕於自棄以從他人。正獨立之基礎也。各國自憎惡之。我自譽之。庸何傷焉。

西人之言曰。凡國民向有自治權之習慣。不大經政府之干涉者。其要求參政權之會必不甚盛。我中國國民自古以來。未有如歐西各國倡自由爭政權之風者。其故未始不因此也。今者全世界文明進化之運。相逼而來。自由平等之義。已浸入中國人腦中。他日獨立之基礎。既定。采西人之政體而行之。其成就之速。必有可驚者。蓋有古來習慣之自治權以爲之。

基一。蹴可以立至矣。此中國人種之將強。其原因一也。

二曰有冒險獨立之性質也。歐洲人所以雄於世界者。以其人喜冒險遠游也。而我中國人亦頗富於此性質。五大洲之域。無地無中國人之足跡焉。且彼西人之遠游者。其國家獎勵之贊助之。保護之。風氣既成。國民視爲榮途。其慣冒險喜遠游。未足以爲誇也。而我中國則國家非惟不勸助之。且禁制之。非惟不保護之。且魚肉之。而我民有不挫不撓之氣。而自殖西國則殖民也我中國則民自殖也於世界各地焉。南洋英屬荷屬諸島。爲中國人最初發見者。十居五六。我民與土番戰。奪其地墾而居之。因國家不助。獨力不支。後乃舉而畀諸英荷者。比比然也。當國家海禁極嚴之時。而吾民之游海外。擴土地。長子孫者。已不知凡幾。非有獨立冒險之性。而能若是耶。方今雖設公使領事。以保護商民爲名。其實則如木偶。甚乃擇商民之肥者而噉之耳。彼各國民之旅居他國者。其本國政府。噢咻之。撫育之。如保姆之護嬰兒。吾中國則反是。旅居他國者。數百萬人。譬之則如棄兒也。上無怙恃。下無扶助。而吾民乃能自殖於人種競爭最烈之世。所至各地。常爲其地最有關係之人。此亦天下萬國無其比例者也。以如此之人種。如此之性質。使有國家以教育之保護之。其必不讓歐西以獨步也明矣。昔西人動以印度土耳其比我中國。試問印度土耳其人。有此冒險獨立之徵驗否乎。要之不依賴國家之力。而能獨立者。此我中國人之所長也。中國人種之將強。其原因二也。

今日全世界之地。其已開通者。不過歐羅巴之全境。與亞細亞北亞美利加之半境。澳大利亞三分之一而已。其餘諸地。尚在草昧之域。彼西人高掌遠蹠之手段。非不欲盡取而墾闢之。繁通之也。無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以歐人之力。僅僅開通北美澳洲而止矣。猶尙且多假手于我中國人。若南洋諸島。則中國開之。歐人坐而食之耳。其餘南美亞非利加之地。雖歸其轄屬。然閱爾許年。不能增其繁榮。發其光彩也。此無他故。歐洲之人。只有此數。其勢固不足以分配即徧布充塞之意於大地。而其人開明之度。既日進。分利之人即執高等事業者愈多。而生產之人即任勞力者愈少。夫闢未闢之地者。最勞苦而所得最少之事也。歐洲人之力。量既不足。更闢未闢之地。於是乃垂涎於他人之已闢者。思一舉而篡取之。今者舍非洲南美之地。不復以全力經營。而耽耽逐逐。謀我中國。不能以實力相爭。而欲以巧智攫奪。其無道固可憤。其無力亦可憐也。他日能有實力以開通全世界者。誰乎。即我中國人種是也。白人驕而不勞。苦。黑人椶人惰而無智慧。然則此事舍我黃人不能任也。北美與澳洲。今爲白種人殖民地之區域。南美與非洲。他日必爲黃種人殖民地之區域。無可疑也。謂吾不信。請觀其後。

三曰長於學問。思想易發達也。我中國於周秦之間。諸子並起。實爲東洋思想之淵海。視西方之希臘。有過之無不及。政治上之思想。社會上之思想。藝術上之思想。皆有亨毒六合包羅萬象之觀。中世以還。國勢統一。無外國之比較。加以歷代君相。以愚民爲術。阻思想之自

由。故學風頓衰息。誠有如歐洲之所謂黑暗時代者。夫歐洲所以有今日之文明者。因十字軍以後。外之則齊來埃及印度遠東之學術。內之則發明希臘固有之學術。古學復興。新學繼起。因蒸蒸日上耳。中國今日之時局。正有類於是。外之則受歐洲輸入之種種新學。內之則因國民所固有歷史所習慣的周秦古學。而更加發明。加以現今政府威壓之力。不能實行。言論思想之自由。不能遏禁。自今以往。我國民思想之突飛。必有不可思議者。吾嘗在湖南。見其少年子弟。口尙乳臭。目不識蟹文。未嘗一讀歐西之書。而其言論思想。新異卓拔。洞深透關。與西人學理暗合者。往往而有。然則中國人種之腦力。不讓於歐西明矣。昔佛學之入中國。經智顛元奘六祖之徒發明之。自成一種中國之佛學。非復尋常之佛學。他日歐學入中國。消化於中國人之腦中。必當更發奇彩。照耀於全世界。自成一種中國之歐學。非復尋常之歐學者。此我中國人之擅長也。我邦人昔留學於歐美者。所在每冠其曹。今學成。因歸國無所用。而流寓於彼中者。尙不乏人。亦可證我中國人長於學問。而非彼半開人種之所能比例也。中國人種之將強。其原因三也。

四曰民人衆多。物產沃衍。善經商而工價廉。將握全世界商工之大權也。十九世紀。爲政治上競爭革命之時代。二十世紀。爲經濟上競爭革命之時代。此有識者之公言也。而經濟上競爭之大權。實握于勞力工人之手。近年以來。同盟罷工之案。絡繹不絕。各國之經濟界。屢

受牽動。資本家深患之。夫以今日世界文明日進之故。百物騰踊。起居飲食所需。皆倍於昔時。工人以微薄之俸給。不足以贍日用。其求增工價固宜也。然因工價日增之故。則物價不得不隨之而增。物價更增一級。則工價亦更增一級。如是相引。以至無窮。於是資本家與消費者與勞力者皆受其病。夫白種人以壟斷之手段。促工業之進步。其意殆欲使全世界需用之物品。悉成於白種人之手。而無如世界開明之度日進。而白種之人。只有此數。其人口增加之速率。與全世界銷用物品增加之速率。終不足以相敵。勞力者常處於不足之勢。因得有所挾。以持資本家之短長。於此時也。非有外力以調劑之。他日之決裂。有不勝其禍者。而當此調劑之任者爲誰。則我中國人種是也。中國人數衆多。耐勞苦而工價廉。此白種勞力人之所最忌也。故其排斥之。不遺餘力。然排斥者。白人自護其私耳。天下之大勢。既日趨於文明。即日趨于均平。固非一種之人之私心所能遏制也。以中國四百兆人之資本勞力。插入于全世界經濟競爭之場。迭相補助。然後崎輕崎重之間。不至大相懸絕。而社會即人羣上之危險。乃可以免。此乃二十世紀全世界一大進化之根原。而天運人事所必不可避者也。然則此進化之關鍵。惟我中國人種得而掌握之。我中國人。顧可輕量乎。顧可自棄乎。商務者經濟競爭之眼目也。而歐美人持之以制他種人之生命者也。然我中國人善於經商之性質。實有可驚者。吾嘗見我旅居海外之商人。其人未嘗入商業之學校。未嘗經商會。

之講求。而其舉動行爲。一切與商業學理暗合。其經商之始。非有鉅大之資本也。乃至有不名一錢。持空拳以游於商界。不數年遂成素封之家者。比比然也。其人又非有政府之保護。有內地之扶助而皆能自立。此實其特質之可驚者也。故嘗以中國之商與歐美之商相比。較。歐美人經學問而後能經商。中國人未經學問而已能經商。歐美人有大資本而後能經商。中國人不必有大資本而即能經商。歐美人得保護而後能經商。中國人不必得保護亦能經商。然則其商力之強弱優劣。可以見矣。他日者我中國人加以學問。厚其資本。而復有以保護之。則其商力必衝突披靡于全球。可斷言也。今者西人製造物品之原料。即天產之物一切皆取材於東方。運取東方之物。製爲西方之產。而復售於東方之人。猶且足以壟斷全球之利權。況我東人自出之自製之。而自銷用之乎。夫昔者我中國在海外之商。其力頗宏大。而在內地之商。其力轉微弱者。以內地政體不善。壓力多端。汚吏奸僧。種種爲商之大憲故耳。他日變更政體。壓力既去。其固有之力。皆當發現。而泰西人歷年所發明之機器。與其所講求之商業商術。一舉而輸入於中國。中國人受之。以與其善經商之特質相合。則天下之富源。必移而入中國人之手矣。此中國人種之將強。其原因四也。

有此四原因。規以地勢。參以氣運。則中國人於來世紀必爲世界上最有力之人。種此非吾誇誕之言也。雖然。此不過其當然之理而已。天下事固不能委心任運。以待當然者之自

至也。必加以人力。乃足以促其機而助其進。所謂人力者。何。一曰合大羣。二曰開人智。此二者。我中國人人所當有事也。亦我兄弟之國所當贊助也。

論中國當知自由之理

歐榘甲

西人之論中國也。曰其人無自立之性。有奴隸之質。苟安目前。萎靡不振。已乏圖外之心。亦鮮參政之志。無論何等虐政。皆能隱忍吞受。無論何種人入而統治。皆能相安無事。即有不服。稍示兵威。便行潛伏。無復抗拒者。故瓜分中國。極爲易易。慎勿謂其面積有四百二十二萬平方里。其人口有四億零二百六十八萬人。爲世界最大之國。而存畏縮不前之意也。嗚呼。西人之視吾中國。如無國焉。視吾國民。如無民焉。直目之爲奴隸國。奴隸民。人人可入而爲之主。何其易與我之甚哉。

無涯生曰。西人之言。吾無責焉耳。吾自反焉。所謂奴隸國。奴隸民。直無一不稱其實也。何也。凡所稱爲人者。以其有自主之權。而不受制於人也。若受制于人。則起居飲食。舉動作爲。均須聽命于他族。而不能自行其意。是謂已無所主。已無所主。則依他人以爲主矣。他人行則從而行。他人止則從而止。他人是則從而是。他人非則從而非。綿邈數千年。涉歷廿四朝。同一風俗。同一政治。同一學術。同一社會。而曾無進步。從未有敢別創新理。特倡新說。再圖新治。力奮獨立不羈之氣。大展英雄豪傑之才。以破數百年因循爾弱之殘夢。洗數十世卑迂。

腐敗之陋習者。芸芸之衆。徒行于大昏博夜之中。于于之倫。佻于高鼻碧眼之族。豈真有
奴隸之質乎。抑不然耶。夫以奴隸之積俗。奴隸之習慣。不知不覺而遂成此。若欲去之。苟非
七洗九伐。以陶鑄其骨。三薰三沐。以改植其形。國雖未亡。其精神固已離矣。雖日日言變法。
未有能濟之者也。今試即國家言之。無所不統。可以有自由之權也。乃自內治失敗。而鐵路
鑛產用人行政之權。莫不旁潰四出。移掌于外人。于是反客而爲主。反主而爲隸。一有所爲。
動生他國之干涉。而驚波駭浪。突爾而來者。更有若英俄協商之案。既成。乃迫總署以允其
約之事。譬如二人鬪。他人之富有。恐相爭衝突。爰私立條款。決定某田宅應歸何人。奴隸應
歸何主。然後明脅其主人曰。我二人羨汝之有田宅僕隸。已約劃分爲二。飽我所欲。汝其從
我。此中國盜跖家之慣技。不意其竟用之以嚇我政府也。乃自有此舉。大風四起。天地皆秋。
若鐵路展轉沉淪於列國。三門一再要索于意人。此尤失權之所致也。嗚呼。國而如此。非奴
隸國而何。國所與立者民也。其民有俠烈剛強之氣。舍身愛國之心。與參議國事之意。起而
謀國家之福利。而國家乃能改良政治。獨立于優勝劣敗生存競爭之場。西人之言曰。國民
有參政之心者。其國必強。中國民氣衰弱。其無參政之心也久矣。加之政變以後。廢士民上
書言事之例。民之疾苦。益不得上聞。而天下多故。外侮益迫。中若旅順大連灣沂州安東日
照廣州灣九龍之慘狀。政府已助外人以鋤我。而民之同處中國者。曾無物傷其類之感。蓋

國家之待民如奴。僕民亦自視如奴。隸無所告訴。惟有飲泣吞聲而已。其視國之主人也。亦若過客。然民而如此。非奴隸民而何。嗚呼。以此奴隸之國。奴隸之民。與自主之國。自由之民。相敵于競爭世界之大戰場。幾何不爲泯滅哉。故曰。今日者中國而欲存也。則宜養其民獨立之氣。而養其民獨立之氣。則宜使之知自由之理。日夫國之所以致爲奴隸國。奴隸民者。豈無其故哉。斷絕自由之理。然耳。考中國斷絕自由之理之原因。有二大端焉。

一政治

二學術

其在政治。秦皇爲戎首尸之矣。人有恆言曰。中國人無國家思想。無政治思想。故其民不知有國家。有政治。夫思想之賦于天也。無智愚賢否。實皆有之。何至于此。人人同體之國家。安危所繫之政治。而獨漠然捨去而不一思哉。春秋戰國。諸子譙出。其論政體。人持一說。春秋之作也。立三世。有專制政體。有立憲政體。共和政體。專制者撥亂世之政治也。立憲者升平世之政治也。共和者太平世之政治也。而孟子大同政治主義。荀子小康政治主義。莊生日其遞相爲君臣。亦是大同政治主義。夫三古以還。列國相角。猶是土酋爭長之世。而諸子以匹夫草澤之賤。備論政體如是者。理想之自由也。既構理想。而又著書以曉曉天下。與在上

者相衝突焉。是言論之自由也。夫理想之自由。言論之自由。日益發皇。聰智空涌。以是經理國家組織政體。進入文明。何疑之有。乃不幸而遭秦政混一六國之世。遂爲滅絕人民政治思想自由之第一期。而政治思想絕矣。今考其滅絕之迹如左。

三十四年李斯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指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藥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

史記秦本紀

按此爲歷代獨夫民賊。仇視人民參議朝政之始也。一曰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二曰聞令下則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三曰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四曰以古非今者。族。可想見當時人民參與政治之思想。議論莫不自由。故令下則聚而公議之。獨夫民賊不便其私。必從而剗削誅夷之。使之言莫予違。乃可遂其長據富貴之志。法王路易十四曰。國家即朕也。非汝人民所得與。與此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以天下爲己有。黑白須定于一已。非民可能私議同意。其扼塞人民政治思想之自

山。加之夷族之刑。實爲古今暴主之魁。桀。自是人民不議朝政。歷代獨夫民賊。遂守此爲愚民之寶訓。而士民亦畢生不作參議朝政之夢。而中國遂數千年無政治之可言矣。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同上。

按獨夫民賊。藉口以壓倒人民自由者。尤重在言。故一則曰妖言。一則曰造謗。然謂之造謗。則祇及在上者之身耳。於天下無與未足使天下之動怒也。至曰爲妖言以亂黔首。則天下之情恐矣。若曰此等論議。不獨有害朝廷。并害於汝百姓。百姓若聽其說。則將受夫無窮之害。愚民何知。以朝廷雷霆之威力而恐嚇之。安有不畏禍及身者。于是豪傑之士。敢發異議以救正朝廷之失者。而百姓聞之。咸咋舌掩耳。駭走而不敢聽。甚或攻爲異端。攻爲惑世誣民。謂其敢于非議朝政。大干厲禁也。豪傑之士。其言論不行於時。其身亦坐廢而無所用。此妖言惑衆四字。遂以廢數萬萬英雄之志氣。阻數千年文明之進步。然而獨夫民賊。猶且竊竊然以爲巧于用術也。吁。國亡矣。嗚呼。今猶衍秦之毒哉。

又按行爲之自由。思想之自由。言論之自由。三者並重。然行爲或限于國家公同之法律。至于口舌者。天之所賦以明義理也。心思者。天之所寄以推無窮也。二者均有無限之權。

如歐西孟的斯鳩盧騷彌兒諸政治家之書。在今日咸尊爲山斗。而當是時。目之爲妖言。惑衆與中國亦無以異也。然彼雖抑于當時。而各國均稱其說。以致政界之日明。則未有燒燬禁書之例也。若如中國有關涉時事者。則燒燬之後。世雖欲考究其說之可行與否。無可得而稽焉。即或有益于政治國家之大。而無其文。何由發其義。燒書之罪。過于坑儒倍蓰矣。中國于禁書日。致數千卷。皆遭焚燬。其未登者。尙不知幾許。嗚呼。人民之自由。言論尤爲關係。焚書壓制人民之自由。尤爲公理所不容。蓋言論而果公也。雖抑之。必行。言論而果私也。不燬之。必滅。若徒以其有及于一人一家之私者。而以爲違礙。獨不思以一人一家。而違礙天下之公之大。不可乎。歷代有君無民。以國家爲君之私業。實自秦開之。獨不思合民爲國。剖國而均分之。有一民即有國之一分。君者亦祇有國之一分耳。烏能以已之一分爲公。而謂其他之萬分皆爲私乎。民之各有國之一分。各應以其聰明才力。圖良改進。以保持其國家。修理其政治。日進公同之利益。與爲君者不異。此國家之所以名也。若祇有君發議。而無民之參議。則祇一家之長耳。一族之長耳。不得目之爲國也。容衆人之財產身家而成國家。亦容衆人之思想智識言論而成政治。然政治非有實像之可憑。非有測量之可定。非有格致之可傳。故或其所言。遠見數世而後。當時不能知之。或詆爲迂濶難行。或疑爲妖妄異說。及夫幾經研究。歷次辨詰。而真理始見。實用始出。歐美

之政治經濟學。者。往往有之。况夫未開之國。哉。以此觀之。妖言者特有國者。堵塞民智之具耳。否則未驗其實效耳。非定論也。

論中國與歐洲國體異同

梁啓超

此論文應太陽報記者之囑而作者。已載于該報第十九號。今轉載于此。撰者識。宇內文明之流域。發源亞洲。而中國其最著也。以今日論之。中國與歐洲之文明。相去不啻霄壤。然取兩域數千年之歷史比較而觀之。可以見其異同之故。與變遷之跡。而察其原因。可以知今日現狀之所由來。尋其影響。可以知將來形勢之所必至。故刺取而論之。以備審時論世之君子省覽焉。

第一章 其相同之點

一 家族時代與酋長時代

寄古之史。雖不可盡信。然推原人類之所由起。與邦國之所由成。立無東無西。其揆一也。人類孳生之始。無舟車交通之便。一山之阻。一河之隔。遂劃然分爲各箇之小團體。故老子曰。古者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其民老死不相往來。故其時皆以種族分國。種族無限。其國亦無限。董子所謂九皇六十四民者。皆以家族爲國者也。其後稍稍蠶食。強有力者出而威服異種。合併而隸于己國。是爲酋長時代。當時之戰爭。弱

肉強食。皆因種族之分別而起。其第一期最有力者。則共工氏霸有九州。次有蚩尤氏與軒轅戰于阪泉之野。其第二期民衆而悍者。則有苗氏皆土著之民。其第三期則黃帝之子孫。入冀豫之地而奪之。卒遷三苗。享有其地。後此所謂三代者。皆軒轅。即黃帝之後也。凡此種族之競爭。一如亞利楊族。瑟迷節族。哈米節族等之相爭。而後來者恆占勝利焉。此其進行之軌度。與歐洲毫無所異。

夏殷之間。雖云帝政。其實則各各種族之酋長。相與並立。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皆酋長也。夏殷不過諸酋長之盟主耳。然當時千年中有勢力於禹域者。不獨夏殷兩氏。如有窮氏、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皆嘗代夏殷而爲盟主者。大率如西方之埃及、巴比倫、亞米利亞、波斯各國。遞相雄長。而皆具一大國之形。與小種族之相侵噬者有別。

二 封建時代與貴族政治

中國周代國體。與歐洲希臘國體。其相同之點最多。即封建時代與貴族政治是也。彼此皆列國並立。其所以立國之來由雖異。而其立國之要素。逐漸完備。文明逐漸發達。則無異周之一代。純爲貴族政治。在周則有周召單劉。在齊則有國高。在魯則有三桓。在鄭則有七穆。在晉則有欒郤胥原范荀。在楚則有昭屈景。皆相繼持一國之大權。歐洲人所謂少數共和政體。謂之寡人政體者是也。其政府（即貴族）之權力甚重。過於國君。國君之廢立。出於其

手。國君之行爲。能掣其肘。如周厲王無道。國人流之於莛。而共和執政。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不欲之類是也。以希臘諸國比例之。大約近於斯巴達之政體最多。其國權上不在君。下不在民。而在國中之一部。此一部之權。實有偉大可驚者。雖然。其於平民也甚相親。故其民亦與國同體。國之大事。時或得參末議焉。例之如魯長勺之戰。曹沫以匹夫而見魯侯參軍事。鄭商人收高以乘韋之牛。却秦師。晉韓起求環於鄭賈。鄭之執政者辭之。述政府與賈人所訂盟約爲詞。是政府與商民有時亦立於平等地位也。此外尙多不備述。故當時爲貴族政治時代。亦爲民權稍伸時代。

列國並立無所統一。當時周室亦僅在於列國地位。無統一之勢力。故常有盟主以聯合之。晉楚爭霸。狎主夏盟。略如阿普與斯巴達同立於希臘世界之中心。迭爲雄長。而其結局也。因並立競爭。不得不鼓勵人才。擴張國勢。於是予人民以言論思想之自由。故哲學文學。極盛於時。爲此後世界開無限之智慧。關無限之境界。皆因國勢而造出時勢者也。此其最相同者也。

自春秋戰國以後。而有秦始皇之暴興。旋繼以兩漢之統一。而中國小康。自希臘以後。而有亞歷山大王之驟起。繼以羅馬之統一。而歐洲小康。自其形體上觀之。固甚相類。若其實際。則有大相異者。請於次章詳言之。

第二章 其相異之點及其原因與影響

一 歐洲自羅馬以後仍爲列國中國自兩漢以後永爲一統

中國與歐洲之國體。自春秋以前（歐洲史家所稱上世史時期）大略相同。自春秋以後。截然相異。其證據甚多。而最重要者有二端。其第一端即此節所論是也。自會長競爭。以至於列國競爭。此乃世界人類自然之程度。而不可避者也。其局至今未息。而日益劇烈。不獨歐洲爲然。即以亞洲論之。五十年前之印度。三十年前之日本。皆一國中含有無數小國。而歐洲上下數千年。除羅馬時代外。無一日不在並立競爭之中。獨中國則不然。秦廢封建。置郡縣。以後二千年。循其軌而不易。中間如漢時。封子弟爲主。功臣爲侯。晉時之八王。明代之燕王。宸濠等。雖有封建之舉。不移時而遂變滅。不成爲列國之形也。漢末之州牧。唐代之藩鎮。各擁疆土。私子孫。雖氣燄萬丈。不過湧亂一時。不成其爲列國之形也。中間如三國時代。如南北朝時代。如宋與遼金時代。頗成並立之世。然相敵者不過一二國。競爭不烈。且歷時未久。輒復合并。其影響及於古今全局者。蓋不甚大。若晉之十六國。唐季之十國。更不足道也。故中國自秦漢至今。日可直謂爲一統時代。是爲中國國體與歐洲大異之一事。此種異點。其原因何自乎。凡各國之裂土而治者。大率因於宗教與種族之不同。德意志各國所以能爲聯邦者。種教相合也。希臘塞爾維亞諸國所以裂土土耳其者。種教不相合也。中國自漢武

帝表章六藝。罷黜百家。而宗教遂定於一。雖有佛教流入。而出世間法。不與世間事。故中國全境可謂之同奉一教。若歐洲則既有耶教回教之分。耶教之中。復有希臘耶蘇天主之別。此其所以異者一也。若其種族之合併。頗難尋其踪跡。夫夏殷以前。群族相競。迄於有周。除中原之地。所分封功臣子弟以外。自餘若秦楚吳越。當時日爲夷狄。皆與中原異族者也。而西戎。萊戎。陸渾戎。羌戎。淮夷。赤狄。白狄。長狄等。各各種族雜處於內地。春秋時尙班班可考也。何以自漢以後。種族之界忽滅。凡在神州禹域者。人人皆有同胞之觀。此其變遷之速。最不可解者也。推原其故。蓋當時男女同姓。其生不繁之學理。已大行於世。各國君主與貴族。皆娶於異姓（即異種）之國。而民間效之。故春秋戰國以後。其各族之人民。早已互通婚姻。漸漸無差別之可言。故國地一經合併。國民遂爲一體也。而歐洲各國。其種族皆迭起錯出。風俗不同。婚姻不通。此其所以異者二也。坐此二端。故歐洲諸國常分立。而中國全域常統一之所由也。然則其影響何如。凡列國並立者必相爭。使天下無罪之民。肝腦塗地。又凡封建貴族之國。持國權者必極驕倨。奴視其民。民不堪命。故論安民之政。則列國必不如一統。斯固然也。雖然列國並立者。以有所爭競。故其政府不能不厲精圖治。以謀國家之進步。求足與他國相角。而不至墮落。如是則國政必修。其國民常與他國相遇。常與戰事相習。則其敵愾好勝之心。自不得不生。如是則民氣必強。國政修。民氣強。而國民之文明幸福。遂隨之。

而日進。此列國並立之效用也。若我中國以數十代一統之故。其執政者枋然自大。冥然罔覺。不復知有世界大局。惟彌縫苟且。以偷一日之安。務壓制其民。以防亂萌。而國政之敗壞。萎靡。遂至不可收拾。其國民受壓既久。消磨其敵愾之心。蕩盡其獨立不羈之氣。以至養成不痛不癢今日之天下。此則二千年一統之國勢所影響也。

二 歐洲有分國民階級之風而中國無之

歐洲自今世紀以來。學理大昌。天賦人權平等同胞之聲。徧滿全洲。於是分國民爲數等階級之風漸息矣。而昔者則數千年來。萬方同概。雖以亞里士多德之高識。猶謂奴隸之制爲天然公理。以希臘羅馬之文明。而其下級社會之民。被虐待者慘無天日。其所謂沐文明之膏澤者。不過國中少數一部之人耳。至如合衆國當十九世紀之時。代尙至爲爭買奴而興干戈。法國既爲共和政體。而貴族之權猶不替。推之亞洲各國。印度分人爲四等之俗。至今未改。日本非人穢多等稱號。全維新後而始除。然則階級之風。殆亦可稱萬國之公俗矣。獨我中國則歷古以來。此風不盛。自漢以後。尤絕無之。卜式以牧羊爲郎。公孫宏以白衣爲丞相。自此以後。布衣卿相之局。司空見慣矣。但使有才能。中資格。則無論出何門第。執何職業。皆可以執政權爲民上。雖中間晉代立九品中正取士之制。其積弊所傾。當時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之評判。然非其立法之本意也。且行之不久。遂亦廢輟。自唐以降。設科取士。

平地青雲。更無論矣。兩漢屢上詔免奴婢。近世雖有阜隸奴才。不許登仕版之禁。然其數甚微。不能目爲一種階級。故中國可謂之無貴族之國。其民可謂之無階級之民。是又爲中國國體與歐洲大異之一事。

此種異點。其原因何自乎。中國當戰國之時。列國之競爭最劇。相率以登進人材。擴張國勢。爲務。其雄鷲之主。知僅恃貴族。不足以豪於天下。故敬禮處士。招致客卿。鄒衍淳于髡蘇秦張儀之流。皆抵掌橫議。以取卿相。貴族世卿之藩籬。旣已決破矣。而當世聖哲孔子墨子之徒。大倡平等之義。孔譏世卿。墨明尙賢。其門弟子多出身微賤。名聞一時。（子張阻僧也。顏涿聚大盜也。學於孔子。禽滑釐大盜也。學於墨子。）故天下相與化之。以視亞里士多德之主張蓄奴者。大有異矣。漢高祖旣起草澤作天子。其左右股肱蕭曹韓彭之流。皆起家賤吏。牙儼屠狗。致身通顯。君臣皆如是。故能舉自有人類以來天然階級之陋習。一掃而空之。殆非偶然也。歐洲則貴族常智而強。賤民常愚而弱。故數千年不能破此關。亦有由也。此事之影響又何如。無階級之國民。一般享受幸福。固爲文明進化之一徵驗矣。雖然。進化者以競爭而得。競爭者以激搏而生。歐洲惟分民爲階級。小數之貴族。對於多數之平民。其慘待不以人理。故官民相爭之局屢起。民氣日昌。民智日開。遂能打破積弊。一躍而登於太平仁壽之域。若我中國人。則非受直接之暴虐。而常受間接之壓制。人人天賦之權。雖未嘗

六十二
盡失。而常不完全。被民賊暗中侵奪。而不自知。故怨毒不深。而其爭自存也。不力。又被治之人。俄然而可以爲治人之人。故桀驚憤激之徒。往往降心變節。工容媚就。繩墨以求富貴。故民氣不聚。而民心不奮。宋太祖所謂天下英雄在吾彀中矣。此中國歷代君相愚民之術。巧於歐人者也。嗚呼。我中國民權之難興。即坐是故。可悲夫。

第三章 結論

中國與歐洲國體上相異之點雖不一。就余觀之。則莫如此兩者爲最。而其一切相異之點。皆可以歸納於此兩者之中矣。夫以文明之公例論之。列國並爭。比於合邦一統。則合邦一統者爲優。有階級之民。比於無階級之民。則無階級者爲優。此天下之所共認也。然則我中國之進化。遠在歐洲人二千年以前。而今日歐洲之文明。與我相比。不啻霄壤。此其故何哉。自春秋以前。西史上世紀。我與歐洲事事相去不遠。自漢以後。我驟進而歐人如舊。自今世紀以來。歐人驟進。而我如舊。二千年所積進化之資格。每下愈況。此其故何哉。吾今更一言。歐洲自希臘羅馬以來。即有民選代議之政體。而我中國絕無聞焉。此又其最異之點。而絕奇之事也。中國之無此政體何也。民不求自伸其權也。民何以不求自伸其權。不見他人之有權。故不求也。因一統閉關之故也。不知己之失權。故不求也。因無階級自安之故也。故吾仍以歸納之於前兩者之異點也。嗚呼。夫孰知學理上之文明。乃適以阻實事上文明之

進步乎。吾則曰非阻也。未有能善用之者也。嗟乎。往者不可追矣。今日地球縮小。我中國與天下萬國爲此隣。數千年之統一。俄變爲並立矣。經濟世界之競爭。月異而歲不同。今者以中國爲衆射之的。此後社會上之變動。將有不可思議者。數千年之無階級。俄變爲有階級矣。二千年之停滯。既不可以得進步。今日當於退步求進步。或者我中國猶有突飛之日乎。

論支那獨立之實力與日本東方政策

梁啓超

此論文應帝國青年會之囑而作者。已載於該報第三號。今轉載于此。著者記。

今日世界之大問題。爲萬國之所注目者。孰不曰支那哉。支那哉。歐洲人之言曰。支那者世界之大府也。世界之大府。當與世界共之。非一種人之所得私也。亞洲人之言曰。支那者亞洲之中堅也。亞洲之境壤。當亞洲自治之。非他種人之所得攘也。全世界之議論雖多。要不出此兩點。爲折衷之論者曰。後之說以理勝者也。前之說以勢勝者也。天下之事。理常不敵勢。恐亞洲自治之實事。終不可期。則吾輩有力於亞洲之一部分的日本人。無寧與歐人均衡。共享其全部分之利而已。於是日本人對此問題。亦不免各生異議。一曰保亞洲獨立主義。二曰與歐洲均勢主義是也。余亞洲人也。亞洲之支那人也。今日不論理而專論勢。於支那人。有獨立之實力與否。請置一言。

支那二千年來之歷史。其人民皆富於統一的思想。雖有紛爭割據。恒不及百數十年。輒復

合一。故在支那人民。慣受治於一政府之下。而不慣受治於數政府之下。又千年以來。被他族之統治者。雖數數見。然決不與統治之他種同化。而恒使彼統治者反而同化於被治之人。此兩者實支那人之特質。大異於歐洲各國者也。因此之故。使歐人能以一國之獨力。奄有支那。則支那可亡也。使歐人之奄有支那者。能降心與支那人同化以統治之。則支那可亡也。雖然此固必無之事也。彼歐人所施於我支那者。不出二端。曰瓜分我土地。強改我習俗而已。然支那人抵抗之原力。則何如。

凡向來列國施瓜分之禍者。必其內部自分裂。然後人得而分裂之。自分裂者何。一曰國內種族相爭。二曰國內小國相爭。三曰國內宗教相爭。是也。而我支那本部四萬萬人。其種族皆合一。未嘗有如奧斯馬加國中德意志人與斯拉夫人相競之事。地勢皆合一。未嘗有如印度國中羣酋相讎。互爲殘賊之事。宗教皆合一。未嘗有如土耳其國中回教與耶穌教各據一部分。權力互相衝突之事。雖種族有滿漢之分。然數百萬之滿人。加入支那本部中。其細已甚矣。雖宗教有佛教耶教之輸入。然佛教不與家國事。不足置重輕。耶教之人無多。雖或與尋常人民。間生齟齬。然未嘗各結團體以相競爭也。故支那人種地勢宗教。皆可謂之爲一統。未嘗有分裂於內者。授人以間隙之可乘也。凡物必自腐。然後蟲生之。人欲施瓜分之術於久習統一之人。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昔者統治支那之他種。恒同化于支那人。由彼等皆游牧賤俗。其文明遠在支那下也。今支那頑固守舊者。以此自誇謂他日亡我者終必被亡於我。此固夢囈之言。不足掛齒。雖然。若欲使我支那人。一日同化於歐人。決非易事也。何也。彼固其人種地勢宗教合一之故。所積於數千年歷史之習慣。浩大而深遠。不易取而強易之也。夫收不同化之民。以爲屬國。如食不消化之物于胃中。往往可以生病。此歐人之所知也。故其所擴之疆土。率用二法。一曰使之同化於我。二曰使之自行漸滅。絕其種類。如美洲之紅人。與澳大利亞之土人。是以第一法待之也。然我中國四萬萬衍蕃之種。其勢固不能使之如紅人之日漸月滅。以至於盡。而其同化之難。又如此。然則西人瓜分支那。爲易行之事乎。爲難行之事乎。

今之論支那者。自表面觀。旣已氣息奄奄。危於風燭。然於其裏面。實有所謂潛勢力者。未可輕蔑視之也。今述其潛勢力之大端。蓋有三焉。

第一。皇上英明仁勇。革新之機未絕也。我皇上深觀中外之故。注意立憲之政。以開民智。伸民權爲唯一之主。義而十年以來。上制於西后。下阻於權臣。輔佐無人。有志未逮。去年始一著手。未得行其志。遽遭幽閉。新政蹉敗。雖然。今猶幸聖躬安全。生機未絕。他日若得所藉手。重整庶政。借無限之君權。以清積弊。養將振之民氣。以鞏國基。轉移之間。固非難冀。此所謂潛勢力者一也。

第二。民間社會團結。外人不易干涉也。支那地方自治之力。發達最早。今中央政府。雖極湮。勞而地方團體。實力依然。即遠遊外國之人。所至各地。皆備自治之體段。乃至勞働社會。及一切下流社會。團結之力。固自甚強。驟然干涉。大非易事。此所謂潛勢力者二也。

第三。海外在留之人。氣象雄大。可爲宗國之用也。支那人在留海外者。凡六七百萬人。其人皆有冒險獨立之性。久於閱歷。頗通外事。商工之力。固足與歐美頡頏。其留學於外。既有成就。因歸國無所用。而流寓於他邦者。亦不乏人。使彼數百萬人。能自相團結。爲一平民政黨之團體。則其力量可比歐洲小國之一國矣。以此力量。外之自爲保護。內之爲國家之聲援。庸可侮乎。此所謂潛勢力者三也。

夫以形勢及歷史上習慣言之。則如彼。以實際上潛力言之。則如此。然則吾支那非無獨立之實力者。可斷言矣。然進而觀日本人對東方政策。則何如。一曰與歐洲均勢主義。則保守福建不讓與之約。進而經營兩浙及礦務鐵路權。以閩浙爲日本之勢力圈。以備他日分裂之後。得分歐人之餘利也。二曰保亞洲獨立主義。則勸導滿洲政府。使其實行改革。以振起國勢。杜歐勢之東漸也。今吾將取此兩說而論之。

夫歐人之心目。中蔑視我亞洲人也久矣。支那固視爲彼懷中之物。即日本亦豈彼等所認爲東方之主人哉。福建雖有不讓與之約。而德人覬覦之。美人亦覬覦之。彼其視此約。殆如

無有也。倘一旦有分割之舉。彼歐人之意。殆將使亞洲大陸之上。亞人不得有其寸地。觀于前者遼東之干涉。可知其用心之所存矣。然則日本今日雖斷斷然於此不讓與之約。視福建爲己之勢力圈。試問支那滅裂之後。此地果能歸日本之掌握乎。雖日本人恐亦未敢自信也。且日本得一臺灣。至今數年。未見治效。然則雖得地於支那。未必爲日本之利用矣。故持與歐洲均勢坐視成敗之論者。誠所謂自撒藩籬。招唇亡齒寒之戚而已。殆非遠見者之言也。

若夫爲保全之論者。其宗旨誠是矣。然其著手。在於勸導今政府。與尋常之官吏謀聯絡。則吾以爲其所謂保全者。亦不過紙上空言矣。夫枯木不能生華。雄雞不能育卵。無其質也。今政府者。以頑固爲體。以虛詐爲用。若欲與之聯結。以保大局。是猶被文繡於糞壤。蒸沙而欲其成飯也。無論彼之必不能革新也。即容忠告之言。興舉一二事。而本原不變。積弊不改。多興一事。多增一蠹。終歸於糜爛而已。故日本雖以扶植今政府爲方針。必至蹉跎歲月。誤盡時機。經歷數年。不見其效。而危亡之運。遂以日迫。他日知其誤。已無及矣。此所謂宗旨不謬。而方法謬者也。

吾今述支那獨立之實力。如彼。論日本方針之差違如此。深望日本遠志達識之士。比而觀之。則必有知所以著手者。固無俟吾之贅言也。認定方針。一貫以行之。必有能達其目的之

時。則亞洲自治之基礎。庶可以立。而世界和平之全局。亦可以定矣。

六十八

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之前途

梁啓超

第一節 國民與國家之異

中國人不知有國民也。數千年來通行之語。只有以國家二字並稱者。未聞有以國民二字並稱者。國家者何。國民者何。國家者。以國爲一家私產之稱也。古者國之起。原必自家族。一族之長者若其勇者。統率其族。以與他族相角。久之而化家爲國。其權無限。奴畜羣族。鞭笞叱咤。一家失勢。他家代之以暴易暴。無有已時。是之謂國家。國民者。以國爲人民公產之稱也。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則無有國。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定一國之。法。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國不可得而亡。是之謂國民。

第二節 國民競爭與國家競爭之異

有國家之競爭。有國民之競爭。國家競爭者。國君糜爛其民。以與他國爭者也。國民競爭者。一國之人。各自爲其性命財產之關係。而與他國爭者也。孔子之無義戰也。墨子之非攻也。孟子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也。皆爲國家競爭者言之也。近世歐洲大家之論曰。競爭者進化之母也。戰事者文明之媒也。爲國民競爭者言之也。國家競爭其力。薄。國民競爭其力。強。國家競爭其時。短。國民競爭其時。長。

今夫秦始皇也。亞歷山大也。成吉思汗也。拿破侖也。古今東西史乘所稱武功最盛之人也。其戰也。皆出自封豕長蛇之野心。席卷囊括之異志。耽耽逐逐。不復可制。遂不惜驅一國之人以殉之。其戰也。一人之戰。非一國之戰也。惟一人之戰。故其從戰者皆迫于號令。不得已而赴之。苟可以規避者。則獲免爲倖。是以其軍志易渙。其軍氣易餒。故曰其力弱。惟一人之戰。故其人一旦而敗也。一旦而死也。其戰事遂煙消瓦解。不留其影響。故曰其時短。若國民競爭則反是。凡任國事者。遇國難之至。當視其敵國爲國家之競爭乎。爲國民之競爭乎。然後可以語於抵禦之法也。

第三節 今日世界之競爭力與其來由

嗚呼。世界競爭之運。至今日而極矣。其原動力發始於歐洲。轉戰突進。盤若旋風。疾若掣電。倏忽叱咤。而徧于全球。試一披地圖。世界六大陸。白色人種已有其五。所餘者惟亞細亞一洲而已。而此亞細亞者。其面積二分之一。其人口十分之四。已屬白人肘腋之物。蓋自亞洲之中部至北部全體。已爲俄人所有。裏海殆如俄國之內湖。南部之中央五印度全境。爲英奴隸。印度西鄰之阿富汗俾路芝。亦爲英之保護國。歸其勢力範圍之內。法國當距今四十年前。始染指于亞洲之東南。同治元年。占交趾。滅柬埔寨。光緒十年。遂亡安南。十九年。敗暹羅。割其地三分之一。英人于光緒十一年。亡緬甸。擒其王。而波斯因英俄均權。僅留殘喘。高麗

因俄日協議。聊保餘生。計歐人競爭之力所及。除其餘四大洲外。而所得于亞細亞之領地者。則

面積

人口

亞細亞洲

二、八八〇、〇〇〇方里

日本里

八三五、〇〇〇、〇〇〇人

俄屬

一、一〇〇、〇〇〇方里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英國

三三〇、〇〇〇方里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法屬

四四、七〇〇方里

二二、〇〇〇、〇〇〇人

葡屬

一、三〇〇方里

一、〇〇〇、〇〇〇人

歐屬總計

一、四七六、〇〇〇方里

三四三、〇〇〇、〇〇〇人

其競爭力之強悍而過去成績之宏偉也如此。今者移戈東向。萬馬齊力以集於我支。那然則其力之所由來與其所終極。不可不惴惴而留意也。

自前世紀以來。學術日興。機器日出。資本日加。工業日盛。而歐洲全境。遂有生產過度之患。其所產物不能不覓銷售之地。前者哥倫布之開美洲。謂為新世界。謂足以調劑歐洲之膨脹。然數百年來。既已自成爲產物之地。昔爲殖歐人殖民之域者。今方且謀殖民于他境。其次如印度如澳洲。歐人以全力經營之。將賴之爲消受產物之所。不數十年。非直不能消受

而已。而其本地所產之物。又且皇皇然謀銷場于他地。於是歐人大。窮不得已而分割亞非利加。舉洲若狂。今者雖撒哈拉大沙漠中一粒之沙。亦有主權者矣。雖然。以歐人之工商業。而欲求主顧于非洲人。雖費盡心血以開通之。其收效必在百數十年以後。而彼其生產過度之景况。殆不可終日。於是歐人益大。窮於是皇皇四顧。茫茫大地。不得不瞞其鷹目。涎其虎口。以暗吸明噬我四千年文明神國二萬里膏腴天府之支那。

第四節 今日世界之競爭國民競爭也

由此觀之。今日歐美諸國之競爭。非如秦始皇亞歷山大成吉思拿破侖之徒之逞其野心。續兵以爲快也。非如封建割據之世。列國民賊緣一時之私忿。謀一時之私利。而興兵構怨也。其原動力乃起於國民之爭。自存以天演家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公例推之。蓋有欲已而不能已者焉。故其爭也。非屬於國家之事。而屬於人羣之事。非屬於君相之事。而屬於民間之事。非屬於政治之事。而屬於經濟用日本名今譯之爲資生之事故。夫昔之爭。屬於國家君相政治者。未必人民之所同欲也。今則人人爲其性命財產而爭。萬衆如一心焉。昔之爭。屬於國家君相政治者。過其時而可以息也。今則時時爲其性命財產而爭。終古無已時焉。嗚呼危矣殆哉。當其衝者。何以禦之。

第五節 中國之前途

哀時客曰。哀哉吾中國之不知有國民也。不知有國民。於是誤認國民之競爭爲國家之競爭。故不得所以待之之道。而終爲其所制也。待之之道若何。曰。以國家來侵者。則可以國家之力抵之。以國民來侵者。則必以國民之力抵之。國民力者。諸力中最強大而堅忍者也。歐洲國民力之發達。亦不過百餘年間事耳。然挾之以揮斥八極。享毒全球。游刃有餘。貫革七札。雖然。彼其力所能及之國。必其國無國民力者也。苟遇有國民力之國。則歐人之鋒固不得。不頓而其舵固不得不轉。何以證之。昔者白種人以外之國。其有此力者。殆希也。而三十年前一遇之于日本。本近則再遇之於菲律賓。三遇之于杜蘭士哇兒。即南阿共和國近與英國議開戰者夫以三十年前之日本。與今日之菲律賓。杜蘭士哇兒。比諸歐美諸雄。其強弱之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也。然歐美之鋒爲之頓。而舵爲之轉者。何也。以國民之力抵他人國民競爭之來。侵其所施者。當而其收效易易也。

今我中國。國上云者。一家之私產也。國際即交涉事件云者。一家之私事也。國難云者。一家之私禍也。國恥云者。一家之私辱也。民不知有國。國不知有民。以之與前此國家競爭之世界相遇。或猶可以圖存。今也在國民競爭最烈之時。其將何以堪之。其將何以堪之。歐人知其病源也。故常以猛力威我國家。而常以暗力侵我國民。威國家何以用猛力。知國家之力必不足。以抗我。而國事非民所能過問。民無愛國心。雖摧辱其國而莫予憤也。侵國民何以必用

暗力。知政府不愛民。雖侵之而必不足以動其心。特恐民一旦知之。而其力將發而不能制。故行之以陰。受之以柔也。嗚呼。今之鐵路礦務關稅租界傳教之事。非皆以暗力行之者乎。充其利用暗力之極。量必至盡。寄其力於今日之政府與各省官吏。挾之以鈐壓我國。民於是。是我國民永無覺悟之時。國民之力永無發達之時。然後彼之所謂生產過度皇皇然爭自存者。乃得長以我國爲外府而無復憂矣。此歐洲人之志也。

嗚呼。我國民其有知此者乎。苟其未知。吾願其思所以知之。苟其已知。吾願其思所以行之。行之維何。曰。仍在國民力而已。國民何以能有力。力也者。非他人所能與我。我自求之而自伸之。自求之而自得之者也。彼歐洲國民之能有力。蓋不知擲幾許頭顱。沁幾許鮮血。以易之矣。國民乎。國民乎。其猶有爭自存之心乎。抑曾非律賓杜蘭士哇兒之不若也。

中國歷代革命說畧

歐榘甲

噫嘻乎悠哉。自有書契。至於今。開國之早。文明之發達。未有若我中國者也。繽紛交錯。郁郁都都。以有二十四朝。以有四千餘載。其間革命之運。或進或退。與黃種盛衰伸縮。有大關係。而與今日改革時機。尤有相爲影響者。豪傑有志之士。觀感于歷史之情。撫摩其古初先民之遺體。憑弔欷歔于四百餘州神靈雄壯之山川。激動其獨立之志。飛揚其自由之旗。爲黃種吐其鬱于歷代獨夫民賊之積氣。破其厄于累朝因循苟且之陋風。欲國民一進而爲世

世界上最雄強最文明之種。英雄哉當如是也。吾且說中國革命之大略。以爲善醫國者告焉。建國之初。無不由家族起也。家族之能建國者。由其能盡滅異種。據其地而有之。雄且桀者。遂爲君也。中國人類始於黃帝。黃帝以前。非無人類也。爲黃帝盡聚而殲耳。今諸子傳記。所稱盤古天皇地皇。葛天無懷。數百氏。董子所稱六十四民。皆黃帝以前之土酋。互相雄長。勝者衆降而伏之。弱者衆叛而去之。非有建國之心也。黃帝出而與諸種爭。諸種敗竄於西北沙漠之野。黃帝子孫遂流衍於中原大陸。而長有天下。一族之繁複。不得不有法律以治之。於是制度興。然雖有制度。祇可名之爲家族制度。未可信爲有國制度也。至堯舜出而洪水退。昔之因山林之隔。水陸舟車之未通。而小族森立。自爲一國。稍稍歸合。于略大之族。而疆土廣。物產興。焉。於是乎爲有國家之萌芽。禹貢定山川。錫土姓。計戶口。興農織。立田賦。創兵制。通運道。規模繁密。似爲文明極盛之世。西人嘖嘖吾中國統計之學。遠在四千年前。先於萬國。蓋有由也。然詩書爲孔子所刪定。孔子有致太平啓文明之心。託之於禹。貢非堯舜時果能致此。以禹貢所載。皆周時地名。而土地曾無增損於其間也。且上有黃炎。荒古相傳。家族之制。下有三代。迄今三千年。君主之世。而忽有堯舜禪讓。突啓民主之運。于草昧初開之時。爲萬國所無。與西人理學家言世界愈近。愈文明。愈遠。愈野蠻之公理不合。又堯舜已開民主之後。而三千年曾無接迹者。而君權獨橫。龐龐綿綿。延流毒中。

土下民呼。天又何其風流頓絕也。然孔子之欲我中夏首開民主。致太平。以風靡全球爲一統。易之羣龍無首。書之堯舜。前不必有其事。後宜以立之法。故假之爲偶像也。雖然堯舜者。雖非與今世完全之民主國相同。亦當時之大聖。有公天下之心者也。或謂中國無民主種子。革命後不能爲共和之治者。皆大謬誤。不知孔子之大義者也。

以家族而成國。國者一家之私產也。以國人之所有而獨有之。則盜思奪之矣。后羿寒泥。相繼篡夏。爲中國歷史假革命家之第一代。然革之而肆虐過于昔時。已非民之所服。况家族爲國之時代已成。熟其先德入人之心。庶民革命之時代尙幼稚。而所爲又拂民之欲。則民寧安于家族政治之下。而不願遭庶民革命之慘。讀法蘭西革命史。殺人之多。大亂之頻。幾令人不敢復言革命事。而王族之黨。欲竊發而起者。猶時有焉。蓋革命勢尙未成。一革再革。至於三革而不能成。功則人厭。亂思其舊矣。少康以一成一旅致中興者。非少康之能也。乃其遺臣遺黎。以家族政制爲尙安。而不欲驟變春秋存撥亂之治。蓋以此故也。觀于羿。泥。假革命家衰滅之紀。足爲後人一大鑑矣。然而孔子不載者。則以此不足法。而獨尊真大革命家之湯武。中國開闢始於夏禹。而歷朝興亡之局。亦與夏時若出一轍。禹興而桀亡。湯興而紂亡。武興而厲亡。後此或亡于暗弱。或亡于暴虐。其亡亦相等。從未有已易姓而不改國號。如歐西者。然二十四朝之悠久。猶稱中夏。華夏之號。殆爲後此新中國之定名也乎。

當中古之世。有開天闢地之大革命家。出則成湯其人。也。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今革義行于五洲矣。革效被于四海矣。其風潮起于環地中海而居之國。汨汨滔滔。流於北大西洋。而撼美利堅之岸。獨立之鐘。鏗鏗焉聞于天。南美承其流。風無有專制之國者。祥飆起于太平洋。由東而向西。則有日本之屹立東海焉。菲律賓之屹立南洋焉。杜蘭斯哇兒之屹立非海之濱焉。自今文明世界。一草一木。一土一石。一飲一啄。一波一漚。皆浴自由之光。榮新華之昭耀。而原其始也。莫不有革命爲之別開天地。重光日月。以有今日也。獨亞洲大陸。歐洲北鄙。沉陰沍霧。終古不開。革運稍爲阻耳。然其期亦不遠矣。且夫孔孟至仁大聖也。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爲也。況夫革命者。莫不藉鐵血之威。擲千百頭顱。流千百膏血。以易之。則彼至仁大聖者。何取于是。而目之爲應天順人哉。蓋天之生人。也。人人賦之以自由之權。獨立之性。人人盡其自由之權。獨立之性。而不相侵。斯謂能守其職。人人捐其自由之權。獨立之性。而不相吝。斯謂之能成公益。如是則均。平則安。榮無偏無頗。衆民欣和。若夫縱一己之自由。而壓衆人之自由。伸一己之獨立。而縮衆人之獨立。是視己如天。視人如畜。衆民者。已供其身家財產。而身又陷于犬馬奴隸之籍。終其身無一日生人之樂焉。夫以犬馬奴隸待人。實悖天道。實害人。理以犬馬奴隸自待。亦悖天道。亦害人。理如是。則不均。不平。不安。不樂。雷霆撼天。水中生火。如是不革命。則爲黑暗之世。地獄之世。

生不如死。有不如無。乾坤毀而天地滅矣。故必有大英雄大豪傑崛起而滌蕩犬馬奴隸之世界。而爲人類最貴之世界。開豁黑暗地獄之世界。而爲文明天堂之世界。乃足以相天而生人。則革命者是平人天之憾。最良品也。西人之言曰。文明者購之以血也。又曰。將獨夫民賊之血灑地球而皆紅。則民安矣。通歷史之學者。謂欲革千人之命者。必流百人之血。革萬人之命者。必流千人之血。欲革億人之命者。必流萬人之血。古今萬國之通例。不可規避之事。然則雖有聰明神武不殺之聖人。而必先之以天錫智勇。武王桓撥爲之洗濁。霧而掃妖。其理之所必然。而勢之無可如何者乎。孟子曰。以至仁伐不仁。何其血之流杵。嗚呼。孟子之心苦矣。然而易曰。龍戰于野。其血元黃。陰陽之戰。以血文明野蠻之交易。亦以血革命者去野蠻而進文明。必經之路也。譬之春煦必涉嚴冬。皓月出於雨後。故孔子取之中國歷數之長者。推周爲最。然而東遷以後。春秋始託魯。隱詩亦降乎王。風則自春秋新王之元年起。至于漢興數百年間。皆春秋革命後之紀。非周之所能有其年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孟子曰。三代之失天下也。以不仁。夫宗周雖不仁。孟子時猶擁虛器。而竟以失天下斷之。似周已經易姓者。然孟子何悖謬如是歟。蓋幽厲以降。周德已衰。不稱天下歸往之實。而民苦于虐政。不得不思新王復起以救之。民心之所向。則革命隨之。孟子曰。由今之世。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七篇之中。至于湯武三致意焉。嗚呼。聖賢之奉天行。

道。仁萬民。過于仁一人。愛萬姓。過于愛一家。以一人一家而害萬人。損萬姓。未有能免于聖賢之誅者也。春秋以法後王。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國民十大元氣論（一名文明之精神）

梁啓超

敘論

爰有大物。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不可以假借。不可以強取。發榮而滋長之。則可以包羅地球。鼓鑄萬物。摧殘而壓抑之。則忽焉萎縮。踪影俱絕。其爲物也。時進時退。時榮時枯。時汗時隆。不知其由天歟。由人歟。雖然。人有之則生。無之則死。國有之則存。無之則亡。不甯惟是。苟其有之。則瀕死而必生。已亡而復存。苟其無之。則雖生而猶死。名存而實亡。斯物也。無以名之名之曰元氣。

今所稱識時務之俊傑。孰不曰泰西者文明之國也。欲進吾國使與泰西各國相等。必先求進吾國之文明。使與泰西文明相等。此言誠當矣。雖然。文明者有形質焉。有精神焉。求形質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難。精神既具。則形質自生。精神不存。則形質無附。然則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故以先知先覺自任者。於此二者之先後緩急。不可不留意也。

游於上海香港之間。見有日懸金圈之鏡。手持淡巴之捲。晝乘四輪之馬車。夕瞰長桌之華宴。如此者可謂之文明乎。決不可。陸有石室。川有鐵橋。海有輪舟。竭國力以購軍艦。糜民財。

以效洋操。如此者可謂之文明乎。決不可。何也。皆其形質也。非其精神也。求文明而從形質。入如行死港。處處遇窒礙。而更無他路。可以別通。其勢必不能達其目的。至盡棄其前功而後已。求文明而從精神入。如導大川。一清其源。則千里直瀉。沛然莫之能禦也。

所謂精神者。何。即國民之元氣是矣。自衣服飲食器械宮室。乃至政治法律。皆耳目之所得聞見者也。故皆謂之形質。而形質之中。亦有虛實之異。如政治法律焉。雖耳可聞。目可見。然以手不可握之。以錢不可購之。故其得之也。亦稍難。故衣食器械者。可謂形質之形質。而政治。律者。可謂形質之精神也。若夫國民元氣。則非一朝一夕之所可致。非一人一家之所可成。非政府之力所能強逼。非宗門之教所能勸導。孟子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之謂精神之精神。求精神之精神者。必以精神感召之。若支支節節。模範其形質。終不能成語曰。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國所與立者何。曰民而已。民所以立者何。曰氣而已。故吾今者。舉國民元氣十大端次第論之。冀我同胞。賜省覽而自興起焉。

獨立論第一

獨立者。何。不藉他力之扶助。而屹然自立於世界者也。人而不能獨立。時曰奴隸。於民法上不認爲公民國而不能獨立。時曰附庸。於公法上不認爲公國。嗟乎獨立之不可以已如是也。易曰。君子以獨立不懼。孟子曰。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又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

吾何畏彼哉。人苟不自居君子而自居細人。不自命豪傑而自命凡民。不自爲丈夫而甘爲妾婦。則亦已矣。苟其不然。則當自養獨立之性始。

人有三等。一曰困縛于舊風氣之中者。二曰跳出于舊風氣之外者。三曰跳出舊風氣而後能造新風氣者。夫世界之所以長不滅而日進化者。賴有造新風氣之人而已。天下事往往有十年以後舉世之人。人人能思之。能言之。能行之。而在十年以前。思之。言之。行之。僅一二人。而舉世目爲狂悖。從而非笑之。夫同一思想言論行事也。而在後則爲同。在前則爲獨。同之與獨。豈有定形哉。既曰公理。則無所不同。而於同之前。必有獨之一界。此因果階級之定序。必不可避者也。先於同者。則謂之獨。古所稱先知先覺者。皆終其身立於獨之境界者也。惟先覺者。出其所獨。以公諸天下。不數年而獨者皆爲同矣。使於十年前。無此獨立之一二人。以倡之。則十年以後之世界。猶前世界也。故獨立性者。孕育世界之原料也。

俗論動曰。非古人之法言。不敢道。非古人之法行。不敢行。此奴隸根性之言也。夫古人自古人。我自我。我有官體。我有腦筋。不自用之。而以古人之官體爲官體。以古人之腦筋爲腦筋。是我不過一有機無靈之土木偶。是不啻世界上無復我之一人也。世界上缺我一人。不足惜。然使世界上人人皆如我。人人皆不自有其官體腦筋。而一以附從之於他人。是率全世界之人而爲土木偶。是不啻全世界無復一人也。若是者。吾名之曰水母世界。一木元盧海。

賦曰水母目蝦謂水母無目以蝦目爲目也。故無獨立性者毀滅世界之毒藥也。

陽明學之真髓曰。知行合一。知而不行。等於不知。獨立者實行之謂也。或者曰。我欲行之。惜無同我而助我者。行之無益也。吾以爲此亦奴隸根性之言也。我望助于人。人亦望助於我。我以無助而不行人。亦以無助而不行。是天下事終無行之時也。西諺曰。天常助自助者。又曰。我之身即我之第一好帮手也。凡事有所待于外者。則其精進之力必減。而其所成就必弱。自助者其責任既專。一其所成就亦因以加厚。故曰天助自助者。孤軍陷重圍。人人處於必死。怯者猶能決一鬥。而此必死之志。決鬥之氣。正乃最後之成功也。獨立云者。日日以孤軍衝突于重圍之中者也。故能與舊風氣戰而終勝之。孔子曰。天下有道。邱不與易。孟子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獨立之謂也。自助之謂也。

天下不能獨立之人。其別亦有二。一曰望人之助者。二曰仰人之庇者。望人之助者。蓋凡民也。猶可言也。仰人之庇者。真奴隸也。不可言也。嗚呼。吾一語及此。而不禁太息痛恨于我中國奴隸根性之人何其多也。試一思之。吾中國四萬萬人。其不仰庇於他人者。幾何哉。人人皆有所仰庇者。所仰庇之人。又有其所仰庇者。層積而上之。至於不可紀極。而求其真能超然獨立與世界直接者。殆幾絕也。公法。凡國之仰庇於他國者。則其國應享之權利盡歸

於所仰庇國之內。而世界上不啻無此國。然則人之仰庇於他人者。亦不啻世界上無此人。明矣。而今吾中國四萬萬皆仰庇于他人之人。是名雖四萬萬。實則無一人也。以全國之大。而至於無一人。天下可痛之事。孰過此也。

孟德斯鳩曰。凡君主國之人民。每以斤斤之官爵名號爲性命相依之事。往往望貴人之一顰一笑。如天帝如鬼神者。孟氏言之。慨然有餘痛焉。而不知我中國之狀態。更有甚於此百倍者也。今夫畜犬見其主人。擺頸搖尾。前趨後躡者。爲求食也。今夫游妓遇其所歡。塗脂抹粉。目挑心招者。爲纏頭也。若夫以有靈覺之人。類以有血性之男子。而其實乃不免爲畜犬游妓之所爲。舉國如是。猶謂之有人焉。不可得也。吾今爲此言。人必坐吾以刻薄之罪。吾亦固不忍言之。雖然。試觀今日所謂士大夫者。其於求富貴利達之事。與彼畜犬游妓之所異者。能幾何也。士大夫一國之代表也。而竟如是。謂國之有人。不可得也。夫彼求富貴利達者。必出於畜犬游妓之行何也。以有所仰庇也。此一種仰庇於人之心。習之成性。積數千年。銘刻於腦筋。而莫或以爲怪。稍有倡異議者。不以爲大逆不道。則以爲喪心病狂也。彼其論殆謂人不可一日不受庇于他人者。今日不受庇於甲。明日必當受庇於乙。如彼史家所論。謂不可一日無正統是也。又其人但能庇我。吾則仰之。不論其爲何如人。如彼史家所紀載。今日方日之爲盜賊。明日已稱之爲神聖文武太祖高皇帝是也。故數千年來受庇於大盜之劉

邦朱元璋。受庇於篡賊之曹丕。馬帥劉裕。趙匡胤。受庇於賤種之劉淵。石勒。耶律完顏。成吉思。皆靦然不之怪。從其擺頸搖尾。塗脂抹粉。以爲分所宜然。但求無一日無庇我之人足矣。嗚呼。吾不知我中國此種畜牲奴性。何時始能剷除之而化易之也。今求庇我者。又將易他人矣。不見乎入耶蘇教。天主教者。徧於行省乎。不見乎求入英籍。日本籍者。接踵而至乎。不見乎上海香港之地皮漲價至百數十倍乎。何也。爲求庇耳。有心者。方欲以瓜分革命之慘禍。致動衆人。而不知彼畜牲奴性之人。營狡兔之三窟。固已久矣。此根性不破。雖有國不得謂之有人。雖有人不得謂之有國。

哀時客曰。今之論者。動曰西人將以我爲牛馬爲奴隸。吾以爲特患同胞之自爲牛馬。自爲奴隸而已。苟不爾。則必無人能牛馬之奴隸之者。我國民盍興乎來。

少年中國說（附中國少年論）

梁啓超

日本人之稱我中國也。一則曰老大帝國。再則曰老大帝國。是語也。蓋襲譯歐西人之言也。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任公曰。惡。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永舊。惟進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經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將來也。事事皆其所未經。

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憂慮。少年人常好行樂。惟多憂也故灰心。惟行樂也故盛氣。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氣也故豪壯。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壯也故冒險。惟苟且也故能滅世。界。惟冒險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厭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厭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可爲。者。惟好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不可爲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戲文。老年人如鴉片烟。少年人如潑蘭地酒。老年人如別行星之隕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島。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亞之鐵路。老年人如秋後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瀦爲澤。少年人如長江之初發源。此老年與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任公曰。人固有之。國亦宜然。

任公曰。傷哉老大也。潯陽江頭琵琶婦。當明月繞船。楓葉瑟瑟。衾寒於鐵。似夢非夢之時。追想洛陽塵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宮南內。白髮宮娥。一燈如穗。三五對坐。談開元天寶間遺事。譜霓裳羽衣曲。青門種瓜人。左對孺人。顧弄孺子。憶侯門似海珠。履雜選之盛事。拿破命之流於厄蔑。阿刺飛之幽於錫蘭。與三兩監守吏。或過訪之好事者。道當年短刀匹馬馳騁中原。席捲歐洲。血戰海樓。一聲叱咤。萬國震恐之豐功偉烈。初而拍案。繼而撫髀。終而攬鏡。嗚呼。面皴齒盡。白髮盈把。頽然老矣。若是者。舍幽辭之外無心事。舍悲慘之外無天地。舍頽

唐之外無日月。舍歎息之外無音聲。舍待死之外無事業。美人豪傑且然。而況於尋常碌碌者耶。生平親友皆在墟墓。起居飲食待命於人。今日且過。遑知他日。今年且過。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氣之事。未有甚於老大者。於此人也。而欲望以拏雲之手段。回天之事功。挾山超海之意氣。能乎不能。

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疇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邈治。秦皇漢武。若何之雄傑。漢唐來之文學。若何之隆盛。康乾間之武功。若何之頌赫。歷史家所鋪叙。詞章家所謳歌。何一非我國民少年時代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陳跡哉。而今頽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處處雀鼠盡。夜夜雞犬驚。十八省之土地財產。已爲人懷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爲人注籍之奴。豈所謂老大嫁作商人婦者耶。嗚呼。憑君莫話當年事。蕉萃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對。岌岌顧影。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國爲待死之國。一國之民爲待死之民。萬事付之奈何。一切憑人作弄。亦何足怪。

任公曰。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問題也。如其老大也。則是中國爲過去之國。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國。而今漸漸滅。他日之命運殆將盡也。如其非老大也。則是中國爲未來之國。即地球上昔未現此國。而今漸發達。他日之前程且方長也。欲斷今日之中國爲老大耶。爲少年耶。則不可不先明國字之意義。夫國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

於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權。有服從。人人皆主權者。人人皆服從者。夫如是。斯謂之完全成立之國。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國也。自百年以來也。完全成立者。壯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漸進於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斷之曰。歐洲列邦在今日爲壯年國。而我中國在今日爲少年國。

夫古昔之中國者。雖有國之名。而未成國之形也。或爲家族之國。或爲酋長之國。或爲諸侯封建之國。或爲一王專制之國。雖種類不一。要之其於國家之體質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嬰兒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體之一二官支。先行長成。此外則全體雖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爲胚胎時代。殷周之際爲乳哺時代。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爲童子時代。逐漸發達。而今乃始將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長成所以若是之遲者。則歷代之民。賊有窒其生機者也。譬猶童年多病。轉類老態。或且疑其死期之將至焉。而不知皆由未完全未成立也。非過去之謂。而未來之謂也。

且我中國疇昔。豈嘗有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我黃帝子孫。聚族而居。立於此地球之上者。既數千年。而問其國之爲何名。則無有也。夫所謂唐虞夏商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元明清者。則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產也。國也者。人民之公產也。朝有朝之老少。國有國之老少。朝與國既異物。則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爲國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

年時代也。幽厲桓赧。則其老年時代也。高文景武。漢朝之少年時代也。元平桓靈。則其老年時代也。自餘歷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謂爲一朝廷之老也。則可。謂爲一國之老也。則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猶一人之老且死也。於吾所謂中國者。何與焉。然則吾中國者。前此尙未出現於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爾。天地大矣。前途遼矣。美哉我少年中國乎。

瑪志尼者。意大利三傑之魁也。以國事被罪。逃竄異邦。乃創立一會。名曰少年意大利。舉國志士。雲湧霧集。以應之。卒乃光復舊物。使意大利爲歐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歐洲第一之老大國也。自羅馬亡後。土地隸於教皇。政權歸於奧國。殆所謂老而瀕於死者矣。而得一瑪志尼。且能舉全國而少年之。況我中國之實爲少年時代者耶。堂堂四百餘州之國土。凜凜四百餘兆之國民。豈遂無一瑪志尼其人者。

龔自珍氏之集。有詩一章。題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嘗愛讀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國民而自謂其國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國民而自知其國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諺有之曰。有三歲之翁。有百歲之童。然則國之老少。又無定形。而實隨國民之心力。以爲消長者也。吾見乎瑪志尼之能令國少年也。吾又見乎我國之官吏士民。能令國老大也。吾爲此懼。夫以如此壯麗濃郁。翩翩絕世之少年中國。而使歐西日本人。謂我爲老大者。何也。則以握國權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幾十年八股。非寫幾十年白摺。非當幾十年差。非捱幾十年俸。

非遞幾十年手。本非唱幾十年。喏。非磕幾十年頭。非請幾十年安。則必不能得一官。進一職。其內任卿貳以上。外任監司以上者。百入之中。其五官不備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則耳聾。非手顫。則足跛。否則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飲食步履視聽言語。尙且不能自了。湏三四人在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於此而乃欲責之以國事。是何異立無數木偶而使之治天下也。且彼輩者。自其少壯之時。旣已不知亞細歐羅爲何處地方。漢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猶嫌其頑鈍。腐敗之未臻其極。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腦髓已涸。血管已塞。氣息奄奄。與鬼爲鄰之時。然後將我二萬里山河。四萬萬人命。一舉而昇於其手。嗚呼。老大帝國。誠哉其老大也。而彼輩者。積其數十年之八股白摺。當差捱俸。手本唱喏。磕頭請安。千辛萬苦。千苦萬辛。乃始得此紅頂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號。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畢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兒。拾金一錠。雖轟雷盤旋其頂上。而兩手猶緊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顧也。非所知也。非所聞也。於此而告之以亡國也。瓜分也。彼烏從而聽之。烏從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旣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兩年內。洋人不來。強盜不起。我已快活過了一世矣。若不得已。則割三頭兩省之土地。奉申賀敬。以換我幾箇衙門。賣三幾百萬之人民。作僕爲奴。以贖我一條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難辦。嗚呼。今以所謂老后老臣老將老吏者。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手段。皆具於是矣。西風一夜催人老。凋盡朱顏白盡頭。使走無常當。

醫。生。携。催。命。符。以。祝。壽。嗟。乎。痛。哉。以。此。爲。國。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歲。而。殤。也。二
任。公。曰。造。成。冷。日。之。佬。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也。製。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
少。年。之。責。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與。此。世。界。作。別。之。日。不。遠。矣。而。我。少。年。乃。新。來。而。與。世
界。爲。緣。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將。遷。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處。將。遷。居。者。不。愛。護。其。窓。櫺
不。潔。治。其。庭。廡。俗。人。恒。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後。顧。茫。茫。中。國。而。爲。牛。爲。馬。爲
奴。爲。隸。則。烹。爓。鞭。箠。之。慘。酷。惟。我。少。年。當。之。中。國。如。稱。霸。宇。內。注。盟。地。球。則。指。揮。顧。盼。之。尊
榮。惟。我。少。年。享。之。於。彼。氣。息。奄。奄。與。鬼。爲。鄰。者。何。與。焉。彼。而。漠。然。置。之。猶。可。言。也。我。而。漠。然
置。之。不。可。言。也。使。舉。國。之。少。年。而。果。爲。少。年。也。則。吾。中。國。爲。未。來。之。國。其。進。步。未。可。量。也。使
舉。國。之。少。年。而。亦。爲。老。大。也。則。吾。中。國。爲。過。去。之。國。其。漸。亡。可。翹。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責。任
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
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
則。國。雄。於。地。球。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
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吸。張。奇。花。初。胎。香。齋。皇。皇。干。將。發。矟。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
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涑。汨。方。表。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本。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
國。無。疆。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外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此岳武穆滿江紅詞句也。作者自六歲時即口受記憶。至今喜誦之不衰。自今以往。棄哀時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國之少年。作者附識。

呵旁觀者文

梁啓超

天下最可厭可憎可鄙之人。莫過於旁觀者。

旁觀者。如立於東岸。觀西岸之火災。而望其紅光以爲樂。如立於此船。觀彼船之沈溺。而睹其鳧浴以爲歡。若是者。謂之陰險。也不可。謂之狠毒。也不可。此種人無以名之。名之曰無血性。嗟乎。血性者。人類之所以生。世界之所以立也。無血性。則是無人類。無世界也。故旁觀者。人類之蠱賊。世界之仇敵也。

人生於天地之間。各有責任。知責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責任者。大丈夫之終也。自放棄其責任。則是自放棄其所以爲人之具也。是故人也者。對於一家。而有一家之責任。對於一國。而有一國之責任。對於世界。而有世界之責任。一家之人。各各自放棄其責任。則家必落。一國之人。各各自放棄其責任。則國必亡。全世界之人。各各自放棄其責任。則世界必毀。旁觀云者。放棄責任之謂也。

中國詞章家有警語二句。曰「齊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聖人」。中國尋常人。有熟語二

句曰。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此數語者。實旁觀派之經典也。口號也。而此種經典。曰號。深入於全國人之腦中。拂之不去。滌之不淨。質而言之。即旁觀二字。代表吾全國人之性質也。是即無血性三字。爲吾全國人所專有物也。嗚呼。吾爲此懼。

旁觀者。立於客位之意義也。天下事不能無客而無主。譬之一家。大而教訓其子弟。綜核其財產。小而啓閉其門戶。灑掃其庭除。皆主人之事也。主人爲誰。即一家之人是也。一家之人。各盡其主人之職。而家以成。若一家之人各自立於客位。父諉之於子。子諉之於父。兄諉之於弟。弟諉之於兄。夫諉之於婦。婦諉之於夫。是之謂無主之家。無主之家。其敗亡可立而待也。惟國亦然。一國之主人爲誰。即一國之人是也。西國之所以強者。無他焉。一國之人各盡其主人之職而已。中國則不然。入其國。問其主人爲誰。莫之承也。將謂百姓爲主人歟。百姓曰。此官吏之事也。我何與焉。將謂官吏爲主人歟。官吏曰。我之尹此位也。爲吾威勢耳。爲吾利源耳。其他我何知焉。若是乎。一國雖大。竟無一主人也。無主人之國。則奴僕從而弄之。盜賊從而奪之。固宜。詩曰。子有庭內。弗灑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此天理所必至也。於人乎何尤。

夫對於他人之家。他人之國。而旁觀焉。猶可言也。何也。我固客也。俠者之義。雖對於他家他國。對亦不常旁觀。今姑費勿論。於吾家吾國。而旁觀焉。不可言也。何也。我固主人也。我尙旁觀。而更望誰之代吾責也。大抵

家國之盛衰興亡。恆以其家中。中國中旁觀者之有無多少爲差。國人無一旁觀者。國雖小而必興。國人盡爲旁觀者。國雖大而必亡。今吾觀中國四萬萬人。皆旁觀者也。謂余不信。請徵其流派。

一曰渾沌派。此派者。可謂之無腦筋之動物也。彼等不知有所謂世界。不知有所謂國。不知何者爲可憂。不知何者爲可懼。質而論之。即不知人世間有應做之事也。飢而食。飽而游。困而睡。覺而起。戶以內即其小天地。爭一錢可以隕身命。彼等既不知有事。何所謂辦與不辦。既不知有國。何所謂亡與不亡。譬之游魚居將沸之鼎。猶誤爲水暖之春江。巢燕處半火之堂。猶疑爲照屋之出日。波等之生也。如以機器製成者。能運動而不能知覺。其死也。如以電氣殛斃者。有墮落而不有苦痛。蠕蠕然度數十寒暑而已。彼等雖爲旁觀者。然曾不自知其爲旁觀者。吾命之爲旁觀派中之天民。四萬萬人中屬於此派者。殆不止三萬五千萬人。然此又非徒不識字不治生之人而已。天下固有不識字不治生之人而不渾沌者。亦有號稱能識字能治生之人而實大渾沌者。大抵京外大小數十萬之官吏。應鄉會歲科試數百萬之士子。滿天下之商人。皆於其中十有九屬於此派者。

二曰爲我派。此派者。俗語所謂遇雷打尙按住荷包者也。事之當辦。彼非不知。國之將亡。彼非不知。雖然。辦此事而無益於我。則我惟旁觀而已。亡此國而無損於我。則我惟旁觀而已。

若馮道當五季鼎沸之際。朝梁夕晉。猶以五朝元老自誇。張之洞自言瓜分之後。尙不失爲小朝廷大臣。皆此類也。彼等在世界中。似是常立於主位而非立於客位者。雖然。不過以公衆之事業。而計其一己之利害。若夫公衆之利害。則彼始終旁觀者也。吾昔見日本報紙中。有一段。最能摹寫此輩情形者。其言曰。

吾嘗游遼東半島。見其沿道人民。察其情態。彼等於國家存亡之危機。如不自知者。彼等之待日本軍隊。不見爲敵人。而見爲商店之主顧客。彼等心目中。不知有遼東半島割歸日本與否之問題。惟知有日本銀色與紋銀兌換補水幾何之問題。

此實寫出魑魅罔兩之情狀。如禹鼎鑄奸矣。推爲我之敵。割數千里之地。賠數百兆之款。以易其衙門咫尺之地。而曾無所顧惜。何也。吾今者既已六七十矣。但求目前數年無事。至一暝之後。雖天翻地覆。非所問也。明知官場積習之當改。而必不肯改。吾衣領飯碗之所在也。明知學校科舉之當變。而不肯變。吾子孫出身之所由也。此派者。以老聃爲先聖。以揚朱爲先師。一國中無論爲官爲紳爲士爲商。其據要津握重權者。皆此輩也。故此派有左右世界之力量。一國聰明才智之士。皆走集於其旗下。而方在萌芽卵解之少年子弟。轉率倣效之。如癩瘋肺病者。傳其種於子孫。故遺毒徧於天下。此爲旁觀派中之最有魔力者。

三曰。嗚呼派。何謂嗚呼派。彼輩以咨嗟太息痛哭流涕爲獨一無二之事業者也。其面常有

憂國之容。其口不少哀時之語。告以事之當辦。彼則曰誠當辦也。奈無從辦起。何。告以國之已危。彼則曰誠極危也。奈已無可救。何。再窮詰之。彼則曰國運而已。天心而已。無可奈何。四字。是其口訣。束手待斃一語。是其真傳。如見火之起。不務撲滅。而太息於火勢之熾炎。如見人之溺。不思拯援。而痛恨於波濤之澎湃。此派者。彼固自謂非旁觀者也。然他人之旁觀也。以目。彼輩之旁觀也。以口。彼輩非不關心國事。然以國事爲詩料。非不好言時務。然以時務爲談資者也。吾人讀波蘭滅亡之記。埃及慘狀之史。何嘗不爲之感歎。然無益于波蘭。埃及者。以吾固旁觀也。吾人見非律賓與美血戰。何嘗不爲之起敬。然無助于非律賓者。以吾固旁觀也。所謂嗚呼派者。何以異是。此派似無補於世界。亦無害於世界者。雖然。灰國民之志。氣阻將來之進步。其罪實不薄也。此派者。一國中號稱名士者。皆歸之。

四曰。笑罵派。此派者。謂之旁觀。嘗謂之後觀。以其常立於人之背後。而以冷言熱語批評人者也。彼輩不惟自爲旁觀者。又欲逼人使不得不爲旁觀者。既罵守舊。亦罵維新。既罵小人。亦罵君子。對老輩則罵其暮氣已深。對青年則罵其躁進喜事。事之成也。則曰豎子成名。事之敗也。則曰吾早料及。彼輩常自立於無可指摘之地。何也。不辦事故無可指摘。旁觀故無可指摘。已不辦事。而立於辦事者之後。引繩批根。以嘲諷掎擊。此最巧黠之術。而使勇者所以短氣。怯者所以灰心也。豈直使人灰心短氣而已。而將成之事。彼輩必以笑罵沮之。已成

之事。彼輩能以笑罵敗之。故彼輩者世界之陰人也。夫排斥人未嘗不可。已有主義欲伸之。而排斥他人之主義。此西國政黨所不諱也。然彼笑罵派果有何主義乎。譬之孤舟遇風乎。大洋彼輩罵風罵波罵大洋罵孤舟。乃至徧罵同舟之人。若問此船當以何術可達彼岸乎。彼等嗟然無對也。何也。彼輩藉旁觀以行笑罵。失旁觀之地位。則無笑罵也。

五曰暴棄派。嗚呼派者。以天下爲無可爲之事。暴棄派者。以我爲無可爲之人也。笑罵派者。常責人而不責己。暴棄派者。常望人而不望己也。彼輩之意。以爲一國四百兆人。其三百九十九兆九億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中才智不知幾許。英傑不知幾許。我之一人豈足輕重。推此派之極。弊必至四百兆人。人人皆除出自己。而以國事望諸其餘之三百九十九兆九億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統計而互消之。則是四百兆人。卒至實無一人也。夫國事者。國民人人各自有其責任者。也。愈賢智則其責任愈大。即愚不肖亦不過責任稍小而已。不能謂之無也。他人雖有絕大智慧絕大能力。只能盡其本身分內之責任。豈能有分毫之代。我。譬之欲不食而使善飯者爲我代。食。欲不寢而使善睡者爲我代。寢。能乎否乎。且我雖愚不肖。然既爲人矣。即爲人類之一分子也。既生此國矣。即爲國民之一阿屯也。我暴棄己之。一身猶可言也。污衊人類之資格。滅損國民之體面。不可言也。故暴棄者實人道之罪人也。

六曰待時派。此派者有旁觀之實而不自居其名者也。夫待之云者。得不得未可必之詞也。

吾待至可以辦事之時然後辦之。若終無其時。則是終不辦也。尋常之旁觀則旁觀人。事彼輩之旁觀則旁觀天時也。且必如何然後爲可以辦事之時。豈有定形哉。辦事者無時而非可辦之時。不辦事者無時而非不可辦之時。故有志之士。惟造時勢而已。未聞有待時勢者也。待時云者。欲覘風潮之所向。而從旁拾其餘利。向於東則隨之而東。向於西則隨之而西。是鄉愿之本色。而旁觀派之最巧者也。

以上六派。吾中國人之性質盡於是矣。其爲派不同。而其爲旁觀者則同。若是乎。吾中國四萬萬人。果無一非旁觀者也。吾中國雖有四萬萬人。果無一主人也。以無一主人之國而立於世界。生存競爭最劇。最烈。萬鬼環瞰。百虎眈視之大舞臺。吾不知其如何而可也。六派之中。第一派爲不知責任之人。以下五派爲不行責任之人。知而不行。與不知等耳。且彼不知者。猶有冀焉。冀其他日之知而即行也。若知而不行。則是自絕於天地也。故吾責第一派之人。猶淺。責以下五派之人最深。

雖然。以陽明學知行合一之說論之。彼知而不行者。終是未知而已。苟知之極。明則行之。必極勇。猛虎在於後。雖跛者或能躍數丈之淵。燎火及於鄰。雖弱者或能運千鈞之力。何也。彼確知猛虎大火之一至。而吾之性命必無幸也。夫國亡種滅之慘酷。又豈止猛虎大火而已。吾以爲舉國之旁觀者。直未知之耳。或知其一二。而未知其究竟耳。若真知之。若究竟知之。

善意雖箝其手。緘其口。猶不能使之默然而息。塊然而坐也。安有悠悠日月。歌舞太平。如此江山。坐付他族。袖手而作壁上之觀。面縛以待死期之至。如今日者耶。嗟乎。今之擁高位。秩厚祿。與夫號稱先達名士。有聞於時者。皆一國中過去之人也。如己退院之僧。如己閉房之婦。彼自顧此身之寄居此世界。不知尙有幾年。故其於國也。有過客之觀。其苟且以媮逸樂。袖手以終餘年。固無足怪焉。若我輩青年。正一國將來之主人也。與此國爲緣之日。正長前途茫茫。未知所屆。國之興也。我輩實躬享其榮。國之亡也。我輩實親嘗其慘。欲避無可避。欲逃無可逃。其榮也。非他人之所得。讓其慘也。非他人之所得。代言念及此。夫甯可旁觀耶。夫甯可旁觀耶。吾豈好爲深文刻薄之言。以罵盡天下哉。毋亦發於不忍旁觀區區之苦心。不得不大聲疾呼。以爲我同胞四萬萬人告也。

勞觀之反對曰。任。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任之謂也。

論中國之存亡決定於今日

麥孟華

嗚呼。中國之事變。亟矣。外人之處我中國也。奪我權利。虐我人民。土地則約以勿讓他人。政治則脅之不能自主。橫施勢力。夷若無人。其處分之策。不曰瓜分。則曰保護。一若中國不復自能圖存者。然故上之議院之謀議。中之士夫之言論。下之報章之騰播。其策我中國也。莫

不曰支那亡矣。我國人士。日覩此分割之形。日聞此危迫之事。上自搢紳先生。以至於士庶商賈。罔不分爲亡國之人。俯首喪魄。無復生氣。雖向之井底之蛙。夜郎之徒。曩所囂然自詡爲天朝。爲中夏。非外洋小邦所能抗敵者。覩今日之情變。亦莫不盡變其曩日之議論。廢然嗒然。干喙一聲曰。中國亡矣。嗚呼。中國果遂亡矣乎。麥孟華曰。何爲其然也。今日而謂中國必不能亡。吾不敢爲此欺人之言也。今日而謂中國必不能存。吾尤不敢爲此不祥之言也。驗之往古。案之外洋。審其時勢。察其情事。蓋中國有必亡之勢。有難亡之理。有決不可亡之機。生死之關係於今日。請爲天下備陳其義。

何謂中國有必亡之勢也。中國歷朝亡國之成例。約有五端。曰女后。曰宦官。曰權臣。曰流賊。曰外患。皆足以屋人之社。而墟人之都者也。國朝二百餘年。從無女主臨朝之事。今皇上春秋鼎盛。親政十有餘年。聖明英斷。天下愛戴。乃戊戌政變。西后忽復訓政。皇上忽被幽囚。而國朝始有女主矣。我朝成法。內監止供奔走。不得預事。祖宗垂訓。懸爲大戒。今宮監藉寵擅權。可作威福。內朝大臣。且多趨附其氣燄。而國朝始有宦官矣。國朝設官。互相牽制。從無權臣柄國之患。即前代菴拜明珠和珅諸人。亦不過稍竊威福。頗招權賄。然旋即誅戮。未嘗窺侵大政也。今賊臣擅國。跋扈強梁。幽廢聖主。總攬兵權。鋤戮忠良。盡反新政。援布奸黨。搜括貨財。覬覦非常。日謀篡弒。此固今日之莽卓操懿。而絕非菴拜明珠。

和坤諸人之比也。而國朝始有權臣之禍矣。若夫行省之內。盜賊如毛。抵隙伺機。勢將岌岌。至於外敵。尤非前朝之比。昔則但利金繒。今則專畧疆土矣。昔則得地勿居。今則縣爲屬地矣。昔則因用我民。今則嚴別種族矣。昔則止敵一國。今則數強壓迫矣。眈眈瞰。嗷嗷。宰割。二千萬方里之地。皆爲其俎上之肉。四萬萬人民之衆。皆爲其囊中之物。而外敵乃爲二千年未有之奇變。案之歷朝之成例。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況乎五者皆備。而復加之。以異種異教。不能相容之新例邪。雖欲求延一息之殘喘。必不我許矣。故曰中國有必亡之勢者此也。

何謂中國有難亡之理也。土地之廣大。外人得而分割之。物產之繁衍。外人得而攘攫之。若夫人種之昌。洋人性之聰穎。固非可分割而攘攫者也。歐人謂我中國人種膨脹之力至大。雖其上無養育之法。而人數之繁殖。雖歐洲諸國。無以遠過。膨脹之速。無從壓抑。且性質堅忍。能耐勞苦。白人所至之地。中國人無不踵趾相接。故法人謂我爲不可壓制之人種。且謂歐人日墾荒於諸洲。不啻爲中國人闢殖民地。我歐人當各用全力以抵抗之。此誠白人深相妬忌之言。然我人能爲白人所妬忌。則我人種之貴而可用也審矣。今夫黃人之不後於白人也。我國之商於外洋者。未習商學。不備資本。子身而往。以與白人之曾入學堂。曾習商學者相角立。類皆能獲利而歸。其所得之數。幾足敵煙土之漏卮。西人精巧之物。我國工人

類能仿造。工商如此。士可知矣。未教之民且如此。加以教育更可知矣。且日本與我同種者。也。仿效西法。不三十年而大強。同此黃種。顧謂彼能之而我不能耶。日本人數僅及我十分之一。顧謂人寡者能之。而人衆者不能耶。夫生理家之言天演學也。謂生物競爭。種優者勝。種劣者敗。物之能獨存獨盛者。必其種之最優而最宜者也。地球人種。紅者浸亡。黑者椶者浸衰。此誠種劣不足爭存矣。若我黃種之繁昌。白人亦震其膨脹之力。脫非最優最宜之種。烏能與白人競爭於天演之中哉。西人動詆我華種之劣。甚且謂爲野蠻爲土著。吾人不自奮發。誠爲可詆。而其言則固妬忌之言。將藉以行其芟夷之私。其論爲至謬而大誣者也。天既擇我最優最宜之黃種。演之於亞東大陸矣。誠加以人治。助其宜而保其優。固將競爭而常勝。又孰得而亡之。又孰得而亡之。故曰中國有難亡之理者此也。

何言中國有不可亡之機也。中國民智未開。以爲國家之大計。固一二人之私事也。故國家雖有大利大害。動謂在上數人可以謀之。吾儕小人可勿進一言。勿建一議。積之既久。民氣日弱。即利害之切線最近。有關係其身家者。亦坐視其敗亡。徒咨嗟太息。切齒痛恨於其上。而不敢發一言以爭之。此西人所以詆我國民無愛國心也。皇上變法之初。即許庶民上書。彼乃知庶民之可以言事也。乃知國家大計。吾庶民亦所常有事也。故去年立嗣之事起。皆知廢我。聖主即絕我庶民之生命。於是忠義奮發。內之各省。外之各埠。聯電力爭。不期

而集者數千萬人。雖東徼之上。書東林之攫臂。其忠憤無以過也。卒用以屈賊臣之謀。挫權奸之倖。其明效大驗亦可觀矣。夫國者民之積也。民氣既昌。國固不強。民氣既靡。國固不弱。我四萬萬人能推其民氣而用之。人人以王室式微爲痛憤。人人以國體屈辱爲記念。人人以國勢微弱爲媿恥。則必可易危爲安。易弱爲強。諺曰。一人致死。萬夫莫當。況合四萬萬人。以致死。其國安可得而亡哉。故曰。中國有不可亡之機者。此也。

故夫山前之說。中國之亡可翹足而待也。山後之說。中國之興可操券而必也。而吾人之興起尙寡者。則猶未知亡國之慘。而興國之易也。中國二十四朝之亡國也。易其君。踐其位。屋其社。覆其祀。移其鐘虡。遷徙其京都而已。吏民安堵。於臣庶無所擾動。雖兵革之始。少有離亂。然奠定之後。田產如故也。生業如故也。衣食如故也。仕進如故也。故喪君有君。未甚知亡國之苦。今之亡人國者。非前朝亡國之比矣。夫前朝之亡國者。以一姓爭一姓之產業。得之則因用其舊。是亡家耳。非可謂之亡國也。今之亡人國者。非徒易其君。踐其位而已。必將抑壓其民。庶嚴區其種類。改革其宗教。今之亡國。正顧亭林之所謂亡天下者也。嘗者未嘗聞亡國之奇變。習爲亡家而視之。大愚者且謂國之存亡。於我無與。失一家更得一家。我仍可擁貲財以自娛也。仍可執藝業以求進也。嗚呼。而獨不聞俄之遂猶太人乎。勒以二十四時之嚴限。驅之出境。不特產業珍寶。蕩然無存。雖現有之貨財。倉卒亦不及携取。老幼悲號。頓

仆道路。雖有金穴。不得挾一錢以自衛。雖有積粟。不及携一食以自救。無貧無富。同爲餓殍。而獨不聞英之據五印度乎。資其財賦。役其人民。郡縣其土地。隸其版圖者。日數十年。而議院之中。曾不多見印人之跡。嗚呼。國亡而欲擁貲自娛。執業求進。是亦巢覆而求完卵。釜沸而求潛伏也。夫俄人之得我旅大。德人之得我膠州。英人之得我九龍也。轟焚廬舍。縱掠村落。蹂躪蹴踏。不以人齒。且我國方全存也。不過國勢屈弱。而美人已顯犯公法。悍然而逐我華工矣。檀香山之檢疫。專焚我華人之廬。肆老少奔仆。鞭驅樵朴。顛擠蹴踐。如驅豕羊。無家可歸。露宿中野。饑苦困頓。殆無人理。嗚呼。國方全存。且見凌踏。若使無國可依。則宇宙腥膻。男女奴妾。餒枕牆壁。窮竄棘荆。歸收骨於何方。乞爲奴而不得。慘酷之事。即在目前。有必爲猶太之續。求如印度而不可得者。嗚呼。吾人而忍受此痛辱斯已矣。如不忍也。則盍預爲之計矣。

然則預爲之計如何而可乎。曰。日本吾之師矣。日本明治之前。國柄持於幕府。大政移於關白。天皇徒擁虛位。將軍世握威權。加以五國兵艦脅索口岸。砲聲隆隆。震於港口。鎖港不能。要而立約。外擾內訌。舉國震亂。其勢岌岌。不可以終日矣。於是民氣憤發。倡爲尊王攘夷之論。要不過在下之浮浪處士。耳。幕府收捕褫官。禁錮觸冒。白刃死者相望。然民氣憤張。壓而愈。仇潮奔霧。涌慷慨縱橫。刺殺元老。波動諸藩。不數年間。卒覆數百年之幕府。繼天皇已墜。

之緒業。立明治維新之基礎。日本以區區千數百之浮浪處士。卒能以危爲安。以亡爲存。況我四萬萬人。集事寧不易。易生死之機。爭此呼吸。而顧能瞠目束手。坐待夷割。忍受此蹴踐凌踏。犬馬奴隸之慘酷耶。

故夫今日不爲日本之強盛。即爲印度之滅亡。不爲日本之維新。即爲印度之奴隸。其機至危。其時至迫。譬如放舟於驚濤吼浪之中。不奮達彼岸。則淪溺汪洋。置身於危崖絕壑之上。不躍登平陸。則顛墜深險。興亡之間。勢無中立。雖如救火追亡以赴之。猶懼緩不及事。而顧能小有等待耶。或曰。美久軛於英。一華盛頓而脫之。德受制於法。一俾士麥而報之。事會之來。豈有終極。患無人耳。寧必爭此倉卒乎。曰。先事而預防。易事後而補救。難未見制而不受其制。易已見制而求脫其制。難。以華盛頓之才。八年血戰。而僅能自立。以俾士麥之力。訓練數十年。而始報法。仇豈其才不逮日本。無亦難易之勢異也。且印度墟於英。數十年無一奮起矣。波蘭滅於俄。一奮起即見燔裂矣。豈彼必無日士之才。無亦難易之勢異也。且吾地之割隸他人者亦多矣。臺灣縣於日。一抗而即敗也。九龍授於英。一舉而旋燔也。廣州灣割於法。一支格而彌召夷戮也。雖曰地小。無亦勢難。此正近事之前車。而不能不早爲之所者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况乎天地晦冥。飄搖立至。倘猶逍遙房室。甘待傾壓。則誠無望焉矣。若有毀室破巢之懼。則發憤赴時。齊心併力。非律賓彈丸而尙可抗美。南

非小國而尙可敗。英吾四萬萬之大衆。其亦無餒焉耳。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同胞其爲日本之志士耶。抑爲印度之奴隸耶。其保神明之貴種以競爭於世界耶。抑待白人之刀俎而忍受其魚肉耶。困獸見縛。猶能觝角。我同胞其能以四萬萬人而瞑目被縛耶。嗚呼。大厦之傾。必無完瓦。百世之業。爭此一息。我同胞有國勢淪胥之痛。身家不保之慘者乎。嗚呼。可以興矣。

論中國救亡當自增內力

麥孟華

中國以二千萬方里之地。四萬萬人民之衆。龐然立國於地球之上。而內之受權奸之壓制。聖主且見幽廢。外之被他國之魚肉。利權日見侵奪。乃至敗失危亡。傀然不足以自立。憂時之士。莫不切齒太息。痛我國民之輓制於人矣。然天下無漲力者。乃受人之壓。無伸力者。乃受人之屈。無抵抗力者。乃受人之凌逼。故聖主之廢。非人廢之。自廢之也。土地之割。非人割之。自割之也。利權之奪。非人奪之。自奪之也。彼方驟加其壓。屈凌逼之力。而我乃靡然順之。怡然受之。我舉國四萬萬人。固無一能有漲力伸力。抵抗力者也。嗚呼。今日競爭之世界。固一鬥力之世界也。野蠻之世。以有形之力相競爭。文明之世。以無形之力相競爭。其競爭之勝負。必以力之強弱。大小。以爲比例。差。歐西諸國。合其國民之聰明才智。結爲公力。以橫行於大地之中。其勢至堅。其鋒至銳。遂以裂非洲。據澳洲。墟印度。分

土耳其其用此力以夷人國者。蓋不知其幾何姓矣。其所夷之國。無論國土之廣狹。國人之衆寡。但察其人心腐敗。材幹朽窳。度其必無拒力以相抵觸。則遂驟施以猛烈之力。一舉而墟其都。今諸姬殆盡。萃其全力以赴我亞東。若不抵以阻力。遏彼凶鋒。則我退彼進。漸施羈輓。他日雖有管葛之才。賁育之勇。極其抗鼎拔山之力。無所復施。我黃人其於競爭之場。奮力而先求自立矣。

今夫人昂然於世界之上。必能保天賦之人權。享應有之利益。然後可以爲人。否則舉動貪息。皆待他人之指揮。而世界不啻無是人矣。國翹然於大地之中。必能保自主之國權。享應有之利益。然後可以爲國。否則經營緯畫。仰他人之鼻息。大地不啻無是國矣。今日識時之傑。痛中國之不國。提倡獨立之主義。固謂非是不足以立國也。然人必有志識才幹。足自捍衛。而人權乃可保全。國必有人心士氣。足自振奮。治體政策。足自經理。而國權乃可保守。是故獨立者自存之基礎也。內力者獨立之根柢也。內力奈何。則心力固萬事之起點者也。自來舉大事。成大功。報大仇。雪大恥。夷大難者。無不成於心力。心力者固天下莫大之力。至堅遇之無不陷。至剛遇之無不屈。至險遇之無不夷。可以蘇已死之氣。可以挽既墜之統。屢用而輒效者也。越之敗於吳也。棲於會稽。男臣女妾。國不國矣。有臥薪嘗膽之心。力卒以報仇而沼吳。德之敗於法也。限其兵額。諸國散漫。國不

國矣。有復仇雪恥之心。力。卒以蹶法而稱霸。日本明治以前。將軍竊國。外國要挾。內訌外患。不可終日。國不國矣。有尊王攘夷之心。力。卒以維新而中興。邇者非律賓。杜蘭士。哇兒。葭爾。之小國也。其國民有自立自主之心。力。卒以抗英美之大國。而屢挫其鋒。數國者甯非危弱之國哉。以區區之心。力。而遂以易危爲安。易弱爲強。我中國地廣人衆。固非諸國之比矣。然素尙文學。故國民無武俠之精神。素大一統。故國民無競爭之思想。素受壓束。故國民無奮振之希望。數者旣異。心力亦衰。今固尙武競爭之世。非奮振不足以生存矣。吾國民無自強之思想。希望。則已耳。如其有之。則淬厲其精神。務求必達其想。望。人人有任事之心。而不諉責於他人。人人有孤行之心。而不望助於他國。行之以勇。悍。持之以堅。忍。積誠久。則智勇生。窘迫極。則英雄出。中國危迫。雖十倍於今日。焉在不可以收法日諸國之成效也。語曰。有志者事竟成。有心力之謂也。鴻範以弱爲六極。無心力之謂也。無心力者。謂之庸人。吾國民其無以庸人自棄矣。

心力堅矣。非才無以達之。學力者所以成其才而達其心力者也。天下之以力相角者。其得失恆視其力之厚薄。故竊鈍之器。其力必不能與堅利者敵。吾學之竊鈍。其不足以敵人也明矣。知其不敵。則不能不速增其力。彼以兵力畧吾地。則必增兵力以抗之。彼以商力奪吾利。則必增商力以爭之。彼以政治之力侵吾權。則必增政治之力以拒之。而所謂若兵若商。

若政治者。非學其所學。則力之大小。殆不足以相抵。欲增自力。必師彼學。遠則取資於歐美。近則取法於日本。廣開民智。厚培人才。以此達其思想希望。固可必得一當者也。或者曰。吾中國學此三十餘年矣。其力未或少增也。今復仍是。甯有當耶。曰。曩之所謂學者。將以爲通事。繙譯之用。其上者亦不過謀仕進。圖保舉。此一身衣食之私計。於國家之事無與也。今之所謂學者。圖其遠大。擇其精要。將以任國民之公事。助國民之公力。其思想希望之不同。則學亦因之而大異。故同一遊學也。我國前此之學者。一無成就。而日本之出洋學生。則因挾此學以智其民。強其國。成爲維新之盛業矣。起點既異。則引綫之差。乃不可以道里計。其人果有心力之人。豈中國不能如日本之成效哉。無心力以師其學。其學必至於無用。無學力以達其心。其心力亦不能持久。此有志者所不能不視爲急務也。

然而不團衆力。則一人之力薄且弱。猶不足以敵外力也。中國之病。曰離曰散。不相任睦。各競其私。公利衆事。無人過問。此所謂個人主義。最足以敗害大局。故名雖四萬萬人。實各自爲一人。歐西合國民之全力以馳突個人。此固逆料吾之委靡而不敢與抗者也。且人與人相交涉。其際莫不有界。其競爭之事。即出於界限之私。歐洲以列邦立國。其國民與他國民競爭於地球之上。故以國爲界。而人皆愛國。中國以一統立國。其國民與己國民競爭於一國之中。故以家爲界。而人皆愛家。吾之愛家。亦猶彼之愛國。其界既殊。所爭自異。不得謂我

國民無愛國之心也。今我國既出而與他國競爭。家界易而爲國界矣。向之所謂異家者。今皆爲一家之親。烏有家內離心。而可與他家競爭者哉。或者曰。人既有獨立性質。則衆力固未易團合也。曰。事事倚賴於他人。而無獨立之性者。是爲奴隸。事事齟齬於他人。而無合羣之性者。是爲孤獨。奴隸不足以任事。孤獨亦不足以成事。故俾士麥豪傑也。然不合德意志之聯邦。則獨力必不足以報法。三條實美諸人豪傑也。而不併列藩爲一統。則日本必不足以中興。合衆之用。甯不大哉。且衆力之能合與否。亦視其事之公私耳。私則雖合而必分。公則雖分而必合。故其人爲果有心力之人。則以獨立之才。任大衆之事。其心固國民之公心。其力即國民之公力。性情不必同。謀慮不必一。行事不必合。而心之所趨。力之所注。無非欲達國民公同之思想。則雖千殊萬變。宗旨要必出於一途。萬人一心。萬心一力。合四萬萬人之大團。其力之大。豈區區德日之比耶。二人同心。且占斷金之利。三千一心。且蹶億萬之師。况具此美大團力。而尙憂外力之馳突哉。而尙憂外力之馳突哉。

然論者謂中國時局危急。國勢積弱。非假藉外力。則未易圖存。故聞瓜分之說。則皇懼而憂慮。聞保全之說。則類多欣然動色。深冀外力之可以相助。嗚呼。天下安有藉外力而可以立國者哉。夫列強虎視。咸注亞東。磨牙伸爪。競爭進步。無論諸國之無一能有此絕大權力。足以任保全之事者也。即或有之。而其所謂保全之策。則亦取我要港。得我鐵路。擴張勢力。謂

不如此。不足以相救援也。且謂我之土地。我之利權。在彼掌中。亦猶在我掌中。待我足以自立。然後舉以相還。然則所謂保全者。固猶是侵略之政策。特彼出以急激之手段者。此則出以和柔之手段而已。且國之爲人保護者。其利權歸保護者之手。不能復享應有之利權。故印度之屬於英。其中非無侯國王國也。而其利權皆歸於統屬全印之帝國。所謂侯國王國者。徒擁虛號。而無復主權。國之受人保護者。類皆猶是。我有四萬萬之國民。而能低首下心。舉自有之主權利益。拱手而讓之他人。耶。且即彼國不相侵奪。實有扶助之心。而我國民心萎靡。不自振拔。外人扶助。何能爲力。譬猶種植者。不下種子。而但求灌溉。則必無發生之期。痺痿者。不自醫葯。而但賴扶持。則終無行立之日。棄本有之自力。而冀難恃之他力。國而待人保全者。其國必終不能保全者也。嗚呼。進狼拒虎。難爲將伯之呼。并力齊心。自有愚公之效。我國民其有獨立之思想乎。嗚呼。可以興矣。

說權

麥孟華

以渺然之身。廁於大羣之內。而不畏強橫之凌侵者。人權足以自護也。以蕞爾之士。立於列強之間。而不懼強大之并吞者。國權足以自保也。人權不全。則飲食視息。不能自主。舉動行止。聽人指揮。雖具官體。不能復謂之人矣。國權不全。則土地人民。不能自治。發令行政。受人羈勒。雖有國土。不能復謂之國矣。故今日之中國。雖有二千萬方里之地。直謂之無國可也。

雖有四萬萬人口之衆。直謂之無人可也。

權烏乎始。其殆始於天賦。而保於人事乎。天之生人也。與以腦氣。即與以思想之權。與以口舌。即與以言論之權。與以聰明才力。即與以作爲舉動之權。與生俱來。強不能奪之於弱。智不能攫之於愚。勤不能取之於惰。固所謂完全無缺之主權也。然天之與人以權。固使之各事其事。人有分所應得之端。即有分所當爲之事。事其事則權可保全。不事其事則權必放失。權也者。操之即存。舍之即亡。固非安坐可以得之。空言可以據之者也。公法得地之法。凡國新得一地。必能墾闢其蕪穢。營殖其物產。整治其人民。然後得爲其地之主。然後得有管轄其地之權。否則雖立契約。雖定界址。而仍無權管轄。不得爲此地之真主。蓋事者固與權相比。附而實爲權所自出。不事其事。則縱有天賦之權。而強固可奪之於弱。智固可攫之於愚。勤固可取之於惰者也。故治有三世。則用權之事。亦約別爲三等。

一曰代權之世

二曰爭權之世

三曰平權之世

代權之世。草昧初開。其人愚野。不識不知。飲焉食焉。作焉息焉。不知所謂權。亦不知所謂事也。竭畢生手足心思之力。營營然惟一身之衣食是謀。衣食之外。無他思想。而智識不開。則

營一身之衣食亦不易周也。於是強凌弱以勇暴怯。一人牟利而人人皆受其害。爭奪相殺。人患遂起。然合千萬人以成一姓一族。則千萬人中必有一二才智傑出之人。起而謀其衣食。平其爭奪。緯畫籌謀。其勤勞亦百倍於千萬人。而千萬人者亦樂其代謀衣食。代平爭奪。乃歛千萬人自有之權。舉而奉之於一人。而彼一人者。遂事千萬人之事。而代千萬人之權。故一家之中。人各有權也。而子弟幼弱。則其事責之父兄。而父兄代其權。一羣之中。人各有權也。而種類愚惰。則其事責之酋長。而酋長代其權。一國之中。人各有權也。而氓庶昏昧。則其事責之君上。而君上代其權。其小羣小國。或無傑出之人。可以事其事者。則亦歛其羣國之權。拱手而奉於大羣大國之一人。隸其屬而受其治。代權者之初心。固非欲盡攬其權也。特以事不可荒。而權不可放。不得不暫握其柄。然後徐舉而還之。數傳而後。盡失本意。彼一人者。以爲千萬人之權。固一人所當有。泰然尸之而不作。而其黠者。又懼千萬人之起而復分其權也。於是壓抑其思想。鈐禁其言論。軛縛其作爲。舉動施以專制。愚民之術。務使不能復覩其權。積之既久。甚至不能代謀衣食。代平爭奪。而久假不歸。忘其非有不事其事。而亦竊據其權。昔之所謂代權者。今乃易爲劫權。而千萬人者。習而忘之。以爲權乃一人之權。事亦一人之事。遂以媮弛廢墮。放棄責任。而一羣一國之內。其事荒蕪而不治。其權亦放失於無何有之鄉。至是而代權之弊已極。而代權之運亦將終矣。

代權之運既終。遂一變而爲爭權之世。夫事既荒蕪。權亦散失。其人與國皆岌岌不可終日矣。於是其民之聰秀魁傑者。起而大索其權。既乃知事者。權所從出。智不任事。則不足有其權也。乃疾聲大號於千萬人之中。發達其思想。開擴其智慧。摩激其志氣。以相與求復其權。然代權之一人。久握大柄。固已私其權爲己有。而不欲復公於衆也。則驟加以壓制之力。鈐軛之方。而民智已開。民氣已振。其勢斷不可復遏。而他國國民之復權者。復日濡接於耳目。其心愈奮。其欲愈張。故美利堅之國既立。而美洲諸國。遂靡然從風。法蘭西之局既成。而歐洲之民。遂囂然倡議。世運之相逼而來。雖以秦始皇之橫暴。大彼得之雄武。固未易挫其氣。而遏其機者也。且列強角立。與一統之世大異矣。他國民智已開。人權已振。則日啣其鄰之事。墮權靡與。夫民氣不昌者。挾國民之全力。以大肆其凌逼。以柄其政。而并其權。其國之國權。稍不足與之抵抗。則必大受其轄制。甚者權盡見奪。遂以燔其族。而夷其都。而國權之足以自立者。雖以彈丸之小地。久藩屬於大國。亦能奮然脫其絆。輒而成爲獨立之邦。昔之奉以權而受其治者。今乃可復其治。而收其權。故今日立國。地無大小。人無衆寡。國權能申。雖弱必強。國權稍屈。雖盛必衰。今之謀國者。莫不兢兢保守其主權。以與羣雄相馳突。舍是固不足自立也。人權爭於內。國權爭於外。茫茫大地。遂爲權利競爭之場。國於其間者。遂無術可以自免矣。

然而爭權之局。其勢不可久長也。二者相競。必有得失。一人之力。必不可以敵千萬人矣。自世界之運。漸趨文明。舉國之人。其識既充。其智既長。其才力既足以任事。而不必仰成於他人。而上之代權者。亦知昔之代權。以其不能事事也。今後能事事。豈可復侵其天賦之人權。且知國權之振。實由人權之張。遂舉其原有之權。分而還之於衆。下知國家之事。人人皆有責任。而不讓權於他人。士亦知國家之事。人人皆有責任。而不侵權於他人。如是而人權平矣。人權既均。國權相敵。勢均力埒。必莫敢爲首難之人。且交涉戰爭。皆有公法以嚴定權限。弱小者保其主權。雖彈丸而可以自立。而强大之國。亦憚於公理。不敢妄踰權限。侵他人自由之界。而肆一己兼并之謀。如是而國權平矣。二者既平。則人人各肩其任。人人得遂其生。外無凌暴之憂。內有親睦之好。蓋競爭之局。至是可易而爲和平矣。世至平權。其去大同之治。亦不遠矣。

故夫三者。有遞嬗之勢。有漸進之機。而惟爭權之力爲最烈。今代權之世運將終。平權之時代未至。今日之世界。一權利競爭之世界也。今日之中國。則尤立於競爭最劇之地者也。中國之民。失其權也久矣。經數十朝之芟夷侵奪。不獨行爲舉動。無復主權。即思想言論。亦無一稍能自由。氣馴見閤。不復知其身本有自主之權。更不復知其身當任國家之事。而向之代主其權者。惟知束縛禁抑。止求盡收其權。未嘗過問其事也。我皇上發憤變政。即有一

夫不得其所。朕躬未爲盡職之論。開門誓衆。首許庶民。上書固欲復我四萬萬人之權。力任我四萬萬人之事矣。乃權奸蠹國。深恐與我民以權。且惟恐善我民之事。於是幽廢皇上。并代權者而竊之。權。然而竊權者不能有權也。其權土不在君。下不在民。而權乃虛懸而無。薄彼鷹隼。睨與我爲鄰者。深知我人權之盡失。而國權可乘間而奪也。於是要求威脅。始而股我利權。浸而干我內政。而蠹國之權。奸下氣怡色。甘括我二千餘年自主之權。低首而奉之外人。而我四萬萬人遂爲無權之人。而我二十一行省遂爲無權之國。嗚呼。吾人甘爲藩屬。忍爲奴隸。斯已耳。若猶不忘痛辱也。則當先復其人權。以成獨立之國。然後擴張其國。權以抵外侮之來。權奸竊我權。則奪其權以摧之。皇上伸我權。則復其權以報之。外人覬我權。則守其權以拒之。蓋今日而無爭權之力。必不足以立於爭權之世者也。是故得權之始。必由競爭。競爭之本。必由任事。能任一分之事。即可得一分之權。能任一日之事。即可得一日之權。夫中國主權。流失展轉。今乃見握於外人矣。及今不圖。必將扼其生命。制其死命。譬猶一家之中。子弟羸弱。豪奴乃逼脅其父兄。收攬其家政。盡取其產業生命。付之外人。子弟既漸長成。猶不速總家事。除專擅之豪奴。拒他人之入室。則其家必非我有。中國之勢。豈異此哉。然而競爭之事。得於勇進。失於退讓。勝於堅忍。敗於柔脆。英民之議改制度。爭舉官議政之權也。經十五年之爭。始得英廷之允許。英人之叛英。開國爭自由獨

立之權也。經八年之血戰。始脫英人之網。輒其始非不艱苦也。然百折不回。卒能申其大願。我國民誠有自立之思想。則奮身以赴。事堅力以持久。今雖見屈。終必屈人。夫權者身所自有。固非他人可以侵竊之物。昔惟棄之。故人得而奪之。今惟收之。則人孰得而爭之。得權者爲天民爲強國。失權者爲奴隸爲藩屬。孰利孰害。孰苦孰樂。皆聽我同胞之自擇。我同胞其無畏難而自餒矣。

或者曰。人權既倡。主權得無礙乎。皇上聖明。將焉置之。曰。所惡於專制之國者。爲其徒恃壓力愚縛黔首。盡奪民權。而不務民事也。皇上捨身救民。專事民事。許民上書。不侵民權。是以百姓愛戀戴若慈父。主權之輕重。專視民心之從違。未有復民之權。而反至自失其權者也。且皇上之幽廢。徒以下民無權。莫從救護。皇上孤立於上。故任奸賊之逼辱。若人權既奮。誰敢嬰四萬萬人之鋒。而廢其愛戴之聖主哉。夫人權之興。主權之榮也。日本維新。萬機決於公論。而日皇之權。並駕列強。英國改制。國事定於議院。而英主之權。震撼歐洲。且人權之與國權。二者實相比。繫人權不強。國權必多阻屈。雖有英主。止能奮權於一時。若人權盡復。民智大開。則人知愛國。下令流水。國權乃一張而不可仆。主權亦一隆而不可替。昔西班牙民未開化。雖有斐立白第二以爲君。然國止暫強。威止暫振。斐立白第二死。而國即替弱。由此觀之。固未有人權不振。而國權可以大昌者也。亦未有國權大昌。而主權反至

不振者也。且今日中國大柄。非復操之。皇上吾張人權。亦奪之奸賊之懷。取之外人之手。耳。皇上之權。且視吾民之人權爲得失。其能低首下心。坐聽他人之攫攫耶。人人同有此權。即人人預有其責。嗚呼。是亦仁人志士之所當自任者也。

論中國今日爲人羣發達之期

麥孟華

中國其文明之古國哉。開闢之早。文物之備。教化制度之美盛。吾邦人士。恒自誇耀。而外人之輕我者。固未嘗稍有異言。中國其文明之古國哉。然自秦漢一統以來。其君相之賢否不一人。其時代之治亂不一轍。而此二千年中。則固徒擁此文明之舊號。且日有退化而未嘗稍有進者也。馴至今日。文明古國。且見夷爲三等野蠻。且權奸內壓。強鄰外逼。岌岌動搖。不可終日。於是憂時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喟喟然慮之。麥孟華曰。是不足慮。地球諸國。其文明之進步。固無有不從競爭來者也。中國素未處競爭之世。國民素未有競爭之心。其文明之不能進步。殆無足怪。今則出而與人競爭矣。二十世紀。固我中國人羣發達之時機。而復文明之舊者也。

人羣之發達也。其事業極多。其條理至繁。而絕大根源。則皆起點於國民之思想。故覘國者。恒視其人民之思想。以決其國勢之盛衰。文明之人。思想繁多。野蠻之人。思想單簡。匪獨其腦度大小。性質聰魯之差也。抑以其所居之地所際之時而大異。是故寒帶之人。得衣食難。

殫畢世之精神才力。猶不足以周其身而糊其口。終日勞動。遂無事餘思遺力。以求政治學術之事。熱帶之人。得衣食易。不費材力。可致溫飽。隨地皆足以自養。不需經營保殖之謀。於是媮惰酣嬉。亦不復注意於政治學術之事。寒熱二帶之地。終古未嘗出一人才。良以其思慮單簡。榛榛狉狉。與鳥獸無以大異。故人羣永不能發達也。黃人腦度。本不弱於白人。且中國國於溫帶。固自可以奮起矣。然其人民之思想。尙未見其懸絕於寒熱二帶之人者。何也。求其病本。實有二端。一則仰成於古。中人性質。榮古陋今。故非田封建。規襲古人之治功。執業製器。因循古人之成迹。讀書則曰古本。治醫亦曰古方。乃至一言一動。亦不敢少踰古人之範圍。故千數百年。絕不聞創一新法。著一新書。發一新理。造一新器。俯首鉗心。惟盤伏於古人之肘下。一若今人之智慮才畧。舉不足用。而惟古人之智慮才畧。是賴而思想塞矣。一則待治於人。一家之中。子弟則皆不事事。而惟仰活於父兄。一國之中。氓庶皆不事事。而惟仰成於君上。不自謀業。而曰上不養我。不自求學。而曰上不教我。孺孺戢戢。如嬰兒待哺於乳母。至於國家之責任。人羣之義務。則更願不及此。以爲此肉食者謀之。吾儕受治之人。豈能有事。一若舉國之智慮才畧。舉不足用。而惟一二人之智慮才畧。是賴而思想愈塞矣。嗚呼。豈真神明之胄。聰秀之族。其思想乃無以懸絕於寒熱二帶之人邪。無亦所際之時。有以困之也。

中國自秦漢以來。一統久矣。雖間有分裂。然止國中擾亂。旋即合并。一統之世。外無逼勢。內無感情。晏然生全。無所爭勝。心弛氣墜。習爲安靜。以此之故。阻闕我國二千年中之進步。故一統閉關之世。最足沮人英華。弛人志氣。緩人心力。積之既久。遂成爲一永靜性。脫非有他動力以震之。則不足以奮其精神。夫二百年前之歐洲。其人羣之腐敗。與我同也。法人困於教。徒。墜於貴族。初未嘗有自由之思想也。然以此之故。蹶起革命。遂爲霸國。意人轄於教。皇。輒於奧國。初未嘗有獨立之思想也。然以此之故。奮興建國。遂爲雄邦。英人制於專政。人民頹。頹。初未嘗有政治之思想也。然以此之故。爭權議政。富強遂甲於歐洲。與我同洲之日本。慕府壓抑。外人凌侮。初未嘗有中興之思想也。然以此之故。發憤維新。遂並權於列強。脫使數國者。外無敵患。內無苛政。閉關自守。則濡沫媿息。亦豈與今日之中國有異哉。特以強敵環逼。機牙豎發。稍不振奮。立至敗亡。簸於生存競爭之風潮。遂逼其人爲開化之人。逼其國爲開化之國。嗚呼。競爭所以進化。多難所以興邦。向之風潮。特未波及中國耳。否則同此人羣。豈我中國而獨無發達之一日耶。

曰。競爭之風潮。及波蘭而波蘭滅矣。及印度而印度墟矣。及土耳其而土耳其危矣。烏在其可以發達人羣也。曰。是固亡國之危機。惟有競爭之力者。始足利用之而圖存。土之見轄於六大國也。未聞其民有振奮之心。印之見夷於英也。不聞其人有崛起之事。是固無發達之

性質矣。我中國縛束雖久。然自變政而後。民智漸啓。民氣漸張。雖內地猶多錮蔽。而外洋之商民。固皆踴躍以籌自存之策矣。老者或多頑固。而少年之英俊。則皆激昂而任救亡之事矣。其機已動。勢將不可以復靜。況我人種之膨脹。列強之所驚畏。人性之秀慧。諸國之所稱嘆。奮其固有之力。以乘外至之機。發憤求全。甯遂不得一當。譬之水也。平流浩蕩。必不能自生波瀾。若束之以石。又復從而激蕩。則必至騰湧決潰。沛然莫禦。其衝中國之事。誠急矣。然我民擴政治之思想。急國家之義務。則今日之外患內憂。安在不爲我人羣騰湧決潰之助。西人言進化之理。謂文明之進步。必無直達其的之事。蓋進化之軌道。爲曲線而非直線。故今日視若退化者。實卽他日進化之根原。由是觀之。二十世紀。決爲我中國人羣發達之時機也。時事雖急。吾國民其何餒焉。

抑吾聞之。治世則人才少。亂世則人才多。蓋濡煦承平。無所求勝。故氣馴而才亦斂。若夫困而思奮。屈而求申。競爭雄。人人自奮。鐵石相摩而火出。正負相觸。則電生。鬱厄旣極。必出英雄。而所謂英雄者。其始非必有橫絕一世之思想也。但時勢所逼。不能自己。閱歷旣久。遂以成才。故瑪志尼再造意大利之英雄也。然非激於教皇奧國之逼。則未必能成建國之功。三條諸人。中興日本之功臣也。然非激於內訌外侮之逼。則未必果創維新之業。多事者少年之幸福。我中國之多事。天固將復我文明之舊。迨我爲日本意大利之再興也。我四萬萬

神明之胄。豈遂無爲三條瑪志尼之人。足以成此大業者乎。英雄去人。正自不遠。我同胞其亦有此思想。以期利用此時機乎。若猶晏然坐視。不難不悚。是自敗其羣。自阻其化。而甘爲印度土耳其之續也。厝火積薪。安寢其上。燎原一發。同歸於盡。夫亦甯有天幸耶。夫亦甯有天幸耶。

獨立說

馮自強

獨立二字之義。即英文 Independent 之意。言卓然自立。不隸屬於人也。此爲天下間至貴重。至重至寶而不可少缺之要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得之則存。失之則亡。得之方可頂立於天地。失之則不得齒算於宇宙。故國不能獨立。則大地上不啻無是國。人不能獨立。則世界中不啻無是人。

此 Independent 「獨立」之對面。即 Dependent 「隸屬或奴隸」也。獨立與隸屬之界相接甚密。其間無毫髮之容豫。故不獨立即隸屬。不隸屬即獨立。未有二者不居而立乎其間者。故國無獨立。則謂之奴隸之國。人無獨立。則謂之奴隸之人。未見有奴隸之國而可國於大地之上者。奴隸之人而可人於世界之中者。故曰雖生猶死。雖存猶亡。夫天之生人也。皆賦與獨立之性。其分配最公平。無頗。他性之稟受。或有厚薄。而獨立之性。則無厚薄。人種無論各色。其稟之於天者一也。既人人皆同此稟受。而無厚薄。則人人皆當

有獨立之貴。必不可稍讓他人半步。是不知獨立者。是不知有己而棄天也。是之謂自失其爲人。人而甘退於人類之列。而以牛馬奴隸自居。則天地間仍得謂之有是人哉。雖鞭策屠戮不必悲也。分也。難者曰。子言各種獨立之性無厚薄。而何解於紅黑棕等人種乎。釋之曰。子有佳種。不播不耘。終古不生。天之與人獨立之性。猶與人以佳種也。受之而不培植。則負所與。彼人種不知獨立。謂之不培植則可謂之無是佳種則不可也。不觀之印度乎。其印度之人種。非所稱爲有名之亞利安人種乎。即白種與歐洲諸國人種相同。歐人每自誇其種之優。何於稱印度則有霄壤之別耶。其原因不能不謂其非勤殆之結果也。印度人種之與紅黑棕等人種相去不遠。則亞利安人種之與彼等人種相去不遠可知。夫既人人同此稟受。而彼能獨立。我不能獨立。是我自放棄其責任。放棄責任。是爲天下之大罪人。國家之存亡興衰。一視乎國民獨立之精神。其精神可用也。則國無弱小。必有興者。如英德諸國是也。反是則亡。如印度土耳其諸國是也。是故覘國在民。使吾國人皆發奮其獨立之精神。揚溢其不羈之志氣。傳曰蜂蠶有毒。况廣有四百餘州之勝地。有四億萬同胞之神種。故將披靡地球。輝耀八表。固意中事也。安有以世界無上可恃之衆。可用之地。而臣妾服屬隸役於他人。搖尾叩首於紅鬚綠眼之馬前者哉。我四百餘州之地。寧可碎。四億萬人之頭。寧可斷。而國民獨立之精神。必不可少。屈此。余以之自誓。而願我同胞共誓者也。頃當五六

月間。北方團匪事起。開罪萬國。津沽失陷。神京戒嚴。憂國之士。怵國之亡而家之破也。乃皆奔走號召。思講補救之策。內之士夫。或聯銜而致電各國當道。外之商民。或聯名而上書各國政府。以請求人之保全而不分割。其志其事。誠可嘉尚。吾豈謂此舉之不盡然哉。然而已失獨立之性矣。今吾且正告我國民曰。中國者吾中國人之中國。非他人所得而保全也。保全中國者。吾中國人自己之責任。非他人所得而代之也。惟人人知爲己任。則自無旁貸之心。人人知盡其責。則自無退避之心。衆心齊力。衆目共的。終未有不能達其點者。吾國民其擴充其愛國之性。培養其獨立之氣哉。

橫覽地球諸國。祇有獨立者能自保全。不然則必併入他國。爲奴隸爲牛馬。終古無已。覓盡六大洲。尋遍五洋海。未有一受人保護而能存立之國。故不能獨立而求人保全者。即捧地叩首而求爲人之奴隸也。夫肉袒牽羊之舉。可行之於古時之中國。而必不能行之於今日之世界。古時中國不過同族相爭。秦鹿漢獲。楚弓楚得。非有種族淪亡之禍也。今則種與種爭。勝則得享同等之樂。敗則終受牛馬之慘。且人種之爭競既烈。則優勝劣敗之因果愈促。勝敗關乎全種興亡。非特亡國失地已也。今紅黑棕各種日就衰敗。將來必致全種就滅。其故皆由國之不能獨立。故今日之國界。即人種界。即各人徹身至膚之生死界也。人民之生命幸福。既皆決之於能獨立與否。有知之而出死力以爭者。此非律賓之所以拒美也。爭而

不勝。寧舉全族殉之。而不願受他人之奴隸。此杜蘭斯哇之所以拒英也。寧死於獨立。而不生於奴隸。英雄豪傑也。人而得爲英雄豪傑。亦已足矣。其又何求。且非杜一彈丸耳。而能爲此堂堂正正之舉。以震動地球。輝垂史鑑。非杜豈盡不幸哉。夫我國之土地人民。百倍于非杜。十倍於英德法日諸國。即比之俄而亦過之。乃既不能與歐洲諸國比肩。又不能如非杜二國之舉。至效犬馬搖尾乞憐之所爲。膺此地球無上之大辱。能無爲非杜愧死耶。嗚呼。可起矣。

嗟乎。中國今日蓋不國矣。東西報紙議論。總不出保全瓜分之二者。無知之輩。聞保全則喜。聞瓜分則憂。對唱瓜分之國則怨。對唱保全之國則詔。不特中人以下爲然。即號稱識時之彥。亦莫不皆然。嗚呼。實不思耳。其保全之與瓜分。又何別焉。不觀於土耳其乎。土非受五國保全之國乎。試問今日土國之政治。由何出。兵權財政。由誰掌。未有政治財政兵力諸權皆失。而猶得稱爲國者。亦未有政治財政兵力諸權屬人。而不爲滅於人者。故土國名則爲五國保全。而實則五國之隸屬也。余得下保全瓜分二者之定義。曰。保全者。全國合隸屬於衆國之下。瓜分者。各地散隸屬於衆國之下。猶狙公賦狙之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而已。今外人日日言保全。言瓜分。明日張膽視爲固然。噫。是顯以奴隸魚肉視我也。故我國民聞保全瓜分之論。而不髮指眦裂者。必非人。聞保全瓜分之論。而不興起振奮者。亦非人。且天

下間惟反拒力足以破侵入力。反拒力比侵入力大。則侵入力自滅。今侵入力日漲大矣。而反拒力不隨之而俱長。則不足禦之。故今欲破保全瓜分之間題。莫善於我國民提出獨立之間題。

考近世地球獨立之成案。其迹雖各異。可分之爲兩大端。一對外獨立。一對內獨立。美德非杜皆對外獨立也。意大利則對內獨立也。要之二者之宗旨。皆同一爭國民之生命幸福。美德非杜之爭也。爲免外人之奴隸也。意大利之爭也。爲免政府之奴隸也。政府之奴隸。國民日施壓制。久之則民智日愚。民愚則種衰。種衰則國必不振。有如影響之隨形聲者。且國旣不振。則自然爲外族所欺。而日思染指。其終必循至爲外所滅。故對內獨立者。又即對外獨立也。互相表裏而無畛域之分也。今問中國何以至於衰亡。國民何以至於愚滅。皆頑固政府有以致之。故今日中國之欲圖存。必以獨立對此頑固政府。中國之欲對外獨立。亦必先以之對此頑固政府。中國一日不去此頑固政府。則一日不能獨立。亦即一日不先對內獨立。則一日不能對外獨立。若頑固之政府不去。中國一日未盡亡。則國民爲內外之奴隸。中國而盡亡。則國民亦爲雙料之奴隸。是故欲除奴隸之根。必先絕頑固政府之根始。

清議報全編卷二

第一集上之下

本館論說二

通論下

排外平議

麥孟華

我中國以排外聞於天下也久矣。殺洋人。毀教堂。攻使館。戕公使。天下之人。莫不詆爲人道之賊害。世界之公敵。爲萬國公法所不容。乃至覆其都。喪其民。殲其兵。割地賠款。主權盡失。而國幾不國。蓋排外之力至大。而排外之禍亦至酷矣。麥孟華曰。中國人烏知排外者哉。排外之道有二。野蠻人之排外也。排以腕力。文明人之排外也。排以心力。排以腕力者。憤外人之侮。我視之如讐。防之如賊。外人之來我國也。必將深閉固拒。則外人之文化智識。必不能資其益。而取其長。而一人之腕力。又非百十腕力之敵也。其力將必有所絀。力之既絀。則外人之來而侮我。將又百十於昔日。而更無術以拒之。且冒犯不韙。背公理而觸萬國之怒也。外人則賤爲野蠻。憤爲公敵。合諸國之力以爲報復。且藉公義以縱其私謀。悍然無復顧忌。極其踐踏縛壓。皆視爲待野蠻之公法所當然。而排外者力窮理屈。排無可排。遂不能不低首吞聲。以受其壓制。以心力排外者。其待外人也。禮貌有加。其善外交也。儀節不失。雖世仇

夙怨之國。受其侮辱。舉國所欲得而甘心者。其往來酬應。殷勤無以異於姻婭。且惟積怨懷仇之故。則彌師其政。學輸其文明。外奉其敵以爲師。內善其國之政治。至於自主之內政。國家之主權。下及國民享有之權利。則雖至小至弱之國。必不容他人有一毫之干涉。有一事之侵犯。而外人之耽逐窺伺其旁者。亦憚其心力。局所抵抗。不敢施其干涉侵犯之謀。此二者排外之心。雖同。而排外之術迥異。世國之盛衰興亡之所以殊其效也。中國通商以來。與外人之交涉數十年矣。要其對外之道。大約不出二端。其始則持仇視主義。持仇視之主義者。狃於一統自立之例。習於氏羌胡羯之事。自大也則曰天朝。鄙人也則曰夷狄。問其政策。不曰鎖港。則曰閉關。其視外人也如毒蛇。如猛獸。如火。如怨賊。雖其文明之政。化精妙之學。問無不視之爲醜毒。必求使外人之足絕跡於吾國之中。一排斥而勢不敵。悚然於排斥外之可以召禍也。則一變而爲服從主義。劫於外人之威。怵於外人之勢。知我之必非彼敵。黠者乃急假其威勢以自固。資之爲保護。倚之爲生活。下者思安其生產。上者謀保其富貴。甚乃挾其餘骸。驕睨倖輩。鋤虐同種。以爲快。愿者見其威勢之果足以保護我也。則動色相告。趨之若鶩。百計營謀。以求爲其屬。庇其餘蔭。雖盡舉主權以奉於其手。而猶惴惴焉恐不得當。其視外人也如鬼神。如大帝。如奴僕之服其主。如妾婦之媚其夫。嚮之方怒爲仇敵者。今乃甘爲其奴隸。遂幾自忘其國爲何國。自忘其身爲何國之人。嗚呼。前倨者後必恭。野蠻

人之排外。終末有不爲其仇敵之奴隸者也。不寧惟是。中國人之切齒外人也。要不過習攘夷之舊說。隨聲吠影。故聞名而生怒耳。否則憤教民勢力之偪。怨外人相待之刻耳。否則怒外人官吏之倨慢。逼人之太甚耳。初非知痛國勢之屈辱。憤主權之見奪。爭國民之人權。發憤而起求獨立也。天下用力之過猛。行度之過速者。雖遇至柔至弱之物。亦不能無反動力。數年以來。外人瓜分之心太急。侵畧之謀太驟。操之過促。激而變生。今西國人士紛然詆其政府。侵畧之無謀矣。脫外人易一政策。舍急激之手段。而行之以和緩。輟有形之瓜分。而施之於無形。籠之以私恩。昭之以小利。假之以虛名。我中人素不講國家之學。絕不諳外交之術。則必倚爲心腹。恃爲奧援。人其半籠而反德之感。之必不至有抵抗之事。譬之犬然。驅迫蹴踏。必反噬而狂吠。若撫而循之。飼而豢之。則無論何人。亦皆搖尾乞憐。依以爲主。嗚呼。我中人素見詆於外人。而謂爲有奴隸性質者也。奴隸者。烏有觝人之事。則今日之舉動。要不過擊物者之用力過猛。而少有反動力者也。中國人烏知排外者哉。中國人烏能排外者哉。嗚呼。天下之國。未有排外而不覆敗者也。天下之國。未有不排外而能獨立者也。排外烏乎起。起於界限。而爲原人天賦之公同性質者也。界已之身。而名人曰外人。界已之家。而名人曰外家。界已之國。而名人曰外國。界已之種。而名人曰外種。既劃此身家國種之界。則用情行事。自不能無厚薄於其間。故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同室有鬪。則纓冠。鄉鄰有鬪。則

閉戶。雖聖人亦昌言而不能諱也。故夫野蠻之世。則排外之心最熱。而排外之例最嚴。家族部落之時代。無不仇待外人。外人非得內人之保證。則不能居其境內。而禮貌與刑律輕重必極其不平。羅馬開化最早。固嘗定公共之律。以保護外人。而外人之受其保護者。猶不及羅馬之半。今世歐洲日以文明號於天下。其民法刑法。同一定律。而不以內外人之界限爲輕重矣。而關於國法者。則例仍極峻。其公民之權。惟內國臣民所應享。而外人必不能與其分毫。且其民之移居他國及出嫁於外人者。則必除其國民之籍。奪其公民之權。屏之於外人之列。嗚呼。排外者。天賦之公性。人道之必不能已。既有國界。則雖耶蘇爲君。墨翟爲相。亦豈能泯其界而引而內之哉。今夫古所謂令主誼辟。號稱愛民。咨嗟於在原。勤勞於在廟。問其經營之實。則曰保我子孫。保我黎民而已。歐洲各國立一約。則必求抵制。行一事。則必求報復。歲糜十萬之餉。常備數十萬之兵。問其經營之實。則亦曰防外人之侵犯。我權利而已。何以不保他人之子孫。而保我子孫。何以不保他人之黎民。而保我黎民。何以不公其權利於天下萬國。而必防外人之侵犯。豈不曰國界既立。雖聖人亦不能泯其界而引而內之哉。且泰西之偉儒碩學。昌言大號。以喚起國民之精神也。不曰愛國。則曰自主。不曰競爭權利。則曰獨立不羈。日兢兢於優勝劣敗之理。務求國權日伸。民力日漲。出而求勝於外人。故斯賓塞之言曰。託事於與我同利害者最安全。託事於與我異利害者至危險。公言無忌。以扇

其國民排外之心。而美人之排英。獨立。意人之排奧。建國。則且實行排外之事。而天下之主持公論者。且頌其民氣之盛。民力之強。而未嘗一言以斥其違犯公理。蓋文明之程度漸高。則排外之漲力愈大。而排外之手段愈巧。乃匿其排外之義。而易以美名曰愛國。曰自主。曰競爭。權利曰獨立不羈。夫愛國也。獨立也。與排外固異名同實。外人視之。而斥爲排外者。卽內國視之。而號爲愛國者也。然而西人排外。而國權伸。我國排外。而國權反屈者。何也。曰西儒之言自由也。以他人之自由爲界。排外固亦有界者也。排之以政治者。雖嚴峻。而仍在界之中。則伸國權而獲美譽。排之於交際者。一舉手而卽溢於界之外。則被實禍而蒙惡名。我國民不審排外之界。昧於政治排外之術。不忍小忿。冒昧而爲此野蠻之舉動。一擊不中。則神喪氣沮。務柔順以求外人之不我排。然外人方區國民。方嚴種族。其排外之劇烈。尤甚於我也。則雖屈膝俯首。而卒不能免人之排。嗚呼。其排人也。逞私忿而非爲國計。其求免人之排也。則必營私圖血。非爲國計。其不知愛國亦甚矣。烏有不愛國而能排外者哉。曰外人之逐我華工也。其以腕力排外。寧有異於我乎。曰西儒言之矣。文明之世。以道理爲勢力。野蠻之世。以勢力爲道理。美國蓄其國民之力。膨脹不已。橫決四出。乃至觸抵公理。雖犯天下之公理。雖然。勢力盛而亦莫敢誰何。我國民以綿薄之材。嬰公衆之怒。不勝匹。雖而抗烏獲之鼎。宜其鼎未舉而臛已先絕也。嗚呼。萬國角立之際。非競爭不足以生存。然黃河之瀉。必先渟。蓄。

六
鷲鳥之擊。必先戡翼。僥倖一擊。寧豈有幸。惟鼓其愛國之心。張其獨立之氣。厚其競爭之力。棄野蠻之覆轍。循文明之正軌。則今日腕力之屈者。寧知他日心力之不伸。若其勇於野蠻之橫暴。而怯於文明之競爭。來日方長。則四萬萬之同胞。其將何所託命乎。嗚呼。願我國民。一念美意之成效。而勿忘斯賓塞之至言也。

說奴隸

麥孟華

有國民之國。有奴隸之國。國民之國。其氣盛。其志堅。其力強。故雖彈丸之土地。寡數之人。口翹然自立於大國之間。而莫敢犯。其或屈於強暴之力。燬其軍。削其地。奪其政。權甚乃墟其都。屋其社。而其氣不挫。其力不屈。抵死相持。務求不受其輓。辱則已失之權。地不轉瞬。而卒可復。此非律賓與南非。所以數年不屈。而美且能脫英。而獨立也。若夫奴隸之國。其氣柔。其志脆。其力弱。雖廣土衆民。一遇他人。而輒靡靡矣。遂不能自拔。乃反庇他人之餘。咸藉他人之保護。馴乃受其輓縛。被其壓制。煦煦焉。惻惻焉。恬然不自知。恥辱苦不自勝。則惟吞聲飲泣。私痛竊恨。卒無以自伸其氣。自奮其力。而其國乃永淪於異族。而其人乃永爲他人隸役之人。麥孟華曰。天下無國亡而民不爲奴隸者。天下亦未有民不爲奴隸而國能亡者。印度之夷於英。英人非欲奴隸之。印人自樂爲奴隸也。越南之淪於法。法人非欲奴隸之。越人自樂爲奴隸也。我中國人數甲於天下。而今日形勢。其去於印度越南者。亦僅矣。誰爲厲階。誰

爲禍。始則亦我大夫我邦人士。庶與印度越南人同此性質。煦煦焉。矜矜焉。柔靡脆弱而樂爲奴隸也。彼樂奴隸則且與言奴隸。

奴隸者與國民相對待而不齒於人類之賤稱也。國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獨立之性質。有參政之公權。有自由之幸福。無論所執何業。而皆得爲完全無欠缺之人。曰奴隸矣。則既無自治之力。亦無獨立之心。舉凡飲食男女衣服起居。無不待命於主人。而天賦之人。權應享之幸福。亦遂無不奉之主人之手。衣主人之衣。食主人之食。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倚賴之外無思想。服從之外無性質。諛媚之外無笑語。奔走之外無事業。伺候之外無精神。呼之不敢不來。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亦無敢不死。得主人之一盼。博主人之一笑。則如獲異寶。如膺九錫。如登天。堂。囂然誇耀於儕輩。爲榮寵。及嬰主人之怒。則俯首屈膝。氣下股慄。雖極其凌躐踐踏。不敢有分毫抵忤之色。不敢生分毫憤奮之心。他人視爲大恥。奇辱。不能一刻忍受。而彼無怒色。無忤容。怡然安爲本分。乃幾不復自知其爲人。而其人亦爲國人所賤。恥別爲賤種。視爲異類。妻恥以爲夫。子恥以爲父。弟恥以爲兄。嚴而區之於平民之外。此固天下奴隸之公同性質。而天下之視奴隸者。即無不同此賤恥者也。嗚呼。天下傷心汗顏之事。固未有過於奴隸者也。

然而力屈而強迫爲奴隸。則猶有可解說也。野蠻之世。敵人之爲所捕虜者。不加殺戮。則驅

爲奴隸以摧辱之。及夫債主逼迫。無術自脫。乃鬻身以償債。故自古家族之間。奴隸不絕於自然。其心皆有所不憤。其情皆有所不甘。但途窮勢屈。力盡能索。乃不能不瞑目斂手。忍恥而從此賤役也。若夫本有自主之人。權素爲清流之華胄。其所求不過鮮衣美食。其所圖不過高車駟馬。乃至盡捐其天賦之人。權盡棄其應享之幸福。以博此區區不可必得之數規。模奴隸之舉。動熟習奴隸之語言。揣摩奴隸之聲音笑貌。奴顏婢膝。備極醜態。家族奴隸之所忍受。而積憤懷怒者。彼乃視爲樂事。循爲坦途。如蟻附膻。如蠅逐臭。父訓其子。兄詔其弟。師教其徒。友勸其朋。無不以奴隸爲宗旨。稠人衆座。昌言公論。而不諱其種子。愈播而愈廣。其性質數傳而愈深。少年子弟。轉相倣效。始疫症之傳染。如肺病之傳染。所言無非奴隸之言。所事無非奴隸之事。所思想無非奴隸之思想。所希望無非奴隸之希望。以奴隸爲隄。而不敢溢其防。以奴隸爲的。而不敢失其鵠。乃至舉其國爲奴隸之國。而外人遂以有奴隸性質。唾罵我四萬萬之人。嗚呼。此固心服而樂爲奴隸矣。夫力屈而爲奴隸。形式之奴隸也。心服而爲奴隸。精神之奴隸也。形式之奴隸。其心未死。其憤未平。力之稍厚。猶可奮起而自拔。否則文明之國。公理之人。斥惡奴隸之制。理猶可除其毒而脫其羈。精神之奴隸。則心之所安。性之所習。方將寶爲秘傳。賴爲生計。則雖有禁奴之人。免奴之令。彼寧肯棄其秘傳。生計以從之哉。嗚呼。我大夫我邦人士。庶果何所樂而淪溺於此黑闇賤辱之事。必求與世

界不齒之黑奴爲伍也。

然而以奴隸而求鮮衣美食。高車駟馬。則猶有所得。尙有可以解說也。今大勢危迫。外人相逼而來。其族類與我不同種。其習俗與我不同化。其情性與我不同嗜好。嚮之奴顏婢膝。柔氣媚骨。所自詡爲奴隸之秘傳絕技者。必不足容悅於彼。彼之所以奴隸我者。雖不可知。然觀於印度越南波蘭埃及之成例。則他日之奴隸。固非徒恥辱污賤。必將有大創鉅痛。爲目不忍覩。耳不忍聞。口不忍言者。且觀於猶太人之驅逐流離。則我之素見輕賤。久訴爲野蠻人。種必將有搖尾乞憐。欲求爲奴隸而亦不可得者。然我大夫我邦人士。庶則仍此曩者之性質。而猶樂此不疲也。要而言之。約爲三種。

孟德斯鳩之言曰。專制政體之國。其人民皆帶有奴隸之習性。秦漢而來。中人之屈服於專制者。二千有餘歲矣。其民之與國家交涉。止納稅與服役之事。二者固奴隸之業。自餘則靡得與聞也。故今日國事危殆。朝不保夕。而蚩蚩者役於前朝亡國之習慣。以爲吾知納稅與服役。盡吾奴隸之責任耳。脫有他變。則吾亦納稅與服役。彼盡吾奴隸之責任耳。失一家更得一家。去一主更易一主。吾固習爲奴隸者也。天下至大主人至衆。安所往而不得奴隸。譬之犬也。豢而飼我。則爲之守夜而吠人。脫易他主。仍復豢而飼我。則吾亦爲之守夜而吠人。其身既與國家無絲毫之關係。則直不知國家爲何物。亦不必問主國家者爲何人。故語以時

事之危急。則視如舞臺之劇。文語以各國之情。勢則視如歷史上之已事。語以印度波蘭之前事成例。則視如傳奇稗史之談。殘唐晚明故事。浮雲過眼。東風吹耳。漠然曾不少動於心。如信如疑。如醒如夢。別闢一渾噩之天地。別構一醉夢之日月。以成爲刀刺不傷。火熱不痛之世界。蓋奴隸之根性已深。久自忘其奴隸之苦。并不自知奴隸於他族之慘酷。蓋此固不識不知而淪爲奴隸者也。斯人也。中國百人中固九十有奇矣。

償欸奪權之報。日轟於耳。割地棄民之約。日炫於目。自非心死。則罕不怵然動色者也。然當今之號稱識時俊傑者。則固安坐無動。曾不聞待之之術。其人固非懵然無知者也。讀書考古。而知二十四朝亡國之禍。與夫吾國二千餘年積弱致斃之故。如此通達外情。而知外人之所以待亡國之人者。如彼。然問以救國之策。不曰力有未逮。則曰時有未可。舉國危民陷傷心慘目之事故。惟於茶餘酒後。資爲友朋之談。助憂時感事。供其詩歌之材料。甚者乃置身於局外。以論任事者之是非。自詡爲先見。以議急難者之成敗。始則以英雄自居。而未嘗有實爲英雄之事。繼則以英雄望人。而未嘗有自爲英雄之心。繼且言英雄待時。而阻人欲爲英雄之路。日爲奴隸之言。論以撓沮天下之士氣。以搖惑天下之心。嗒然自廢。不管許事。醇酒婦人。假日偷樂。明知死期之將至。則瞑目以待催命之符。明知厝火於積薪。而安臥以待烈燄之發。此人也。必不肯居奴隸之名。而實則自安於奴隸。而并率人以爲奴隸。其藏

身之巧也。宜疎高閣。其陷人之罪也。宜投濁流。蓋此固張目飲醜而甘爲奴隸者也。今之士夫號稱新黨。號稱名士者。大約遵是道矣。

西儒言專制之國。雖當道執權者。亦皆有奴隸之性。行信哉其言之不謬也。今世之擁封疆尸厚祿。入則美妾俊僕。出則前呼後擁。諺諺然倚以驕人者。固非諛諂屈賤。操奴隸之術以得之。亦固非柔媚阿順。循奴隸之道以保之。國家多難。固所不知。亦固所不計。然權要失勢。冰山已倒。則奴隸之術窮矣。乃舉其昔日之巴結上司。諛媚權貴。所自詡爲奴隸之秘傳絕技。移之以媚外人。外人之命無不從。外人之令無不奉。低首下心。惴惴焉惟恐少失其歡。少忤其意。甚乃藉保護外人之約。電求外人之保其高官。求勿使去其位。昔之欲爲小朝廷大臣者。今乃且易計而求爲外國大臣。彼豈能善外交而保外人哉。不過操此奴隸之術。以保其富貴之私。外人亦厭惡而賤鄙之矣。然以奉令服役之謹。尙不忤拂人意也。則亦姑留之以爲我奴隸。嗚呼。彼固含齒戴髮。皮中帶血。且口不絕忠義之譚。筆不絕名節之書者也。乃急不暇擇。安於狗彘不食之賤行。充奴隸之量。極奴隸之態。達奴隸之極點。遂不復知世間有羞恥事。又其下者。則託外人之力。以保其財產。資外人之蔭。以護其家業。乃至大號於衆。自言不復聞中國之事。不復爲中國之人。數人倡之。萬衆趨之。百計營求。爭先恐後。瓜分之禍。近在眉睫。旁觀之他人。且爲痛心而顧慮。而當局者。乃預謀狡兔之窟。而因以爲利。自非

奴性之至。深。烏肯出此。蓋此固捷足鑽營以求爲奴隸者也。今之達官貴宦富商大賈。操是道而自稱得計者。絡繹不絕於途矣。

故夫淪爲奴隸者。其識至愚。甘爲奴隸者。其心至忍。求爲奴隸者。其術至險。其罪之輕重雖不同。然旣種奴隸之因。即同結奴隸之果。他日之束手受縛。俯首被輓。固將同此一轍。我大夫我邦人士庶。果何樂而出此下策也。夫奴隸者成於服從之性。而實根於倚賴之心。我中國人無獨立自治之力。乃至今日之覆亡顛沛。迷而不復。猶復思託其生命財產於異俗殊種。不同利害之人。彼異俗殊種不同利害之人。則又方惡我賤我。他日必將叩首以乞。一差屈膝以求一役而不可得。嗚呼。我中國今日力雖少。屈而未嘗無自立之道。奈何而遽棄中國公民之權。而求注外國不齒之籍也。嗟乎。彼高官貴宦。舍服從無以自存。舍媚人無以自保。自絕於民。自棄其國。奴隸之毒已重。奴隸之根已深。甘爲搖尾之犬。旣爲入筮之豚。是則誠無他望矣。若我四萬萬人。不必服從而可自生活。不必依賴而可造世界。其毒未成。其根猶淺。漸而拔之。則獨立之國民。自主之人。權可以雄耀於天下。而必飲其餘醜。尋其覆轍。以自入於噫噫長夜闇無天日之重囚耶。孔子曰。人皆曰予智。騷而納之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避也。我大夫我邦人士庶。其亦長慮精審而慎自擇也。

本館六十九冊有說奴隸一篇。麥君所撰。謂支那爲奴隸之國。可謂一語破的。自秦漢以來四千年中千變萬態盡在於是矣。輒復衍而心構之。於乎。既往不咎。來者可追。非敢盡言。願以攻玉。我國人非無廉耻。不過以積塵滿面。無鏡以照之。無人以非之。遂不急自滌除耳。抑作者嘗有一言自勵曰。欲我同胞之不爲奴隸。則必自我爲奴隸始。即文中之所謂公奴隸也。然使四萬萬人皆存此念。併力行之。則支那竟爲自主之國矣。于奴隸乎何有。于奴隸乎何有。本此命意。與麥君立論略殊。至于宗旨則一也。長歌當哭。何以解憂。人之云亡。天胡此醉。乃再說奴隸。

第一章 奴隸之命名

立乎大地球之上。而誤生于支那。嗣數百代奴隸之祖宗。守四千年奴隸之習慣。落廿世紀奴隸之塵劫。具數十種奴隸之形骸。無怨無尤。咎由自取。于此有人焉。而曰。我將自命爲國民。一洗從來奴隸之根性。有識者必從而重之。惟決不敢遽認爲國民也。何則。所謂國民者。必有參政之實權。譬之入獄者。而曰。我非犯法之人。將無人不笑其誣矣。故任牛馬之呼。我既無所倖。逃亦無庸避諱。

第二章 奴隸之界說

有公奴隸。有私奴隸。有體魄之奴隸。有靈魂之奴隸。凡爲奴隸者四。而其變態乃千焉萬焉。

不可得而究詰者也。要之萬變而不離此奴隸之宗。譬之一學校焉。若政治。若法律。若農工。兵商。其學科不一格也。而所謂學者則一。故吾謂神州爲一大奴隸之學校。有奴隸之學問。數十種。有奴隸之形狀千百圖。夫支那既居此奴隸之地位。將欲強國人之不爲奴隸。其能強學者之不入學校乎。今試以四奴隸者逐一詮釋之。我國人可擇所從焉。

何以謂之公奴隸。文明之國。有公奴隸。而吾國人中無之。蓋公奴隸所以與一切之奴隸相形而反比例者也。吾聞之公奴隸曰。與其奴隸之多也。毋寧寡焉。一國人奴隸之艱難險阻。以吾一身代嘗之。故公奴隸恒視其境地而盡其責任。于是公奴隸有公之自上者。有公之自下者。何以言之。民主之國。其代表一國之政治者。謂之統領。而其國爲輿論之國家。夫既謂輿論之國家。則非若專制國以億萬姓而服從于一人。乃以一人而服從于億兆姓。此所謂公之自上之奴隸也。若夫腐敗之國。兆民無權。其始也耗國民之精神。飲國民之膏血。其繼也不能以一人維持漂搖之大厦。遂令國權盡失。傾國爲奴。于是有不忍使一國之火熱水深者。輒復起而抵抗之。餓其體膚也。勞其筋骨也。其身則飄蓬也。其名則亂賊也。其身首則異處也。父子不相見也。兄弟妻子離散也。然此猶非公奴隸之所敢計也。今有家僕。忠于所事。凡有委任。猶恐墮越。况自任爲一國之公僕者。宜何如戰兢惕厲乎。事成或謗我以及私身死則罵我以輕舉。其艱苦蓋不可以形容者。此所謂公之自下之奴隸也。

何以謂之私奴隸。私奴隸之最優等。而博我中國人之稱頌者。即衛莊公所謂寡人之臣。是夫夷齊之死。固明明有以暴易暴之言。蓋不忍復見君主專制之政體。乃後世人之死。君者莫不以夷齊奉爲口實。豈非一人之私奴隸乎。其他奔走功名。趨趨利祿者。則又等之自憐以下。東亞之士。產此奴隸。麥君蓋詳載之。我國人已早鑒之。今毋庸贅焉。

體魄之奴隸。奈何曰。凡人無國家之思想。而非徒以脅肩諂笑。求自苟活。其能操一私人之學。斯賓塞分學術爲兩種。其關於國家共同之利益者曰公人之學。其操一專門之學。以自存者曰私人之學。以與他人之資本交易者。謂之體魄之奴隸。此其人吾支那百人中得一二焉。蓋求一私人之學。已不可多得矣。故支那但可爲私奴隸國。而不可謂體魄之奴隸國。

靈魂之奴隸。奈何曰。凡國之中。其爲衆人之所信服者。必有一教主。西人法律家。以此等之服從。謂之神律。哲學稱爲神學思想。西儒哲學家稱思想有三級。曰神學思想。曰哲學思想。曰實學思想。因其勢力。可以移人之腦筋。而別爲鑄造其思想。令人無不服從者。其吸力至大也。然歐洲已漸入實學思想之時代。非若支那人若思想。若言論。若行爲。皆受人之壓制者。乃至讀一家之書。聆一人之訓。以爲非此。即不合乎公理。此皆精神爲人所攝。非生有獨立不羈之性質者。是之謂靈魂之奴隸。要而言之。靈魂之奴隸。終其身不得自由。而體魄之奴隸。次之。私奴隸與靈魂之奴隸。厥罪惟均。爲亡國滅種之基礎。即支那之現象也。若欲脫此奴隸之羈絆。其必人人爲吾所謂之

公奴隸乎。父母不知奴隸之苦。而欲我爲奴隸。我若奴隸之。是奴隸吾父母也。師友不知奴隸之苦。而欲我爲奴隸。我若奴隸之。是奴隸吾師友也。若夫君主以一人壓制我。我若不起而顛覆之。是爲之奴隸者。不止我一人。我將以奴隸而作奴隸之奴隸。奴隸猶可。奴隸之奴隸。尙何以生存于天地乎。印度之君主奴隸于英人。越裳之士酋。奴隸于法國。今則阿君阿度。即非律賓總統之名又奴隸乎美人矣。試問回鑾之限。受制于聯軍。故宮之思。愴懷于燕北。堂堂吾中國大皇帝。尙得謂非七八國之奴隸乎。哉。彼之爲奴隸也。如彼。而吾之爲奴隸。又如此。西儒有言曰。欲脫數重之羈制。非先脫最近一重之羈制不可。此正吾中國四百兆人自奴隸而升爲國民之時也。謂予不信。有公奴隸。

第三章 奴隸之性質

法儒孟德斯鳩之言曰。奴隸之國。但求保守。而不求進取。若自由之國。則進取之念。必勝于保守。又西人稱支那以平和之手段爲最優。斯言也。吾聞之而傷心焉。世斷無有不平和之奴隸。故平和者奴隸之特質也。今外人加我以猛烈者。以有此平和。我之自取。外人之猛烈者。亦以此平和。我且以平和而自豪。鞭撻我者。安然受之。而自謂謙恭。攘奪我者。怡然與之。而自鳴慷慨。世豈有非奴隸而以謙恭慷慨名聞于天下乎。此即平和之效驗也。英之法律。印度人至倫敦。船與車之頭等位。印度人不許居。以其爲英之奴隸也。而印度人恬然不以

爲恥。故英人謂印度與支那之平和正相似。又嘗觀夫支那之國。俗門丁走卒。不與以共功名。而稍有廉恥者。恥之不願爲焉。其下賤固何如者。今試執支那人而語之曰。爾爲奴隸。必色然而啓大爭辨。何居以平日之不肯認受者。今竟居之而無疑。遜公正告天下曰。居無何而日本東京之頭等位。閩浙人不可居矣。英倫之頭等位。而大江南北之人不可居矣。柏靈之頭等位。而山東人不可居矣。聖彼得堡之頭等位。而東三省人不可居矣。巴黎之頭等位。而兩廣之人不可居矣。或合支那爲列國共治之下。而列強首都之頭等位。支那人皆不可居矣。印度人舍敦倫外。無一不可居頭等者。支那人乃必于地球之外。覓一新地。始可以居頭等。嗣是以往。保守且不可。而況于進取。此吾所以終不能爲支那之平和解也。

第四章 奴隸之根源

惑矣哉。三綱之說之中於人心也。已至于不可救藥。以君爲臣。綱而奴隸。箸于政治。以父爲子。綱而奴隸。見於家庭。以夫爲婦。綱而奴隸。伏乎床第。吾不知何物賤。儒爲此謬說。且誣爲聖人之制作。以蠱惑天下。此實奴隸之本本水源也。夫自由之國。無不平等。人與人平等。即國與國。然後可以平等。吾未見有人不平等。而國能平等者。亦未見有國平等。而人不先平等者。蓋一國平等。即一國無奴隸之謂。今欲以多數奴隸之人。而新造一獨立之國。是猶使輿臺自隸。與摺紳俱。其不爲人所詬詈者幾希矣。

三綱之惑謂何。曰：臣有天賦之權。臣為天生之臣。即非君之所得而私有也。子有天賦之權。子為天生之子。即子非父之所得而私有也。婦有天賦之權。婦為天生之婦。即婦非夫之所得而私有也。此之謂天民而不能受人壓制者也。何以不能受人壓制。曰：一人必有一人之權。然後可以盡一人之義務。以君當一國而國亡。則以為亡君之國而已。以父當一家而家亡。則以為亡父之家而已。以夫當一室而室亡。則以為亡夫之室而已。于若臣若子若婦無涉也。乃由一室而推至于一家。一國無論男女尊卑。誰不有其國者。而乃以奴隸自居。曰：吾儕小人焉。知大計。寧不知奴隸即為小人之定名乎。故欲脫奴隸。必先平等。平等無他。必先破三綱之說。

第四章 結論

公奴隸即作者之名曰：微乎眇哉。國民奴隸之分。一間耳。自古以來。未聞有圓其頭方其趾。而介居于兩可者。則吾人之地。位既不待言而自知。而要非我國人所樂聞也。諺有之曰：諱疾者死。我國人將終為奴隸。以萬劫不復乎。一息尚存。廉耻同具。蓋奴隸之于人。也有同惡焉。昔華盛頓為英人之奴。隸困于美洲。而慨然自憤。曰：吾與其為英人之奴。曷若為美人之奴。隸由是美人屹然獨立。成共和國。世世子孫萬萬年。永享其利益。蓋彼不知幾經艱難風雨。呼天搶地而得至于此。較尋常奴隸之服從主人者。其苦殆百倍過之。今安得謂華盛頓為

英人之奴隸。又安得謂爲美人之奴隸哉。當其時。既造有此國民之資格。自後國人追思之。則銅像巍峨。雖馨香頂禮。奉爲神明可也。不過彼以公奴隸自待。告無罪于國人而已。他如法國之革命。日本之維新。得無有多數之公奴隸其人者。今不備述。惟問今日我國民中亦有之乎。吾將塞裳從之而起。

論支那人國家思想之弱點

馮自強

人民之國家思想。保國之一大要素也。國家之生長發達。行政機關之完成活動。皆賴以致之耳。若無國家思想。則國雖大。民雖衆。兵雖強。財力雖厚。蔑有不亡。外人常以無國家思想罵吾支那人。吾人其果無國家思想歟。抑彼詈我者之妄也。此不可不一自反。問吾支那人之國家思想。決不能謂之無。但其中又不無弱點。是以支那雖稱爲四千年來早開化之國。而國家之地位。絕不見進步。實由此故。今特揭其弱點。使吾人得自知之。而急自猛省。勉改。

一 不知有國

推原此不知有國之因。實有二焉。

一 屬於地理上。國家地位之進退。人民性質之養成。思想之造就。一切無不與地理有密切之關係。此研究國家者之注目點也。支那之位置。在亞洲大陸之東。土地廣袤。人口繁殖。

國力富厚。所與鄰者。若韓、若日、若越南、若緬甸、若西藏、若蒙、若滿。皆不過一蕞爾小邦。其文明之度遠不能與已匹敵。人民久狃於自大。視外國為蠻夷。不以為等國。故歷來之學者皆以一國為天下。鄒衍之九州之外復有九州之說。儒者莫不譏其妄謬。蓋以天下無復有國也。既以天下無復有國而已。國即天下。則國家之界亡。夫所謂國家思想者。實起於有國界。故國界愈深。而國家之思想愈發達。無國界則國家之思想自必衰。所以吾支那國家思想之薄。以無國界故。即地理上無競爭之國故。

二屬於歷史上。歷史為國民之鑑。感觸人民之弱思想。甚賴其大力也。吾國之歷史多是一統之世。其間雖有三國、南北朝、五代之紛爭割據。然不過僅一短時期耳。畧列之于下。可以觀其梗概。

秦 凡十五年
 一統前漢 凡二百一十年
 後漢 凡百九十五年
 共四百二十年

割據三國 蜀 凡四十二年
 魏 凡四十六年
 吳 凡五十二年
 共六十年之內

一 統 東晉 西晉

凡五十二年 凡百〇四年 共一百一十六年

割 據 南北朝

宋 齊 梁 陳 凡五十九年 凡二十三年 凡五十六年 凡二十二年

約共七八十年以內

一 統 隋 唐

凡三十七年 凡二百九十年

共三百一十七年

割 據 五代

後梁 後唐 後晉 後漢 後周 凡十七年 凡十四年 凡十二年 凡四年 凡十年

約共三四十年以內

統 宋 南宋 元 明 清 至今

凡百六十七年 凡百五十二年 凡八十九年 凡二百九十六年 凡二百四十年

共九百四十五年

右表自秦以來。一統者占一千八百一十八年。割據者祇三百餘年。吾國外既無並峙之國。內又久狃於一統。國界常隱沒不現。國家思想之不發達者未嘗不因此。且近千年來皆是統治於一主權之下。積千年之久。縱令國家之思想甚盛。亦未免不爲之衰弱。吾國人之不知有國者。不能謂非歷史上之一故也。

雖然。至今日物理學大進步之時。蒸氣電氣發明。藉輪船火車電線之力。使地球之距離縮小。昔日所夢不及之地。引之如在門戶。昔日之老死不相往來之國。致之若在比鄰。強國大邦紛羅左右。侵入之力日深。競爭之局日烈。皮色、風俗、言語、習慣、文字種種與已昔日所習見者迥異。彼此相峙相映。而後始覺悟各有國界。此地理上之一大轉移也。迨至被大破于英法同盟崩敗于日本之役。遼臺繼失。膠州、威海、旅大、九龍。連連見奪。今又七國之師直逼都下。迫爲城下之盟。此歷史上之一大變遷也。有此工大轉機。刺激於吾國民之心目中。而國界自不能不現于腦。昔日之迷夢。至今日遂爲之打破矣。

二國家是君主一家之產業

吾支那人歷來視國家爲君主一家之產業。國中之人民。即彼一家之奴隸。國內之土地。即彼一家之實業。人民之金銀財物等。即彼一家之浮產。故土地之與奪。及民人之服役賦稅之徵收。皆從彼一家所欲。是以從來之君主喜則可以土地與人。怒亦可以攘奪之。使民築

城。鑿池。爲臺。爲沼。及賦稅之徵收。或行什一。或行十厘之法。無一不從其隨時之意願。至余日。屢屢賠款。讓地。釐金。稅餉。徵收之如何苛暴。而人民全不敢過問。祇知有背地痛心疾首。而不知偶揚抗拒。蓋實以此故。

自歷史來。千萬玄黃血戰。不過以億兆生民之生命頭顱血肉。以成二十四家之產業。彼君主既得志之後。直括人民之膏血。以爲分內之花息。猶且不已。又欲遺之子孫。傳於無窮。如秦政。劉邦。朱元璋。之流。不特實施其手段。並且居然明目張膽。常吐露其心腹。實歷朝君主之代表者也。

推原吾支那人之此思想之發達。自何始。其源甚遠。幾無可踪跡。但以理想推之。則似濫觴於夏商周之際。何則。以歷史觀之。自堯舜以後。日趨於中央集權之勢。經一代而此勢愈固。不過至秦而後。此中央集權之政始大成耳。且玩味古代之經史子集。其中可爲此證佐者實不少。即試略舉一二例。亦可概見也。

孟子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孟子爲古來不多覩之聖賢。輕發此語。而不自怪者。蓋以戰國之時。此悉士悉臣之思想。已深入一般人民之腦中。即孟子亦不免稍爲所染。故欲知當時人民之國家思想。可以孟子此語爲代表。

中庸內。子思述孔子言。稱舜『富有四海』。此語不辯其果是孔子之言否。而子思之語如此。足

見彼時之人視國家爲一人之富有物無疑。

禮記曰：「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即全國之土地爲君主一人之富可知。

諸集中稱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死。夫夷齊之處首陽，隱居之國民也。若殷周之變遷，不過一政府之改革耳。夫政府之改革，於一隱居之國民何與？而後人誣之以爭臣，殷臣周而死。土地者國民公有棲息之地，非一人所能私有。菜蔬粟米，人民自種植而得者，非一君主可奪取。何有於殷？亦何有於周？而後人誣以不食而死。蓋人莫不以全國土地人民爲君主之囊中物也。吾又不問此事是後人誣夷齊否？或夷齊果有此事，亦不敢辯。何則？夷齊之時，當殷之世，其時中央集權之政，已有半成。人民之腦中，未必不沾染悉士悉臣之思想。夷齊之事，安知不出此耶？雖然，其果是與否，吾不必多嘵嘵。要之，即此事可以概知支那人之有此思想，實自三千年以至於今日。

三君主即國家

法王路易十四世曰：「朕即國家也。」歐洲人痛剖斥此語。以路易十四世爲歐洲第一暴君。若以我支那人視之，實以爲不足怪。蓋我支那人實以爲君主即國家，國家即君主。國家之與君主，非判爲二物，不過如一物之有二名耳。

天下有國則莫不有號。故地球上莫不有一定之名號。而於我支那則獨缺。如我支那從來

並無國號。如其所謂唐、夏、商、周、秦、漢等。不過二十四朝之朝號。并非國名也。歷來與外國交涉。專以朝名爲國名之代表。此可見吾支那人之視朝廷與國家若非有二焉。吾支那雖有國家、朝廷、宗廟、社稷、山川、種種之名稱。而核其實。則吾支那人之腦中。並不知此各名稱有別。故歷來將此數名任意混用。而其意全不以爲異。蓋國家與君主一家之界限。習久不知有別也。

昔查理一世雖殺而英國不亡。路易十六被戮而法國仍在。而吾國之歷史則全相反。子嬰降而秦國即滅。君主之命運之興衰。即國家之命運之興衰。係之。蓋因人民不知有君主與國家之分也。

四 容易降服

凡國與國種與種。箇人與箇人相峙於大地之上者。必須各能獨立。以發其特異之文明。然後可得謂之國。謂之種。謂之人。不然。若奴隸服從於他人之下者。則地球上謂無是國。是種。是人。亦可。故獨立二字。實爲保持國家人種。箇人之大要素也。今日生存競爭之劇益。烈優勝劣敗不難即判。若獨立之性稍不足。未有不立即蹶地者。故在今日此性爲尤要。吾國自海禁既開以後。已立於世界競爭臺上。而經年未久。國步之艱難。與日偕增。幾至傾頽不可復振。此非吾人缺奮興獨立之性所致耶。今國家與人種之存亡。繫於一髮。將仍得保存於

世界之上乎。抑將長埋沒于黑暗之中乎。吾人欲解此疑問。須先察同胞之富於此獨立之性與否。

誠查古今之事實。可發見吾人於獨立之性有甚薄弱之點。畧有數証焉。

從來首都一破。則全國從之披靡。所至皆容易降服。於歷史上大抵不出此例。近世唐宋元明清皆是也。故中國歷來所謂爭國者。實不必盡服得全國。不過祇爭一首府耳。所以漢高得入關。而漢室之興遂決。昔法國巴黎爲德所破。而法國未聞屈服。此豈吾人歷史可觀見耶。至若圓明被火。及今回北京被破。雖似乎出於例外。然實非也。何則。試問圓明被火及北京被破之後。全國之氣勢何如。莫不屏立斂手。任聽魚肉。其腐敗有加於昔日。而能苟保存於旦夕者。不過外人不欲即滅之以啓天下之紛爭耳。

君主一人之降。及一家國室之失。而全國之民即服從。不敢少有抵抗。故子嬰降而秦人遂不敢逆命。夏鼎移而天下之人即歸。

箠食壺漿以迎王師一語。幾爲吾支那人之習慣。細案此語。實爲吾支那人最大腐敗之點。夫國與國相爭。無論是非。爲是國民者祇有協力一致。未聞反有迎外人者。不特外國之近世史所無。而上古與中古之史亦不多觀也。又若今回之變。聞有跪迎外師者。是不特將中國全國民之醜。盡暴露於外人之前。而中國歷史從來之羞點。亦竟一旦剖白于

天下矣。

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國民不可少之要素也。無論近日之杜蘭斯哇之國民。可爲吾人興起。即昔日法之敗於德之軼事。亦可爲吾人之殷鑒。今回之亂。竟聞有爭書順民之旗者。此辱雖決太平洋之水。可爲吾國民洗耶。又聞某地有二千華人欲同編入異國之籍。其事雖或出於不得已。而國民獨立之精神。實非常大損也。甚或有異國奪吾土地。而反有電賀之者。其倒行逆施。一何其甚。是非特同國民之所深辱。而亦外人之所恥之也。埃蘭人種與英人種稍異。而埃蘭屢不甘服英人管治之下。誓不得自治不已。求其所以然之故。實非由政府之暴壓。或行政之不公。但以人種異。則斷不能服從受其管轄也。而吾人則不然。所謂歷朝以來。永爲互相仇敵之外種。而一旦亦可甘於下心低首。婢膝奴顏以服之。吾人之氣沮骨脆。又竟有如此者。豈天之特別降此人種耶。即此數端。可見吾支那人之易於降服。實爲地球上所未有。此於國家思想上莫大之缺點也。果如是。此國此種能立於世界一日乎。此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之也。吾人不爲國民則已。若爲國民。則安可如此之弱于國家思想哉。吾人可不亟亟自勉。

政黨說

秦 猛

天下事有似公而實私者。有似私而實公者。專制之國。嚴禁朋黨。舉一國之言論思想道德。

宗教風俗習尚而歸于一致。是天下之至公者也。然一國之言論思想道德宗教風俗習尚。莫不隨一人之步趨以爲步趨。彼一人者而以爲是。則一國之人莫得而非之。彼一人者而以爲非。則一國之人莫得而是之。是非天下之至私者乎。立憲之國則不然。人各有黨。黨各有宗旨。甚至互相攻擊。互相排擠。是不可謂非天下之至私矣。然甲黨懷私。則乙黨攻之。乙黨懷私。則甲黨又攻之。則黨與黨之間。均無所容其私。君主有失。則黨與黨共攻之。大臣有失。則黨與黨又攻之。則自有黨而君主與大臣均無所容其私。且也君主與大臣有失。某黨阿諛之。則某黨又攻之。某黨有失。君主與大臣或縱容之。則某黨又攻之。則互相監察。互相箴規。即率君臣上下全國之人而無所容其私。是非天下之至公者乎。故文明之國。無積私以成公。而野蠻之國。則假公以濟私。假公以濟私者。輒曰。君子不黨。斯言也。吾無辨焉。第問爲此言者。今試有堯舜與桀紂于此。則彼將孰取。彼必曰。取堯舜無疑矣。又試有孔丘與盜跖于此。則彼將孰取。彼必曰。取孔丘無疑矣。然則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分黨之心。人皆有之。時曰不黨。必天下無是非而後可。天壤間有人斯有我。有我斯有人。人各具形色。則軀殼各異。人各具思想。則腦筋各異。然則彼我之分。出于天然。即黨派之分。亦出于天然。時曰不黨。必人類無彼我而後可。且也。人各有父子。各有夫婦。各有兄弟。各家其家。即各黨其黨也。時曰不黨。則必廢家族之制。以妻女爲公有。如希臘學士柏拉圖之言而後可。一國有一

國之政治法律。而他國則異。一國民有一國民之公權私權。而他國人則異。各國其國。即各黨其黨也。時曰不黨。則必廢國防。毀國約。以天下爲一家。名地球曰一國。如哲學家所倡大同之說。而後可。故曰天下者。黨派之天下也。國家者。黨派之國家也。歐西各國政治。皆操之于政黨。政黨者。聚全國愛國之士。以參預一國之政。聚全國舌辯之士。以議論一國之政者也。凡設立內閣。則內閣之大臣。皆政黨之魁首。召集議會。則議會之議員。皆政黨之名士。用以抵抗暴政。則暴政絕跡而不行。用以代表民情。則民情無微而弗達。故文明之國。但聞有無國之黨。不聞有無黨之國。蓋其國亡。其黨不亡。則形質雖死。而精神不死。故非律賓杜蘭斯哇不能獨立于今日。安知不獨立于他年。此所謂雖死而實生也。其國存而其黨不存。則形質雖生。而精神已死。故支那土耳其。即倖免瓜分于今日。而精神已死。形質無久存之理。此所謂雖生而實死也。故吾國國民而坐視吾國之亡。則已。苟不忍吾國之亡。則必大聲疾呼。號召國之志士。聯爲大羣。不論爲士爲農爲工爲商。苟痛心疾首。以四萬萬之水深火熱。爲己憂者。皆聽其入會。立一中國三千年來所未有之大黨。夫而後中國之元氣。乃聚而不散。一而不紛。風霜不能蝕。刀火不能侵。暴君民賊不能制。異國異種不能滅。非中國歷史上一大盛事乎。雖然。以今日之中國而言。黨一。宜知立黨之意。爲一國非爲一人。二。宜知一黨之成。爲長久非爲一時。三。宜知入黨之人。貴抉擇不貴濫取。故中國之言黨。輒以其黨魁首。

之名名其黨。如李德裕之黨則曰李黨。牛僧孺之黨則曰牛黨。此謂之私黨則可。不得謂之政黨也。中國之立黨。或因一事成黨。而事後則散。或守一先生之宗旨而成黨。然其宗旨不能長久。充極其量。則百年。或數十年。甚或因一事而其黨有不得不散之勢。是謂之集議一事則可。不得謂之政黨也。既曰黨。必有一黨之政治法律。故黨也者。地球至文明之事故。但供驅策之用者。可與共事而不可與共黨。徒讀死書而內有所不足者。可與共學而不可與共黨。若兼收並蓄。美玉與瓦礫同陳。是謂之烏合之衆。則可。不得謂之政黨也。要之不立黨則已。既立黨。則必以中國第一黨自居。且必以地球上之第一黨自居。誠如是則雖野蠻之國。而有文明之黨。中國誠一旦而翻然變計也。則爲英國之改進黨。爲法國之共和急進黨。爲德國之國民自由黨。進則逍遙于內閣之中。退則攘臂于議會之內。是則中國之大幸。抑亦立黨者之大幸也。若中國而誠冥頑不靈。永無悛悟之日。則爲國民者。誠不忍坐視其同胞之流離顛沛。爲牛爲馬于外人之手。不得已而效德國之沙赧爾黨。法國之翼考平黨。意國之加日那黨。斯亦立黨者應有之權利。且即立黨者應盡之義務矣。頃者聞中國志士。有創設政黨之議。恐非常之原。黎民所懼。故作是說。以爲國人告。并略抒所見。以備當年者之採擇焉。

論非立大政黨不足以救將亡之中國

秦 猛

天下不能一日而無政。則天下不能一日而無黨。故政府不能禁一國之有黨者。猶之不能禁一國之有公是非。夫公是非之所在。則政治從而生焉。黨也者。所以監督政治之得失。而保其主權。使昏君悍辟無所得而行其私。其關係於國家者尙已。吾中國不明此義。昧昧然統一切黨人。概贈以欲加之罪。且苛之曰結黨營私。如祁奚之立其子。則曰立其子不爲黨。如陳司寇之毀孔子。則曰君子亦黨。由是觀之。則黨爲一二人私情之交際。而于一國興亡之故。本漠然絕不相關。必使天下之人心冰消瓦解。絕無團體。然後謂爲大公無我。然後謂爲至公無私。雖欲不亡。胡可得哉。胡可得哉。吾嘗攷政黨之義。英人名之曰 *Party*。而尋常私密結社。則又有 *Party* 之名。以區別之。示不與尋常社會相等。於虜何其重也。及觀吾中國賢士大夫。耳政黨之名。則掩耳不聞。行政黨之事。則望而却走。遂大惑不解。於是爲同胞正告曰。毋睨眦黨。自古以來。未有無黨之國。而能不亡者。即或倖逃于牛馬奴隸之域。而不即亡。亦未有能與有黨之國平等者。蓋一國有黨。則政府雖亡。而國不亡。一國有黨。則政府雖弱。而國不弱。一國有黨。則政府雖易。恒河沙姓。則其國仍巍然。可以自存。一國有黨。則雖以支那之前途。而猶可以興起。吾支那自開關以來。無政黨。其不知夫政黨固不足怪。而其無政黨之故。則恒以數萬萬人咆哮于草昧中所爭者。一姓所死者。一人。昏焉憤焉。渺不知國家爲何物。舉所謂亡國之慘。爲奴之悲。未之前聞也。而其所以自秦漢以來。歷十

數。姓。至。今。龐。然。猶。存。者。坐。以。無。外。交。故。上。之。有。保。全。祿。位。叱。咤。國。人。之。野。心。下。之。無。覆。巢。破。卵。興。亡。有。責。之。戒。懼。胥。一。國。心。思。耳。目。慎。然。是。政。府。之。所。是。非。政。府。之。所。非。無。復。有。與。政。府。反。對。者。夫。黨。之。用。意。豈。有。他。哉。不。過。保。一。國。之。主。權。而。已。使。政。府。欲。棄。我。疆。圉。我。國。人。立。一。黨。以。藩。籬。之。使。政。府。欲。奴。我。人。民。我。國。人。立。一。黨。以。抗。拒。之。使。政。府。欲。剝。我。脂。膏。我。國。人。立。一。黨。以。爭。辨。之。使。政。府。欲。夷。我。國。家。我。國。人。立。一。黨。以。保。全。之。使。政。府。欲。塞。我。聰。明。我。國。人。立。一。黨。以。開。通。之。政。府。欲。侵。我。自。由。我。國。人。立。一。黨。以。顛。覆。之。可。也。政。府。欲。敗。我。名。譽。我。國。人。立。一。黨。以。掃。除。之。可。也。吾。中。國。惟。無。黨。吾。中。國。苟。有。黨。則。四。百。兆。人。可。以。不。死。吾。中。國。惟。無。黨。吾。中。國。苟。有。黨。則。二。億。萬。地。可。以。不。分。在。昔。法。之。革。命。黨。爲。之。法。吾。中。國。可。也。美。之。獨。立。黨。爲。之。美。吾。中。國。可。也。日。本。之。維。新。黨。爲。之。日。本。吾。中。國。可。也。嗚。呼。黨。何。害。于。國。而。坐。令。一。國。之。志。士。望。望。然。去。之。遂。致。四。千。年。文。明。之。邦。任。人。生。我。死。我。魚。肉。我。置。我。臣。妾。踞。我。要。津。鬻。我。田。園。飲。我。膏。血。罹。我。滅。種。之。慘。毒。阻。我。進。步。于。文。明。吞。聲。飲。泣。至。數。百。年。而。曾。不。聞。以。公。理。起。而。相。詰。者。何。哉。曰。無。黨。之。故。

且。夫。吾。之。所。謂。黨。者。非。欲。我。同。胞。蜂。屯。蟻。聚。蠻。觸。相。爭。徒。然。開。一。世。傾。軋。之。風。也。世。無。公。理。不。過。襲。道。德。性。命。詞。章。放。據。之。空。言。作。汗。渠。之。一。閘。則。不。得。謂。其。黨。之。首。領。偶。得。政。權。遂。可。目。之。爲。政。黨。者。故。謂。政。黨。未。曾。發。現。于。東。方。大。陸。則。已。若。謂。中。國。而。有。政。黨。也。又。何。至。殺。身。

士。則鼠竄而爭先。更一朝。則蟬噤而如咽乎。此則吾不能不爲政黨界別者也。至若以一人盤踞乎功名利祿之途。立馬峰巖遊覽八表。非吾骨肉。則勿望尊榮。不出吾門。則難期顯達。又或以微官薄俸。一網天下有學無識之人才。儼自以爲江漢朝宗。自稱一代名賢之淵海。其人其事。何代無之。是但可謂竊位之私黨。而不可謂救國之公黨。若乃一人傑出。探道義之門。言教育則稱琢玉之良工。論文章則負經師之碩望。天下風動。翕然信之。浸至舉比座下。皆當代之名流。又自以爲舍我其誰。負平治五洲之氣概。而不知寰球各國。但有以一宗旨而成一黨。絕未聞有以一人而命爲一黨者。故謂合黨中之首領及衆會員而遵奉一宗旨。則可謂合一黨中多數之人。而聽命于一人。則大不可。若斯之類。亦止可謂一人之私黨。而不可謂天下之公黨。夫政黨之謂。可。不過保守一國之主權。而非然者。亦不過欲擴張國家之權利而已。家可滅而國不可欺。身可殺而心終不可死。懼我以刀鋸斧鉞之誅。而我之黨如故也。迫我以啼飢號寒之境。而我之黨如故也。使政府欲妄殺一人。而黨人皆曰不可。殺。則政府無權以殺之也。使政府欲妄廢一官。而黨人皆曰不可。廢。則政府無權以廢之也。政府欲經略一地。而黨人曰是與我國家之名譽有關。則政府無權以經略之也。政府可以司法。而立法之權無有。我黨人容或得而操之。政府無權力以壓制黨人。而黨人有權力以

要求政府。要求不得。或改造之。改造不得。則雖流千人萬人之血。以購我一國之文明。非達我一黨之目的。不止。法美日本。其前事矣。故吾謂政府爲黨人之代表。黨人爲國民之精神。譬之有人焉。有肉而無骨。有骨肉而無精神。而欲長食人間煙火。必不可得。國無政。黨亦若是則已矣。我國民亦知此中之消息乎。無黨則國亡。隨之。無國則人亡。隨之。國亡人亡。較之一時黨禁之利害。孰輕孰重。吾且爲之進一言。曰。黨也者。團體之別名也。非有所不利于政府也。非必欲標一黨之名稱。與政府以疑難也。且也。國之不立。政府何存。寧禁黨以亡國乎。抑與黨以存國乎。吾知政府亦必有所擇。則吾又何庸以避黨之名。耶。又何庸以避黨之名。耶。吾同胞必有黨。吾之所說。起而圖一國之大計者。黨人乎。黨人乎。呼之欲出矣。今試條陳政黨之關係數大端。識時君子。幸而察之于左。

一 政黨與政府之關係

大凡君主之國。其政府不能防衛國民公共之利益。則政治不修。百端廢弛。甚至外人乘衅而起。分割漸至。其國人若不坐受一姓之君主。以賣弄我一國之人。民則結多數之人群。以抵抗政府。此其事自昔歐洲亦有之。于是有排擊政府之政黨。若其國政治修明。無懈可擊。則門閥貴族與一切有權力之高級官。相與結合。大群以維持專制政體。與夫君主之權力。藉以永保其祿位。此中但微有公私之分。而不可謂決非政黨何也。彼于國家一切之主權。

非同于支那今日之外溢者。是亦可謂輔助政府之政。黨特支那今日之時勢。不能有此政黨。耳。要之歐洲各國政黨之關係于政府者。大率不外此一反對政府之黨。一維持政府之黨二者而已。然歐洲之反對黨。其或汨沒于保守黨中者。亦間有之。然反對黨每至死不變。亦終能得其自由。故一切野蠻專制之政。得于此十九世紀中掃地以盡。自是政府不能制國民之死命矣。嗚呼。我中國欲脫外人之羈絆。非先脫政府之羈絆。吾恐有移山填海之難。不可預測其政黨與政府之關係哉。

一 政黨與主權之關係

無論其爲君主爲民主。爲君民共主。總之所謂國家者。不過自我國人操其主權而已。非如今日之支那。其主權盡聽命于外人。而亦自謂爲國也。夫政黨之于主權。亦視政黨之勢力何如耳。譬之君主欲聯合數大黨以組織一政府。各黨因而聯合之。則其權仍在乎君主。有時黨人爲議院之議長與議員。或操政大臣。皆出于一黨之士。則君主之趨向。又可聽命于一黨以進退之。如日本與英國然。同一立憲政體之國。日本之主權如是。而英之主權大半在乎黨人。君主無敢壓制國人者。如法國與美國然。同一共和政體之國。法國之主權半存于統領。而美國之主權。又盡在乎黨人。此亦國家文明之進步。有遲速之不同。要之今天下大勢。其主權盡在黨人之掌握。無容贅述者。惟我支那冥頑不靈。主權盡失。謂主權在上。則

君主無之。謂主權在下。則國民無之。政府則自嚴禁黨人。外未見其所謂主權者。法蘭西人之言曰。必復我天賦之主權。是在我支那之今日而已。

一 政黨與國家之關係

夫所謂政黨者。奈何。自其外觀之。可以要求民權。亦可以進退政府。而自其內視之。其糾察一黨之舉動者。亦所在皆是。夫政黨豈不曰欲強我國家乎哉。然政黨之流弊。亦有不可勝言者。因公以倒私。容或有借公以圖私者。可一言以蔽之曰。是在復我一國國民之自由權否耳。夫吾中國以大地爲一家之私家。人民爲一姓之私奴。政府削一地以餽人。而曰非吾事也。一國無黨。則國亡在于目前。以視夫彼國之有黨者。其相去不知幾千億萬里。豈知黨人本吾國之國民。土地乃國民之公產。政府竊我之土地以贈人。我得起而扞禦之乎。譬之有家僕焉。放主人之子弟而爲奴。棄主人之田宅以餉盜。而曰主人固不宜問罪者。此不待辨而其理自明矣。由斯以談。國家之所以強。當亦反觀而自得。是則謂吾中國放棄其國家可也。謂放棄其自由亦可也。庸何辨焉。

結論

歐洲人之言曰。支那人無愛國心。其政治家則曰。支那人無國家思想。此其語。吾昔昔爭辨之。今則不能爲吾國民諱矣。吾觀五年以來。其以黨名于太平洋西北之最巨者。大概有二。

日守舊。日維新。其實死守詞章訓詁之空談。本無所據。而曰守。耳食聲光化電之奇字。更無所挾而言。維。究之不過仍南宋以來。分門別戶之陋習。而詡詡然自以兩黨稱哉。吾不知二黨者。與政治上。有無直接之關係。舊黨能否終保平。和。新黨能否驟達目的。要之無堅固不搖之基礎。可以保國脈于不墜者。不得漫云爲政黨也。布告國人。發此大願。共扶危局。保我太平。有欲起而強吾之國者乎。則請以黨始。蒙雖不似。竊自居舌人之列。爲譯東西各國之所謂黨史者。作我國民先路之導。以輸進文明。至于執鞭所忻慕焉。

立憲法議

梁啓超

有內地志士某君。勸作巽言之論說。使腦質頑舊之徒。其刺激於彼之眼簾者。不太甚。庶多讀終篇。而或省悟焉。余然其言。乃作此等篇。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非所以質於大方之家也。作者識。

有土地人民立於大地者。謂之國。世界之國有二種。一曰君主之國。二曰民主之國。設制度施號令以治其土地人民。謂之政。世界之政有二種。一曰有憲法之政。二曰無憲法之政。亦名專制之政探一定之政治以治國民。謂之政體。世界之政體有三種。一曰君主專制政體。二曰君主立憲政體。三曰民主立憲政體。今日全地球號稱強國者十數。除俄羅斯爲君主專制政體。美利堅法蘭西爲民主立憲政體外。自餘各國則皆君主立憲政體也。君主立憲者。政

體之最良者也。民主立憲政體。其施政之方略。變易太數。選舉總統時。競爭太烈。於國家幸福。未嘗不間有阻力。君主專制政體。朝廷之視民如草芥。而其防之如盜賊。民之畏朝廷如獄吏。而其嫉之如仇讎。故其民極苦。而其君與大臣亦極危。如彼俄羅斯者。雖有虎狼之威。於一時。而其國中實杌隉而不可終日也。是故君主立憲者。政體之最良者也。地球各國既行之而有效。而按之中國歷古之風俗。與今日之時勢。又採之而無弊者也。三種政體舊譯爲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名義不合故更定今名

憲法者何物也。立萬世不易之憲典。而一國之人。無論爲君主爲官吏爲人民。皆共守之者也。爲國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後無論出何令更何法。百變而不許離其宗者也。西語原字爲 The Constitution。譯意猶言元氣也。蓋謂憲法者一國之元氣也。

立憲政體。亦名爲有限權之政體。專制政體。亦名爲無限權之政體。有限權云者。君有君之權。權有限。官有官之權。權有限。民有民之權。權有限。故各國憲法。皆首言君主統治之大權。及皇位繼襲之典例。明君之限權也。次言政府及地方政治之職分。明官之權限也。次言議會職分及人民自由之事件。明民之權限也。我中國學者。驟聞君權有限之義。多有色然而驚者。其意若曰。君也者。一國之尊無二上者也。臣民皆其隸屬者也。只聞君能限臣民。豈聞臣民能限君。臣民而限君。不幾於叛逆乎。不知君權有限云者。非臣民限之。而憲法限之也。

且中國固亦有此義矣。王者之立也。郊天而薦之。其崩也。稱天而諡之。非以天爲限乎。言必稱先王。行必法祖宗。非以祖爲限乎。然則古來之聖師哲王。未有不以君權有限爲至當。不易之理者。即歷代君主。苟非殘悍如秦政。隋煬。亦斷無敢以君權無限自居者。乃數千年來。雖有其意而未舉其實者何也。則以無憲法故也。以天爲限。而天不言。以祖宗爲限。而祖宗之法。不過因襲前代舊規。未嘗採天下之公理。因國民之所欲。而勒爲至善無弊之六典。是故中國之君權。非無限也。欲有限而不知所以爲限之道也。今也內有愛民如子。勵精圖治之聖君。外有文明先導。可師可法之友國。於以定百世可知之成憲。立萬年不拔之遠猷。其在斯時乎。其在斯時乎。

各國憲法。旣明君與官之權限。而又必明民之權限者何也。民權者所以擁護憲法。而不使敗壞者也。使天下古今之君主。其仁慈睿智。皆如我。今上皇帝。則求助於民可也。不求助於民亦可也。雖然。以禹湯之聖。而不能保子孫無桀紂。以高光之明。而不能保子孫無桓靈。此實千古之通軌。不足爲諱者矣。使不幸而有如桀紂者。出濫用大權。恣其暴戾。以蹂躪憲法。將何以待之。使不幸而有如桓靈者。出旁落大權。奸庸竊取。以蹂躪憲法。又將何以待之。故苟無民權。則雖有至良極美之憲法。亦不過一紙空文。毫無補濟。其事至易明也。不特此也。即使代代之君主。聖皆如湯禹。明皆如高光。然一國之大。非能一人獨治之也。必假手於

官吏。官吏又非區區少數之人已也。乃至千萬焉億兆焉。天下上聖少而中材多。是故勉善難而從惡易。其所以不敢爲非者。有法以限之而已。其所以不敢不守法者。有人以監之而已。乃中國未嘗無法以限官吏。亦未嘗不設人以監官吏之守法。而卒無效者何也。則所以監之者非其道也。懼州縣之不守法也。而設道府以監之。道府不守法。又將若何。懼道府之不守法也。而設督撫以監之。督撫不守法。又將若何。所謂法者。既不盡可行。而監之之人。又未必賢於其所監者。掣肘則有萬能。救弊則無一效。監者愈多。而治體愈亂。有法如無法。法乃窮。是故監督官吏之事。其勢不得不責成於人。民蓋由利害關切於己身。必不肯有所徇庇。耳目皆屬於衆論。更無所容其舞文也。是故欲君權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權。欲官權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權。憲法與民權。二者不可相離。此實不易之理。而萬國所經驗而得之也。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爲專制之國言之耳。若夫立憲之國。則一治而不能復亂。專制之國。遇令辟則治。遇中主則衰。遇暴君則亂。即不遇暴君。而中主與中主相續。因循廢弛之既久而亦足以致亂。是故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歷觀中國數千年致亂之道。有亂之自君者。如嫡庶爭立。母后擅權。暴君無道等是也。有亂之自臣者。如權相篡弑。藩鎮跋扈等是也。有亂之自民者。或爲暴政所迫。或爲饑饉所驅。要之皆朝廷先亂。然後民亂也。若立

憲之國則無慮是。君位之承襲。主權之所屬。皆有一定。而豈有僉王得乘隙以爲奸者乎。大臣之進退。一由議院贊助之多寡。君主察民心之所向。然後授之。豈有操莽安史之徒。能坐大於其間者乎。且君主之發一政施一令。必謀及庶人。因國民之所欲。經議院之協贊。其有民所未喻者。則由大臣反覆宣布於議院。必求多數之共贊而後行。民間有疾苦之事。皆得提訴於議院。更張而利便之。而豈有民之怨其上者乎。故立憲政體者。永絕亂萌之政體也。館閣頌揚通語。動曰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若立憲政體。真可謂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矣。即如今日英美德日諸國。吾敢保其自今以往。直至天荒地老。而國中必無內亂之憂也。然則謀國者亦何憚而不採此政體乎。

吾儕之昌言民權。十年於茲矣。當道者憂之嫉之畏之。如洪水猛獸然。此無怪其然也。蓋由不知民權與民主之別。而謂言民權者必與彼所戴之君主爲仇。則其憂之嫉之也固宜。不知有君主之立憲。有民主之立憲。兩者同爲民權。而所以馴致之途。亦有由焉。凡國之變民主也。必有迫之使不得已者也。使英人非虐待美屬。則今日之美國。猶澳洲加拿大也。使法王非壓制其民。則今日之法國。猶波旁氏之朝廷也。故欲翊戴君主者。莫如興民權。不觀英國乎。英國者世界中民權最盛之國也。而民之愛其皇若父母焉。使英廷以疇昔之待美屬者待其民。則英之爲美續久矣。不觀日本乎。日本者亞洲民權濫觴之國也。而民之敬其皇

若帝天焉。使日皇如法國路易第十四之待其民。則日本之爲法續久矣。一得一失。一榮一瘁。爲君者宜何擇焉。愛其君者宜何擇焉。

抑今日之世界。實專制立憲兩政體新陳嬗代之時也。按之公理。凡兩種反比例之事物相嬗代。必有爭。爭則舊者必敗而新者必勝。故地球各國必一切同歸於立憲而後已。此理勢所必至也。以人力而欲與理勢爲敵。譬猶以卵投石。以蟬撼樹。徒見其不知量耳。昔距今百年以前。歐洲各國除英國外。皆專制也。壓之既極。法國大革命忽焉爆裂。聲震天地。怒濤遂波及全歐。民間求立憲者。各國皆然。俄普奧三國之帝。結同盟以制其民。有內亂則互相援助。而奧相梅特涅。以陰鷲狡悍之才。執歐洲大陸牛耳四十年。日以壓民權爲事。卒不能敵。身敗名裂。距今五十年頃。而全歐皆立憲矣。尙餘一土耳其。則各國目之爲病夫。日思豆剖而瓜分之者也。尙餘一俄羅斯。雖國威赫赫於外。然其帝王之遇刺者三世矣。至今猶鉏耨滿地。寢息不安。爲君之難。一至於此。容何樂耶。故百年以來。地球各國之轉變。凡有四別。其一。君主順時勢而立憲法者。則其君安榮。其國甯息。如普奧日本等國是也。其二。君主不肯立憲。民迫而自立。遂變爲民主立憲者。如法國及南美洲諸國是也。其三。民思立憲。君主不許。而民間又無力革命。乃日以謀刺君相爲事者。如俄羅斯是也。其四。則君民皆不知立憲之美。舉國昏蒙。百政廢弛。遂爲他族夷而滅之者。如印度安南諸國是也。四者之中。孰吉孰

凶何去何從。不待智者而決矣。如彼普奧之君相。初以爲立憲之有大害於己也。故出死力以爭之。及既立憲之後。始知非惟無害。又大利焉。應爽然失笑。悔前者之自尋煩惱矣。然猶勝於法國之路易第十六。欲悔而無及也。今西方之嬗代。既已定矣。其風潮遂環捲而及於東土。日本得風氣之先。趨善若渴。元氣一立。遂以稱強。中國彼昏日醉。凌夷衰微。情見勢絀。至今而極矣。日本之役一棒之膠。旅之警一喝之。剛匪之禍一搽之。識者已知國家元氣爲須臾不可緩。蓋今日實中國立憲之時機已到矣。當局者雖欲阻之。烏從而阻之。頃當局者既知興學育才之爲務矣。學校中多一少年。即國民中多一立憲黨。何也。彼其人苟有愛國心。而略知西人富強所由來者。未有不以此事爲第一義也。故中國究竟必與地球文明國同歸於立憲。無可疑也。特今日而立之。則國民之蒙福更早。而諸先輩尸其功。今日而沮之。則國家之進步稍遲。而後起者爲其難。如斯而已。苟真有愛君愛國心者。不可不熟察鄙言也。

問者曰。然則中國今日遂可行立憲政體乎。曰。是不能。立憲政體者。必民智稍開。而後能行之。日本維新在明治初元。而憲法實施在二十年後。此其證也。中國最速亦須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語於此。問者曰。今日既不可遽行。而子汲汲然論之何也。曰。行之在十年以後。則定之當在十年以前。夫一國猶一身也。人之初就學也。必先定吾將來欲執何業。然後一切

學識。一切材料。皆儲之爲此業之用。故醫士必於未行醫之前數年而自定爲醫。商人必於未經商之前數年而自定爲商。此事之至淺者也。惟國亦然。必先定吾國將來採用何種政體。然後凡百之布置凡百之預備皆從此而生焉。苟不爾爾。則如航海而無南針。縫衣而無量尺。亂流而渡。不知所向。彌縫補苴。不成片段。未有能濟者也。故採定政體。決行立憲。實維新開宗明義第一事。而不容稍緩者也。

既定立憲矣。則其立之之次第當如何。曰。憲法者萬世不易者也。一切法度之根原也。故當其初立之也。不可不精詳審慎。而務止於至善。日本之實行憲法也。在明治二十三年。其頒布憲法也。在明治十三年。而其草創憲法也。在明治五年。當其草創之始。特派大臣五人。游歷歐洲。考察各國憲法之同異。斟酌其得失。既歸而後開局以制作之。蓋其慎之又慎。豫之又豫也。如此。今中國而欲行之。則吾以爲其辦理次第當如左。

一 首請 皇上渙降明詔。普告臣民。定中國爲君主立憲之帝國。萬世不替。

次二 宜派重臣三人。游歷歐洲各國及美國日本。考其憲法之同異得失。何者宜於中國。何者當增。何者當棄。帶領通曉英法德日語言文字之隨員十餘人同往。其人必須有學識。不徒解方言者。並許隨時向各國聘請通人以爲參贊。以一年差滿回國。又此

派考察憲法之重臣隨員宜並各種法律如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之類皆悉心考究

次三 所派之員既歸。即當開一立法局於宮中。草定憲法。隨時進呈 御覽。

次四 各國憲法原文。及解釋憲法之名著。當由立法局譯出。頒布天下。使國民咸知其來由。亦得增長學識。以爲獻替之助。

次五 草稿既成。未即以爲定本。先頒之於官報局。令全國士民皆得辨難討論。或著書。或登新聞紙。或演說。或上書於立法局。逐條析辯。如是者五年或十年。然後損益制定之。定本既頒。則以後非經全國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憲法。

次六 自下詔定政體之日始。以二十年爲實行憲法之期。本篇乃論憲法之當速立。及其如何辦法。至各國憲法之異同得失。及中國憲法之當如何。余亦略有管見。但今茲論之。尙非其時。願以異日。

過渡時代論

梁啓超

一 過渡時代之定義

今日之中國。過渡時代之中國也。

過渡有廣狹二義。就廣義言之。則人間世無時無地而非過渡時代。人羣進化。級級相嬗。譬如水流。前波後波。相續不斷。故進步無止境。即過渡無已時。一日不過渡。則人類或幾乎息矣。就狹義言之。則一羣之中。常有停頓與過渡之二時代。互起互伏。波波相續。體是爲過渡。

相。各波具足。體是爲停頓。相於停頓時代而膨脹力即漲之現象顯焉。於過渡時代而發生力之現象顯焉。歐洲各國自二百年以來皆過渡時代也。而今則其停頓時代也。中國自數千年以來皆停頓時代也。而今則過渡時代也。

二 過渡時代之希望

過渡時代者希望之湧泉也。人間世所最難遇而可貴者也。有進步則有過渡。無過渡亦無進步。其在過渡以前止於此岸。動機未發。其永靜性何時始改。所難料也。其在過渡以後達於彼岸。躊躇滿志。其有餘勇可賈與否亦難料也。惟當過渡時代。則如鯤鵬圖南。九萬里而一息。江漢赴海。百十折以朝宗。大風泱泱。前途堂堂。生氣鬱蒼。雄心喬皇。其現在之勢力。陶矢貫七札。氣吞萬牛。誰能禦之。其將來之目的。地黃金世界。茶錦生涯。誰能限之。故過渡時代者。實千古英雄豪傑之大舞臺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剝而復。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美哉過渡時代乎。

三 過渡時代之危險

抑過渡時代。又恐怖時代也。青黃不接。則或受之。饑卻山難行。則惟茲狼狽。風利不得泊。得毋滅頂滅鼻之懼。馬逸不能止。實維躓山躓垤之憂。摩西之彷徨於廣漠。閻龍之漂泛於秦洋。賭萬死以博一生。斷後路以臨前敵。天下險象。甯復過之。且國民全體之過渡。以視箇人

身世之過渡。其利害之關係。有更重且劇者。所向之鵠若誤。或投網以自戕。所導之路若差。或迷途而靡屆。故過渡時代。又國民可生可死。可剝可復。可奴可主。可瘠可肥之界線。而所爭間不容髮者也。

四 各國過渡時代之經驗

船頭坎坎者。自由之鼓耶。船尾舒舒者。獨立之旗耶。當十八十九兩世紀中。相銜相逐相提。携乘長風衝怒濤以過渡於新世界者。非遠西各國耶。順流而渡者。其英吉利耶。亂流而渡者。其法蘭西耶。方舟聯隊而渡者。其德意志意大利瑞士耶。攘臂馮河而渡者。其美利堅匈加利耶。借風附帆而渡者。其門的內哥塞爾維亞希臘耶。維也納溫利會議所不能遏。三帝國神聖同盟所不能禁。拿破崙席捲囊括之戰略所不能撓。梅特涅飼狙豸虎之政術所不能防。或渡一次而達焉。或渡兩三次而始達焉。或渡一關而止焉。或渡兩三關而猶未止焉。或中途逢大敵。血戰突圍而逕渡焉。或發端遇挫折。捲土重來而卒渡焉。吾讀水滸傳。宋公明何以破祝莊。吾讀西游記。唐三藏何以到西域。吾以是知過渡之非易。吾以是知過渡之非難。我陟高丘。我瞻彼岸。樂土樂土。先鞭已屬他人。歸歟歸歟。座位尙容卿輩。角聲動地。提耳以喚魂兮。巾影漫大。招手而邀叩涉。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望門大嚼。我勞如何。

五 過渡時代之中國

今世界最可以有爲之國。而現時在過渡中者。有二。其一、爲俄羅斯。俄國自大彼得及亞歷山大第二以來。幾度厲行改革。輸入西歐文明。其國民腦中漸有所謂世界公理者。日浸月潤。愈播愈廣。不可遏抑。而其重心力實在於各學校之學生。今世識微之士。謂俄羅斯將達於彼岸之時不遠矣。其二則爲我中國。中國自數千年來。常立於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進。跬步不移。未嘗知過渡之爲何狀也。雖然。爲五大洋驚濤駭浪之所衝激。爲十九世紀狂飆飛沙之所驅突。於是穹古以來祖宗遺傳深頑厚錮之根據地。遂漸漸摧落失陷。而全國民族。亦遂不得不經營慘澹。跋涉苦辛。相率而就於過渡之道。故今日中國之現狀。實如駕一扁舟。初離海岸。線而放於中流。即俗語所謂兩頭不到岸之時也。語其大者。則人民既憤獨夫民賊。愚民專制之政。而未能組織新政體以代之。是政治上之過渡時代也。士子既鄙考據詞章。庸惡陋劣之學。而未能開闢新學界以代之。是學問上之過渡時代也。社會既厭三綱。壓抑虛文。縛節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風俗上之過渡時代也。語其小者。則例案已燒矣。而無新法典。科舉議變矣。而無新教育。元兇處刑矣。而無新人才。北京殘破矣。而無新都城。數月以來。凡百舉措。無論屬於自動力者。屬於他動力者。殆無一而非過渡時代也。故今日我全國人可分爲兩種。其一老朽者。流死守故壘。爲過渡之大敵。然被有

形無形之逼。迫而不得不涕泣以就過渡之途者也。其二青年者。流大張旗鼓。爲過渡之先鋒。然受外界內界之刺激。而未得實把握以開過渡之路者也。而要之中國自今以往。日益進入於過渡之界線。離故步日以遠。衝盤湫日以急。望彼岸日以親。是則事勢所必至。而絲毫不容疑義者也。以第二節之現象言之。可愛哉其今日之中國乎。以第三節之現象言之。可懼哉其今日之中國乎。

六 過渡時代之人物與其必要之德性

時勢造英雄耶。英雄造時勢耶。時勢英雄。遞相爲因。遞相爲果耶。吾輩雖非英雄。而日日思英雄。夢英雄。禱祀求英雄。英雄之種類不一。而惟以適於時代之用爲貴。故吾不欲論舊世界之英雄。亦未敢語新世界之英雄。而惟望有崛起於新舊兩界線之中心的過渡時代之英雄。竊以爲此種英雄。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焉。

其一冒險性。是過渡時代之初期所不可缺者也。過渡者。改進之意義也。凡革新者不能保持其舊形。猶進步者必當擲棄其故步。欲上高樓。先離平地。欲適異國。先去故鄉。此事勢之最易明者也。雖然。保守戀舊者。人之恒性也。傳曰。凡民可以樂成。難與圖始。故欲開一堂堂過渡之局面。其事正自不易。蓋凡過渡之利益。爲將來耳。然當過去已去。將來未來之際。最爲人生狼狽不堪之境。遇譬有千年老屋。非更新之不可復。居然欲更新之。不可不先權棄。

其舊者當舊者已破新者未成之頃。往往瓦礫狼藉。器物播散。其現象之蒼涼。有十倍於從前焉。尋常之人。觀目前之小害。不察後此之大。利。或出死力以尼其進行。即一二稍有識者。或胆力不足。長慮卻顧。而不敢輕於一發。此前古各國。所以進步少而退步多也。故必有大刀潤斧之力。乃能收筆路藍縷之功。必有雷霆萬鈞之能。乃能造鴻鶴千里之勢。若是者。舍冒險末由。

其二忍耐性。是過渡時代之中期所不可缺者也。過渡者可進而不可退者也。又難進而易退者也。摩西之率猶太人出埃及。以遷於迦南也。飄流躑躅於沙漠間者四十年。與天氣戰。與猛獸戰。與土蠻戰。停辛佇苦。未嘗寧居。同行儕類。喟喟怨讒。大業未成。鬢髮已白。此尋常豪傑之士。所最扼腕而短氣者也。且夫所志愈大者。則其成就愈難。所行愈遠者。則其歸宿愈遲。事物之公例也。故倡率國民。以經此過渡時代者。其間恒遇內界外界無量無數之阻力。一挫再挫。三挫經數十年百年。而及身不克見其成者。比比然也。非惟不見其成。或乃受唾受罵。雖有口舌。而無以自解。故非有過人之忍耐性者。鮮有不半路而退轉者也。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非掘九仞。猶爲棄井。山虧一簣。遂無成功。惟危惟微。間不容髮。故忍耐性者。所以貫徹過渡之目的者也。

其三別擇性。是過渡時代之末期所不可缺者也。凡國民所貴乎過渡者。不徒在能去所厭

離之舊界而已。而更在能達所希望之新界焉。故冒萬險忍萬辱而不辭。爲其將來所得之幸福。足以相償而有餘也。故倡率國民以就此途者。苟不爲之擇一最良合宜之歸宿地。則其負國民也實甚。世界之政體。有多途。國民之所宜亦有多途。天下事固有於理論上不可行。而事實上萬不可行者。亦有在他時他地可得極良之結果。而在此時此地反招不良之結果者。作始也簡。將畢也鉅。故坐於廣廈。紉旃以談名理。與身入於驚濤駭浪以應事變。其道不得不絕異。故過渡時代之人物。當以軍人之魄。佐以政治家之魂。政治家之魂者。何別擇性。是已。

凡此三種德性。能以一人而具有之者。上也。一羣中人。各備一德。組成團體。互相補助。抑其次也。嗟乎英雄造時勢。耶。時勢造英雄。耶。時勢時勢。寧非今耶。英雄英雄。在何所耶。抑又聞之。凡一國之進步也。其主動者在多數之國民。而驅役一二之代表人。以爲助動者。則其事罔不成。其主動者在一二之代表人。而強求多數之國民。以爲助動者。則其事鮮不敗。故吾所思所夢所禱祀者。不在轟轟獨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

說敗

趙振

茫茫大千。爭競之劇臺而已。漢興項仆。宋仲漢屈。或國與國競。或種與種競。或學與學競。吾人可劃之爲二途。一曰虛力之爭競。一曰實力之爭競。爭競不已。勝敗出焉。遠視歷史。曰古

學曰古種曰古國。莫不如大江之東逝。滔滔不返。數千年史筆。不過羅列已過之敗蹟而已。近觀諸今。曰中日西。曰黃曰白。曰英曰俄。曰德曰法。曰日曰美。其尤近者。曰新曰舊。皆爭競最劇之時也。爭競最劇之時。即勝敗攸分之日也。勝敗之界。不過一髮之微。能逾此一髮。則制勝矣。茲有一言。敢告爭競者曰。敗者勿自敗。乃克敵之機也。將勝而自敗。將敗而自敗。皆招敗之機也。

且夫勝敗之關。抑難以耳目之視聽決之矣。外形似敗而實勝。外形似勝而實敗者。往往有之。當拿破倫擁民權之旗幟。提勁旅以蹂躪歐洲也。歐洲大小各國。莫不惟命是聽。當是時。專制帝政。宜其煙消影沒於歐洲矣。然而法國之政府。即拿破倫之政府。其政務之專制。獨斷較路易第十四。殆將過之。是民權之外形勝而實敗也。迨千八百十四五年。英俄普奧諸國。率聯軍數百萬。以與拿破倫戰。武多爾那一役。而率行民權之鉅人。遂蹶。當是時。民權主義。宜掃地盡矣。然而民權之生氣。愈勃勃不可遏抑。拿破倫未蹶以前。不過風行於法國。暨其既蹶。歐洲列強之君主。反愈不得高枕以臥。民氣日張。內患頻仍。列國之主權者。遂不得不改弦而更張之矣。是民權之外形雖敗而實勝也。中國維新之機。西太后挫之於北京。張之洞戕之於漢口。義和團阻之於直省。震且新機宜其絕。中國國命宜其死矣。然挫之戕之阻之者。頻仍矣。而維新之氣。餒不少。減反有挾浪乘風。披靡中原之勢。是非所謂外形敗而

實勝耶。滿人之入關以領有中夏也。自以爲臣奴億兆。囊括四海矣。於是舉所有之滿人。大半編之兵籍。行商者戮。嚴其界限。以別其爲天潢之貴胄。而五六百萬之滿人。遂成爲不士不工不農不商。坐以待食之贅族焉。馴至人口日減。生計日蹙。天潢貴胄。有末路之憂。是非外形勝而實敗耶。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不其信歟。故敗不足畏也。勝不足恃也。身經百戰之將。當舟沈釜破。進退失據之際。則曰。此制勝之機。必將奮勇決鬥。以爭頃刻之存亡。已怯夫懦子。必曰。旣投死地。必將坐以待斃。已自命爲豪傑之士。當其始也。大皆激情風烈。憤氣雲湧。及其偶敗。則萬慮皆灰。疇昔之英風俠氣。皆歸於無何有之鄉。其尤不足道者。則將變更其宗旨。二其面目。以求人之顧盼。而爲獲祿利之地。然亦無由遂其欲望。徒爲人所唾罵。不亦僥乎。拿破崙一囚之於武爾巴。再錮之於赫埒拉。然其統一全歐之志。尙刻不能忘。閉錮之餘。蓄養壯士。遍讀外籍。雄飛之想。勃勃有加。其英風邁氣。足使千秋下人。景仰無已。嗚呼。使假以天年。則拿破崙之歷史。必更有可觀者矣。士無百折不敗之精神。而能成偉業者。未之有也。事未敗而氣已頹。事旣敗則歔歔喪氣。曰。將從茲絕不預人間世事矣。是其敗也。非人敗之。自敗之而已。瑪志尼意大利建國三傑中之一也。其終身常恪守統一主義。曰。一士之任大事。須有百折不磨之氣。今日不成有明日。明日不成有他日。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故瑪氏能犯百難蹈萬死。以赴意大利之國。難終得成統一意大利大偉業。而致

其國於歐洲諸強之列。云夫事之失敗。固絕無可怪。惟敗而不自。敗則猶可以復。振今之熱心國事者。曷亦思之否耶。

法國革命政府。驅法國慄悍無前之國民。以與全歐搏戰。鏖軍二十年。所向瓦解。至拿破崙征意大利。兵士之衣不禦寒。履不蔽足。衝雪踰嶺。縱橫自若。然而勁敵遇之。固不拔靡。夫法國之兵數。非多於英俄普奧諸國也。其財政非裕於英俄普奧諸國也。倉卒間募集之國民。應不如久練之卒也。供給不敷之隊。應不如衣食煖飽之士也。然而成敗異勢。利害相反者。蓋不外國民不自敗之精神所致耳。其他如美國之獨立。非律賓之抗美。杜蘭司哇爾之抗英。皆莫不以烏合之衆。黑子之地。當絕勁之兵。彼之能死禦強敵而支持屢年者。非以堅壘之可憑。利礮之可藉。乃憑藉堅於壘。利於礮之敵。愾心而已矣。敵愾同仇之氣。盛雖孤軍。薄旅。不足以奪之也。雖偶敗而不可終敗也。雖終敗之而不可使之終古躡於其輓下也。甲午之役。明治皇親臨廣島誓師。若日斯役爲敗。三島將成焦土。而中國則謂倭奴跳梁。一旅之師。平之可也。一則決心求必勝。以免於覆亡。一則驕矜自大。欲誇武功於海外。視斯情形。當其未戰之先。亦可決其勝敗矣。義和團之亂也。其迹頗似美人之獨立。然其宗旨。則大相懸殊。夫義和團之爲物。豈爲雪國家之耻。辱憤人權之墮地而起哉。不過眩於端王等之權利。惑於拳師之奇術。垂涎人之財帛而起耳。端王用之。豈如拿破崙之率法民以抗歐洲列。

強。華盛頓之率美民以抗。英。阿圭拿度之率非軍以抗。美。史丹英之率波軍以抗。英。哉。不過欲僥倖萬一。藉圖篡弒而已。果其敵愾同仇。何以不親馳驅。彈雨硝煙之間。以與聯軍決死戰。如李秉衡乎。且義利團者亂民也。吾恐朝廷不與以排外之題目。則張憲忠李自成之流。亦將煽之以出他舉矣。使直省各以端王之心。率直省之義利團以排外。吾恐不待西兵之來。勦而各省之糜爛。有不堪言者矣。蓋各私其私。絕無國民同體之慨。念不至互相殘殺。互相水火。豈可得哉。又端王之心。以爲成則可膺太上皇之位。敗則拋漢人之生命。割漢人之土地。賠漢人之財帛而已。且漢人之力既弱。漢人之精神既疲。則駕御之之道亦易。吁。以端王等之心而言排外。其敗不亦宜乎。

世界日進。一切莫不進步。而爭競之道亦較。新漸由實力爭競時代。而進虛力爭競時代。故勝敗之機愈巧。古之滅人國也。多以兵力。今則絕少用之。波蘭之亡也。由俄人之術。亡之。今各國則以其故技用之。朝鮮矣。埃及之亡也。由於外債。今各國則用之中國矣。雖然。人以亡國之新法施之於吾。夫復何言。惟知其亡而不求立於不亡之地。則是自亡之耳。欲自亡者。人亡之亦亡。人不亡之亦亡而已。

以言乎競爭。則國爭急於黨爭。以言乎競爭之勝。敗則國敗。劇於黨。敗。獨怪乎黨形未立。而攻擊如讐。而相恤相成之念。絕。初聞黨字。即欲人各獨樹一幟。大黨之內。復包含無數小黨。

小黨之內。復有小黨。考文明各國之政黨。有競爭之益。無傾軋之害。有指摘之功。無掣肘之弊。黨派以互相傾軋爲能。以互相詬病爲得計。者於中國之歷史實多見之。謬氣流傳至今。尙不少破除之。不可哀乎。稽黨之原因。不外憂國憂時之士。其意見符合而聯爲一氣之團體耳。一國之大。意見自不能無所歧異。於是多數之團體出焉。然其愛國之誠。畢竟無有異耳。吾知愛國之深者。其必不以黨爭而害國爭也。大海之涸。魚龍同枯。不見夫波蘭之滅亡耶。其國黨閥忒劇。外強見其有機可乘。乃庇此黨而擊彼黨。受其庇者。方自以爲得計。迨敵黨既殲。戕殆盡。而國勢不可復振。復欲脫其庇。亦不可得。而國隨之以瓜分豆剖。試問今日波蘭之貴黨民黨。其孰不受俄奧普魚肉之苦乎。無有也。當其大舉分波之日。外強之彈丸。其卽擗頭而擊乎。無有也。今之欲謀黨勝而招國敗者。請觀波蘭。天下事不敗則勝。不勝則敗。斷未有中立者也。然有偶敗而終勝者。有偶勝而終敗者。大之一國。小之一黨。微之一身。莫不如是。然有俟外強之舉動。以決其國之勝敗者。有決其國之勝敗。以對外強者。有窺勢力之勝敗。而決其黨之宗旨者。有決其黨之宗旨。而不計勢力之勝敗者。無知之士。聞保全則喜。聞瓜分則憂。則保全亦敗。瓜分亦敗。已。鄉愿之流。聞朝廷維新則維新。聞朝廷守舊則守舊。則維新亦敗。守舊亦敗。已。蓋其精神既腐朽。其氣已早喪。雖欲不敗。豈可得耶。故俟外強之舉動。而決其國之勝敗者。此敗國之原因也。窺勢力之勝敗。

而決其黨之宗旨者。此敗黨之原因也。覬勢力爲轉移之輩。大足病國。小足病黨。近足使其身顛沛失主。如失靈臺。嗚呼。國家危亡至此。甚不幸有此徒也。國民之性質。待變亂而後見。如去歲北數省之變亂。吾國人之性質。亦可見其一斑矣。當端王之下詔排外也。中外各報。謂蜂起之拳軍。不下百餘萬。滿朝臣工。異喙同鳴。外省督撫之欲應之者。居其大半。吾人窺其情形。義和勢力之大。即美國獨立軍之發軔。法軍之抗禦干涉革命之聯軍。殆將遙不及之。端剛諸人。以憤不顧身之志。率百萬忠義而敵愾之衆。西歐小醜。宜其鼠竄雀散。追逐無遺迹矣。然而聚武衛神機之練卒。環攻數月。尙不能下一區區之使署。無何而聯軍繼至。其數不過一萬三千之衆。乃不出于半月。沽津首都。相繼淪陷。拳神失其威。宋聶失其勇。厚壘失其堅。鉅礮失其利。首之所謂憤不顧身忠義敵愾者。或抱首四竄。或重賄求援。或擁兵自護。或爲外軍之順民。或充外軍之使役。熙熙攘攘。復慶承平之夫。下乃知其前此之激昂風發。一則係別存私意。一則眩於利祿。非所謂不計勝敗死生者也。熱血之士。動曰效美利堅之獨立。出非波人之走險。抑思國民富於自敗之性質乎。

殺人篇

李 羣

支那其亡矣。支那其亡矣。亡而存之。有術焉。是惟殺人。殺人其不得已乎。噫。使舍此而外。別有術焉。足以存吾種保吾國者。則亦何樂而爲此矣。將

欲生之。必先死之。不能驅之與俱死。必不能援之與俱生。是故死也者。生之渡津筏也。仁者不畏死。以其愛生也。仁者必殺人。以其欲生之也。由前之說。則勇之謂。由後之說。則恕之謂。人有恒言。文明者。購之以血。則豈惟志士之血而已。必有民賊之血。貴族之血。百姓之血。與志士之血。相揉相劑。相傾相搏。而文明于以生。人但知殺身成仁者之願已流血。而不知願已流血者之亦願人流血也。將欲生之。必先死之。證之于既往。驗之于將來。毋駭毋奇。請申其說。

昔者法之變政也。斷頭臺上。民賊血焉。宮闈之內。貴族血焉。里閭之間。百姓血焉。拿破崙乘之。張民權之幟。蒙霜犯露。以蹂躪全歐。在支那人觀之。不曰傷天地之和。則曰國家之元氣殆盡矣。然而各國政黨。接踵以起。白刃可蹈也。自由不可戕也。各國政府。不得已而改革。大行歐洲之文明於以成。使法而無變政之震蕩。則奄奄一息。其于支那相去幾何矣。且變政而無拿破崙乘之。吾恐民權之聲。僅風行于一法。而未能波及于全歐也。嗚呼。當其殺氣振天。悲聲匝地。霜寒月落。鷄犬夜驚。汲汲皇皇。以求一日之安而不可得。自古以來。未有極人世之至悲如斯者也。然而今日。民賊蹶。士氣張。公理出。治化伸。沐自由之澤。享平等之樂。氣暢風和。穆雍雍。則人世之至樂也。夫樂生惡死。亦人情之常。然區區之樂。則又不能即得。必經數十年之震撼摧磨。而始一現者。豈不欲一蹴以及。而安坐以得之哉。蓋光明世界。不

經煙硝彈雨。則不能醜釀而成。而知歐人之嘖嘖于拿破侖武功。蓋非無因矣。弓拽不滿。矢發不遠。非姑爲此勢不及何。是故新舊之交。殺氣彌綸。文運將開。劫運先至。支那而欲興也。苟無英雄豪傑者出。以震蕩摧磨洗濯之。吾知奴隸之性質。必不能除。而獨立之精神。必不能振。

且吾觀支那人之性質。曰柔順。曰巧滑。曰苟且偷安。喻以利。則爲排外之舉動。逼於勢。則爲外軍之順民。總之畏死二字。足以盡之矣。黨不論新舊。地不分南北。二千年民賊之經營。數千百迂儒所誦習。種之養之。性根之壞也。父以傳子。子以傳孫。百代而不亡。吾見所謂開通者矣。告之曰國將亡。其知之乎。曰然。政當變。其知之乎。亦曰然。然則子既知之。子其存之。子其爲之矣。則拱揖而退避三舍。再詰之。則曰造就其才。以待維新可矣。夫維新而可以待也。則吾知支那人之性質矣。火不及于燃眉。則醉酣睡夢之聲。必不一徹。刀不冷于頸上。則妻子身家之繫。終未忘懷。彼以謂國雖亡。而一家能保安全。則斯已耳。種雖亡。而吾身得保首領。則斯已耳。今日遷延。明日遷延。老者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少者曰亦姑謀樂。何憂無君。悲夫。悲夫。羣天下之士。而率歸于此類也。則欲其不亡也。得乎。性根之毒。種之者二千年矣。一旦欲摧磨洗濯之。則非以毒攻毒不可。是故支那而亡也。則可謂以死亡其國者矣。國而以死亡也者。則必以死興之。深溝橫于前。猛虎躍于後。後顧無及也。雖懦夫一躍過之矣。舉

彼之保身家保祿位苟延殘喘之心。一刀斬絕。身家已不保。祿位已不得。殘喘不可延。以畏死之心。處必死之地。楚歌四面。無地可容。然後率之以登二十世紀之新舞臺。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夫而後可與言競爭。夫而後可與謀改革。

且夫勢也者。以激壓而成者也。中國改革。倡于戊戌。常是時。眞僞雜揉。人人言保國。人人言維新。一闕而已。自六烈士之殺。而新舊之涇渭於是分矣。而志士之氣。乃激而愈奮。不動不止矣。則支那士氣之第一震。西太后殺人之效也。自漢口之難作。而志士乃愈切齒椎心。欲得而甘心矣。則支那士氣之第二震。張之洞殺人之效也。自此而後。無論頑黨若何其熾。網羅若何其密。而改革之勢。年盛一年者。可決計也。則支那之興。雖曰西太后張之洞殺人之功也。亦无不可也。此就對面言之也。若夫志士之殺人。則亦有樂乎此矣。人而爲我殺也。則積極之利順也不待言矣。不幸而吾爲人殺。則仇讎愈結。愈深。殺機愈釀。愈烈。而文明之期。愈迫。愈近。擲一人之頭。以易千萬人之頭。流一人之血。以致千萬人之血。以千萬人之頭之血。造億萬世之文明。以度無量數之衆生。何其重也。燕雀之胸。不如鴻鵠。乃日日行荆棘中。而以殺召殺。彼不知已可以殺。而志士不可以殺。而志士不可殺。而志士不可殺。而志士不可殺。亦知志士固有樂於此矣。吾願志士勿自餒。而日祝張之洞西太后之儘出其殺人之技。以造中國也。

江河而可以口舌挽也。亡國而可以筆墨興也。則吾見夫支那之倡開智之說者。數十百人于茲矣。曰譯書。曰報章。曰演說。吾不敢謂開智之無益于中國也。特畏死之性質未去。無論智如何開。極之則如上之所謂開通者是耳。曰然曰然。請其行。則退避不遑。夫所謂開智者。則示之以理。使知。迫之以勢。使行耳。以言乎理。則既已知之矣。知之而不能行。則亦何取乎知也。言乎勢。勢則實事勝於空言矣。吾見夫北清之亂。西兵殘殺。慘無人理。而南人且日飲酒觀劇。以酣以嬉也。實事尙如此。何論乎言。可以見支那畏死苟安之心。非火及燃。眉刀冷頸上。及身親見之。親受之。則永世不能改也。若夫頑固者。則又非開智之所能及矣。吾見夫譯書報章演說之行者。寥寥也。畏死者。且引以爲大戒。區區之事。猶且如此。而何言乎變政。何言乎競爭。夫竭數十百人之所經營。其所得及者。僅如彼。而其所不及者。又如此。蓋畏死之特質。養之數千年。一旦以口舌文辭爭之。吾恐開智百年。其所得僅僅如此也。然而白人則已乘風破濤。相率而牧于大陸矣。

顧或者曰。法蘭西變政以前。則若有盧騷福祿特爾爲之先導矣。當其昏沈顛冥。志痿氣頹之際。數子者出。著書立說。痛哭以導之。不避艱險。不憚苦辛。卒至民智大開。而民氣亦大變。由是拿破崙遂起而收其成功。其明徵也。必謂先事殺戮而後可圖自強。吾恐即拿破崙復生。奮其才力。運其智勇。亦不過殺人流血盈野。盈城同遭塗炭已耳。於事奚補。於國奚補。

則笑應之曰。是蓋未知中國人之性質者也。譬之用藥。中國之弱。固元氣虛耗耳。然不知腹中有毒焉。不去其毒。雜投補劑以益元。無論其元氣之必不能復也。其毒且假補劑而益發。則猶張之洞之偽新而殺新也。是故非大黃芒硝。一劑猛藥。使其毒盡去。則元氣終不可復。或者曰。弱極而以亂濟之。各國乘之矣。蓋元氣隨毒而盡去也。則若之何。曰。醫不云乎。有病病支之矣。正邪不並立。邪去而正自興。中國病夫也。病在畏死。國而以死病也。者則必以死濟之。藥不對症而能奏效者。未之前聞也。是故今日之言改政。經武。理財者。則投參苓者也。言譯書。報章者。則柴胡而蘇葉之也。蓋吾深見支那性質之腐敗矣。西人之患。在不知不患不能行。支那之患。在不知而在不行。西人惟不知。得一人剴切詳明。開示指導。必決起而行之。勢不可遏。何則。無畏死之原質也。支那人惟不能行。即使日日向之涕泣痛哭。且有以爲誰不知之。而絮聒嫌之矣。謂其不知耶。則未嘗不言言痛恨。字字詆誹也。謂其知之耶。則行之者何絕少。概見也。總之。因循苟安之積習。牢不可破。觀望徘徊。不肯身先發難。所以然者。畏殺而已。畏殺者。畏死而已。吾且觀于古。累朝之遞嬗。孰不先殺戮而後承平。當其國勢衰微。有志之士。孰不知之。然或恐危言以及身。或思人前而我後。黠者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待之遷延之。必俟一強者起。橫殺妄戮。數年或至十數年。然後俯首帖耳。唯命是聽。改正朔也。可。易服色也。可。咸謹受勿敢抗之。何人乎。則向之所謂頑固不變者矣。而一變至此。

理財有人。經軍有人。向之志士。亦彈冠出矣。然則賴此一殺耳。吾觀于今而尤有說矣。中之兵禍。受時與日同。其變也亦同時。然而一興一蹶者。則畏死與不畏死之分耳。遊俠之憤也。中國闕然矣。是故今日支那之興也。則第一義曰殺人。註之曰孰不欲生。不得已耳。且夫殺人云者。則又非所謂口頭禪者也。已不畏殺而後能殺人。已不爲死制而後能以死制人。則殺人之志宜堅。有一人竭心盡力而僅能死一人者。有一人奮起而天下皆焦土者。有僅殺一二人而不啻盡殺天下者。其殺同。其效不同。則殺人之學宜究。有已未殺人而人轉殺之者。有故不殺之而人自受其殺者。則殺人之智宜深。堅其志焉。濟之以學。奮其心焉。輔之以智。若智若學。若志若心。皆與殺人之多少。有比例焉。則國之興亡之比例。視此矣。夫是以謂之殺人之才。是故志殺人之志。學殺人之學。事殺人之事。以死而生。黃種之無量數者。是曰勇。是曰恕。是惟仁者。

中國史叙論

梁啓超

第一節 史之界說

史也者。記述人間過去之事實者也。雖然。自世界學術日進。故近世史家之本分。與前者史家有異。前者史家。不過記載事實。近世史家。必說明其事實之關係。與其原因結果。前者史

家。不過紀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爲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係。以此論之。雖謂中國前者未嘗有史。殆非爲過。

法國名士波留氏。嘗著俄國通志。其言曰。俄羅斯無歷史。非無歷史也。蓋其歷史非國民自作之歷史。乃受之自他者也。非自動者而他動者也。其主動力所發。或自外。或自上。或自異國。或自本國。要之皆由外部之支配。而非由內部之漲生。宛如鏡光雲影。空過於人民之頭上。故只有王公年代記。不有國民發達史。是俄國與西歐諸國所以異也。云云。今吾中國之前史。正坐此患。吾當講此史時。不勝慚憤者在於是。吾當著此史時。無限困難者在於是。

德國哲學家埃猛埒濟氏曰。人間之發達。凡有五種相。一曰智力。理學及智識之進步皆歸此門二曰產業。三曰美術。凡高等技術之進步皆歸此門四曰宗教。五曰政治。凡作史讀史者。於此五端。忽一不可焉。今中國前史以一書而備具此五德者。固渺不可見。即專詳一端者。亦幾無之。所陳陳相因者。惟第五項之政治耳。然所謂政治史。又實爲紀一姓之勢力圈。不足以爲政治之真相。故今者欲著中國史。非惟無成書之可沿襲。即搜求材料於古籍之中。亦復片鱗殘甲。大不易易。

第二節 中國史之範圍

（甲）中國史與世界史 今世之著世界史者。必以泰西各國爲中心點。雖日本俄羅斯之

史家。凡著世界史者日本俄羅斯皆不錄亦無異議焉。蓋以過去現在之間。能推衍文明之力以左右世界者。實

惟泰西民族。而他族莫能與爭也。雖然。西人論世界文明最初發生之地有五。一曰小亞細亞之文明。二曰埃及之文明。三曰中國之文明。四曰印度之文明。五曰中亞美利加之文明。而每兩文明地之相遇。則其文明力愈發現。今者左右世界之泰西文明。即融洽小亞細亞與埃及之文明而成者也。而自今以往。實爲泰西文明與泰東文明即中國之文明相會合之時代。而今日乃其初交點也。故中國文明力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即中國史在世界史中。當占一強有力之位置也。雖然。此乃將來所必至。而非過去所已經。故今日中國史之範圍。不得不在世界史以外。

(乙)中國史與泰東史 泰東史者。日本人所稱東洋史也。泰東之主動力。全在中國。故泰東史中中國民族之地位。一如世界史中阿利揚民族之地位。日本近來著東洋史者。日增月盛。實則中國史之異名耳。今吾所述。不以泰東史名之者。避廣濶之題目。所以免汗漫聖漏。而供簡要切實之研究也。至於二千年來亞洲各民族與中國交涉之事。最繁賾。自歸於中國史之範圍。固不待言。

第三節 中國史之命名

吾人所最慚愧者。莫如我國無國名之一事。尋常通稱。或曰諸夏。或曰漢人。或曰唐人。皆朝

名也。外人所稱。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漢唐等名吾史。則戾尊重國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則失名從主人之公理。曰中國。曰中華。又未免自尊自大。貽譏旁觀。雖然。以一姓之朝代而污我國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誣我國民。猶之不可也。於三者俱失之中。萬無得已。仍用吾人口頭所習慣者。稱之曰中國史。雖稍驕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國。今世界之通義耳。我同胞苟深察名實。亦未始非喚起精神之一法門也。

第四節 地勢

中國史所轄之地域。可分爲五大部。一中國本部。二新疆。三青海西藏。四蒙古。五滿洲。東半球之脊。實爲帕米爾高原。亦稱葱嶺。蓋諸大山脈之本幹也。葱嶺向東。衍爲三脈。其中部一脈。爲崑崙山。實界分新疆與西藏焉。崑崙山脈復分爲二。其一向東。其一向東南。向東南者名巴顏喀喇山。界青海與西藏。入中國內地。沿四川省之西部。蔓延於雲南兩廣之北境。所謂南嶺者也。其向東者名祁連山。其青海之北境。其脈復分爲二。一向正東。經渭水之上流。蔓延於陝西河南。所謂北嶺者也。一向東北。沿黃河。亘長城內外者爲賀蘭山。更北爲陰山。更北爲興安嶺。縱斷蒙古之東部。而入於西伯利亞。蓋中國全部山嶺之脈絡。爲一國之主幹者。實崑崙山也。

使我中國在亞洲之中。劃然自成一國者。其大界線有二。而皆發自帕米爾高原。其在南

者爲喜馬拉耶山。東行而界西藏與印度之間。其在北者爲阿爾泰山。實爲中俄兩國天然之界限焉。在崑崙山與阿爾泰山之中與崑崙山爲平行線者爲天山。橫斷新疆全土。分爲天山南北路。而終於蒙古之西端。

中國之大川。其發源之總地有二。其一在中國本部者。曰黃河。曰揚子江。曰西江。曰金沙江。皆發源於新疆西藏之間。其二在中國東北部者。曰黑龍江。之上流幹難河。克爾倫河。其支流之嫩江。曰色楞格河。曰鄂爾坤河等。皆發源於蒙古之北部。大抵諸大川河中與歷史最有關係者。爲揚子江。其次爲黃河。其次爲西江。黑龍江。

蒙古及新疆雖爲諸大河之發源地。但其內部沙漠相連。戈壁瀚海準噶爾之諸沙漠。殆占全土之大半。故河水多吸收於沙漠中。或注瀉於鹽湖。

地理與歷史。最有緊切之關係。是讀史者所最當留意也。高原適於牧業。平原適於農業。海濱河渠適於商業。寒帶之民。擅長戰爭。溫帶之民。能生文明。凡此皆地理歷史之公例也。我中國之版圖。包有溫寒熱之三帶。有絕高之山。有絕長之河。有絕廣之平原。有絕多之海岸。有絕大之沙漠。宜於耕。宜於牧。宜於虞。宜於漁。宜於工。宜於商。凡地理上之要件與特質。我中國無不有之。故按察中國地理。而觀其歷史上之變化。實最有興味之事也。中國何以能占世界文明五祖之一。則以黃河揚子江之二大川。橫於溫帶。灌於平原故也。中國文明。何

以不能與小亞細亞之文明印度之文明相合集而成一繁質之文明。則以西北之阿爾泰山西南之喜馬拉耶山爲之大障也。何以數千年常有南北分峙之姿勢。則長江爲之天塹。而黃河沿岸與揚子江沿岸之民族。各各發生也。自明以前。何以起於北方者其勢常日伸。起於南方者其勢常日蹙。以寒帶之人常悍烈。溫帶之人常文弱也。東北諸胡種。何以二千年餘年迭篡中夏。以長於獵牧之地。常與天氣及野獸戰。僅得生存。故其性好戰。狼鬥。又慣遊牧。逐水草而居。故不喜土著而好侵略。而中國民族之性質適與相反也。彼族一入中國。何以即失其本性。同化於漢人。亦地質使之然也。各省地方自治制度。何以發達甚早。則以幅員太大。中央政府之力當不能及。故各各結爲團體。以自整理也。何以數千年蟄伏於君主專制政治之下。而民間不能自布國憲者。亦以地太大。團體太散。交通不便。聯結甚難。故一二梟雄之民。賊當得而操縱之也。何以不能伸權力於國外。則以平原膏腴。足以自給。非如古代之希臘腓尼西亞。如近代之英吉利。必恃國外之交通以爲生活。故冒險遠行之性質不起也。近年情形何以與昔者常相反。則往時主動力者常在盤據平原之民族。近時主動力者常在沿居海岸之民族。世界之大勢。驅迫使然也。凡此諸端。無不一一與地理有極要之關係。故地理與人民二者常相待。然後文明以起。歷史以成。若二者相離。則無文明。無歷史。其相關之要。恰如肉體與靈魂相待以成人也。

第五節 人種

種界者。今日萬國所斷斷然以爭之者也。西人分世界人種。或爲五種。或爲三種。或爲七種。而通稱我黃色種人謂爲蒙古種。此西人闇於東方情實。謬誤之談也。今考中國史範圍中之各人種。不下數十。而最著明有關係者。蓋六種焉。

其一苗種。是中國之土族也。猶今日阿美利加之紅人。澳大利亞之黑人也。其人在歷史以前。曾占重要之地位。自漢族日漸發達。苗種即日就窘迫。由北而南。今猶保其殘喘於湖南貴州雲南廣西之間。其在安南緬甸等地亦間有焉。

其二漢種。即我輩現時徧布於國中。所謂文明之胄。黃帝之子孫是也。黃帝起於崑崙之墟。即自帕米爾高原。東行而入於中國。棲於黃河沿岸。次第蕃殖於四方。數千年來。赫赫有聲於世界。所謂亞細亞之文明者。皆我種人自播之而自穫之者也。

其三圖伯特種。現居西藏及緬甸之地。即殷周時代之氐羌。秦漢之際之月氏。唐時之吐蕃。宋時之西夏。皆屬此族。

其四蒙古種。初起於貝加爾湖之東隅一帶。次第南下。今日蔓延於內外蒙古及天山北路一帶之地。元朝即自此族起。混一中國。威震全地。印度之謨嘉爾帝國。亦此族所建設也。

其五匈奴種。初蕃殖於內外蒙古之地。次第西移。今自天山南路以至中亞細亞一帶之地。多此族所占據。周以前之獫狁。漢代之匈奴。南北朝之柔然。隋之突厥。唐之回紇。皆屬此族。現今歐洲土耳其國。亦此族所建立也。

其六通古斯族。自朝鮮之北部。經滿洲而蔓延於黑龍江附近之地者。此種族也。秦漢時代之東胡。漢以後之鮮卑。隋及初唐之靺鞨。晚唐五代之契丹。宋之女真。皆屬此族。今清朝亦自此興者也。

西教徒所主張。以謂全世界之人類。皆由最初之一男一女而生。但今日世界大通。人種學大明。此論之無稽。殆不足辯。然則各種各族。各自發生。其數之多。殆不可思議。且也錯居既久。婚姻互通。血統相雜。今欲確指某族某種之分略線。其事蓋不易易。況遊牧民族。遷徙無常。立於數千年之後。而指前者發現於歷史上之民族。一一求今之民族以實之。非愚則謬。故今日以六種族包括中國史內之人民。誠不免武斷望漏之譏。但民族爲歷史之主腦。勢不可以其難於分析而置之不論。故舉其在史上最有關係者約而論之云爾。

今且勿論他族。即吾漢族果同出於一祖乎。抑各自發生乎。亦一未能斷定之問題也。據尋常百家姓譜。無不一祖黃帝。雖然江南民族。自周初以至戰國。常見有特別之發達。其性質習俗。頗與河北民族。異其程度。詳見下卷似是黃河沿岸與揚子江沿岸。其文明各自發達。不相

承襲。而甌閩兩粵之間。當秦漢時。亦既已繁盛。有獨立之姿。若其皆自河北移來。則其移住之歲月。及其陳蹟。既不可考見矣。雖然。種界者。本難定者也。於難定之中。而強定之。則對於白粳。紅黑諸種。吾輩劃然黃種也。對於苗。圖伯特。蒙古。匈奴。滿洲諸種。吾輩歷然漢種也。號稱四萬萬同胞。誰曰不宜。

第六節 紀年

紀年者。歷史之符號。而於記錄考證。所最不可缺之具也。以地理定空間之位。置。以紀年定時間之位。置。二者皆為歷史上最重要之事物。凡符號之優劣。有一公例。即其符號能劃一。以省人之腦力者為優。反是則為劣。是也。故凡野蠻時代之符號。必繁而雜。凡文明時代之符號。必簡而整。百端皆然。而紀年其一端也。古代之巴比倫人。以拿波呷莎王為紀元。在今西曆

紀元前七百四十七年希臘人初時。以執政官或大祭司在位之時。按年紀之。其後改以和靈比亞之大

祭為紀元。當紀元前七百六十七年羅馬人以羅馬府初建之年為紀元。當紀元前七百五十三年回教國民以教祖摩哈

默德避難之年為紀元。當紀元後六百二十二年猶太人以創世紀所言世界開闢為紀元。當紀元前三千七百六十七年自

耶穌立教以後。教會以耶穌流血之年為紀元。至第六世紀。羅馬一教士。乃改用耶穌降生為紀元。至今世界各國用之者過半。此泰西紀年之符號。逐漸改良。繁雜而至於簡便之大略也。吾中國向以帝王稱號為紀。一帝王死。輒易其符號。此為最野蠻之法。秦漢以前各國各以其君主分紀之

尤爲野蠻之野蠻。於考史者最不便。今試於數千年君主之年號。任舉其一以質諸學者。雖最淹博者。亦不能具對也。故此法必當廢棄。似不待辨。惟廢棄之後。當採用何者以代之。是今日著中國史一緊要之問題也。甲說曰。當採世界通行之符號。仍以耶穌降生紀元。此最廓然大公。且從於多數。而與泰西交通利便之法也。雖然。耶穌紀元。雖占地球面積之多數。然通行之民族。亦尙不及全世界人數三分之一。吾冒然用之。未免近於徇衆趨勢。其不便一。耶穌雖爲教主。吾人所當崇敬。而謂其教旨遂能涵蓋全世界。恐不能得天下後世人之贊諾。貿然用之。於公義亦無所取。其不便二。泰東史與耶穌教關係甚淺。用之種種不合。且以中國民族固守國粹之性質。欲強使改用耶穌紀年。終屬空言耳。其不便三。有此三者。此論似可拋置。乙說曰。當用我國民之初祖黃帝爲紀元。此喚起國民同胞之思想。增長團結力之一良法也。雖然。自黃帝以後。中經夏殷。以迄春秋之初年。其史記實在若茫若昧之中。無真確之年代可據。終不能據一書之私言。以武斷立定之。是亦美猶有憾者也。其他近來學者。亦有倡以堯紀元。以夏禹紀元。以秦一統紀元者。然皆無大裨公益之可援引。不必多辨。於無一完備之中。惟以孔子紀年之一法。爲最合於中國。孔子爲泰東教主。中國第一之人物。此全國所公認也。而中國史之繁密而可紀者。皆在於孔子以後。故援耶教回教之例。以孔子紀似可爲至當不易之公典。司馬遷作史記。既頻用之。但皆云孔子卒後若干年。是亦與耶

耶穌教會初以耶穌死年爲紀。不謀而合。今法其生不法其死。定以孔子生年爲紀。此吾黨之微意也。

但取對勘之便。故本書紀年。以孔子爲正文。而以歷代帝王年號。及現在通行西曆。分注于其下。

第七節 史以前之時代

史者記人間世過去之事者也。雖然。人類之起原。遠在書契以前。其詳靡得而稽焉。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其荒誕固不足道。而要之必有悠遠之時代。無可疑也。洪水時代。實爲全世界公共紀念物。故載稱洪水以前爲無史時代。洪水以後爲有史時代。亦不爲過。雖然。洪水之起原。及其經過之年代。雖以今世地質學家。考據極周密。然猶紛紛莫衷一是。故以洪水平息後始可爲真正之有史時代。中國自古稱諸夏。稱華夏。夏者以夏禹之朝代而得名者也。中國民族之整然成一社會。成一國家。實自大禹以後。若其以前。則誠有如列子所謂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者。其確實與否。萬難信也。故中國史若起筆於夏禹。最爲徵信。雖然。中國爲全世界文明五種源之一。其所積固自深遠。而黃帝爲我四萬萬同胞之初祖。唐虞夏商周秦之君統。皆其裔派。頗有信據。計自黃帝至夏禹。其間亦不過數百年。然則黃帝時去洪水之年。亦已不遠。司馬遷作

史記託始黃帝。可謂特識。故今竊取之。定黃帝以後爲有史時代。

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以來。歐洲考古學會。專派人發掘地中遺物。於是有史以前之古物學。遂成爲一學派。近所訂定而公認者。有所謂史前三期。其一石刀期。其二銅刀期。其三鐵刀期。而石刀期中。又分爲新舊二期。此進化之一定階級也。雖其各期之長短久暫。諸地不同。然其次第則一定也。據此種學者之推度。則地球生物之起原。在一萬萬年以前。而人類之遺跡。亦在一萬年乃至十萬年以前云。中國雖學術未盛。在下之層石。未經發見。然物質上之公例。無論何地。皆不可逃者也。故以此學說爲比例。以考中國史前之史。決不爲過。據此種學者所稱。舊新兩石刀期。其所經年代。最爲綿遠。其時無家畜。無陶器。無農產業。中國當黃帝以前。神農已作耒耜。蚩尤已爲弓矢。其已經過石器時代。交入銅器時代之證據甚多。然則人類之起。遐哉邈乎。遠在洪水時代以前。有斷然也。

又以人羣學之公例言之。凡各人羣。必須經過三種之一定時期。然後能成一龐大固結之團體。第一爲各人獨立。有事則舉酋長之時期。第二爲家族執政。上則選置君主。下則指揮人民之時。第三爲中央集權。漸漸鞏固。君主一人專裁庶政之時期。斯賓塞爾羣學有云。一譬有一未成規律之羣族於此。一旦或因國遷。或因國危。湧出一公共之問題。則其商量處置之情形如何。必集其民衆於一大會場。而會場之中。自然分爲二派。其甲派。則老成者。有

膂力者。閱歷深而有智謀者。爲一領袖團體以任調查事實討議問題之事。其乙派則年少者。老羸者。智勇平凡者。爲隨屬一團體占全種族之大部分。其權利義務。不過旁聽甲派之議論。爲隨聲附和之可否而已。又於領袖團體之中。必有一二人有超羣拔萃之威德。如老成之狩獵家。或狡獪之妖術家。專在會場決策而任行之。即被舉爲臨事之首領云云。一然則一羣之中。自劃然分爲三種之人物。即其一最多數之隨屬團體。即將來變成人民之胚胎也。其二則少數之領袖團體。即將來變成豪族之胚胎也。其三則最少數之執行事務委員。即將來變成君主之胚胎也。凡此三種人物。當其在太古野蠻時代。常相集合距離不甚遠。又至今日文明時代。亦相結合距離不甚遠。惟中間所經過之趨勢。則三者常日漸分離。其政權由多數而浸歸於少數。由少數而浸歸於最少數。蓋其初時。人人在本羣。爲自由之競爭。非遇有外敵。則領袖團體。殆爲無用。其後因外敵數見。於是臨時首領。漸變而爲常任首領。而領袖團體之權力日以大焉。又其後此領袖團體中之有力者。各劃分權力範圍。成封建割據之形。而兼并力征之勢日盛。久乃變成中央集權之君主政體。此歷代萬國之公例也。我中國當黃帝堯舜之時。純然爲豪族執政之時期。（論詳下卷）而且中央集權君主專裁之制。亦已萌芽發達。亦可見我中國有史以前。既經絕遠之年代。而文明發達之早。誠

足以自豪於世界也。

第八節 時代之區分

敘述數千年之陳跡。汗漫邈散。而無一綱領以貫之。此著者讀者之所苦也。故時代之區分起焉。中國二十四史。以一朝爲一史。即如通鑑。號稱通史。然其區分時代。以周紀。秦紀。漢紀等名。是由中國前輩之腦識。只見有君主。不見有國民也。西人之著世界史。當分爲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等名。雖然。時代與時代相續者也。歷史者無間斷者也。人間社會之事變。必有終始因果之關係。故於其間若欲劃然分一界線。如兩國之定界約焉。此實理勢之所不許也。故史家惟以權宜之法。就其事變之著大而有影響於社會者。各以己意約舉而分之。以便讀者。雖曰武斷。亦不得已也。

第一上世史。自黃帝以迄秦之一統。是爲中國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自發達自競爭自團結之時代也。其最主要者。在戰勝土著之蠻族。而有力者及其功臣子弟分據各要地。由酋長而變爲封建。復次第兼并。力征無已。時卒乃山夏。禹塗山之萬國。變爲周初孟津之八百諸侯。又變而爲春秋初年之五十餘國。又變而爲戰國時代之七雄。卒至於一統。此實漢族自經營其內部之事。當時所交涉者。惟苗種諸族類而已。

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統後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爲亞洲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與亞洲各民

族交涉繁蹟競爭最烈之時代也。又中央集權之制度。日就完整。君主專制政體全盛之時代也。其內部之主要者。由豪族之帝政。變爲崛起之帝政。其外部之主要者。則匈奴種西藏種蒙古種。通古斯種次第錯雜。與漢種競爭。而自形質上觀之。漢種常失敗。自精神上觀之。漢種常制勝。及此時代之末年。亞洲各種族漸向於合一之勢。爲全體一致之運動。以對於外部大別之種族。

或問曰。此中世史之時代。凡亘二千年。不太長乎。曰。中國以地太大。民族太大之故。故其運動進步。常甚遲緩。二千年來。未嘗受亞洲以外大別種族之刺激。故歷久而無大異動也。惟因此時代太長之故。令讀者不便。故於其中復分爲三小時代焉。俟本篇乃詳析之。今不先及。

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於今日。是爲世界之中國。即中國民族合同全亞洲民族。與西人交涉競爭之時代也。又君主專制政體漸就湮滅。而數千年未經發達之國民立憲政體。將嬗代興起之時代也。此時代今初萌芽。雖閱時甚短。而其內外之變動。實皆爲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別爲一時代。實則近世史者。不過將來史之楔子而已。

說動力

趙振

諸天不動則無世界。地球不動則無晝夜。無世界則乾坤毀。無晝夜則人類息。動力者。其萬

不可缺之性質乎。作動力說。

一 中國舊無動力

中國有動力乎。無有也。中國自大草大木大鳥大獸而獼猴而猩猩而人類而土番而部落而封建而一統。雖世運遞嬗。力征兼併。固不能免。然其究也。不過一小世界之中。自經營其內部。其主持者亦不過二三酋長封建之魁桀而已。無文明之思想。無政治之交涉。旋起旋滅。如泡如影。無所謂大動力也。始皇突起。掃蕩羣雄。其尊無外。其極無等。復出其愚黔首之毒策。以鎮定其民。而黃老之術。復繼而播之。九皇六十四民之裔。四百餘州貴胄之民。積習相沿。遂成爲永靜之性質。其間雖不無易姓震蕩摧鋤之事。而獨夫民賊。既據而爲己。有復踵其前代鎮定之策。以相循。沈沈二千餘年。黯黯二十四姓。相繼相續。其永靜之性質。遂如鐵案而不可移。亞洲大陸之上。奄奄然高臥一昏昏長睡之病夫。病夫之謂。不自中外交通始也。自蟠伏於專制政體之下之日。即爲我受病之原。其始也。羣病夫而一室之面面相覷。視爲固然。而不自知其爲病夫也。燈燭無光。鷓且。不鳴。羣居閨寂。但聞鼾聲。動力乎。無震之者。無撼之者。無激之者。無搏之者。何自而起乎。

二 動力之遠因

動力者。羣雄並處相磨相蕩而生者也。十九世紀之世界。風潮突起於歐。美。噌宏澎湃。波詭

雲。譎。相。激。刺。衝。蕩。而。靡。窮。如。鯤。鵬。之。圖。南。九。萬。里。而。一。息。如。火。山。之。爆。裂。煙。飛。焰。突。砂。石。騰。空。於。是。有。大。音。聲。起。萬。籟。盡。從。而。響。應。之。摧。夷。震。折。地。盪。不。寧。或。角。或。逐。或。飛。或。騰。舉。數。百。年。數。千。年。之。舊。國。一。舉。而。簸。蕩。翻。覆。之。一。夫。起。於。前。萬。夫。應。於。後。強。者。倡。焉。弱。者。隨。焉。智。者。唱。焉。愚。焉。和。焉。互。起。互。伏。互。勝。互。敗。互。追。互。逐。互。繼。互。續。如。機。器。之。發。軔。也。節。節。相。銜。如。大。川。之。赴。壑。也。波。波。相。逐。若。法。蘭。西。若。德。意。志。若。意。大。利。若。瑞。士。若。美。利。堅。若。英。吉。利。若。匈。牙。利。若。門。的。內。哥。塞。爾。維。亞。希。臘。等。望。風。而。起。聞。聲。而。應。級。級。相。踵。躡。層。層。相。吸。引。如。神。龍。之。夭。矯。如。猛。獅。之。慄。悍。如。求。亡。子。如。追。亡。羊。無。一。息。而。寧。焉。無。一。刻。而。寧。焉。無。一。時。而。寧。焉。無。一。日。而。寧。焉。十。九。世。紀。之。中。歐。美。之。動。力。其。發。軔。也。然。而。瀛。海。茫。茫。煙。雲。蒼。蒼。波。濤。洋。洋。彼。轟。轟。烈。烈。犇。馳。角。逐。席。不。遑。煖。食。不。甘。味。而。我。亞。洲。聲。音。渺。不。相。聞。也。利。害。渺。不。相。涉。也。休。戚。渺。不。相。關。也。痛。癢。渺。不。相。問。也。彼。方。營。營。而。我。昏。昏。彼。方。皇。皇。而。我。痒。痒。彼。方。隆。隆。而。我。夢。夢。如。鄰。鄉。之。鬥。也。閉。戶。高。枕。而。自。安。局。外。之。例。如。隔。岸。之。火。也。酣。嬉。自。若。而。作。袖。手。之。觀。然。而。動。機。一。發。機。軸。相。連。但。有。遲。速。無。有。遠。近。膨。脹。之。力。豈。遂。止。於。歐。美。乎。未。必。然。也。

三 動力之近因

星。星。之。勢。將。燎。原。也。岷。山。之。流。不。過。濫。觴。而。汪。洋。汎。濫。直。達。於。尾。閫。焉。十。九。世。紀。之。末。二十。世。紀。之。初。動。力。之。來。將。自。歐。美。而。渡。於。吾。亞。日。本。先。受。其。動。力。者。也。東。山。天。皇。之。時。代。印。度。

及奧西利亞來航於彼國。後奈良天皇天文年中。葡萄牙商船泊於大隅種子島。耶穌之教。因之而來。大友義鎮等信之。然不過如利瑪竇南懷仁等之來我國。傳教一二端之外。未能輸入文明于我國。也德川家康之世。耶穌教徒紛然不靜。肥前原島相聚四萬餘人。互相煽動。則動力之始萌者。泊乎美艦渡來。民情大動。攘夷覆慕。鎖港開港。尊王之議論。紛擾沸騰。與國若狂。日無寧晷。志士憤激。裂眦努目。長門薩摩之橫。吾亞洲諸國所僅見者。而古賀侗菴等具先覺之特識。闢謬見之大非。自是而後。大局岌岌。黨派紛紛。相與頡頏。抵拒者數十載。流血之烈。刑獄之慘。吾亞洲自有黨禍以來。亦所僅見者。動機既發。而動力之膨脹。亦與之並進而已。近在吾鄰。風氣日逼。雖我國昏然長睡。不見不聞。守此醉生夢死之乾坤。將貿貿焉長此終老。然而陽氣所激。金石爲穿。動力之來。已遍歐美而達扶桑矣。風氣之推遷。若有攝力。雖夸父龍伯不能爭。我不迎之。寧能禁之。動力乎已及日本。而獨令我國向隅乎。

四 動力之起點

我中國之穴靜性久矣。根深蒂固。萬牛不能拔而起之。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之性質。奉爲金科玉律。而不敢違。中國之動力。若何而後能發達也。然造物之巧。因物而付焉。鑿而不舍。鑽石無以保其堅。况二千餘年金玉。其外敗壞。其中之老大帝國乎。且且而撼之。朝朝而搖之。

雖欲不動。烏可得耶。道光二年。沙角之役。是爲我中國與歐洲兵戎相見之始。爭戰二年。波及三省。卒俯首帖耳而與之言和。自是而後。凡有兵端。無役不敗。庚申之役。京都破。乘輿走。宮闕焚。動力之機。雖微末。如累黍。如阿屯。然其起點。雖微。原質已伏。動力之暗輸入。實始於此。

五 動力之萌芽

甲午一役。其入門之一喝耶。其當頭之一棒耶。未戰之先。我中國夜郎自大。惟我獨尊之氣。燄若何也。滅此朝食。將不介馬而馳。大河前橫。何難投鞭而斷。而一敗塗地。幾乎不國。於是驕悍之夫。昏醉之倫。嗒然茫然。不知其所以。我中國先覺之魁。奔走叫號。開強學會於京師。開時務報於上海。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羣傑繼起。聲氣相應。而我中國之動力。於是始萌芽焉。膠州之事。接踵而來。而以暴激之舉。動以激刺我國民之腦氣。筋。舉國震駭。汲汲焉。皇皇焉。相與震懼。千破屋漏舟之內。此我中國一線之生機也。於斯時也。聖主勵精于上。臣工惕厲於下。鷄聲喔喔。東方漸明。攬衣起坐。徘徊中庭。悲夫。而孰意戊戌八月當頭之一壓乎。新蕙初茁。而突折之源泉。初發而忽寒之道。高一尺。斃高一丈。動力乎。其將萌芽一折。永無生機乎。如妙手空空兒。一擊不中。翩然遠逝耶。抑或再接再厲。如曹劌之三戰三北而不怯耶。動力乎。其機既發。而誰收之乎。

六 動力自內之暴裂者

六烈士之流血也。動力之基礎由此固矣。頑固盈廷。專施壓力。壓之愈極。而膨脹之力。抵持抗拒而愈堅。彼欲挫之。而實揚之。彼欲抑之。而實張之。戊戌以來。朝廷之蔽固。自開海禁以來。所未有者。其昏謬頑悍。已達其極點。然而戊戌以後。我國開新之機。亦自開海禁以來。所未有者。庚子漢口之事。唐烈士攘臂一呼。應者雲集。東南半壁。無不仰首伸眉。趨踴從事。櫻網羅。膏礎斧。悍然而不辭。日本尊王覆慕之偉業。庶幾望其後塵也。萌蘖初生。基礎未固。而暴風慘雨。再從而摧折焉。嗚呼。一波再波。問溯洄其安止。三摛四摛。抱瓜蔓而長。歸民氣幾何。士氣幾何。摧鋤壓抑。能經幾何耶。中國之動力。其由此而蛻伏耶。將復上古中古近古之永靜性質耶。吾所大懼。其由此而愈激耶。一洗上古中古近古之永靜性質。而振作之。而較前此者而加勵。吾所馨香而禱祝之。則吾中國神明之胃冠帶之倫。庶幾猶未絕望也。

七 動力之自外輸助者

庚子漢口之事。敗我國民之一大挫也。頑固政府之壓制。將從此而愈嚴。防範將從此而愈密。我中國將漫漫長夜。永無待旦之時矣。而孰知天心大巧。豈蚩蚩者所及料乎。內之動力將窮。而自外之動力。又從而輸入。八國之師。長驅直入。京師再破。乘輿再走。王公大臣。誅戮走死者以數十計。動力雖挫於漢陽。而震動於全國。部例焚矣。胥吏裁矣。八股廢矣。武科停矣。

捐納止矣。吾中國之動力。吾知自此愈膨脹。愈發達。而決不能遏止者矣。孰管鑰。是孰弛張。是孰綱維。是冥冥中殆真有主宰者乎。

八 希望將來之動力

由是而談。我中國將來之動力。將若之。何將希望英吉利法蘭西美利堅德意志奧大利亞意大利日本之強國乎。其次將荷蘭比利時日斯巴尼亞葡萄牙瑞典丹麥希臘之足以自立乎。毋土耳其。若毋印度。若毋阿比西尼亞摩洛哥塞內岡比諸國。若我中國之動力。稅駕何所乎。來日方長。競爭未已。登高邱而四顧。企予望之。

九 總結

嗟夫。石刀銅刀鐵刀之異。鐵輪銅輪銀輪金輪之殊。吉利大人對大人把拉人蛤利之綿。暖。據亂升平太平之聖制。皆以一動力轉環其間。非然者。則自開關以來。將長此唯唯吁吁之。世。歷千萬劫。而不移。又安有此二十世紀新世界之幸福乎。動力乎。其渡衆生之寶筏。其阿僧祇無量之功力。由此而修慧修福。以度於無量極樂世界者。此動力也。豈徒一國一洲一。種之興衰成敗之事哉。

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

梁啓超

思想者事實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實。必先養成何等之思想。

世界之有完全國家也。自近世始也。前者曷爲無完全國家。以其國家思想不完全也。今泰西人所稱述之國家思想。果爲完全否乎。吾不敢知。雖然。以視前者。則其進化之跡粲然矣。其得此思想也。非一朝一夕所驟致。非一手一足所幸成。或自外界刺激之。或自內界啓牖之。雖曰天演日進之公理。不得不然。然所以講求發明而提倡之者。又豈可緩耶。故今略述其變遷異同之大體。使吾國民比較而自省焉。苟思想之普及。則吾國家之成立。殆將不遠矣。

德國大政治學者伯倫知理。所著國家學。將歐洲中世與近世國家思想之變遷。舉其特異之點。凡若干條。茲譯錄如下。

甲 中世

一 國家者。其生命與權利。受於上帝。國家之組織。皆由天意。受天命。

二 國家二字之理想。全自教門之學說而來。

王者代上帝君臨國家。王國即神國也。天

乙 近世

一 國家者。本於人性。成於人爲。其所組織。乃共同生活之體。生民自構成之。生民自處理之。

二 以哲學及史學。定國家之原理。故近世之政治學。全自國家與吾人之相關如何著

主教主持教令與國家之兩大權。謂教界之權。與俗世之權。皆上帝之所付。其一歸於教皇。其一歸於羅馬帝。即耶穌新教。雖知教令干預政權之不可。然其論國家權。仍帶宗教上之思想。

三 中世國家之理想。雖非如東洋古國

指埃及猶

太直接之神權政體。而尙不免爲間接之神權政體。蓋君主者神之副代理也。

四 國家由教徒之團體而成。故以教派之統一爲最要。凡異教無教之徒。不許有政權。且虐待之。

五 耶蘇教國。以教令爲形而上者。故視之也。

想。或曰國家者。由人人各求其安。將求其自由相議合意而結成者也。或曰國家者。同一之國民。自然發生之團體也。要之近世國家之理想。非全滯於宗教。亦非全離於宗教。至政治學之所務。則不在求合於天則。而在求合於人事。

三 神權政體。與近世政治思想。不相容。近世之國家。乃生民以憲法而構造之。其統治之權。以公法節制之。其行政也。循人生之道理。因人爲之方法。以圖國民之幸福。

四 宗教無特權。無論公法私法。皆與教派不相涉。國家有保護「信教自由」之責任。無論何種教令。不得禁止凌害之。

五 國家自有精神（國民之元氣）有形體（憲

尊。以國家爲形而下者。故視之也卑。教主之位。在國王之上。教士之位。在平民之上。常享特權。免常務。

六教育少年之事。皆由教會管之。各專門學。亦歸宗教勢力範圍。

七無公法私法之別。於屬地所行之主權。殆如私管業之財產。君權者。一家族之權也。八因封建制度之故。國權破碎分離。自神而王。自王而侯伯。自侯伯而士。自士而市府。逐漸推移。法律之組織極散漫。

制而成一法人。(法人者謂自法律上視之與一箇人同例)對於教令而有獨立之地位。且能以權力臨教會。其施行法律也。一切階級皆平等。教士不能有特優之權。

六國家所委於教會者。僅宗教教育耳。若學校則國家之學校也。一切專門學。皆脫宗教之羈絆。國家保護其自由。

七公法與私法之區別。極分明。公權與公務相倚。

八國家者。自國民而成者也。但中央統制之權。仍存於國家。國家因國民的基礎。其範圍日赴廣大。法律亦以國家統一之精神。施平等於全體。

九代議選舉之權。由身分而異。貴族及教士占非常之勢力。法律亦因階級爲區別。

十諸侯自保其國家。故盛行保護政略。國家主權。偏於一方細民。不能享自由。

十一國家無意志。無精神。祇由於天性與趨勢而決行爲。如天然之生物然。其法律以習俗爲根柢。

吾今者略仿其例。推而衍之。舉歐洲舊思想與中國舊思想與歐洲新思想。試一比較。列表如下。

甲 歐洲舊思想

一國家及君主人民。皆爲神而立者也。故神爲國家之主體。

乙 中國舊思想

一國家及人民。皆爲君主而立者也。故君主爲國家之主體。

丙 歐洲新思想

一國家爲人民而立者也。君主爲國家之一支體。其爲人民而立。更不俟論。故人

九選舉之權。達于人民全體。其根柢即民政是也。法律通全國而爲一。

十全體之人民。各伸其共有之自由。又各服其自集之權力。

十一國家自有知覺。循至善之理。而行其法律。以公議別擇爲根柢。

一人民之一部分。與國家有關係。國家者半公私之物也。可以據為己有。而不能一人獨有。

三治人者為一級。被治於人者為一級。其地位生而即定。永不得相混。

二國家與人民。全然分離。國家者。死物也。私物也。可以一人獨有之。其得之也。以強權以優先權。故人民之盛衰。與國家之盛衰無關。

三治人者為一級。治於人者為一級。其級非永定者。人人皆可以為治人者。人人皆可以為治于人者。但既

民為國家之主體。十九世紀下半紀之國家主義。亦頗言人民為國家而立。然與舊思想有絕異之點。語詳下篇。

二國家與人民一體。國家者活物也。（以人民非死物故）公物也。（以人民非私物故）故無一人能據有之者。人民之盛衰。與國家之盛衰。如影隨形。

三有治人者。有治于人者。而無其級。全國民皆為治人者。亦皆為治于人者。一人之身。同時為治人者。亦同

四帝王代天臨民。帝王之權
即神權。幾與神爲一體。

五政治爲宗教之附屬物。

六公衆教育。權在教會。

七立法權在少數之人。（君
主及貴族）其法以神意

爲治人者。即失治於人之
地位。既爲治于人者。即失
治人者之地位。

四帝王非天之代理者。而天
之所委任者。故帝王對於
天而負責任。

五宗教爲政治之附屬物。

六無公衆教育。

七立法權在一人。（君主）其
法以古昔爲標準。（或据

時即爲治於人者。

四帝王及其他統治權。非天
之代理。而民之代理。非天
之所委任。而民之所委任。
故統治者對於民而負責
任。

五政治與宗教，各有其獨立
之位置。兩不相屬。

六公衆教育。權在國家。

七立法之權在衆人。（合國
民）其法以民間公利公

爲標準。

八（與中國舊思想略同）

九全國人皆受治於法律。惟法律有種種階級。各人因其身分而有特異之法律。十政權分散。或在王。或在諸侯。或在豪族。或在市府。無所統一。

先哲之言。或沿前朝之制。或任舊社會之習慣。

八無公法私法之別。國家對於人民。有權利而無義務。人民對於國家。有義務而無權利。

九惟君主一人立於法律之外。其餘皆受治於法律。一切平等。十政權外觀似統一。而國中實分無量數之小團體。或以地分。或以血統分。或以職業分。中央政權謂之弱

九十
益爲標準。

八公法私法。界限極明。國家對於人民。人民對於國家。人民對於人民。皆各有其相當之權利義務。

九全國人皆受治於法律。一切平等。雖君主亦不能違公定之國憲。十政權統一。中央政府與團體自治。各有權限。不相侵越。

十一列國並立。政治之區域頗狹。且有貴族階級。故人民常不得自由。

小也不可。謂之強大也亦不可。

十一一歷大一統。政治之區域寥濶。且無貴族階級。故政府雖非能予民以自由。而因其統治力之薄弱。人民常意外得無限之自由。亦意外得無限之不自由。

十一政府為人民所自造。人民各尊其自由。又委託其公自由於政府。故政府統治之權甚大。而人民得有限之自由。

今考歐洲國家思想過去現在未來變遷之跡。舉其犖犖大者如下。

國家思想

- 過去
 - 一 家族主義時代
 - 二 酋長主義時代
 - 三 帝國主義時代
 - 甲 神權帝國
 - 乙 非神權帝國
- 現在
 - 四 民族主義時代
 - 五 民族帝國主義時代
- 未來
 - 六 萬國大同主義時代

過去者已去。如死灰之不能復然。未來者未來。如說食之不能獲飽。今暫置勿論。但取現在通行有力者而論之。

今日之歐美。則民族主義與民族帝國主義相嬗之時代也。今日之亞洲。則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相嬗之時代也。專就歐洲而論之。則民族主義全盛於十九世紀。而其萌達也在十八世紀之下半。民族帝國主義全盛於二十世紀。而其萌達也在十九世紀之下半。今日之世界。實不外此兩大主義活劇之舞臺也。

於現今學界。有割據稱雄之二大學派。凡百理論皆由茲出焉。而國家思想其一端也。一曰平權派。盧梭之徒爲民約論者代表之。二曰強權派。斯賓塞之徒爲進化論者代表之。平權派之言曰。人權者。出於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權。人人皆平等。國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結契約而成立者也。故人民當有無限之權。而政府不可不順從民意。是即民族主義之原動力也。其爲效也。能增箇人強立之氣。以助人羣之進步。及其弊也。陷於無政府黨。以壞國家之秩序。強權派之言曰。天下無天授之權利。惟有強者之權利而已。故衆生有天然之不平。等自主之權。當以血汗而獲得之。國家者。由競爭淘汰不得已而合羣以對外敵者也。故政府當有無限之權。而人民不可不服從其義務。是即新帝國主義之原動力也。其爲效也。能確立法治。以法治國之主格。以保團體之利益。及其弊也。陷於侵略主義。蹂躪世界之和。

本。

十八十九兩世紀之交。民族主義飛躍之時代也。法國大革命。開前古以來未有之偉業。其一人權宣言書曰。凡以己意欲棲息於同一法律之下之國民。不得由外國人管轄之。又其國之全體乃至一部分。不可被分割於外國。蓋國民者獨立而不可解者也。云云。此一主義。以萬丈之氣。磅礴衝激於全世界人人之腦中。順之者興。逆之者亡。以拿破侖曠世之才。氣吞地球。八九於其胸。而曾不芥蒂。卒乃一蹶再蹶。身爲囚虜。十年壯圖。泡滅如夢。亦惟反抗此主義之故。拿破侖之既敗也。此主義亦如皎日之被翳。風雷雖歇。殘雲未盡。於時。比利時合併於荷蘭。荷爾士達因_{日耳曼族之一都府也}被領於丹麥。意大利之大部被軛於奧國。匈牙利及波希米亞亦皆被略於奧國。波蘭爲俄普奧所分。巴幹半島諸國見掩於土耳其。其一時國民獨立之原理。若將中絕焉。曾幾何時。而希臘抗土以獨立矣。比利時自荷蘭而分離矣。荷爾士達因復還於德國矣。數百年憔悴於教政帝政下之德意志意大利。皆新建國稱雄於地球矣。匈牙利亦得特別自治之憲法矣。羅馬尼亞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皆仰首伸眉矣。愛爾蘭自治之案通過矣。至千九百年頃。其風潮直馳捲騰溢於歐洲以外之天地。以區區荒島之非律賓。一度與百年軛縛之西班牙。抗而脫其羈絆。再度與富源莫敵之美國。抗雖暫挫。跌而其氣未衰焉。以崎嶇山谷之杜蘭斯哇兒。其人口曾不及倫敦負郭之一小區。

致勞堂堂大英三十餘萬之雄兵。至今猶患苦之。凡百年來種種之壯劇。豈有他哉。亦由民族主義磅礴衝激於人人之胸中。寧粉骨碎身。以血染地。而必不肯生息於異種人壓制之下。英雄哉。當如是也。國民哉。當如是也。今日歐洲之世界。一草一石。何莫非食民族主義之賜。讀十九世紀史。而知發明此思想者。功不在禹下也。

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於本國也。人之獨立。其在於世界也。國之獨立。使能率由此主義。各明其界限。以及於未來。永劫。豈非天地間一大快事。雖然。正理與時勢。亦常有不並容者。自有天演以來。即有競爭。有競爭則有優劣。有優劣則有勝敗。於是強權之義。雖非公理。而不得不成爲公理。民族主義發達之既極。其所以求增進本族之幸福者。無有厭足。內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於外。故曰兩平等者相遇。無所謂權力。道理即權力也。兩不平等者相遇。無所謂道理。權力即道理也。由前之說。民族主義之所以行也。歐洲諸國之相交則然也。由後之說。帝國主義之所以行也。歐洲諸國與歐外諸國之相交則然也。於是乎厚集國力。擴張屬地之政策。不知不覺。遂蔓延於十九世紀之下半。雖然。其所以自解也。則亦有詞矣。彼之言曰。世界之大部分。被掌握於無智無能之民族。此等民族。不能發達其天然力（如曠地山林等）以供人類之用。徒令其廢棄。而他處文明民族。人口日稠。供用缺乏。無從挹注。故勢不可不使此

劣等民族。受優等民族之指揮監督。務令適宜之政治。普遍於全世界。然後可以隨地投資。本以圖事業之發達。以增天下之公益。此其口實之大端也。不甯惟是。彼等敢明目張胆。謂世界者。有力人種世襲之財產也。有力之民族。攘斥微力之民族。而據有其地。實天授之權利也。不甯惟是。彼等謂優等國民。以強力而開化劣等國民。爲當盡之義務。苟不爾。則爲放棄責任也。此等主義。既盛行。於是種種無道之外交手段。隨之而起。故德國以殺兩教士之故而。掠口岸於支那。英國以旅民權利之故而。興大兵於波亞。其餘互相猜忌。互相欺蔽之事。往來於列強外交家之頭腦者。蓋日多一日也。其究也。如美國向守們羅主義。超然立於別世界者。亦遂狡焉變其方針。一舉而墟夏威夷。再舉而刈菲律賓。蓋新帝國主義。如疾風如迅雷。颯然訇然。震撼於全球。如此其速也。

新帝國主義之既行。不惟對外之方略一變而已。即對內之思想。亦隨之而大變。蓋民族主義者。謂國家恃人民而存立者也。故甯犧牲凡百之利益。以爲人民。帝國主義者。言人民恃國家而存立者也。故甯犧牲凡百之利益。以爲國家。強幹而弱枝。重團體而輕箇人。於是前者以政府爲調人。爲贅疣者。一反響間。而政府萬能之語。遂徧於大地。甚者如俄羅斯之專制政體。反得以機敏活潑。爲萬國之所欽羨。而人權民約之舊論。幾於蕭條門巷無人問矣。迴黃轉綠。循環無端。其現狀之奇。有如此者。今試演孟子之言。以證明國家思想之變遷如

十八世紀以前

君爲貴

社稷次之

民爲輕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

民爲貴

社稷次之

君爲輕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

社稷爲貴

民次之

君爲輕

雖然十九世紀之帝國主義與十八世紀前之帝國主義其外形雖混似其實質則大殊。何也。昔之政府以一君主爲主體。故其帝國者獨夫帝國也。今之政府以全國民爲主體。故其帝國者民族帝國也。凡國而未經過民族主義之階級者不得謂之爲國。譬諸人然。民族主義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義而變爲民族帝國主義則成人以後謀生建業所當有事也。今歐美列強皆挾其方剛之膂力以與我競爭。而吾國於所謂民族主義者猶未胚胎焉。頑鏹者流墨守十八世紀以前之思想以欲與公理相抗衡。卵石之勢不足道矣。吾尤恐乎他日之所謂政治學者耳。食新說不審地位。貿然以十九世紀末之思想爲措治之極。則謂歐洲各國既行之而效矣。而遂欲以政府萬能之說移殖於中國。則吾國將永無成國之日矣。知他人以帝國主義來侵之可畏。而速養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義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國民所當汲汲者也。

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

梁 啓 超

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大哉言乎。野蠻時代所謂道德者。其性質甚繁雜而各呈其用。而吾人所最當研究。簡單而常不相容。文明時代所謂道德者。其性質甚繁雜而各呈其用。而吾人所最當研究。而受用者。則凡百之道德。皆有一種妙相。即自形質上觀之。割然立於反對之兩端。自精神上觀之。純然出於同體之一貫者。譬之數學。有正必有負。譬之電學。有陰必有陽。譬之冷熱。兩暗潮。互衝而互調。譬之輕重兩空氣。相薄而相劑。譬學道者。能備其繁雜之性質而利用之。如佛說華嚴宗所謂相是無礙。相入無礙。苟有得於是。則以之獨善其身。而一身善。以之兼善天下。而天下善。

朱子曰。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凡我輩有志於自治。有志於覺天下者。不可不重念此言也。天下固有絕好之義理。絕好之名目。而提倡之者。不得其法。遂以成絕大之流弊者。流弊猶可言也。而因此流弊之故。遂使流俗人口實之。以此義理此名目為詬病。即熱誠達識之士。亦或疑其害多利少。而不敢復道。則其於公理之流行。反生阻力。而文明進化之機。為之大窒。莊子曰。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巨。可不懼乎。可不慎乎。故我輩討論公理。必當平其心。公其量。不可徇俗以自畫。不可驚世以自喜。徇俗以自畫。是謂奴性。驚世以自喜。是謂客氣。

吾今者以讀書思索之所得。覺有十種德性。其形質相反。其精神相成。而凡為人類所當具。

有。缺一不可者。今試分別論之。

其一 獨立與合羣

獨立者何。不倚賴他力。而常昂然獨往。獨來於世界者也。中庸所謂中立而不倚。是其義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此。文明人所以異於野蠻者。以此。吾中國所以不成爲獨立國者。以國民乏獨立之德而已。言學問則倚賴古人。言政術則倚賴外國。官吏倚賴君主。君主倚賴官吏。百姓倚賴政府。政府倚賴百姓。乃至一國之人。各各放棄其責任。而惟倚賴之是務。究其極也。實則無一人之可倚賴者。譬猶羣盲偕行。甲扶乙肩。乙牽丙袂。究其極也。實不過盲者倚賴盲者。一國腐敗。皆根於是。故今日救治之策。惟有提倡獨立。人人各斷絕倚賴。如孤軍陷重圍。以人自爲戰之心。作背城借一之舉。庶可以掃拔已往數千年奴性之壁壘。可以脫離此後四百兆奴種之沈淪。今世之言獨立者。或曰拒列強之干涉而獨立。或曰脫滿洲之羈輓而獨立。吾以爲不忠中國不爲獨立之國。特忠中國今無獨立之民。故今日欲言獨立。當先言箇人之獨立。乃能言全體之獨立。先言道德上之獨立。乃能言形勢上之獨立。危哉微哉。獨立之在我國乎。

合羣云者。合多數之獨而成羣也。以物競天擇之公理衡之。則其合羣之力愈堅而大者。愈能占優勝權於世界上。此稍學哲理者所能知也。吾中國謂之爲無羣乎。彼固厯然四百兆

人經數千年聚族而居者也。不甯惟是。其地方自治之發達頗早。各省中所含小羣無數也。同業聯盟之組織頗密。四民中所含小羣無數也。然終不免一盤散沙之謂者。則以無合羣之德故也。合羣之德者。以一身對於一羣。常肯紉身而就羣。以小羣對於大羣。常肯紉小羣而就大羣。夫然後能合內部固有之羣。以敵外部來侵之羣。乃我中國之現狀。則有異於是矣。彼不識羣義者。不必論。即有號稱求新之士。日日以合羣呼號於天下。而甲地設一會。乙徒立一黨。始也互相輕。繼也互相妒。終也互相殘。其力薄者旋起旋滅。等於無有。其力強者且將釀成內訌。爲世道憂。此其故亦非盡出於各人之私心焉。蓋國民未有合羣之德。欲集無數之不能羣者。強命爲羣。有其形質。無其精神也。故今日吾輩所最當講求者。在養羣德之一事。

獨與羣對待之名詞也。人人斷絕依賴。是倚羣毋乃可恥。常紉身而就羣。是主獨無乃可羞。以此間隙。遂有誤解者。與託名者之二派出焉。其老朽腐敗者。以和光同塵爲合羣之不二法門。馴致盡棄其獨立。闔然以媚於世。其年少氣銳者。避奴隸之徽號。乃專以盡排儕輩。惟我獨尊爲主義。由前之說。是合羣爲獨立之賊。由後之說。是獨立爲合羣之賊。若是乎兩者之終不能並存也。今我輩所亟當說明者。有二語。曰獨立之反面。依賴也。非合羣也。合羣之反面。營私也。非獨立也。雖人自爲戰。而軍令自聯絡而整齊。不過以獨而扶其羣云爾。雖全

機運動。而輪軸自分勞而赴節。不過以群而扶其獨云。爾苟明此義。則無所容其託。亦不必用其避。譬之物質。然合無數阿屯而成一體。合群之義也。每一阿屯中皆具有本體所含原質之全分。獨立之義也。若是者謂之合群之獨立。

其二 自由與制裁

自由者。權利之表證也。凡人所以爲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權利。二者缺一。時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文明國民每不惜擲多少形質界之生命。以易此精神界之生命。爲其重也。我中國謂其無自由乎。則交通之自由。官吏不禁也。住居行動之自由。官吏不禁也。置管產業之自由。官吏不禁也。書信秘密之自由。官吏不禁也。集會言論之自由。官吏不禁也。近雖禁其一部分然比之前世紀之法普與等國相去遠甚凡各國憲法所定形式上之自由。幾皆有之。雖然。吾不敢謂之爲自由者何也。有自由之俗。而無自由之德也。自由之德者。非他人所能予奪。乃我自得之而自享之者也。故文明國之得享用自由也。其權非操諸官吏。而常採諸國民。中國則不然。今所以幸得此習俗之自由者。恃官吏之不禁耳。一且有禁之者。則其自由可以忽消滅。而無復蹤影。而官吏之所以不禁者。亦非尊重人權而不敢禁也。不過其政術拙劣。其事務廢弛。無暇及此云耳。官吏無日不可以禁。自由無日不可以亡。若是者謂之奴隸之自由。若夫思想自由。爲凡百自由之母者。則政府不禁之。而社

會自禁之。以故吾中國四萬萬人。無一可稱完人者。以其僅有形質界之生命。而無精神界之生命也。故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國。舍自由美德外。其道無由。

制裁云者。自由之對待也。有制裁之主體。則必有服從之客體。既曰服從。尙得爲有自由乎。顧吾嘗觀萬國之成例。凡最尊自由權之民族。恒卽爲最富於制裁力之民族。其故何哉。自由之公例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爲界。制裁者制此界也。服從者服此界也。故眞自由之國民。其常要服從之點有三。一曰服從公理。二曰服從本群所自定之法律。三曰服從多數之決議。是故文明人最自由。野蠻人亦最自由。自由等也。而文野之別。全在其有制裁力與否。無制裁之自由。群之賊也。有制裁之自由。群之寶也。童子未及年。不許享有自由權者。爲其不能自治也。無制裁也。國民亦然。苟欲享有完全之自由權。不可不先組織鞏固之自治制。而文明程度愈高者。其法律常愈繁密。而其服從法律之義務亦常愈嚴整。幾於見有制裁。不見有自由。而不知其一群之中。無一能侵他人自由之人。即無一被人侵我自由之人。是乃所謂眞自由也。不然者。妄竊一二口頭禪語。暴戾恣睢。不服公律。不顧公益。而漫然號於衆曰。吾自由也。則自由之禍。將烈於洪水猛獸矣。昔美國一度建設共和政體。其基礎遂確乎不拔。日益發達。繼長增高。以迄今日。法國則自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以後。君民兩黨互起互仆。垂半世紀餘。而至今民權之盛。猶不及英美者。則法蘭西民族之制裁力。遠

出英吉利民族之下故也。然則自治之德不備而徒漫言自由。是將欲急之。反以緩之。將欲利之。反以害之也。故自由與制裁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已。又乃相待而成。不可湏臾離。言自由主義者。不可不於此三致意也。

其三 自信與虛心

自信力者。成就大業之原也。西哲有言曰。凡人皆立於所欲立之地。是故欲爲豪傑。則豪傑矣。欲爲奴隸。則奴隸矣。孟子曰。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又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天下人固有識想與議論。過絕尋常。而所行事不能有益於大局者。必其自信力不足者也。有初時持一宗旨。任一事業。及爲外界毀譽之所刺激。或半途變更廢止。不能達其目的地者。必其自信力不足者也。居今日之中國。上之不可不衝破二千年頑謬之學理。內之不可不鑿戰四百兆羣盲之習俗。外之不可不對抗五洲萬國猛烈侵略。溫柔籠絡之方策。非有絕大之氣魄。絕大之胆量。豈能於此四面楚歌中。打開一條血路。以導我國民於新世界者乎。伊尹曰。余天民之先覺者也。余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余覺之而誰也。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抑何其言之大而夸歟。自信則然耳。故我國民而自以爲國權不能保。斯不能保矣。若人人以自信力奠定國權。強鄰孰得而侮之。國民而自以爲民權不能興。斯不能興矣。若人人以自信力奮爭民權。民賊

孰得而壓之。而欲求國民全體之自信力。必先自志士各人之自信力始。

或問曰。吾見有頑錮之輩。抱持中國一二經典古義。謂可以攘斥外國。凌轢全球者。若是者。非其自信力乎。吾見有少年學子。摭拾一二新理新說。遂自以爲足。廢學高談。目空一切者。若是者。非其自信力乎。山前之說。則中國人中富於自信力者。莫如端王剛毅。由後之說。則如格蘭斯頓之耄而向學。奈端之自視。微然。非其自信力之有不足乎。曰。惡。是何言歟。自信與虛心。相反而相成者也。人之能有自信力者。必其氣象濶大。其胆識雄遠。既注定一目的地。則必求貫達之而後已。而當其始之求此目的地也。必校羣長以擇之。其繼之行此目的地也。必集群力以圖之。故愈自重者。愈不敢輕薄天下人。愈堅忍者。愈不敢易視天下事。海納百川。經重致遠。殆其勢所必然也。彼故見自封一得自喜者。是表明其器小易盈之跡於天下。如河伯之見海。若終必望洋而氣沮。如遼豕之到河東。卒乃懷慙而不前。未見其自信力之能全始全終者也。故自信與驕傲異。自信者常沈着。而驕傲者常浮揚。自信者在主權。而驕傲者在客氣。故豪傑之士。其取於人者。常以三人行必有我師爲心。其立於己者。常以百世俟聖而不惑爲鵠。夫是之謂虛心之自信。

其四 利己與愛他

爲我也。利己也。私也。中國古義以爲惡德者也。是果惡德乎。曰。惡。是何言。天下之道德法律。

未。有。不。自。利。己。而。立。者。也。對。於。禽。獸。而。倡。自。貴。知。類。之。義。則。利。己。而。已。而。人。類。之。所。以。能。主。宰。世。界。者。賴。是。焉。對。於。他。族。而。倡。愛。國。保。種。之。義。則。利。己。而。已。而。國。民。之。所。以。能。進。步。繁。榮。者。賴。是。焉。故。人。而。無。利。己。之。思。想。者。則。必。放。棄。其。權。利。弛。擲。其。責。任。而。終。至。於。無。以。自。立。彼。芸。芸。萬。類。平。等。競。存。於。天。演。界。中。其。能。利。己。者。必。優。而。勝。其。不。能。利。己。者。必。劣。而。敗。此。實。有。生。之。公。例。矣。西。語。曰。天。助。自。助。者。故。生。人。之。大。患。莫。甚。於。不。自。助。而。望。人。之。助。我。不。自。利。而。欲。人。之。利。我。夫。既。謂。之。人。矣。則。安。有。肯。助。我。而。利。我。者。乎。又。安。有。能。助。我。而。利。我。者。乎。國。不。自。強。而。望。列。國。之。爲。我。保。全。民。不。自。治。而。望。君。相。之。爲。我。興。革。若。是。者。皆。缺。利。己。之。德。而。已。昔。中。國。楊。朱。以。爲。我。立。教。曰。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惡。其。言。及。觀。英。德。諸。國。哲。學。大。家。之。書。其。所。標。名。義。與。楊。朱。殆。合。者。不。一。而。足。而。其。理。論。之。完。備。實。有。足。以。助。人。羣。之。發。達。進。國。民。之。文。明。者。蓋。西。國。政。治。之。基。礎。在。於。民。權。而。民。權。之。鞏。固。由。于。國。民。競。爭。權。利。寸。步。不。肯。稍。讓。即。以。人。人。不。拔。一。毫。之。心。以。自。利。者。利。天。下。觀。于。此。然。後。知。中。國。人。號。稱。利。己。心。重。者。實。則。非。真。利。己。也。苟。其。真。利。己。何。以。他。人。剝。奪。己。之。權。利。握。制。己。之。生。命。而。恬。然。安。之。恬。然。讓。之。曾。不。以。爲。意。也。故。今。日。不。獨。發。明。墨。翟。之。學。足。以。救。中。國。即。發。明。楊。朱。之。學。亦。足。以。救。中。國。

問。者。曰。然。則。愛。他。之。義。可。以。吐。棄。乎。曰。是。不。然。利。己。心。與。愛。他。心。一。而。非。二。者。也。近。世。哲。學。

家謂人類皆有兩種愛己心。一本來之愛己心。二變相之愛己心。變相之愛己心者。即愛他心是也。凡人不能以一身而獨立于世界也。於是乎有羣。其處於一羣之中而與儕侶共營生存也。勢不能獨享利益而不顧儕侶之有害與否。苟或爾爾。則己之利未見而害先覩矣。故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羣。而後己之利亦從而進焉。以一家論。則我之家興。我必蒙其福。我之家替。我必受其禍。以一國論。則國之強也。生長於其國者固不強。國之亡也。生長于其國者固不亡。故真能愛己者。不得不推此心以愛家。愛國。不得不推此心以愛家人。愛國人。於是乎愛他之義生焉。凡所以愛他者。亦爲我而已。故苟深明二者之異名同源。固不必侈談兼愛以爲名。高亦不必諱言爲我以自欺蔽。但使舉利己之實。自然成爲愛他之行。充愛他之量。自然能收利己之效。

其五 破壞與成立

破壞亦可謂之德乎。破壞猶藥也。藥所以治病。無病而藥。則藥之害莫大。有病而藥。則藥之功莫大。故論藥者不能泛然論其性之良否。而必以其病之有無與病藥二者相應與否。提而並論。然後藥性可得而言焉。破壞本非德也。而無如往古來今之世界。其蒙垢積污之時常多。非時時摧陷廓清之。則不足以進步。於是而破壞之效力顯焉。今日之中國。又積數千年之沈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盤踞膏盲。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則一切調攝滋補榮衛之。

術。皆無所用。故破壞之藥。遂成爲今日第一要件。遂成爲今日第一美德。世有深仁博愛之君子。懼破壞之劇且烈也。於是竊竊然欲補苴而幸免之。吾非不懼破壞。顧吾尤懼夫今日不破壞而他日之破壞終不可免。且愈劇而愈烈也。故與其聽彼自然之破壞而終不可救。無甯加以人爲之破壞而尙可有爲。自然之破壞者。即以病致死之喻也。人爲之破壞者。即以藥攻病之喻也。故破壞主義之在今日。實萬無可避者也。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西諺曰。文明者非徒購之以價值而已。又購之以苦痛。破壞主義者。實衝破文明進步之阻力。掃盪魑魅罔兩之巢穴。而救國救種之下手第一著也。處今日而猶憚言破壞者。是畢竟保守之心。盛欲布新而不欲除舊。未見其能濟者也。

破壞之與成立。非不相容乎。曰。是不然。與成立不相容者。自然之破壞也。與成立兩相濟者。人爲之破壞也。吾輩所以汲汲然倡人爲之破壞者。懼夫委心任運。聽其自腐自敗。而將終無成立之望也。故不得不用破壞之手段以成立之。凡所以破壞者爲成立也。故持破壞主義者。不可不先認此目的。苟不爾。則滿朝奴顏婢膝之官吏。舉國醉生夢死之人民。其力自足以任破壞之役而有餘。又何用我輩之汲汲爲也。故今日而言破壞。當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得已之事。彼法國十八世紀末葉之破壞。所以造十九世紀近年之成立也。彼日本明治七八年以前之破壞。所以造明治二十三年以後之成立也。破壞乎。成立乎。一而三。三而一者。

也。雖然天下事成難於登天。而敗易於下海。故苟不案定目的。而惟以破壞爲快心之具。爲出氣之端。恐不免爲無成立之破壞。譬之藥不治病。而徒以速死。將使天下人以藥爲詬。而此後諱疾忌醫之風將益熾。是亦有志之士不可不戒者也。

結論

嗚呼。老朽者不足道矣。今日以天下自任而爲天下人所屬望者。實惟中國之少年。我少年既以其所研究之新理新說公諸天下。將以一洗數千年之舊毒。甘心爲四萬萬人安坐以待亡國者之公敵。則必毋以新毒代舊毒。毋使敵我者得所口實。毋使旁觀者轉生大惑。毋使後來同志者反因我而生阻。力然則其道何由。亦曰知有合群之獨立。則獨立而不軋轢。知有制裁之自由。則自由而不亂暴。知有虛心之自信。則自信而不驕盈。知有愛他之利己。則利己而不偏私。知有成立之破壞。則破壞而不危險。所以治身之道在是。所以救國之道亦在是。天下大矣。前途遠矣。行百里者半九十。是在少年。是在吾黨。

堯舜爲中國中央君權濫觴考

梁啓超

堯舜禪讓。爲中國史上第一盛事。非特尋常舊學所同推贊而已。即近世言民權言大同者。亦莫不稱道堯舜。以證明中國古有民主制度。其意不可謂不善。吾以爲民主制度。天下之公理。凡公理所在。不必以古人曾行與否爲輕重也。故堯舜禪讓之事。實與今日之新主義

無甚影響。即使堯舜果有禪讓。則其事亦與今日民主政體絕異。何則。民主國者。其主權在國民。其舉某人爲民主。由於全國人之同意。絕非君主所得而禪讓也。禪讓者。私相授受之意也。凡人必其己所自有之物。然後能舉以授人。國家者。豈君主所有物乎。以國家爲君主所有物。是正沈惑於專制政體之謬想耳。故孟子云。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言禪讓者。非天子權限內所得有之事也。孟子此言。可謂有國家思想者也。雖然。此又不過就尋常傳述者而論之耳。若考其實事。則又與尋常所想像。不能無異。若非詳細辨論之。則於中國上古之國體。不得其真相。而進化之理。不能明。歷史之義務。不能盡。故吾今者。不得不一言。中國上古之國體。蓋有力之諸侯及豪族。選立帝王。而委以政權。已亦從而參與之也。至其被選之資格。則亦略有限制。故按黃帝以來之譜系。其帝王皆出自黃帝之血族。大抵於同宗族之中。擇其最賢明。有實望者而立之。其系統之遠近親疏。固所不計也。如帝舜以黃帝八代孫。起自民間。代堯即位。大禹亦以黃帝數代之孫。而繼舜。伯益亦以顓頊數世之孫。而爲禹所薦。推而上之。則少昊以黃帝次妃。方雷氏所生之子。何以能凌元妃之子。玄囂昌意而繼立。少昊既立。何以不能傳位於其子。而昌意之子。顓頊嗣其位。顓頊既立。又何以不能傳位於其子。而玄囂之孫。帝嚳嗣其位。其中選立之權。必有主之者。不可不察也。其尤著明者。則帝嚳之長子。帝摯既立。僅九年。而諸侯廢之以立帝堯。夫廢君之事。

自後世史家觀之。鮮不以爲大逆不道。而當時若甚不平無奇者。蓋貴族帝政時代之常習也。然則舜以族孫而繼堯。禹以族弟（或族叔族姪）而繼舜。以視顓頊帝嚳之以姪繼叔。帝堯之以弟繼兄。其事亦相去不遠耳。要而論之。則中國之政體。自黃帝以前。君主無世襲權。大禹以後。君主有世襲權。而自黃帝至大禹之間。則世襲權定而不定之過渡時代也。子賢則傳子。不賢則擇他之賢者而立之。是可謂無世襲權。雖然。其所選之賢者。必在同族中。是可謂稍有世襲權。此過渡時代。前後實亘四百餘年。至禹而始定。若是者。謂之豪族帝政。此種政體。在他邦亦往往有之。現今阿非利加洲之阿比斯尼亞國。其王位由一族世襲。而其人則由選立也。（布拉士尼羅河源紀行）是實與我國古時之政體相同。當十二世紀前。西班牙亦嘗行選舉君主之制度。蓋有貴族的小團體。可選舉權。當王位有闕。則共選立之。哈藍氏又德國當紀元九百十一年後。帝統中絕。國中大族相會同而舉佛郎哥尼亞公登帝位。自此德國變爲選立主義之帝國。有所謂司選侯者。實握一國之大權。此等事實。可爲中國上古政體之左證。就此以觀。可知黃帝堯舜時之君權。絕非如後世帝者之強盛。其主權大半在豪族之手。若帝者之意見與豪族相衝突時。決不能行其志。或並其位而不能保。亦未可知。苟不明此原因。則讀當時之史。有令人大不可解者。即如鯀者四凶之一也。當堯時其惡德既顯。堯咨治水于四嶽。四嶽舉鯀。堯既斥其方命圯族。而不能不屈意以用之。以

至九載無功。若使堯果有全權。則以如許重大之事。委於明知其不可之人。堯豈不重負天下乎。又如所謂八元八愷者。皆堯之親族。其中如稷如契。則堯之異母兄弟也。堯豈不知之。而不能舉。蓋皆由豪族之阻撓而已。故後此堯欲讓舜。而必先讓於四岳。俟四岳舉舜。然後試之以示不專。舜欲授禹等九官。亦必詢于四岳。任其推薦。可想見當時天子與四岳之關係矣。白虎通云。四岳者總四岳諸侯之事也。然則四岳之官。實全國諸侯之代表。其名義與美國上議院議員代表各州者略同。而其權力恰如德國前者之司選侯。下之黜陟官吏。上之廢置君主。皆其職權所行之事。是實可以參觀而得之者也。故舜受堯禪。後必讓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受舜禪。後必避舜之子於陽城。待諸侯朝覲訟獄謳歌者皆歸。然後踐天子位。亦視當時豪族爲趨向也。堯在位七十二年。舜在位六十一年。此百三十三年中。中央政府漸加整頓。權力日盛。能漸收豪族之權於帝室。而禹之大功。又足以震懾天下。故堯不能去四凶。舜不能服有苗。而禹則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直取而戮之。蓋主權之雄強。迥非昔比矣。此所以世襲之權。至是而確定也。而當夏后之世。四岳之官。亦已不見。然則四岳之與德國司選侯相類。尤可信矣。由此觀之。則傳賢傳子之變遷。實山政體之進化使然。非至於禹而德衰。實至於禹而力盛也。然堯舜之能擇人而推薦之。則其功德固自不可誣耳。

吾之斷斷致辨於此者。非必欲將我民族數千年所尊仰之堯舜。貶損其聲譽以爲快也。凡史家之義務。貴按世界進化之大理原則。證之於過去確實之事。以引導國民之精神者也。疇昔所言堯舜。推之太過。反失其真相。是亦窒吾人思想之一端也。吾今請更廣伸其義。自由民政者。世界上最神聖榮貴之政體也。而此種政體。我中國昔有之乎。若其有之。則其消滅歟。絕在何時。因何事。此數問題者。是我輩所必當研究也。西人之言動曰。自由制度者。阿利揚人種所專有也。當狃猿未闢之世。阿利揚人種。散居於德國之林莽。其時自由之制。已胚胎。遂漸發達。以至於今日。果如此言。則是此種美德。將爲白種所壟斷。而他種殆難冀矣。然按之實事。其說乃大謬不然。當天造草昧之始。無論何種人。皆有所謂自由性者。不過彼乃無制裁之自由。故謂之野蠻之自由。此乃有制裁之自由。故謂之文明之自由云爾。但其爲自由性則一也。凡人羣進化之階級。皆有一定。其第一級。則人人皆棲息于一小羣之中。人人皆自由。無有上下尊卑強弱之別者也。亦名爲野蠻自由時代。其第二級。因與他羣競爭。不得不舉羣中之有智勇者。以爲臨時酋長。於是有所謂領袖團體者。出以指揮其羣。久之遂成爲貴族封建之制度者也。亦名貴族帝政時代。其第三級。則競爭日烈。兼併盛行。久之遂將貴族封建。一切削平。而成爲郡縣一統者也。名爲君權極盛時代。其第四級。則主權既定。後人羣之秩序已鞏固。君主日以專制。人民日以開明。於是全羣之人共起而執回政。

權。名爲文明自由時代。此數種時代。無論何國何族。皆循一定之天則而遞進者也。但此四時代之起伏久暫。則恒因乎兼併競爭之或劇或不劇以爲差。競爭愈烈。則領袖團體之勢力愈大。而最初之人民自由權。不得不消滅。兼併愈行。則中央政府之主權愈盛。而少數之領袖團體的權利。亦不得不摧壞。此自然之數也。阿利揚人種之自由制度。所以能綿延不斷。逐漸發達。以放大光明于今日者。皆由英國以海外孤島保存其一線耳。若在歐洲大陸。則自百年以前。此種自由之光影。幾韜匿而不可復覩。其故何歟。蓋由英國以彈丸之地。僻在海隅。兼併之禍不烈。而所謂英吉利撒遜人種之初入英國也。即有所謂撒遜七王國者。相峙並立。均勢以保和平。故於自由主義所存獨多焉。猶古代希臘半島。小國林立。而於自由之發達保存。大有力也。由此觀之。則凡在大陸之地者。其競爭必愈烈。其兼併必愈盛。兼併盛則小國不能自存。而必成一大帝國。既爲一大帝國。則必厚集中中央政府之權力。而原初之自由權。遂至絕跡而無遺類。此歐洲大陸之自由發達。所以不如英國。而亞洲大陸之自由發達。所以不如歐洲也。然則自由制度。必非阿利揚人所專有。不過幸得合宜之地。藉以保其固有之殘喘。而吾中國則全然中斷云爾。此實關於地理上之天演。非人力所能爲也。而以吾中國史觀之。則自黃帝以前爲第一級野蠻自由時代。自黃帝至秦始皇爲第二級貴族帝政時代。自秦始皇至乾隆爲第三級君權極盛時代。而自今以往。則將交入第四

級文明自由時代者也。中國舊學家之論堯舜。或以君權極盛時代擬之。新學家之論堯舜。又或以文明自由時代擬之。不知堯舜當時實貴族帝政初發達之時代。亦即最初自由制度消滅適盡之時代。而堯舜之所以爲堯舜者。其功德不在能開闢民政。而在能確立帝政也。故世之稱堯舜以爲民主之濫觴者。雖其意甚盛。然不可不謂之厚誣古人也。或曰。如子所言。堯舜爲君權專制之發軔。則堯舜千古罪人矣。何功德之可云。曰。是不然。凡國家必經過此四級時代而後完全成立。缺一不可焉。欲使國內無數之小羣。泯其界限。以成一強固完整之大羣。非專制不爲功也。堯舜之大有造於中國。即在此焉耳。



第壹集

本館論說專論上

本館論說專論下

清議報全編

橫濱新民社輯印

清議報全編卷三

第一集下之上

本館論說三

專論上

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

梁啓超

自大地初有生物。以至於今日。凡數萬年。相爭相奪。相搏相噬。遞爲強弱。遞爲起滅。一言以蔽之曰。爭種族而已。始焉物與物爭。繼焉人與物爭。終焉人與人爭。始焉蠻野之人與蠻野之人爭。繼焉文明之人與蠻野之人爭。終焉文明之人與文明之人爭。茫茫後顧。未始有極。嗚呼。此生存相競之公例。雖聖人無如之何者也。由是觀之。一世界中。其種族之差別愈多。則其爭亂愈甚。而文明之進愈難。其種族之差別愈少。則其爭亂愈息。而文明之進愈速。全世界且然。况劃而名之曰一國。內含數箇小異之種。而外與數箇大異之種相遇者乎。夫世界之初起。其種族之差別。多至不可紀極。而其後日以減少者。此何故乎。憑優勝劣敗之公理。劣種之人。必爲優種者所吞噬。所剝削。日侵月蝕。日澌月滅。以至於盡。而世界中遂無復此種族。蓋地球自有人類以來。其蹈此覆轍者。不知幾何姓矣。雖然。追原有生之始。同是劣種而已。而其後乃能獨有所謂優種。以別異於羣劣種。而戰勝於他種者何也。數種相

合。而種之改良起焉。所合愈廣。則其改良愈盛。而優劣遂不可同年而語矣。夫世界種族之差別。必日趨於減少。此自然之勢也。而所以減少差別之法。不外乎漸滅與合並之二者。非優則劣。非勝則敗。苟不改良。必致滅亡。無中立之理焉。有統治種族之權者。當何擇也。今且勿論他洲。勿論他國。先以支那論之。在昔春秋之間。秦楚吳越。皆謂之夷狄。而巴蜀滇桂南越。至秦漢間。猶謂之羌。謂之西南夷。夫夷狄之稱。何自起乎。蔑視異種人之名耳。今夫秦今之陝西。楚今之湖南。吳今之江南。越今之浙江也。巴蜀今之四川。滇今之雲南。桂今之廣西。南越今之廣東也。當時皆與中原之人異種。互相猜而不相通。無以異於今之滿漢也。自漢以後。支那之所以漸進於文明。成爲優種人者。則以諸種之相合也。惟其相合。故能並存。就今日觀之。誰能於支那四百兆人中。而別其孰爲秦之戎。孰爲楚之蠻也。孰爲巴之羌。滇之夷也。反之。則春秋以前。雜居於內地者。有所謂潞戎。徐戎。萊戎。淮夷。陸渾之戎。有所謂赤狄。白狄。長狄。其種別之繁。不可數計。今無一存焉。則以劣種戰敗。而漸滅。以至於盡也。今猶有苗種。獍種。獠種等。與優種人錯居而不相合。然其殘喘殆亦不可以久矣。何也。不合則必爭。爭而必有一敗。而勝敗之數。恒視其優劣以爲憑。故也。今夫滿人與漢人。孰爲優種。孰爲劣種。不待知者而決矣。然則吾所謂平滿漢之界者。爲漢人計乎。爲滿人計耳。或曰。如子之言。則自五胡北魏遼金元以來。游牧之種。狎主中夏。而蒙古之兵力。東轄高麗。

北統俄羅斯。西侵歐洲。南吞緬甸越南。迫印度阿刺伯。回回之種。撫有希臘羅馬西班牙印度之地。峨特狄打牲之種。亦曾蹂躪半歐。然則優勝劣敗之說未可憑。而子所憂者特過慮耳。答之曰。不然。夫種戰者非決於一時而已。其最後之勝敗。往往戰於數百年以前。而決於數百年以後。彼洪水前之時。主持世界者爲巨鳥大獸。人生其間。其勢固不足與之敵。徒受其殘暴而已。而其最後之戰。人卒能勝禽獸者。則用智與用力之異也。故世界之進化愈盛。則恃力者愈弱。而恃智者愈強。俄之能逐蒙古。西班牙之能逐回部。希臘之能反土耳其。皆其證也。故即使以數百年前。滿洲強悍之人種生於今日。猶不能安然獨立於競智諸強國間也。況如今之滿人者。強悍之氣已失。蒙昧之性未改。而欲免腴削漸滅之禍。其可得乎。夫以黃色種人與白色種人相較。其爲優爲劣。在今日固有間矣。至其末後之戰。勝敗如何。則未能懸定也。雖然。欲種戰之勝。必自進種改良始。而支那之人數。實居黃種十之七八焉。然則支那之存亡。係於黃種之勝敗。而宰治支那者。寧忍置全種數百兆人於死地。聽其永永沈淪。永永糜爛。而不以易其一日之歡娛富貴。徒認漢人爲異種。爲不利於己。而不知更有異種之大不利者。過此萬萬也。是則旁觀所代爲惕息。而局中人所宜痛哭流涕者也。今試言滿人他日之後患。抑壓之政。行之既久。激力所發。遂生大動。全國志士。必將有美利堅獨立之事。有法蘭西西班牙革命之舉。彼時滿人噬臍無及。固無論矣。即不然。守今日頑

固之政體。不及數年。必受分割。分割之際。會匪乘起。暴徒橫行。政府之威力。既不能行於地方。則民皆將任意報其所仇憤。其他吾不敢知。而各省駐防之滿人。其無噍類也必矣。分割以後。則漢人滿人雖同爲奴隸。然漢人人數太多。才智不少。尙可謀聯合以爲恢復獨立之事。滿人則既寡且愚且弱。雖不遭報復于漢人。亦長爲白種之牛馬而已。且漢人之農者工者。其操作最勤。其價值甚廉。他日全地球力作之業。尙藉漢人爲一轉輸之紐。而南美非洲太平洋未闢之地。皆賴漢人以墾之以實之。故漢土雖分割。而漢人仍可以有權力於世界上。即受鈐制而終能以自存。若滿人則數百年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其全部五百萬人。不能爲士。不能爲農。不能爲工。不能爲商。一旦分割。政權財權兵權三者。既歸白種人之手。彼時欲求一飯之飽。一椽之安。可復得乎。然則滿人所自以爲得計者。正其自取滅亡之道。眞所謂醫渴而飲鴆者也。

聖哉我 皇上也。康南海之奏對。其政策之大宗旨。曰滿漢不分。君民同治。斯言也。滿洲全部人所最不樂聞者也。而我 皇上深嘉納之。將實見諸施行焉。雖被掣肘。未能有成。然合體之義。實起點於茲矣。滿人之仇視 皇上也。謂 皇上有私愛於漢人。有偏憎於滿人。皇上最惡內務府官吏。凡內務府官吏。幾無一人不帶處分者。故內務府之人。仇視皇上尤甚。母曰。使皇上得志。吾等無噍類矣。故前者外廷傳播皇上許多失德之事。今年傳言皇上久病難痊。皆內務府之言也。夫 皇上豈惟無私愛無偏憎而已哉。其所以爲漢人計者。不過十之四。其所以爲滿人計者。乃十之六也。今滿洲某大臣之言曰。變法者漢人之利也。而滿人之害也。滿人之阻撓變法。惑於斯

言也。吾今請舉利害之事而質言之。譬之十人同附一舟。中流遇風。將就覆溺。於是附舟者呼號協力以助舵機之役。則於操舟之主人。爲有利乎。爲有害乎。譬之十人同旅一室。中夜遇火。將就燬燼。於是旅居者呼號協力以謀泝澗之勞。則於居室之主人。爲有利乎。爲有害乎。夫當此危急存亡之際。而舟之獲濟也。而室之獲全也。彼附舟與旅居者所得之利。則在能保生命也。而舟室主人所得之利。則既獲生命。又不失其舟。不失其室。焉。是附者旅者之利一。而主人之利二也。反是則同舟而敵國。同室而操戈。未有不速其覆亡同歸於盡者也。惟國亦然。彼漢人之日日呼號協力以求變法者。懼國之亡。而四百兆同胞之生命將不保也。若滿人能變法以圖存。則非惟生命可保。而宰治支那之光榮。猶可以不失。焉。故曰漢人之利害。惟一。而滿人之利害。則二也。夫以公天下之大義言之。則凡屬國民。皆當有愛國憂國之職分。焉。不容有滿漢君民之界也。即以家天下之理勢言之。則如學體之人。利害相共。尤不能有滿漢君民之界也。

今我國之志士。有憤嫉滿人之深閉固拒。思倡爲滿漢分治之論。倡爲革命之論者。雖然。其必有益於支那乎。則非吾之所敢言也。何也。凡所謂志士者。以保全本國爲主義也。今我國民智未開。明自由之真理者甚少。若倡革命。則必不能如美國之成就。而其糜爛將有甚於法蘭西。西班牙者。且二十行省之大。四百餘州之多。四百兆民之衆。家揭竿而戶竊號。互攻

互爭互殺。將爲百十國。而未。有。定。也。而。何。能。變。法。之。言。即。不。爾。而。羣。雄。乘。勢。剖。而。食。之。事。未。成。而。國。已。裂。矣。故。革。命。者。最。險。之。着。而。亦。最。下。之。策。也。至。於。分。治。之。說。則。尤。爲。不。達。事。理。焉。匈。牙。利。之。與。奧。大。利。也。蘇。格。蘭。之。與。英。倫。也。名。爲。合。國。分。治。而。其。中。窒。礙。之。情。形。固。已。甚。多。矣。况。我。國。民。之。智。慧。遠。下。於。奧。匈。英。蘇。數。等。地。方。自。治。之。體。段。尙。未。胚。胎。而。何。能。分。治。乎。且。以。大。同。之。義。言。之。凡。在。未。合。之。國。未。合。之。種。尙。且。當。設。法。以。合。之。豈。於。已。合。者。而。更。分。之。哉。况。如。彼。之。說。將。置。我。聖。天。子。於。何。地。也。夫。當。我。支。那。至。危。極。險。山。窮。水。盡。之。時。而。忽。有。我。英。明。仁。厚。剛。斷。通。達。之。皇。上。以。臨。之。以。滿。洲。頑。陋。閉。塞。偏。狹。之。種。人。而。忽。有。我。不。分。畛。域。大。公。無。我。之。皇。上。以。御。之。殆。非。偶。然。焉。殆。天。未。欲。絕。我。滿。漢。兩。種。之。人。而。思。有。以。拯。之。也。此。吾。所。以。殷。然。有。合。體。之。望。而。亟。欲。爲。兩。種。人。告。也。

夫。滿。漢。之。界。至。今。日。而。極。矣。雖。然。此。界。之。起。起。自。漢。人。乎。起。自。滿。人。耳。天。下。一。家。三。百。年。矣。支。那。民。氣。素。靜。相。安。相。習。固。已。甚。久。乃。無。端。忽。焉。豎。鴻。溝。以。限。之。曰。某。事。者。漢。人。之。私。利。也。某。事。者。漢。人。之。陰。謀。也。雖。有。外。患。置。之。不。顧。而。惟。以。防。家。賊。爲。言。夫。國。家。既。以。賊。視。其。民。則。民。之。以。賊。自。居。固。其。所。也。昔。英。法。之。民。變。先。後。並。起。英。人。達。於。大。勢。急。弛。其。閑。平。民。之。權。故。英。之。皇。統。至。今。無。恙。安。富。尊。榮。冠。萬。國。焉。法。人。從。而。壓。制。之。箝。扼。之。刀。俎。之。而。路。易。之。祚。自。茲。遂。絕。當。法。亂。沸。騰。之。頃。法。皇。及。其。貴。族。乃。至。求。爲。一。平。民。而。不。可。得。合。兩。國。之。前。事。以。觀。

之。孰爲智。孰爲愚。不可不審也。彼日本德川氏之持國柄垂三百年。太平之澤。沐浴人心。百國諸侯。皆其指臂。而其末葉之敗亡。若摧枯拉朽者。豈非以自生界限。拂國民之性。而逆大局之勢乎。吾一不解今日之滿洲政府。何以勇於求禍。若是雖不爲滿漢兩種之民。計獨不爲一己之身家計乎。

夫以理論之。既如彼矣。以勢論之。則如此矣。然則平滿漢之界。誠支那自強之第一階梯也。今請言平之之條理。一曰散籍。貫向例。凡漢人皆稱某府某縣人。凡滿人皆稱某旗人。某旗云者。兵籍之表記也。當國初之際。滿洲人盡爲兵。且在塞外爲游牧之國。無有定居。故以旗別焉。今則情形大殊。昔之行國。易爲居國矣。昔之專爲兵者。今則不盡然矣。何必更留此名。以獨異於齊民哉。故宜各因其所居之地。注其民籍。與漢人一律。則畛域之見自化矣。二曰通婚姻。當順治元年。攝政睿親王入關之始。即下詔命滿漢通婚姻。此誠合種之遠謀。經國之特識也。使當時能實行之。則至今三百年。久已天下一家。無所謂滿。無所謂漢矣。而國初疑忌尙多。此議卒廢。界限日積日深。遂有今日。今欲決其藩籬。非此不可。且滿漢所以難通婚姻者。則漢人婦女纏足。不無窒礙焉。今各省戒纏足之會紛紛並起。若朝廷因勢而利導之。乘此機會。定滿漢互婚之例。既掃積弊。又得大益矣。三曰并官缺。國初定制。每部之官缺。必滿漢各半。故國朝之官。多倍於前朝焉。夫以漢人之數。百倍於滿人。而得官之數。僅與相

等。論者莫不謂漢人之虧屈甚矣。然苟不如是。恐益如金元故事。十缺之中。漢人不得其一也。故苟滿漢之界未合。則毋寧分其缺之爲愈也。然一部之中。主權者數人。互相牽制。互相推諉。其弊終至於一事不能辦。故欲變法。非并官缺不可也。而欲并官缺。非先裁滿漢之界不可也。四曰廣生計。國家定例。凡旗人皆列兵籍。給以口糧。不使其營他業焉。其本意欲養勁旅以備非常。且加優恤以示區別也。然承平既久。此輩老弱駑惰。已無復可用。而他業又爲功令所禁。於是乎不能爲士。不能爲農。不能爲工。不能爲商。並且不能爲兵。而國家歲糜巨帑以贍之。運南漕以給之。故八旗生計。爲數百年來談治家之一大問題。夫以數百萬滿人。不自爲生。而仰食於國家。則國家受其病。然徒豢養之而不導以謀生之路。則滿人亦何嘗不受其病乎。譬之父母之愛子者。將養其子。終身使之無所事事。然後爲愛乎。抑督責其學。導引其業。使之自謀生計。然後爲愛乎。然則國家之以養滿人爲愛滿人者。實則累滿人耳。滿人之以仰給國家爲得計者。實則自累計耳。故莫如弛旗丁營業之禁。免口糧供給之例。使人人各有所業。則國家與滿人均受其利矣。凡此四端。行之數年。成效必著。雖然。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持此義以告於今之當局。其猶勸操莽使讓位。責虎狼以返哺也。嗚呼。非我聖皇。莫之能任也。

要而論之。種戰之大。例自有生以來。至於今日。日益以劇。大抵其種愈大者。則其戰愈大。而

其勝敗愈有關係。善爲戰者。知非合種不能與他種敵。故專務溝而通之。詩所謂兄弟鬩於墻外。禦其侮也。不善戰者。不知大異種之可畏。而惟小異種之相仇。傳所謂鷸蚌相持。漁人獲其利也。今全世界大異之種。泰西人區其別爲五。焉。彼三種者。不足論矣。自此以往百年之中。實黃種人與白種人。玄黃血戰之時也。然則吾之所願望者。又豈惟平滿漢之界而已。直當凡我黃種人之界。而悉平之。而支那界。而日本界。而高麗界。而蒙古界。而暹羅界。以迄亞洲諸國之界。太平洋諸島之界。而悉平之。以與白色種人相馳驅於九萬里周徑之戰場。是則二十世紀之所當有事也。雖然。黃種之人。支那居其七八焉。故言合種必自支那始。

論戊戌八月之變。乃廢立而非訓政。

梁啓超

或問曰。今次之政變。不過垂簾訓政而已。廢立之說。雖道路紛傳。然未見諸實事。今子乃指之爲廢立。得無失實乎。答之曰。君之所以爲君者。何在乎。爲其有君天下之權耳。旣篡君權。豈得復謂之有君。夫歷代史傳。載母后亂政之事。垂以爲誡者。旣不一而足矣。然歷代母后之垂簾。皆因嗣君之幼冲。暫時臨攝。若夫已有長君。而猶復專政者。則惟唐之武后而已。卒乃易唐爲周。幾覆宗社。今日之事。正其類也。皇上即位旣二十四年。聖齡已二十九歲矣。臨御宇內。未聞有失德。勤于政事。早朝晏罷。數月以來。乾斷睿照。綱舉目張。豈同襁褓之子。猶有童心者。而忽然有待於訓政。何哉。且彼逆后賊臣之設計。固甚巧矣。廢立之顯而驟者。天

下之人皆得誅其罪。廢立之隱而漸者。天下之人皆將受其愚。今夫瀛臺屏居。內豎監守。撤出入之板橋。減御膳之品物。起居飲食。不能自由。如此則與囚虜何異。既已囚虜矣。而猶告天下曰。吾非廢立也。天下之人亦從而信之。嗚呼。何天下之人之易愚弄也。皇上所親愛之妃嬪。則撤其簪珥。施以杖刑。不許進見。皇上所舊用之內監。併殺夷戮。無一存者。欲食雞絲而不得。欲食米粥而不得。人非木石。受此怨毒。豈能久存。環顧廷臣。無一心腹。幽囚別殿。無復生人之趣。昔雖無病。今亦當命在旦夕矣。况復下硝粉於食品。行無形之醜毒乎。倘他日或有大故。則逆后賊臣。且將以久病升遐。告於天下。而天下之人亦將信之乎。嗚呼。是亦全無人心而已。吾以爲海內臣子。如有念君父之仇者。則宜於今日而興討賊之師也。海外各國。如有恤友邦之難者。則宜於今日而爲問罪之舉也。使今日而不討賊。不問罪。則雖他日皇上被弑。吾知其亦必無問罪討賊之人也。何也。今之不討賊。不問罪者。因信逆賊之言。以爲非廢立也。然則他日亦必聽逆賊之言。以爲非弑君也。嗚呼。痛哉。痛哉。何我皇上之冤慘。至於如此其極也。何天下之人之全無人心。至于如此其極也。

或又問曰。子言誠哀矣。然讀八月初六日上諭。則西后之垂簾。實皇上所懇請。天下之人。雖欲討賊。問罪。而無辭也。答之曰。子不讀漢獻帝禪位曹丕之詔乎。獻帝屢禪。曹丕屢讓。若有大不得已者。然自此以往。歷代篡弑者。皆循茲軌。然則可謂曹丕之踐阼。實由漢獻之懇請。

乎。嗚呼。爲此說者。非大愚即大悖耳。

或又問曰。皇上之賢。逆后之罪。旣已聞命矣。然中國之立君。無有憲法。惟意所欲而已。今西后雖篡位矣。而討賊問罪。猶爲無辭也。答之曰。中國之政。向來奉聖經爲準衡。故六經卽爲中國之憲法也。書言牝雞無晨。牝雞司晨。惟家之索。禮言夫死從子。又言婦人不與外事。春秋因文姜之淫。而不與莊公之念母。然則母后臨朝。爲經義所不容。有明證矣。論語君薨聽於冢宰。尋常幼帝之立。母后臨朝。猶爲六經所不取。況今日之實爲篡逆乎。且支那人向來所信奉。常引爲政治之準的者。六經之外。則朱子之書。朱子綱目。於北魏胡后之事。則大書胡太后弑其君。於唐武后之事。則大書帝在房州。皆與今日之事。若合符節者也。

論變法後安置守舊大臣之法

梁啓超

政變後數日。日本中央報載有支那細人鄒某之言曰。此次政變。非一國之公事。乃康黨之私事耳。又曰。康黨並非變法之人。皇太后與榮祿。乃真變法之人也。今康黨旣去。中國革新之事。將大成矣。又曰。榮祿嘗詢康以變法之方。康曰。變法不難。三日足矣。榮問其故。康曰。但將二品以上官。盡行殺了。可矣。榮惡其言。故欲去之云云。其言尙多不具引當時局外之人。頗惑其言。乃未及數日。而黨獄大起。逮捕徧於各省。又未數日。而八股復。冗員復。弓刀石復。學校廢。特科廢。農工商局廢。報館有禁。學會有禁。士民上書有禁。新政盡翻。於是稍有識者。知鄒某之

言之謬。不待辨矣。然猶或疑康南海與榮某。果有是言。以爲此次之蹉跌。實由新黨急激。有以自招之者。余故記疇昔所聞於南海者。而演繹之。以告天下。俾並世無惑。而後之變法者。亦有所采擇焉。

變法之事。布新固急。而除舊尤急。譬猶病痞者。不去其痞。而餌以參苓。則參苓之功用。皆納受於痞之中。痞益增而死益速矣。雖然變法之事。布新固難。而除舊尤難。譬猶患附骨之疽。欲療疽則骨不完。欲護骨則疽不治。故善醫舊國者。必有運斤成風。聖去而鼻不傷之手段。其庶幾矣。今守舊黨之阻撓變法也。非實有見於新法之害於國病於民也。吾所挾以得科第者曰八股。今一變而務實學。則吾進身之階將絕也。吾所恃以致高位者曰資格。今一變而任才能。則吾驕人之具將窮也。吾所藉以充私囊者曰舞弊。今一變而覈名實。則吾子孫之謀將斷也。然猶不止此。吾今日所以得內位卿貳。外擁封疆者。不知經若干年之資俸。經若干輩之奔競。而始能獲也。今者循常習。故不辦一事。從容富貴。窮樂極欲。己可以生得大拜。死謚文端。家財溢百萬之金。兒孫皆一品之縉。若一旦變法。則凡任官者皆須辦事。吾將奉命而辦事耶。則既無學問。又無才幹。並無精力。何以能辦。將不辦耶。則安肯舍吾數十年資俸。奔競千辛萬苦所得之高官。決然引退。以避賢者之路哉。故反覆計較。莫如出死力以阻撓之。蓋全國千萬數之守舊黨人。不謀而同心。異喙而同辭。他事不顧。而惟阻撓新法之

知。語曰。衆口鑠金。聚蚊成雷。不有以安頓之。則其爲變法之阻力。未可艾也。今求安頓之之法。蓋有數焉。

一曰如其爵位。日本維新以前。公卿以數十計。藩侯以數百計。皆席數百年之業。根深蒂固。其去之之難。視我國數倍焉。乃維新之始。設五等之爵以容之。置華族以寵之。及其後立憲政治既行。則選華族之秀者。爲上議院議員焉。是以羣貴帖然相安無事。今宜仿其意。滿人則自親郡王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鎮國將軍奉恩將軍。漢人則自公侯伯子男輕車都尉騎都尉雲騎尉等。各因其今有之品級授之。大率大學士軍機大臣授公爵。尙書總督授侯爵。侍郎巡撫授伯爵。三四品京堂藩臬授子男爵。其下諸官。各以原品相比而授襲職焉。一切皆奉朝請。有慶典覃恩。皆得受賞賜。京官自四品以上。外官自三品以上。皆列爲貴族。他日得充上議員之任。如是則富貴不失。恩榮依然。其有才者。仍可預國事。其不肖者。亦可以支門楣。謠詠必消。阻礙自小。此一法也。

二曰免其辦事。宋之官制。有爵。有階。有勳。有官。有職。有差。今日本亦大略仿之。有爵。有階。有勳。有官。凡此諸制。驟視之。似覺其無謂。然實新舊交代之際。無可如何之法也。夫爵階勳官職差等名號之差別。起於何也。凡立一種之官制。其初必行之而有效。所設之官。必求可以任所治之事。及行之既久。而疲玩生焉。舊班之官。不足以任事。於是乎欲設新班以易之。然

舊班之人。又不能一掃而去也。於是不得不別設一名焉。以爲位置。使舊班者雖無其權。而仍有其名焉。使新班者雖無其名。而可有其權焉。於是乎新舊之間。可以相安。自古以來。官制之變遷。未有不由此者也。今試以宰相一職論之。漢初爲相國。後更名爲大司徒。與大司馬。大司空。同謂之三公。東漢以後。則宰相之權。移而至尙書令。錄尙書事。而三公之官。猶可以不廢也。魏晉漸移。而至中書令。中書監。而三公及尙書令之官。仍可以不廢也。降至唐初。爲內史令。爲中書令。爲侍中。中書更爲左右僕射。爲同中書門下三品。而中書令。侍中之官。猶可以不廢也。至於本朝。國初宰相之職。爲大學士。至雍正間。其權移而至南書房。然大學士之官。猶可以不廢也。乾隆以後。更移而至軍機處。然大學士。南書房之官。猶可以不廢也。凡此皆以權任新官。而以名寵舊官。皆不得已之良法也。同治中興之役。胡曾左諸公。以封疆吏任練兵籌餉之事。因本省之屬員。才不足用。必湏調用平日親信之人。而實缺各官。又不能舉而易之也。於是乎廣設諸局。以善後釐金等局。代藩司之事。以保甲等局。代臬司之事。其餘各事。莫不設專局以辦之。下至各府州縣。皆有分局。故當軍興之時。全省之脈絡。係于各局。實缺官。則聳諾坐嘯而已。蓋彼實缺官者。去之則有缺望之虞。用之則有僨事之患。故爲兩全之策。莫如官自官。差自差。名之所在。與權之所在。分而爲二焉。此因時制宜之極則也。故變法之後。官制既必當變矣。則惟宜添新衙門。而勿裁舊衙門。留此尙書侍郎主事。

編修總督巡撫布政按察等名號。以爲老耄無用之人。升轉之階。使之終其身。不失其寵榮焉。若有遷都南部之舉。則此輩聽其留守北京。如明代南京部院各官之例。此又一法也。問者曰。徒存其名而不使治事。則其名亦必不榮。而欲其相安難矣。答之曰。是不然。今舉朝之官。本無一事可辦也。名爲大學士尙書侍郎。其實與布衣無異也。所異者其頂帶服色耳。且彼等之所以畏變法者。豈不以畏辦事乎哉。其畏辦事也。慮已不能任本官之事。而官將不保也。今既免其辦事。而又可以不失官。則一切仍其舊而已。非稍有所增損也。正中私懷。而何不相安之有。且即以今之官制論之。詹事府國子監。爲翰林升轉之階。通政光祿等卿寺。爲部員升轉之階。此人人所共知者也。然則將一切舊衙門。皆作爲百官升轉之階。有何不可也。且名之榮。固有足以動人者焉。自有軍機大臣以後。而大學士之員。同於閒散也久矣。而宦途之以大學士爲榮如故也。然則存其名以位置舊員。可謂毫髮無憾矣。三曰增其廉俸。今之官吏。所饜足而欽羨者。則陋規也。舞弊也。京官則恃炭敬別敬也。部員則恃印結也。翰詹則望得差也。變法之後。此等當盡撤。則雖有舊官。而生計殆絕矣。故宜因其品級。而略加其廉俸。使雖不能藉官以致暴富。猶可藉官以免飢寒。亦體恤之道也。此又一法也。或疑中國欸項支絀。司農仰屋之時。安可爲此坐食之徒。更糜巨帑。不知苟能變法。以中國之大。籌欸尙非甚難。國家雖患貧。亦不繫此區區也。

然則冗官竟不裁乎。曰是不然。自變法之年以前起算。聽其如常遷轉。缺者則不復補。不及十年而舊官殆將盡矣。且其中之有才而能任事者。仍可授以新衙門之差遣。則新班之數日增而舊班之數日減。此亦自然淘汰之公理也。古人之言汰冗兵者。則既如是矣。夫此法豈徒用之於裁官裁兵而已。化莠民爲良民。變學究爲志士。其道固不由是。知此者可稱醫舊國之國手矣。

論 皇上舍位忘身而變法

梁啓超

皇上以變法被廢。仁至義盡。其委曲苦衷。罕有知之者。乙未年。上欲變法。旋爲后所忌。杖二妃。逐侍郎長麟。汪鳴鑾。及妃見侍郎志銳。視學士文廷式。永不叙用。皆以諸臣請收攬大權之故。太監寇良材請歸政。則殺之。于是上幾廢。以養晦僅免。乃能延至今歲。長麟者。素充直。恭親王倚用之人也。及革長麟。奉僞懿旨時。上述旨。恭邸跪哭問何故。上揮手曰。不必問。君臣相向對哭。恭邸哭至不能起。上令太監扶之去。文廷式請上收大權。上搖手囑勿言。上知一攬政權。后必見忌也久矣。及旅大繼割。上曰。我不能爲亡國之君。若不假我權。我寧遜位。蓋明知僞臨朝之忌。而至是亦不能避也。惟有致命遂志。冀補救而已。四月廿三日。甫下國是之詔。而廿七日后。即逐師傅翁同龢。命榮祿。山督直隸。總統董聶袁三軍。下詔閱兵。令二品以上大臣遞摺召見。于是訓政廢立之局定矣。夫翁同龢爲上二十餘

年師傅。上之親臣。只此一人。既逐矣。僞臨朝親見大臣。令其明遞摺矣。散督辦處。令其私人統諸軍矣。訓政幽廢之事。皇上豈不知之。蓋以坐聽僞臨朝之淫肆守舊地。必盡割而國必偕亡。與其亡國而爲軼道之降煤山之續。既喪國辱身。貽謗千古。不如姑冒險而變法。幸則猶可望收政權而保國土。不幸亦可大開民智而待之將來。中國或可存一綫焉。當是時也。皇上以社稷爲重。而君位爲輕。以民爲貴。而身爲賤。無人與謀。獨斷聖心。決然冒險犯難而行之。如項羽之破釜沈舟。如賓須無之背城借一。其濟則祖宗之靈也。其不濟則聽其廢聽其幽。聽其毒。聽其弑。以死殉社稷。以死告祖宗。以死對四萬萬臣民。誓甘爲唐中宗。魏顯宗之廢弑于淫妾。以白其志于天下。而不忍爲劉禪之歸命。徽欽之青衣。以一身任亡國之耻辱。蓋自歸政十年。隱忍躊躇。盤桓待時。一恨于失安南。再恨于割遼台。三恨于割膠旅。與其餘割土司。割鐵路。輪船。礦產。商務。兵權之種種。懷憤蒙耻。抱恨含怒。鬱積沈詳。深思熟權。不得已而後以身殉天下。于此皇上誓不爲天津閱兵之行。蓋亦留以有待矣。不幸爲權奸變而早發。將帥畏蒞不忠。遂至幽廢。然入股既廢。學堂學會報館。雲滂波沸。數千萬人士。騰奮踊躍。競共講求。即使復廢而開數千萬人士之智。成效既覩。不能復抑中國一綫之不亡。或賴于此。維新愛民之詔書。朝發暮下。薄海內外。讀詔書者爲之流涕。人人咸有中國自強之望。及聞幽廢。咸哭泣失聲。涕不可仰。

我橫濱商人大同學
校學生則已然矣

咸哀失我聖主如喪

慈母。且慮中國從此亡。盛德遺愛如此。嗚呼。我皇上之捨位忘身以救天下。自古之至仁大慈。豈有過此哉。寧幽廢篡弒于妾母。而不忍舍垢蒙羞于亡國。其權衡至當。大義明決。豈有過此哉。而說者或疑爲急激。或譏不能堅忍。夫忍之十年。淫肆聽之。土木聽之。縱宦寺開貨賄聽之。任權奸用昏謬聽之。盡亡屬國聽之。喪師辱國聽之。徧割邊地聽之。盡輸寶藏盡失利權聽之。日日熟視。年年晝押。以一身任祖宗之統。人民之寄。坐受天下萬世之責。敵國外人之侮。若是者十年。日甚一日。年甚一年。自視其國將爲土崩。將爲瓦解。將爲豆剖。將爲瓜分。將爲魚爛。將爲波蘭。將爲印度。將爲安南。將爲緬甸。祖宗大業從此隕墜。神州民庶從此陸沈。宗廟社稷將不血食。鐘簾將墜。衣冠將塗炭。宮闕將禾黍。若是者無所知識。酣寢薪火。則已。令稍有知識。每一念及。發憤汗出。怒髮上指。目眦欲裂。不可一旦忍。況聖明如我皇上者。觀萬國若觀火。念萬民在塗炭。旣仁且智。又安能忍。然而沈幾待變。忍辱負重。含垢忍尤。于今十年。至待之無可待。忍之無可忍。而後出。此藉不然。則安坐以待之。從容以忍之。一切再聽后之所爲。則九月天津閱兵。幽廢如故。而聖明英武不著。盛德不暴于天下。遺愛不留于百姓。更附益以謗言。則真爲昌邑之續耳。況加以有割地削權之辱。則誣爲得罪于祖宗。得罪于天下。亦何能見白于天下後世哉。固以爲廢之爲宜耳。即幸而不廢。再坐聽那拉之肆淫樂侈。土木縱宦。寺任權奸。用昏耄。但保頤和咫尺之園。而日

日割地失權。坐亡萬里。祖宗之天下而不顧。則終之亦爲子嬰之與。概懷愍之行。酒幸亦僅爲安南之虛名。不幸則爲緬甸之被虜。其知者責以敵笏不能制大魚。比于魯莊不能防文姜。六極之弱。失天下不能無罪。其不知者則傳會文致。盡以魏胡靈后行事之醜歸之于明莊烈帝。責以無道亡國。亦復誰能辨者。豈若今即幽廢而激天下之怒。則朱虛平勃東之敬業。猶有望焉。以保國祚。嗚呼。我皇上處至難之境。難白之地。而卒以仁智垂功德于天下。捨身輕萬乘。而思以保國救民。自非至聖仁人孰能若此者乎。

政變原因答客難

梁啓超

語曰。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大丈夫以身許國。不能行其志。乃至一敗塗地。漂流他鄉。則惟當緘口結舌。一任世人之戮辱之嬉笑之唾罵之。斯亦已矣。而猶復嘵嘵焉欲以自白。是豈大丈夫之所爲哉。雖然。事有關於君父之生命。關於全國之國論者。是固不可以默默也。論者曰。中國之當改革。不待言矣。然此次之改革。得無操之過蹙。失於急激。以自貽蹉跌之憂乎。辨曰。中國之言改革。三十年於茲矣。然而不見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者何也。凡改革之事。必除舊與布新兩者之用力相等。然後可有效也。苟不務除舊而言布新。其勢必將舊政之積弊。悉移而納於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如病者然。其積痞方橫塞於胸腹之間。必一面進以瀉利之劑。以去其積塊。一面進以溫補之劑。以培其元氣。庶幾能奏功也。若

不攻其病。而日餌之以參苓。則參苓即可爲增病之媒。而其人之死當益速矣。我中國自同治後。所謂變法者。若練兵也。開礦也。通商也。交涉之有總署使館也。教育之有同文方言館。及各中西學堂也。皆疇昔之人所謂改革者也。夫以練兵論之。將帥不由學校而出。能知兵乎。選兵無度。任意招募。半屬流丐。體之羸壯所不知。識字與否所不計。能用命乎。將俸極薄。兵餉極微。武階極賤。士人以從軍爲耻。而無賴者乃承其乏。能潔已效死乎。圖學不興。阨塞不知。能制勝乎。船械不能自製。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軍不游弋他國。將帥不習風濤。一旦臨敵。能有功乎。警察不設。戶籍無稽。所練之兵。日有逃亡。能爲用乎。如是則練兵如不練。且也用洋將統帶訓練者。則授權于洋人。國家歲費巨帑。爲他人養兵。以自噬。其用土將者。則如董福祥之類。藉衆鬧事。損辱國體。動招邊釁。否則騷擾閭閻而已。不能防國。但能累民。又購船置械於外國。則官商之經手者。請以中飽自肥。費重金而得窳物。如是則練兵反不如不練。以開礦論之。礦務學堂不興。礦師乏絕。重金延聘西人。尙不可信。能盡地利乎。機器不備。化分不精。能無棄材乎。道路不通。從礦地運至海口。其運費視原價或至數倍。能有利乎。如是則開礦如不開。且也西人承攬。各國要挾。地利盡失。界之他人。否則奸商胡鬧。貪官串弊。各省礦局。只爲候補人員領乾修之用。中國舊例官紳之不辦事而借空名以領俸者謂之乾修。凡各省之某某局總辦某某局提調者無不皆是也。徒糜國帑。如是則開礦反不如不開。以通商論之。計學即日本所稱經濟財政諸學不講。罕明商政之理。能保

富乎。工藝不興。製造不講。土貨銷場。寥寥無幾。能爭利乎。道路梗塞。運費笨重。能廣銷乎。釐卡滿地。抑勒逗留。股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勸商乎。領事不察外國商務。國家不護僑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則通商如不通。且也外品日輸入。內幣日輸出。池枯魚竭。民無噍類。如是則通商反不如不通。以交涉論之。總理衙門老翁十數人。日坐堂皇。並外國之名。且不知。無論國際。並已國條約。且未寓目。無論公法。各國公使領事等官。皆由奔競而得。一無學識。公使除呈遞國書之外。無他事。領事隨員等。除游觀飲食之外。無他業。可取於此輩之坐食乎。如是則有外交官如無外交官。且使館等人在外國者。或狎邪無賴。或鄙吝無耻。自執賤業。污穢難堪。貽笑外人。損辱國體。其領事等。非惟不能保護己商。且從而凌壓之。如是則有外交官反不如無外交官。以教育論之。但教方言。以供繙譯。不授政治之科。不修學藝之術。能養人材乎。科舉不變。榮途不出。士夫之家。聰穎子弟。皆以入學爲耻。能得高材乎。如是則有學堂如無學堂。且也學堂之中。不事德育。不講愛國。故堂中生徒。但染歐西下等人之惡風。不復知有本國。賢者則爲洋傭。以求衣食。不肖者且爲漢奸。以傾國基。如是則有學堂反不如無學堂。凡此之類。隨舉數端。其有弊無效。固已如是。日餘各端。亦莫不如是。然則前此之所謂改革者。所謂溫和主義者。其成效固已可觀矣。夫此諸事者。則三十年來名臣曾國藩文祥沈葆楨李鴻章張之洞之徒。所竭力而始成之者也。然其效乃若此。然則不變其本。不易

其俗不定其規模不籌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支支節節以變之則雖使各省得許多督撫皆若李鴻章張之洞之才之識又假以十年無事聽之使若李鴻章張之洞之所爲則於中國之弱之亡能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何也蓋國家之所賴以成立者其質甚繁故政治之體段亦甚複雜枝節之中有根幹焉根幹之中又有總根幹焉互爲原因互爲結果故言變法者將欲變甲必先變乙及其變乙又當先變丙如是相引以至無窮而要之非全體並舉合力齊作則必不能有功而徒增其弊譬之有千歲老屋瓦墁毀壞榱棟崩折將就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軒臥漠然無所聞見或則補苴罅漏彌縫蟻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雖不同要之風雨一至則屋必傾而人必同歸死亡一也夫酣嬉軒臥者則滿洲黨人是也補苴罅漏者則李鴻章張之洞之流是也諺所謂室漏而補之愈補則愈漏衣敝而結之愈結則愈破其勢固非別構新厦別紉新製烏乎可哉若如世之所謂溫和改革者宜莫如李張矣不見李鴻章訓練海軍之洋操所設之水師學堂醫學堂乎不見張之洞所設之實學館自強學堂鐵政局自強軍乎李以三十年之所變者若此張以十五年所變者若此然則再假以十五年使如李張者出其溫和之手段以從容布置到光緒四十年亦不過多得此等學堂洋操數箇而已一旦有事則亦不過如甲午之役望風而潰於國之亡能稍有救乎既不能救亡則與不改革何以異乎夫以李張之才如彼李張之望如彼李張之見

信任負大權如。彼李張之遇無事之時從容十餘年之布置如。彼其所謂改革者乃僅如此。况於中朝守舊庸耄盈廷。以資格任大官。以賄賂得美差。大臣之中安所多得如李張之才。者而外患之迫。月異而歲不同。又安所更得十餘年之從容歲月者。然則舍束手待亡之外。無他計也。不知所謂溫和主義者。何以待之。抑世之所謂急激者。豈不以疑懼交乘。怨謗雲起。爲改革黨人所自致乎。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又曰。凡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從古已然。况今日中國之官之士之民。智識未開。瞽然不知有天下之事。其見改革而驚訝。固所當然也。彼李鴻章前者所辦之事。乃西人皮毛之皮毛而已。猶且以此負天下之重謗。况官位遠在李鴻章之下。而所欲改革之事。其重大又過於李鴻章所辦者數倍乎。夫不除弊而不能布新。前既言之矣。而除舊弊之一事。最易犯衆忌而觸衆怒。故全軀保位惜名之人。每不肯爲之。今日勿論他事。即如八股取士。錮塞人才之弊。李鴻章張之洞何嘗不知之。何嘗不痛心疾首而惡之。張之洞且常與余言。言廢八股爲變法第一事矣。而不聞其上疏請廢之者。蓋恐觸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之忌。懼其合力以謗已而排擠已也。今夫所謂愛國之士。苟其事有利於已者。則雖敗已之身。裂已之名。猶當爲之。今既自謂愛國矣。又復愛身焉。及至三者不可得。兼則舍國而愛身。名至二者不可得。兼又將舍名而愛身。吾見世之所謂溫和者。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吉田松陰曰。觀

望持重。號稱正義者。比比皆然。最爲最大下策。何如輕快捷速。打破局面。然後除圖占地布石之爲愈乎。嗚呼。世之所謂溫和者。其不見絕于松陰先生者希耳。即以日本論之。幕末藩士。何一非急激之徒。松陰南洲。尤急激之巨魁也。試問非有此急激者。而日本能維新乎。當積弊疲玩之既久。不有雷霆萬鈞霹靂手段。何能喚起而振救之。日本且然。況今日我中國之積弊更深于日本。幕末之際。而外患內憂之亟。視日本尤劇百倍乎。今之所謂溫和主義者。猶欲以維新之業。望之於非伊安藤諸閣老也。故康先生之上皇帝書曰。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又曰。變事而不變法。變法而不變人。則與不變同耳。故先生所條陳章奏。統籌全局者。凡六七上。其大端在請誓太廟。以戒羣臣。開制度局。以定規模。設十二局。以治新政。立民政局。以地方自治。其他如遷都興學。更稅法。裁釐金。改律例。重俸祿。遣游歷。派游學。設警察。練鄉兵。選將帥。設參謀部。大營海軍。經營西藏。新疆等事。皆主齊力並舉。不能支支節節而爲之。而我皇上亦深知此意。徒以無權不能遽行。故屢將先生之摺。交軍機總署會議。嚴責其無得空言搆塞。蓋以見制西后。故欲借群臣之議以定之也。無如下有老耄守舊之大臣。屢經詔責而不恤。上有攬權猜忌之西后。一切請命而不行。故皇上與康先生之所欲改革者。百分未得其一焉。使不然者。則此三月之中。舊弊當已盡。革新政當已盡。行制度局之規模當已大。備十二局之條理當已畢。詳律例當已。

改。巨餉當已籌。警察當已設。民兵當已練。南部當已遷。都參謀部當已立。端緒略舉。而天下肅然向風矣。今以無權之故。一切所行。非其本意。皇上與康先生方且日日自疚其溫和之已甚。而世人乃以急激責之。何其相反乎。嗟乎。局中人曲折困難之苦衷。非局外人所能知也。久矣。以譚嗣同之忠勇明達。當其初被徵入都。語以皇上無權之事。猶不深信。及七月廿七日。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譚查歷朝聖訓之成案。將據以請於西后。至是譚乃恍然於皇上之苦衷。而知數月以來。改革之事。未足以滿皇上之願也。譚嗣同且如此。況於其他哉。夫以皇上與康先生處至難之境。而苦衷不爲天下所共諒。庸何傷焉。而特恐此後我國民。不審大局。徒論成敗。而曰是急激之咎也。是急激之鑒也。因相率以爲戒。相率於一事不辦。束手待亡。而自以爲溫和焉。其上者則相率於補漏窒結。鶉衣。枝枝節節。畏首畏尾。而自以爲溫和焉。而我國終無振起之時。而我四萬萬同胞之爲奴隸。終莫可救矣。是乃所大憂也。故不可以不辯也。

論中國宜講求法律之學

梁啓超

法者。何所以治其羣也。大地之中。凡有血氣者。莫不有羣。即莫不有其羣之條教。部勒。大抵其羣之智愈開。力愈大者。即其條教部勒愈繁。虎豹天下之至不仁者也。而不問自噬其同类。必其一羣之中。公立此號令。而不許或犯者也。何也。以爲苟如是。則於吾之羣有大不利。

也。此其理至簡至淺。而天下萬世之治法學。者不外是矣。其條教部勒。析之愈分明。守之愈堅定。者則其族愈強。而種之權愈遠。人之所以戰勝禽獸。文明之國所以戰勝野番。皆視此也。古之號稱神聖教主。明君賢相。劬勞於突席。咨嗟於原廟者。其最大事業。則爲民定律法而已。孔子聖之神也。而後世頌其莫大功德。在作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有治據亂世之律法。有治升平世之律法。有治太平世之律法。所以示法之當變。變而日進也。秦漢以來。此學中絕。於是種族日繁。而法律日簡。不足資約束。事理日變。而法律一成不易。守之無可守。因相率視法律如無物。於是所謂條教部勒者。蕩然矣。泰西自希臘羅馬間。治法家之學者。繼軌並作。庶續不衰。百年以來。斯義益暢。乃至以布衣主持天下之是非。使數十百暴主戡戡受繩。墨不敢恣所欲。而舉國臣民上下。權限制。然部寺省署。議事辦事章程。日講日密。使世界漸進於文明大同之域。斯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春秋之記號也。有禮義者謂之中國。無禮義者謂之夷狄。禮者何。公理而已。以理釋禮乃漢儒訓詁本朝之焦里堂凌次仲大闢此說義者何。權限而已。今吾中國聚四萬萬。不明公理。不講權限之人。以與西國相處。即使高城深池。堅革多粟。亦不過如猛虎之遇獵人。猶無幸焉矣。乃以如此之國勢。如此之政體。如此之人心風俗。猶囂囂然自居於中國。而夷狄人。無怪乎西人以我爲三等野番之國。謂天地間不容有此等人也。故今日非發明法律之學。不足以自存矣。抑又聞之。世界之進。無窮極也。以今日之中國視泰

西。中國固爲野蠻矣。以今日之中國視苗黎猺獐。及非洲之黑奴。墨洲之紅人。巫來由之樓色人。則中國固文明也。以苗黎諸種人視禽獸。則彼諸種人固亦文明也。然則文明野番之界無定者也。以比較而成耳。今泰西國之自命爲文明者。庸詎知數百年後。不見爲野番之尤哉。然而文明野番之界雖無定。其所以爲文明之根原則有定。有定者何。其法律愈繁備而愈公者。則愈文明。愈簡陋而愈私者。則愈野番而已。今泰西諸國。非不知公之爲美也。其仁人君子。非不竭盡心力以求大公也。而於國與國家與家人與人各私其私之根原。不知所以去之。是以揆諸吾聖人大同之世。所謂至繁至公之法律。終莫得而幾也。故吾願發明西人法律之學。以文明我中國。又願發明吾聖人法律之學。以文明我地球。文明之界無盡。吾之願亦無盡也。

尊皇論

梁啓超

自甲午以前。吾國民不自知國之危也。不知國危。則方且岸然自大。偃然高臥。故於時無所謂保全之說。自甲午以後。情見勢絀。東三省之鐵路繼之。廣西之士司繼之。膠州灣繼之。旅順大連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繼之。各省鐵路礦務繼之。長江左右不讓與他國。山東雲貴兩廣福建不讓與他國之約。紛紛繼之。於是瓜分之形遂成。而保全中國之議亦不得不起。丙申丁酉間。憂國之士。汗且喘走天下。議論其事。而講求其法者。雜遝然矣。然未得其下手

之方。疾呼狂號。東西馳步。而莫知所湊泊。當時四萬萬人。未有知皇上之聖者也。自戊戌四月二十三日。而保全中國之事。始有所著。海內喁喁。想望維新矣。僅及三月。大變遽起。聖君被幽。新政悉廢。於是保全之望幾絕。識微之士。扼腕而嗟。虎狼之鄰。眈目而視。僉曰。是固不可復保全矣。梁啓超曰。吁。有是言哉。有是言哉。

吾聞之議論家之言。爲今日之中國謀保全者。蓋有三說。

甲說曰。望西后榮祿剛毅等他日或能變法。則中國可保全也。

乙說曰。望各省督撫有能變法之人。或此輩入政府。則中國可保全也。

丙說曰。望民間有革命之軍起。效美法之國體。以獨立。則中國可保全也。

然而吾謂爲此談者。皆闇於中國之內情者也。今得一一取而辨之。

甲說之意。謂西后與榮祿等。今雖守舊。而他日受友邦之忠告。或更值艱難。必當翻然變計也。辨之曰。夫龜之不能有毛。兔之不能生角。雄雞之不能育子。枯樹之不能生花。以無其本性也。故必有憂國之心。然後可以言變法。必知國之危亡。然後可以言變法。必知國之弱。由於守舊。然後可以言變法。必深信變法之可以致強。然後可以言變法。今西后之所知者。娛樂耳。榮祿等之所知者。權勢耳。豈嘗一毫以國事爲念哉。語以國之將危亡。彼則曰。此危言聳聽也。此莠言亂政也。雖外受外侮。內生內亂。而彼等曾不以爲守舊之所致。反歸咎於維

新之人。謂其長敵人之志氣。散內國之民心。聞友邦忠告之言。則疑爲新黨所嗾使而已。彼其愚迷。至死不悟。雖土地盡割。宗社立隕。豈復有變計之時哉。故欲以變法自強。望之於今政府。譬猶望法之路易十四。以興民權。望日本幕府諸臣。以成維新也。且彼方倚強俄以自固。得爲小朝廷以終其身。於願已足。遑顧其他。此其心人人共知之。然則爲甲說者。殆非本心之論。否則至愚之人耳。殆不足辨。

乙說之意。謂政府諸臣。雖不足道。而各省督撫。中如某某者。號稱通時務。素主變法。他日保全之機。或賴于此。辨之曰。此耳食之言也。如某某者。任封疆已數十年。其所辦之事。豈曾有一成效。彼其於各國政體。毫無所知。于富強本原。瞠乎未察。胸中全是八股家習氣。而又不欲失新黨之聲譽。于是摭拾皮毛。補苴罅漏。而自號于衆曰。吾通西學。夫變法不變本原。而變枝葉。不變全體而變一端。非徒無效。祇增弊耳。彼某某者。何足以知之。即使知之。而又恐失舊黨之聲譽。豈肯任之。夫人必真有愛國心。然後可任大事。如某某者。吾非敢謂其不愛國也。然愛國之心。究不如其愛名之心。愛名之心。又不如其愛爵之心。故苟其事於國。與名與爵俱利者。則某某必爲之。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國。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名。今夫任國事者。衆謗所歸。衆怨所集。名爵俱損。智者不爲也。馮道大聖。胡廣中庸。明哲之才。間世一出。太平潤色。正賴此輩。惜哉。生非其時。遭此危局。欲望其補救。

甯束手待亡耳。此外餘子碌碌。更不足道。凡國民之有識者皆知之。亦不待辨。丙說之意。以爲政府腐敗。不復可救。惟當從民間倡自主獨立之說。更造新國。庶幾有瘳。辨之曰。此殷憂憤激者之言。此事雖履行于歐美。而不切于我中國今日之事勢也。西國之所以能立民政者。以民智既開。民力既厚也。人人有自主之權。雖屬公義。然當孩提之時。則不能不藉父母之保護。今中國尙孩提也。孩提而強使自主。時曰助長。非徒無益。將又害之。故今日倡民政于中國。徒取亂耳。民皆蚩蚩。伏莽徧地。一方有事。家揭竿而戶竊號。莫能統一。徒魚肉吾民。而外國借戡亂爲名。因以掠地。是促瓜分之局也。是欲保全之而反以滅裂之也。

故今日議保全中國。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變。爲數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聖。亦爲數千年之所未有。聖德之記天生聖人。以拯諸夏。凡我同胞。獲此慈父。易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今雖幽廢。猶幸生存。天之未絕中國。歟。凡我同胞。各厲乃志。各竭乃力。急君父之難。待他日之用。扶國家之敝。杜強敵之謀。勿謂一簣小。積之將成邱陵。勿謂涓滴微。合之將成江海。人人此心。日日事此。中國將賴之。四萬萬同胞將賴之。

明義篇上

歐築甲

自戊戌八月之變。

聖主幽廢。志士駢首。內亂訶作。外患益深。邇越四月。教案崛起。國象

屢隙。繫卵之憂。有逾于在昔。剖瓜之議。更甚于當年。嗚呼。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予昔者誦詩。烏知詩言之悲哉。于今而身親之。三百餘年。祖宗之天下。四百餘州。神靈之疆土。乃斷送于一婦人之手。而靡有子遺。詩人之言。其殆爲今哉。其殆爲今哉。抑何使予之遭斯時也。大義所在。不能默然。乃作明義篇以演之。

無涯生曰。莊生云。哀莫大于心死。以今觀之。豈不然哉。八股復。學堂廢。凡可以存中國之策。靡不去。凡可以亡中國之具。靡不興。而邦人晏然若無事焉。彼其心固曰。壓塞已久。不知有國矣。亦將曰。君臣之義。曹然無所識耶。抑有所待而後發耶。夫今日能變法救我四萬萬人者。惟皇上一人而已。皇上爲賊后篡臣所忌而被幽囚。則誰救我四萬萬人者。乎。數月以來。聲義無敬業之文。復漢無平勃之略。山陽哀痛。真不知命在何時矣。而西后與其頑固黨者。則日日將祖宗之疆土。國家之利權。分割貽贈。以結外人之歡。以求固其位。而縱其淫樂。苟勿仗義執言。損其頤和園咫尺之地。甯爲今日割一省。明日割一省。即至爲波蘭緬甸。印度亦所弗恤。其視我四萬萬同胞之民。二萬里膏腴之壤。蓋猶奴婢也。猶敝屣也。豈有顧哉。我支那人。士坐以待亡。歟。其有所冀。歟。是予之所欲問也。

日本報載藻洲之言曰。氣節之衰。吾于滿清乎觀之也。明光宗崩。選侍李氏。欲嗣皇。奉已。垂簾聽政。與腹心閹魏進忠謀。居乾清宮。挾皇長子自重。廷臣箋奏。令先進乾清。然後進慈慶。

御史左光斗上疏。選侍已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尊居正宮。而殿下乃退處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謂何。及今不早斷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于今。將有不忍言者。選侍得疏大怒。將召光斗罪之。光斗叱使者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輩何爲者。選侍不能奪而止。清西后之初聽政也。侍郎長麟上書請帝親政。曰。太后于穆宗則爲生母。于陛下則爲先帝之遺妾。嗚呼。是何與光斗所稱已非嫡母。又非生母相似也。然是時太后攝政多年。羽翼已成。而長麟區區一書。欲矯匡之。難矣。又曰。西后之託帝有疾。而再聽政也。舉朝百官。不惟屏息不救。爭排帝親信。甚則誣帝有異圖。以爲不孝。蓋當時宰相曾無一韓琦。而諫官又無一楊漣邪。宋英宗疾瘳。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即厲聲命撤簾。簾已落。猶于御屏後見后衣也。明熹宗已用左光斗議。移李選侍于臧轡宮。時群閣結朝臣。多謂選侍于上爲庶母。不可逼逐。首輔方從哲等惑之。又有蜚語。選侍投環。御史周繼春信之。上疏論閣臣陷上不孝。至揭內閣稱選侍爲未亡人。御史楊漣素稱忠鯁不阿。恐其說遂滋。亦抗疏爭論。極斥繼春無識。其言剴切。群議稍熄。嗚呼。立人之本。朝而行其道者。不當如是耶。

無涯生讀之。而太息曰。嗟呼。彼日人而能知大義。尙氣節如此。吾支那人。士偷生苟活于呂

武之朝俯首屏足于褒閹之禍。進忠從哲何其多耶。我皇上以聖德被廢。上自公卿。下至庶人。幾無一人敢言其非。敢鳴其罪者。而日人乃代言之。代鳴之。我支那人。士甯不愧耶。夫西后所挾以愚天下。掩其篡廢之迹者。豈不曰訓政非廢立也。母得廢子也。已得立之。亦得廢之也。而天下之無識者。亦從而和之。曰訓政非廢立也。母得廢子也。已得立之。亦得廢之也。而西后乃敢悍然不顧。以臣廢君。以宮妾而廢天子矣。庸豈知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其罪猶淺。託訓政之名。而行篡廢之實。其罪不可道乎。吾得一言以斷之。曰皇上非西后所得廢。本之經義。衡之歷史。述乎祖訓。參以外國之公義。以判此案焉。

一曰訓政悖經。義傳曰婦人無外事。又曰婦人無專行之義。必有從也。又曰婦人有三從之道。然則雖穆宗毅皇帝尙在西后之不宜訓政可知也。或謂主少國疑。社稷多難。不可無攝政之人。以靖內安外。不知君薨聽于冢宰。保傅任于三公。武姜雖聖。負宸託之周公。鈞弋賜環。顧命委之博陸。則母后預政。大乖經訓。古人所深戒懼也。昔漢鄧后徽音。母儀幾與明德。馬后並而久執朝權。親任宦寺。論者謂漢室之亾。實基于此。蓋識見不出房閹之間。議論不過近侍之類。經國遠謨。斷非所及其持之而不舍者。非爲宗廟計。但爲外戚貴盛與縱一己之樂計耳。自漢以來。婦人臨朝。未有不毒流國家禍被蒼生者也。大之則呂氏召產祿之變。王氏成新莽之謀。郭氏斬曹魏之嗣。胡氏啓周齊之業。武氏覆李唐之室。小之則爲貴戚

之操兵柄。椒房之啄皇孫。謝氏之簽降表。禍水滔天。亾國相屬。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誠哀之也。誠戒之也。然則訓政之事。施之于嗣王。冲子。尙且不可。况我皇上聰明天。亶春秋鼎盛。臨御億兆二十餘年者乎。施之于國家無事。尙且不可。况四鄰交迫。岌岌不可終日之時乎。施之于提携幼王。震攝內外。尙且不可。况夫借訓政之僞號。以爲廢立之地乎。馬達加斯加。女后執政而國滅。西班牙。母后攝政而地削。西后託訓政而大清之祀將斬。此又觀于萬國之故。可爲惻惻而悲者也。

二曰。皇上爲君。西后不得以臣廢之。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聖人之爲天下後世防。患至深切哉。國之內有民。民之上。有君。君之下。皆臣。旣立爲君矣。則天下莫敢不以君事之。定於一尊。以嚴天澤。此古今萬國之通義也。漢高祖創業之主。而太上皇自稱爲臣。後人譏之。而試問高祖旣爲君。君固不可以二矣。則太上皇非臣而何。孟子謂天下養尊親之至。蓋謂其情耳。豈謂其可忘君臣之義。而爲二天子哉。漢昭后策定宣帝。即退深宮。蓋國有長君。宜就臣列。皆行吾聖經之義也。夫太上皇則漢高之親父也。昭后則宣帝之嫡母也。其情親位貴。過于西后遠矣。而皆不敢以尊而忘貴。視天子爲臣子之常。誠深明大義。知國體所在。不敢越也。今皇上承宗朝社稷之重。而嗣祖宗之位。託于萬民之上。西后即爲生母。亦當在人臣之例。果爲嫡母。亦宜行歸政之禮。况其爲先朝之宮妾。耶。以情則不親。以位則

不。貴。直。一。臣。而。已。而。乃。竊。據。名。號。穢。亂。朝。政。篡。君。奸。位。視。若。固。然。且。僞。詔。號。於。天。下。曰。吾。母。子。也。誣。忠。臣。志。士。曰。彼。離。間。吾。母。子。也。夫。素。君。臣。之。名。而。執。母。子。之。稱。彼。固。謂。廢。立。之。策。無。過。于。加。之。不。孝。者。處。心。積。慮。于。皇。上。冲。齡。即。結。布。黨。羽。使。務。爲。尊。已。以。壓。制。之。及。皇。上。大。婚。禮。成。猶。諷。羣。下。請。已。仍。執。大。政。若。謂。疆。土。可。盡。割。主。權。可。掃。地。人。民。可。盡。棄。而。懿。旨。必。不。可。拂。一。旦。拂。我。我。即。有。辭。以。廢。之。蓋。其。假。母。子。之。名。以。圖。姦。天。位。者。匪。一。日。矣。夫。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春。秋。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絕。其。氏。以。誅。其。弑。君。之。罪。不。得。從。母。子。之。辭。然。則。君。臣。之。義。重。于。母。子。以。母。而。殺。子。尙。加。以。弑。況。其。本。非。母。子。遽。行。廢。立。豈。非。以。臣。篡。君。哉。迂。儒。小。夫。昧。于。經。義。動。執。閭。閻。之。倫。理。以。律。國。家。之。大。事。何。其。謬。歟。然。即。以。鄉。里。論。之。有。母。而。縱。淫。棄。產。外。侮。無。已。辱。舊。德。蕩。門。風。其。子。爲。祖。宗。計。亦。將。有。不。忍。言。者。矧。宗。社。之。重。而。下。同。匹。夫。之。義。哉。惠。后。聽。叔。帶。之。讒。天。王。至。于。出。狩。晉。鄭。相。依。起。義。勤。王。以。復。周。室。春。秋。美。之。書。以。爲。天。下。勸。若。如。迂。儒。言。則。將。以。不。孝。逆。母。責。以。大。逆。矣。光。武。追。奪。呂。雉。五。王。明。正。武。墨。蓋。非。深。知。君。臣。之。義。不。能。行。此。非。常。之。舉。也。朱。子。綱。目。于。北。魏。胡。靈。后。直。書。之。曰。胡。后。弑。其。君。夫。朱。子。大。儒。豈。不。識。母。子。之。倫。而。乃。以。君。臣。之。律。誅。之。其。有。春。秋。之。意。乎。其。有。春。秋。之。意。乎。觀。于。此。而。西。后。欲。辭。一。篡。字。豈。可。得。哉。

三曰。皇上之位受之。祖宗。非西后可私與私奪。今之持說最謬者。莫如以。皇上爲西

后所立。西后得而廢之。夫古之稱神器者。莫不歸之于天。曰天位。曰天職。曰天祿。曰天工。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又曰。天與之。蓋天命所在。而神器乃歸。有非如漢哀帝所云。我欲效堯禪舜。可與私相餽贈者。西后一婦人耳。烏所得大位而與人哉。我朝擇賢而立。無建儲之制。毅宗升遐。聖嗣未立。當是時。王子年長者不知幾何矣。而皇上纔五齡耳。莫致而至。竟膺寶籙。豈非天哉。豈非列祖列宗在天之靈所憑依哉。即位之日。郊天祀地。告之于太廟。明此位受之于天。受之于祖宗。非受西后一人之私恩也。是以皇上日夜所憂。懼宵旰所勤勞者。惟以不得盡職負祖宗重託爲念。不能自強。負社稷人民爲慮。乃大發奮振厲。于戊戌五月之末。一掃千載之弊而去之。欲以揚耿光。奠重麗。登民生于安樂。垂休美于無窮。雖知禍將起于蕭牆。變將淪于昌邑。而七月二十五日。猶大布新詔。以鼓舞天下之氣。激揚天下之智。使天下知愛國保種之義。皇上之意。蓋自以受祖宗之位。盡其職以告無愧于祖宗而已。其他非所計也。豈以西后之立已。而依違順意。使九廟之靈。陷于微欽之辱哉。皇上之位。受于祖宗。西后焉得攘祖宗之位。爲己所有而私立之。又焉得以不從己之欲而私廢之。若如迂儒言。己立之則得廢之。則自三代以來之天子。由大臣定策擁戴者。不知幾何矣。則亦將曰。彼位固我所立。我固可以廢之也。置君如奕棋。門生作天子。夫豈可算哉。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鑑。于魏文帝爲馮后服喪三年。則大誅之曰。馮后

雖爲祖母。而實弑君父之賊。孝文私其立己。爲之服喪。可謂無人心矣。大哉。王言。足以垂天下後世矣。夫私其立己之恩。而不顧祖宗之仇。祖訓之所誅絕。况西后挾祖宗之神器。而視爲私與私奪之具。其心直操莽耳。是列祖列宗之罪人也。是乃我中國億兆之罪人也。

明義篇中

歐桀甲

今天下之懷忠抱義者。心冲冲爲。皇上憂不測。海外列國。電路交馳。日候皇上之安否。其關心于東方之局者。莫不以皇上之復位與否。爲中國存亡之關係。覺羅氏興滅之方針。東亞動靜之機軸。登于新報。騰于論說。徧于婦孺走卒之口。印于中外士夫之心。皆曰西后使榮祿統京師內外軍。將五月大閱而行事。皇上可危。西后使榮祿兼握南北洋兵權。蓋屯重兵以備非常也。皇上可危。西后徧布滿人于各行省。力制漢族。察其稍爲名高疑其傾心于皇上者。皆羅織而禁錮之。皇上可危。西后使人劾去漢大臣中老成有威望。握重兵而稍持公義者。使無人敢心念皇上。皇上可危。是說也。昔昔聞之。旦旦聞之。幾于衆口一喙。衆耳同聽矣。予則曰。皇上何危之有哉。至危者乃西后耳。皇上冲齡登極。不知富貴之榮。榮獨無依。未識生人之樂。日長跪而背汗。聞擊鑼而心戰。跼天踏地。與死爲鄰。蓋少時已經無量劫矣。及東師一敗。旅大繼割。特念祖宗社稷之重。億兆人民之苦。封

疆蹙迫之辱。乃發憤革新。圖存國命。誓以身殉。以洗二十年喪師失地之恥。不恤西后之忌。不顧大位之危。及八股已廢。民智大開。新政詔書。山澤感泣。風聲所被。萬彙昭蘇。皇上愛國愛民之志。至是始得紆發。而賊臣造殃。遂至幽廢。此真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者。即使慘遭毒手。永隕虞淵。揆之皇上初衷。實爲無憾。况聖學素深。文明蒙難。方且餵鴿自樂。何危之有。若西后者。則禍近于眉睫。患隱于蕭牆。懸命須臾。不待智者而後知之也。其由多矣。請言數端。使自問焉。

一 榮祿不可恃

二 俄不可恃

三 宗室不可恃

四 新黨之熱心 皇上

五 舉國臣民歸心 皇上

六 地球各國傾心 皇上

七 政變後外交多事

八 政變後內亂紛起

西后所恃者。非榮祿也哉。然榮祿以慄悍無賴之姿。陰蓄野心。妄竊神器。練兵待時。歷有年

所深結內監李聯英。以媚西后。遂躋重任。日夜招聚亡命豪傑。辟睨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因以圖功。其意以爲非操兵柄不能舉大事。舉大事不能無假藉。西后者穢德彰聞。天下所切齒而最惡忌。皇上者也。假之以廢。皇上則大權在握矣。大權在握。徐而掃除西后。自即大位。天下惡西后之所爲。必不汝瑕疵矣。名助西后。實欲以天下之惡歸西后。已因而代之。此實卓莽操懿之故智也。邇者羽翼覬覦于宮闈。腹心盤結于內外。而又全國之兵。聽其掌握。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銜鉞駟駕。則乘者不保。刀俎在人。寄生而已。元父爾朱之禍。旦夕可爲寒心。此西后之危一也。

俄者西后與滿洲黨所借以壓制漢人者也。然而距俄最近者莫如滿洲。若有變動。滿洲必先受其害。金洲旅大。已剪滿洲之南。東省鐵路。直掛滿洲之北。密約難恃。有明徵矣。且關外之軍。盡調入京。西后榮祿之意。蓋欲環兵畿輔而行廢立也。然北邊千里。空虛無備。一旦京師釀變。俄人必率可薩克遠征隊。席卷而南。長驅而至。一舉而覆滿洲之庭穴。再舉而入燕都。乘機而傾滿洲之根本。斯時退不能歸長白之墟。進不能越淮河之土。天女之種。不爲波蘭高加索之續者有幾哉。昔者波蘭內亂。借俄兵以鎮之。俄即因之以滅其國。王公貴人。轉萃荒野。養虎自衛。卒遭反噬。殷鑒不遠。在于波蘭。此西后之危二也。

西后之待宗室。刻薄寡恩。疑忌猜嫌。無所不至。慶邸福晉入宮。尙須搜檢。親王大臣。終日曲

跪陪侍西后之聽戲。不惟奴隸。實若狗馬。誠古今之異聞也。夫呂雉移祚。朱虛有安漢之功。桑條造妖。元宗奮盛唐之烈。懿親與國同體。當此天子幽囚。厲階爲梗。遠想祖宗締造之艱。近念域中誰家之感。必有哭泣誓死。以報九廟者。五步踐血。三矢告靈。其機甚急。若火燎原。此西后之危三也。

新黨以改革政治。爲強國富民之本。與皇上若合符節。西后所最目爲反對者也。篡廢之初。窮捕志士。緹騎徧地。株累無辜。苦雨腥風。今猶未息。然而開明之氣。已波蕩于亞東。進化之機。直風靡于震旦。人人腦中。皆籠有變法維新模式。不復皇上不再維新。則誓不休也。此自頑固無良。僅保風燭。二三賊臣以外。其有是心者。蓋徧于國中。爲西后計。能盡索國中之士而戮之。則可。若其不能。荆卿之劍。東海之椎。時可接于轂下。此西后之危四也。中國承秦之弊。君民隔絕。休戚存亡。上下不相聞問。故君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君。狼胥虎吏。從而噬其間。民困甚矣。變政以來。皇上親下明詔。歷念民瘼。以山林不聞新政。小民不被其澤。引爲時予之辜。又令天下士民。皆得上書。直達天聽。于是天下始知有君。戴皇上若堯舜。依皇上若父母。忠君愛國之念。勃然而生。慷慨悲歌之士。讀新詔而感激零涕。扶杖垂白之老。望新政而須臾忍死。蓋二千年來。無此好君也。八月之變。薄海內外。痛哭失聲。欲爲五王者。駢足而立。然以文王尙羈羑里。帝子猶在房州。西后之爲。不過一時迷罔耳。苟

翻然一悟。開殷商之明。醒鸚鵡之夢。昨非今是。還我舊君。固不必勞師動衆。以傷皇上之心也。乃綿曖數月。復辟無期。帝星明滅。白日將墜。天下心戴皇上者。猶能復忍乎。義師一舉。四方響應。雖欲求爲平日頤和之樂。而不可得矣。此西后之危五也。

一隅之國。廢君立君。權傾中外者。往往任意爲之。以無外人之响响也。今則列強環顧。公法嚴明。雖無干涉內政之條。而有禁止內亂之理。苟其紊亂朝政。病國殃民。列邦必爲之公憤。善隣必爲之不平。况我皇上聖德昭于四海者乎。變政三月。歐美迭聽海不揚波。沿邊無事。及驟遭大難。環球變色。各遣公使。候問聖安。蓋皆傾心于皇上也。夫皇上能變法自強。則亞洲有主。無所爭奪。各國東方兵備。均可從減。亞東已保利平之局。歐美亦享協同之福。戰務日輕。民生安樂。五洲萬國。惟事通商務。紓文德而已。若其不然。一髮之牽。貽及全局。鹿爭龍戰。即在斯須。是皇上一身之安危。亞東由之而安危。即環球亦由之安危也。夫外人屬望皇上如此。而西后敢以干列國之怒。久假不歸。一則速瓜分之禍。二則動秦人之師。西后之危六也。

戊戌以前。天下不知皇上無權。遼臺陷。膠大失。皆以爲皇上咎。加以西后滿洲之黨。藉爲廢立地。日日以失祖宗疆土責皇上。政變以後。天下乃曉然于國勢弱亡。元氣凋萎。皆西后擅權之罪。皇上不預也。而芸芸已失望矣。乃自僞旨訓政。浙江索于意。河南丁英。

沂州取于德。廈門要于美。俄法日求權力所至之域。奧大利比利時那威丁抹葡萄牙。亦俱思分杯羹。此外數十國。又將接踵而至。宇內囂囂。何其多事哉。夫前之以失地責皇上者。而今乃身自割棄之。獨不見新政九十日。無一要挾之案乎。不變祖宗之法。而盡割祖宗之地。西后何顏以對天下乎。是使人心愈思皇上而大亂將作也。西后之危七也。

飢寒迫身。難顧廉恥。聖主不能撫慈母。不能子。上失民散。聖賢所爲歎也。中國自道光時。人數已四萬萬。而至今日減。蓋水旱饑饉盜賊疫癘之災。無歲不見。無省不然。其死于此數者。蓋每歲不知幾何矣。而國家從無善政以經理之。理財農業衛生警察全不加意。及其時也。或沈沒數十州縣。或流亡至數百萬。或赤地至千里。或兵燹徧數省。尸骸枕藉于道路。家室轉徙于溟中。而爲上者。猶復醉曼歌于湖上。臭酒食于朱門。于是窮無所之。禍亂遂起。去歲至今。蓋數十見。若廣西之亂。渦陽之亂。廣濟之亂。蘭山之亂。永州之亂。大都飢餓欲死。老壯相食。無有恤者。乃迫爲之。及爲官軍擄獲。則皆哀求速斬。以了人世惡緣。哀哀生民之苦。未有若我中國者也。皇上憫之。故新政特設農工商總局。以惠黎元。西后竊政。遂廢斯舉。嗚呼。西后者。祇知取歡笑于宦寺。賞妙音于梨園。惡知四海困窮。死喪無日哉。然衆生疾苦。流爲盜賊。涓涓不息。將爲江河。各省蠢起。必成明季張李之轍。吾恐覆明者。又以覆我大清也。西后之危八也。

明義篇下

歐集甲

夫西后之危如此。稍有知識。皆洞若觀火矣。即西后自問。亦深知其危無疑矣。然而日知其危。而不能籌一安全之法。或者以爲大愚。然余嘗揣其心。而爲之設身處地。亦有難言之隱者。蓋西后安全之策。無過于復。皇上之位。而復。皇上之位。又最爲西后之所難。今擬其意于左。

一曰吾已廢立矣。一旦復位。皇上必將以吾之所以待彼者處置我。不如徐毒之以速其死。無有後患。此騎虎難下之說也。

二曰吾枉戮新黨。爲翦。皇上羽翼。一旦復位。必用新黨。新黨用必以我之所以施彼者。聲討我。不如除其根。以絕其萌。禍乃不延。此挽弓當強之說也。

三曰我之罪名。已暴著於天下矣。若復。皇上天下亦未必能寬假我。遺臭萬年。夫復何惜。此不做不休之說也。

四曰吾雖知其不可。然嫌惡既宿。不如擇所愛者而立之。少主無知。我所爲乃得操縱自如。不至如長君之有不便我。此又歷代婦人預政之秘傳也。

余請即其意而條商之。夫西后所以夙夜惴懼。而不敢大心者。豈非有疑于。皇上之不能容哉。然吾觀。皇上即位。二十有餘年矣。西后之欲無不給。西后之志無敢違。摧折唾吐。泥

首宮門。草野聞之。且爲隕涕者。而皇上處之晏然。不改其素。未嘗一語及于西后之身。一言及于西后之過。自非聖量如天。曷克臻此。夫前此之皇上。既能容如此矣。及其復位。安有復記小嫌者。此天下之人。所能共保也。且皇上之意。以爲但得與己以權。可以大行新政。固祖宗之疆土。謀民生之福利。進國勢于文明。於願足矣。西后縱窮奢極。欲口綦天下之味。目綦天下之色。耳綦天下之聲。鼻綦天上之臭。心綦天下之樂。體綦天下之輕煖。皇上富有四境。夫何所吝。而不以供者。八月之初。政變已作。皇上自明與西后相失之原因。不過變法圖存一事。然則苟不阻皇上之變法圖存。西后之意。蓋無所不從矣。夫變法圖存。何不利于西后之有。甯必置銅駝于荆棘。委鐘虡于塵沙。而後快心耶。西后奚自苦乎。而竟惑溺于賊臣之議。而身陷惡名。受制于賊臣之手。而無能爲役。夫何爲乎。原西后悍然不顧。直行其意者。無他。欲取樂耳。然而身陷惡名。受制賊臣。二者乃古今無倫之奇慘。今竟遭之而不能解脫。非妄行訓政之故。何以致此。然能復皇上則舉無慮矣。融融洩洩。其樂如初。此一者之說。不必慮也。

既復皇上。而皇上仁孝素著。既已隆待西后。新黨善體皇上之志。必不忍以誤聽賊臣之故。而積憾于其躬。維新六君子。褒封立廟。以勵天下之義士。陷害愛國之士者。則真之重典。以謝內外。則新黨之感激流涕。以報國家者。將未有已也。何念舊之云。此二者之說。不

必慮也。

夫公理之在人心也。視其所行。當其爲堯則堯之。當其爲桀則桀之。當其叛堯而就桀。則亦桀之。及其舍桀而就堯。則亦堯之。春秋書趙盾弑君許止弑父。其辭嚴矣。然特以爲人不知惡。而妄行不備者戒。而盾止有其事。而無其心。故又爲之變其辭。復見書葬以昭雪之。惡人沐浴。可見上帝大易貞吉。在于悔過。西后爲榮祿剛毅所誤。矯行訓政。得罪社稷。誠無辭矣。然苟能悔罪自新。恐懼退位。躬奉大寶。還之。皇上則前之所爲。不過日月之食。風雲之變。耳。早暎一雨。而土膏潤。霖雨一時。而萬物蘇。何足損其毫末哉。誠如是。西后之令名。將與天壤無窮。天下將戴德揚休之。不暇誰復論其往者乎。此三者之說。不必慮也。

若夫擇愛之舉。則今日行之。而明日天下之兵動矣。此萬不宜出者也。猶憶戊戌秋之事。否乎。是時密電各省督撫將軍提鎮。議廢立之可否。而各省臣民心戴。皇上凜然于大義之不可犯。國本之不可搖。卒無應者。劉峴帥一言爲代表。曰。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難防。于是天下轟于名義。西后亦震懼而收回成命。蓋天命所歸。人望所屬。惟一皇上。若立其他。惟有速亂耳。夫前之欲廢。皇上而莫敢顯示天下也。不得已焉。乃託之以病。亦旣班藥方于中外。曰。聖躬安矣。則政權宜復還于皇上矣。久據胡爲者。乃瀛臺之囚。如故。復政之期。渺然中外之耳目。固不可欺。其義憤之勃。尤爲不可遏。況重以他人子。顯移天位乎。西

后所欲。不過操縱自如而已。皇上復位。以天下之大。豈不能安一人。何必鹵莽取戾。踵呂氏之轍哉。此四者之說。不必慮也。夫以西后極慮極危之事。而一轉移間。平夷坦蕩。無有險。嚙。安全之法。孰逾于此。若猶遲疑不斷。甘陷危機。韋庶人之殲于宮中。胡靈后之沉于渭水。其龜鑑矣。至是而始自悔也。不亦晚哉。不亦晚哉。

且夫西后者。身歷三朝。貴盛無匹。前極椒房之寵。後崇國母之尊。徽號之隆。伊古未有。而且洞房清宮。朝歌夜絃。歡樂未央。以燕以食。順和園之日月。方長。萬壽山之岡陵。永護。享人間之極樂。娛暮景于桑榆。何其樂也。而必躬總萬機。時親庶績。廢娛老之良辰。就巨憂于卒歲。內有奄寺藏刀。宮人握礮之防。外有義士勤王。強隣削地之懼。當世有篡逆之名。青史列呂武之傳。以日以時。若項之沒。淵身之寢。火頸之就。刃耳不聞。樂口不甘。味目不娛。色寢不安。席何其悲。耶。西后其自思焉。即使能再延歲月。亦不過多數寒暑。何必以貪此數寒暑大位之榮。而貽無窮之唾罵乎。矧前山後冰。未必其能榮也。余請言。皇上復位之利于西后。有數端之確證焉。

一。中外想望新政。賊臣以此爲廢。皇上之有詞。不知適爲中外之傾慕。後西后榮祿僞旨。亦頗參以新法。冀以蒙蓋天下。然中外皆知西后與頑固黨。無真行新法之意。非能行新法之人。故爾怨望沸騰。若以皇上復位。一意維新。則中外皆將以手加額曰。皇上新政。西

后與有力也。豈惟蓋前愆。且得美譽焉。西后之利一也。

一西后春秋高矣。斷無不立君之理。然所立者。果能保其終始相善。不失西后之意乎。吾知西后必不敢自信也。夫立他人而不能信其終始。是去害而復生害。何如復西后。皇上與西后相處二十餘載。自新政以外。無一牴牾者。仁孝可謂至矣。西后亦深知之矣。西后之利二也。

一老者宜取樂。壯者宜任事。以老者而任壯者之事。自非窮而無告之下民。手足凋零。親故萎謝。必不樂爲。蓋崦嵫日薄。能有幾何。陶情暢叙。以送餘年。尙恐蒼蒼者。天有不我。待乃與兒輩爭區區乎。況其有莫大之憂也。西后能復皇上。則可以隨意逍遙。捐棄百慮。雖百歲後猶有歸依。無山陵崩爲人魚肉之患焉。西后之利三也。

一京畿各省。三品以上之老臣。皆嘗與西后共艱難者。政變所由。出于若輩之意。未嘗非本于西后體念老臣之情。皇上知之最深。故于耄期竊位。阻撓新政者。僅止革職。然亦初政如此。若其久之。其有自陳衰朽。不能推行新政者。皇上必予之優禮。給之全俸。以養終身。則凡滿漢年高之重臣。皆有爵祿。可以優游林泉。榮耀梓里。不必西后之遠慮。立山懷塔布之流。夫亦無庸過計矣。西后之利四也。

夫復皇上。而西后之安全如此。不復皇上。而西后之危亡如彼。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孰

利孰害。何去何從。必有能擇之者。亦可以無俟煩言矣。然而吾猶恐西后之心。不釋然也。彼其恐。皇上復位。出爾反爾。雖千萬語不能解其結。而又有左右讒慝之臣。恐復辟之有不利于己。從而蠱之。是以難也。吾請一言以安之。曰。家室不和而求鄰人排解之。此鄉閭所以安也。今與我鄰者。不有各國乎。各國莫不有駐京公使焉。即我之鄰老也。西后誠恐復政後之有他故。何不布告各國。曰。敝國不幸。國家多難。以二三讒言之故。遂至母子不和。新政中廢夙夜思之。深自慚悔。今皇上政躬無恙。老婦宜退深宮。前嫌盡釋。新樂復敦。凡皇上所有之權利。老婦不干預之。老婦所有之權利。亦願皇上不減省之。然異宮間隔。恐有小人者。更織斐斐。致生他變。故敢敬告貴國。證以一言。後有乖離。幸惟調協。如有各國爲之公保。皇上雖欲不然。甯不顧隣人之責義乎。皇上更爲之布告各國。曰。朕不幸。眇躬違和。致太后臨政數月。耄勤宵旰。朕實不安。幸喜占勿藥。得理天工。而太后即欲駕歸。願和園以養元娛神。朕惟非盡天下之大養。不足以隆其恩。謹定歲以所入巨萬。以供願和園之用。慈意所樂。朕不過問焉。惟朕承宗廟之重。行政之權。不敢不兢兢業業。凡國權所統。亦不敢以勞太后。太后既許大權歸予。後有侵國權者。即以犯國律論。惟我友邦。其共鑒之。如是則西后不侵。皇上之權。皇上亦不侵西后之權。兩保其權利。大清之祚。永永無極矣。此天下萬國所日夜翹首而望者也。

嗚呼。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斯言也。小民其知之矣。兄弟內鬪。牆而外禦。侮伯叔。釋乾餼而詠烹羊。采苴米苴。妻不棄夫。棘薪棘薪。子不離母。况有國家者哉。徧觀萬國。縱覽歷史。其毀生骨肉者。莫不自盡根株。大之宮闈。蹀血爲異姓之驅。除小之怨毒。傷心致同枝之剪。伐亡家破國。職此之由。虎狼啖。嗚自戕以速亡。覺羅氏之宗。危乎危乎。于皇上何。尤嗚呼。西后其悟哉。嗚呼。西后其悟哉。

義士亂黨辨

歐榘甲

嗚呼。天下之禍。固莫哀于亡國。哉。而追原其始。則皆由于誣義士爲亂。黨斥逐誅夷。凋傷元氣。如老樹壞。空厲風過。則爲虛纍纍。亡國致足悲也。觀乎支那四千年之史。臨乎歐美十九世紀之場。其間興亡存滅。蔚若牛毛。輾轉于此覆轍者。不知幾何姓矣。當其始也。義士痛心國事。疾政府之專橫。憂外族之僭處。思有以伸人民天賦自由之權。人治進化之義。以壯國基。以圖自保。不得不謀所以改革之也。而其改革之機關。或開新聞。揭激昂之論。以醒國民之精神。或開大會。演說國恥家仇。以刺國民之紀念。或開學堂。輸進萬國文明。以開國民之智慧。或集圖書報告。指示治內治外之失權。疆土日蹙。地圖轉變。以冀在上之一悟。同胞之奮興。然而有國者視民若犬馬。奴隸然。數十世于茲矣。天潢世族。固以摧挫戮辱。爲其分所固宜。故談時事有禁。議朝政有禁。著書有禁。立會有禁。方且愚之弱之散之。使天下戢戢受

治以固帝王萬世之業。一旦而夙昔所視爲牛馬奴隸者。忽倡言改革國家主義。去其愚。起其弱。合其散。予人民以自由之權。開化之路。彼早已驚走駭汗。而于天潢貴族壓制專橫之素。尤大有所不便。且敵人而要我土地也。割民之土地與之于我。宴樂無損也。外人而索賠款也。括民之膏血與之于我。富貴無恙也。即敵人焚燒民舍。屠戮無辜。淫掠士女。佔據田廬。亦不過民受其害。于我小朝廷仍如故也。彼倡言改革者。徒莠言亂政耳。于是加之以亂黨之名。污之以大逆無道。身戮名敗。家室流離。不甯惟是。推天潢世族奴視其民之私。寧甘心亡國。而爲狗馬之幸。存決不願國家改革。使國民有見天日之一時。外患愈棘。而內壓益甚。國無人兮。其何以支其繼也。政治日衰頹。外侮日憑陵。向之頑固不知改革者。今亦不得已而稍事粉飾。然本不明國家之義。又烏知改革之術。惟有盡授其權于人而已。遂乃稅關之權不保。鐵道之權不保。礦產之權不保。川人之權不保。行政之權不保。練兵之權不保。航業之權不保。工商之權不保。而土地遂至四分五裂。或爲他人勢力所至之區域。或爲他人訂永不割讓之約。或永借。或占領。吁。國亡矣。而若此者。又祇授受于一二人之手。而國民不知也。外人知其國家之棄民如遺。乃爾暴兵闖進。大蹂大躪。其在支那者。若德之占膠州。而突據沂州。安東。俄之占旅大。而突據金州。英之占九龍。而突據深圳。法之占廣州灣。而突據高雷。傍近之地。建築礮臺。強奪民屋。塗毒慘狀。天地爲昏。其慘狀登于報章者。若俄之于吉林。

六道荒。無端槍斃王某及趙明海等一家。與村民張文江一家。于黑龍江外郎窩堡。槍傷郭某家十一人。網縛農夫三十餘人。其他旅大被俄兵慘斃百餘人。我公使訴之而俄不理。德之猝建烽火堡于即墨楊村。鎗斃多人。又擊死華人三名。其赴沂州也。勒捕土著。妄殺無辜。百姓被害者。不可勝計。紛紛逃避。砲轟沂州各村落。進據日照縣城。於其東面七十里之村鎮。焚燒殆盡。土人受戮甚酷。又擄紳士五人。歸於青島。法之越界強踞海頭砲臺。毀廬舍。殘人命。入村捉人。肆行騷擾。無端砲斃六十餘人。及吳那立等八人。砲傷男女三十餘人。焚草屋四百餘。炸瓦屋三百餘。斃老民老婦三名。于碭州霸佔民居。捉民作工。種種虐苦。英之于九龍。自大埔多山錦田八鄉。以迄平山元朗諸村。皆用大砲轟擊。村民血肉狼藉。鄉里爲墟。死于烽火。死于無家可歸者。蓋數百人。二百里間。皆被硝煙彈雨焉。嗟乎。我中夏我華人。我罪伊何。何辜于天。而爲白人之砲鞘鎗叢哉。且夫國者合無數民而成也。合衆民居室田廬。婦子而成國。土民者國土之主也。而上特爲其客耳。物之與人與否。惟主人之是問。非客之所能私贈之于人。而欲有之者。亦不能不商之于主人。而私受之于客。此古今萬國之通例也。即國有不幸。亦宜胥告于衆。曰。敵人要我土地。我不敢擅許。吾民其自爲計。如是則民之從。違。民自能定之。鬻奴婢者。猶告于所歸之主。詢其意之如何。不願。主亦不能強之。蓋自由權之在人也。雖父母不能奪之。况于數十世歸依之赤子。一日而棄之。渺不知其何故。哀哀。

萬民。瑩瑩無依。忍心背理。如是。獨不慮民之魚爛而亡。耶。而據人之土地者。亦不示其所以。風馬牛。涉此之由。聽民之去就。而後取之。苟焉以入人爲志。猝而進人之門戶。猝而登人之堂。猝而入人之室。猝而廬人之居。猝而據人之妻。猝而奴人之子。猝而奪人之田宅。猝而墟人之鄉里。譬如大盜。踊至。縛其主人。盡據所有。而又縱淫掠肆焚燬。逞干戈焉。彼含生負義之倫。心非木石。大義所激。烏能坐以待斃哉。波蘭之哥士孤。埃及之亞刺飛。意大利之馬志尼。皆憤國家之難。傳檄四方。恢復故土。率千百孤軍。與地球莫強之國。爭獨立之氣。自由之光。於鐵火爆聲。血裂肉飛之際。後之述其往事。憑弔其遺墟。孰不曰義士也。義士也。而在當時。滅人之國者。挾鐵血之威。臨寡弱之卒。欲掩其殘酷無禮之迹。以欺天下之耳目。誣之惡名。不曰土匪。盜起。則曰暴徒。竊發。不曰亂黨。猖獗。則曰叛黨。抗拒。若以爲滅此朝食。而後可者。嗚呼。誰匪乎。誰暴乎。誰亂乎。誰叛乎。夫違于理之謂匪。悖于義之謂暴。賊人自由之謂叛。阻人獨立之謂亂。今日日以分割人之土地。扼奪人之財產。奴隸人之種類。以自擴張其領土。開拓其富源。此其背于理。悖于義。賊人自由。阻人獨立。爲何如也。孟子曰。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己非其有而取。則拒之者。義也。然而拒之者。聲明大義。民氣強毅。勢力雄厚。或至不得飽其虎狼之欲。不若以惡名加之。拒者而暴屠之。使彼聞風膽落。不敢繼起。則拒之者。勢孤力薄。不足以相抵禦。雖有慷慨忠憤。誓雪國恥之士。束手

無可如何。雖有救災恤隣之國。亦拘牽名義。觀望而不敢救。夫如是。國乃盡滅。此非律賓之義軍。求自立于民政之美國。反蒙叛黨之號。而無人援手也。嗟乎。斯二者。一則誣其國之義士爲亂黨。以自亡其國。一則誣他國之義士爲亂黨。以亡他人之國。義士義士。生斯時也。前有百鬼之猙獰。後有雄狐之吞噬。而又負天下之惡名。得無意冷心灰。委心任運者乎。歐桀甲曰。毋然也。

歐桀甲曰。天下是非有定乎哉。無定乎哉。曰。惟義之所在。當世以爲君子者。後世或以爲小人矣。當世以爲亂民者。後世或以爲賢士矣。彼夫孔光楊雄馬融胡廣王祥馮道之儔。或以經術顯。或以孝行稱。或自撰忠經。或見重中庸。或推爲大聖。海內震其虛譽。奉之爲朝廷柱石。學者山斗。而其卒也。乃至爲劇秦美新之莽大夫。妨賢害能之僞君子。司馬移祚而委蛇。勸進。數君覆國。而優游長樂。所負經術者。不知經義爲何物。所謂忠經者。不知效忠於何主。所謂中庸大聖者。亦以頌篡賊廢聖君戮志士。爲保富貴之善策。昔日所自詡爲尊君教忠。正人心風俗之害者。一切反之。而人盡可君。人不必忠。而惟身之是保。視君如奕棋。處身若妾婦。嗚呼。以鄙夫患得患失之故。遂至爲亂臣賊子之鷹犬。以釀篡君亡國之禍。而不惜。子孫羞以爲祖。故書恥稱其名。史氏恐污其筆。百年有限。大辱無窮。斯人也。雖能竊一時之盛名。而唾罵千載。遺臭萬年。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若夫仁人志士。以殺身成仁。破家救國爲志。

者。往往冒天下之大小。受天下之竄逐。誅鋤而不能達其意。孔子思撥亂致太平。而見逐于春秋。耶氏倡萬民爲平等。而見殺于猶太。梭格拉底創男女平權之理論。而受戮于希臘。歐洲學者。昌言國家如社會。任民人自由。至于流血相踵。佛蘭西英倫之民。爲爭國會議院。駢首藁街者。不計其數。而日本浮浪之徒。衣脫藩之誇。握復仇之刀。憤國難攻內奸。囂然培覆之論。傾慕府廢藩閥以尊王室。至于屠腹刎頸而不悔。當是時也。莫不指爲大逆無道。叛黨莠民暴徒匪人者也。而此數聖賢與諸君子。身負天下之惡名。力伸天下之公義。以匹夫草澤微末之勢。與雷霆萬鈞崇高千仞之政府爲衝突。以著書傳教口舌之威。與殺人如草碎城如糜之器械爲對待。不畏強禦。確乎不拔。而其卒也。暴君亂相不能不屈於公理。順乎人心。翻然變計。於是藉宗教改革國家改革社會改革之力。人民得享自由之福利。平等之安全。合羣進化。以有十九世紀之文明。而向所指爲大逆無道者。至是尊之爲配天之大聖。開明之巨功。維新之魁傑。懸像立石。萬人瞻拜。以誌其德於不忘。嗟乎。當其爲萬姓犧牲。斷脰絕脛。飲刃泣血。人世以爲至悲者。而聖賢則以爲至樂。蓋此後國家之發達。世界之光明。皆由捨此一身致之。何爲乎。何不爲乎。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曾子曰。仁爲己任。死而後已。孟子曰。舍生取義。任仁取義。生尙可舍。何有于區區亂黨之名哉。吾願支那義士相率而也。也。吾願支那義士相率而起也。

且夫亂黨之名。烏乎來哉。人相均而不偏。則無亂。相平而不壓。則無亂。相通而不隔。則無亂。相安而不傾。則無亂。亂之所生也。皆起于不均不平不通不安。而此不均不平不通不安。又皆起于在上者愚民之虐政。開國之初。以兵力得天下。故老遺黎。竄伏畎畝。岩穴之間。尙多不忘故國而思舊君者。非有以極重罪名著于爰書。則其民不可得而治。野蠻國處反逆之刑皆極重文明國以爲公罪輕之蓋公理漸出矣。乃無論民之疾苦呼號。苟朝令之所施。有敢致議者。則處以謗訕叛亂大逆無道大不敬之罪。加以夷族滅宗之酷刑。使國民屏息懾伏。莫敢抗我。其在支那。則秦始皇之異議者坑。偶語者棄市。在歐洲。則法王路易十四。以國家爲君主之私產。民人不得自由。歷代君主奉爲球圖。蓋全球之民。羈絆于獨夫暴政之下者。隨其國開闢之早暮。爲其國民受苦長短之期。而此不均不平不通之政。曾不肯改革之。以俾平民享一日生人之樂。不均則爭。不平則鳴。不通則悖。不安則傾。如怒潮之激動。如火山之迸發。佛蘭西乃起而改革。美利堅乃起而自立。比利時乃起而絕荷蘭。希臘乃起而絕土耳其。古巴飛律賓乃起而絕西班牙。列國雖興師動衆。以責其叛亂之罪。而平日旣無德以洽之。不可挽回。彼民智已開。人心已固。能知自立。惟有聽之而已。向使于此不均不平不安不通之政。決然行大改革。與民更始。如英國觀法人革命之後。矍然大悟。凡民間所欲。如議院憲法者。皆從之。學堂報館農工商業。皆以金獎勵之。使益大其業。則民之愛國如其家。何至有易姓屋社之憂哉。嗚呼。上不

自亂而下未有能亂者。下之亂自上生也。然而止亂之道。仍自上操焉。知此者其惟我至仁大聖愛民愛國之皇上乎。

論救中國當以救皇上爲本

歐桀甲

我支那義士。瀰滿于山海內外。居常鬱鬱不得志。仰視天而俯畫地。私心喁喁。想望聖君。崛起翹首而觀朝廷新政者。多歷年所矣。虎狼之吏。聾瞽之官。闔于民隱。壅于上聞。既不能廣開賢路。開張天網。搜羅草澤之彥。鴻鵠之英。轉移其桀驁強悍之氣。操縱其通達勇敢之才。使立功名。共持危急。而又周內以土匪漢奸之目。以鋤其志。以廢其才。以消其氣。以死其心。使之無地自容。于是此義士者。乃沉淪于荒野。漂泊于重洋。然而其希望朝廷改行新政之心。猶未已也。故其講求外國專門之學。以備國家他日之用者。或通法律。或通政治。或通格致。或通統計。或通商學。或精製造。或通農務。或通海陸軍法。或通礦鐵工程。有若居于香港。澳門。天津。上海。及各省通商口岸之地。與夫旅于日本。新嘉坡。檀香山。暹羅。緬甸。安南。金山。加拿大。紅海。非洲。統南東西洋太平洋州島以萬數。凡華人足跡所至。莫不有聰穎絕出者。冠乎其曹焉。皆欲回首面內。爲中國異日維新之傑也。若其遊于歐美之學堂者。又西人所嘖嘖黃種聰明不讓白種者也。至其處于中原者。則內之有廿四朝之英雄豪傑。龍戰虎爭之事蹟。以激動其胸中。外之又有華盛頓拿破崙。列邦殺人流血。以圖人民自立。變政立憲。

之歷史。跳蕩于觀感。而又加以貪苗食黍之碩鼠。磨牙吮血。充斥于二十行省。政治腐敗。民不聊生。以觸傷其耳目。國家不能保護土地人民。棄民如犬馬。奴隸轉鬻他人。爲死生之大辱。以擊刺其忠憤。于是此義士者。心奮血熱。髮指眦裂。舍身棄家。誓除國賊。如水滔天。如火烈澤。故雖呻吟楚蜀。顧盼江湘。啼聲閩粵。潛遊河朔。悲歌燕趙之地。絃誦齊魯之邦。其欲待時機。以行改革之運命者。徧中土而皆有也。夫出洋者。受外侮之憑陵。居中原者。憂他族之迫處。生靈之塗炭。可謂極矣。而皆由于國家無政。而欲國家之有政。非大行政改革。斷斷乎其不可。若是乎會黨之唱唱將起。殆有由也。而皇天降鑒。竟生一至仁大聖愛國愛民之皇。上以副萬民之望。以符會黨之心焉。何其幸歟。何其幸歟。

皇上洞念民艱。不侮鰥寡。准天下山澤士民上書言所疾苦。爲之除其患而同其欲。山林海外。有奇材異能。不見用者。責大臣速舉。以聞。詔令各行省以及海外。徧設學堂。以舉可造之才。農工商礦。次第興舉。以惠黎元。士民著有新書。及創行新法。製成新器。堪資實用者。懸賞以爲之勸。量其材能。試以實職。錫之章服。表以殊榮。能創建學堂。開闢地利。興造槍炮。有裨于經國遠猷。殖民大計者。給予特賞。以昭激勵。又恐天下義士。猶未盡知也。乃下詔曰。山谷扶杖之民。有不獲聞新政者。朕實爲歎恨。今將變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圖新政。以強中國。皇上又欲開議院。大學士孫家鼐諫曰。方今

外患殷迫。誠宜變法。然變法後。恐君權從此替矣。上曰。吾變法但欲救民耳。苟能救民。君權之替否。何計焉。嗚呼。我義士日望新政之行。而皇上則使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圖強中國。我義士懷其法律政治格致製造統計武備農工商礦之才。而憂不遇者。皇上則惟恐野有遺賢。勸之以賞。恐不肖官吏阻不上達。特令士民上書言事。直達天聽。至如議院何事乎。乃歐美列國君民相爭。至于殺人數萬。綿綏數世。而後決者。而我皇上乃自己舉行。不必民間之呈請。數千年愚民之錮習。一朝而去之。其自視如父兄。其視民若子弟。惓惓然爲之開智慧。謀安利。纖悉無遺。過於我民自圖其身家。并不計君權之替否焉。我同胞義士。宜如何感激誓死以圖報乎。且夫專制之國。其民往往結黨聚徒。慕合衆共和之治。以脫政府束縛爲志。故屢抗拒其上。蓋惡其恃權以虐民也。至于不惟不恃其權以虐民。而且內外無所迫。不私其身。不私其子孫。盡公其權與臣民共之。殆堯舜以來未之有也。聖哉我皇上乎。以救四萬萬民爲心。以新造中國爲志。變法數月。內外奇才異能之士。皆望風懷德。而氣以平。而列國亦額手相慶。支那已爲新國。東方之禍熄矣。孰意皇上日以吾民不安不樂爲憂。而忘身捨位變法以安之樂之。遂至以此之故。爲西后榮祿剛毅所忌。囚困瀛臺。父母忽陷于仇讐。主君忽幽于逆賊。我同胞義士。其如何爲計耶。向也我同胞義士。爲姦胥猾吏所虐。不得稍伸其氣。而我皇上救之。不待以奴婢。而待以赤子。今也我皇上爲

救我同胞義士而遭幽廢之危。山陽哀痛死無幾時。甯晏然坐視而不之救耶。夫西后榮祿剛毅所以廢皇上者。以其不守私天下愚民之故。智而改行新法。以救四萬萬之民。又與天下士民同心。以強中國。恐自此新法大行。則天下智慧將大開。而滿洲所以壓制漢人之權。刀將不可復用。故先爲從高處下手之舉。一廢皇上。則全國士民皆失所恃。失所恃則聽其魚肉刀俎。牛馬庖厨。無不如意矣。故廢皇上者。所以斷絕我四萬萬同胞義士之生機也。夫斷絕人類之生機。以自縱其欲。於古謂之獨夫民賊。於今謂之野蠻無知。摧陷而廓清之。是天地之公義也。是人之正理也。況其爲廢我四萬萬同胞所恃。皇上之賊黨乎。己之仇不報。不可以爲人。君之仇不報。更不可以爲生。況皇上一日而在也。我四萬萬同胞猶獲一日之安全。皇上而不諱也。則我四萬萬同胞直不如草木之無知矣。其故何也。吾請爲同胞詳言之。

一曰滿人之仇。視滿人以漢人爲家賊也。恭親王奕訢明言之矣。是滿洲數十世仇視漢人之隱衷。一語而破之。逆賊剛毅尤以惡漢人得名者也。常曰。變法者漢人之利。而滿人之害。吾嘗輸國于外人。而不使奴隸指漢人分潤。是二語者足以見滿人之處心積慮矣。是以漢人強滿人亡漢人。肥滿人疲之三字訣。滿人奉爲寶誡。懸座書紳。近且徧植其族于各行省。盤踞要衝。每一缺出。必用滿黨。以監察漢人之動靜。其心蓋非蹴踏漢人。使無噍類不止。而逆

賊剛毅。日勸僞后之行逆。其罪惡比六族四凶爲尤甚。乃託巡視長江之名。奪東南數省之兵權。與榮祿南北相應。收漢人之有威望者。置之閒散之地。則漢人既無能爲。而篡弒之謀。乃無所顧忌。蓋削漢族以去。皇上去。皇上即以制漢族也。

二曰強隣之蠶食。維新九十月。未聞交涉之案也。自聖主被廢。僞后剛毅榮祿。專以誅新黨爲事。割地棄民賠款。日有所告。其意以爲此奴隸之人。奴隸之地。奴隸之財。棄之何惜。惟我種族得庇強俄宇下。不失富貴足矣。奴隸受害于我。何與。故外人殺我無辜。淫我士女。毀我家室。焚我鄉落。轟我市鎮。捕我紳士。佔我田產。逐我商賈。苛我征稅。驅我人民。訟之于僞政府而不能理也。既不能理。吾民不堪其虐。自起而伸義憤。亦理之當然。僞政府又夾而鋤我。以媚敵。金州旅順大連灣沂州安東日照廣州灣九龍之慘狀。幾于耳不忍聞。目不忍見。而後此各省爲旅大廣龍之續者。又不知凡幾也。原外人敢如此者。以僞政府之棄民。僞政府之棄民。又由于廢我愛民之皇耳。夫內之有滿人之仇。視外之有強隣之蠶食。我四萬萬同胞。義士不欲存于天地間則已。若其猶欲存也。殆非救皇上不能。皇上者一出而復辟也。一以消滿漢之界。二以平內外之交。然則我同胞忠君憂國之義士。其可以拔劍而起矣。其可以投袂而興矣。

今夫鄉里過從。一杯酒之歡。一推解之勞。曾不足比數者也。及夫友朋陷于縲紲。瀕于危死。

感其舊情。未嘗不思設法引手救。以爲彼有恩于我。我當酬之。詩曰無德不報。蓋謂此也。矧皇上爲救我四萬萬民而變法。至于舍身忘位。至于幽囚困苦。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岌岌堯臺之慘。搖搖昌邑之危。人生之苦。無逾此者。而被恩戴德者。顧安寢甘食。從容燕樂。無所動心。此直禽獸之行。而四萬萬忠臣義士。所以切齒扼腕。慷慨泣血。念君父之仇。誓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以救之。而斷不甘爲僞政府之狗彘也。夫救人之急。出人之困。扼我中國俠學。雖微。而內地以及海外。會黨間義烈之士。尙多有之。矧乎爲四萬萬人之故而救。皇上功在萬姓。功在萬世乎。大義所在。勇士不忘喪其元。其尙未發者。特有待耳。然豈可久待哉。彼夫僞后賊臣。所以愚天下者。曰。聖躬有病。若天下勤王之師不起。則彼將以爲天下固可盡愚。浸假而行。梁冀對漢質帝之策。而以病崩告天下。而易其私人。斯時方欲救之。而皇上已不保。土地亦隨裂。而國亡矣。且夫欲救四萬萬民。而必先救皇上者。豈有所私于皇上哉。誠以皇上復辟。則內外人心。咸爲改視易聽。新法之行更速。不逾年而可收大效。十年而可定立憲之制。中國之強。可翹足而待。則民權未嘗不可大伸也。若異軍特起。而倡革命之說。則名義不足以動中外。而吾民尙未成獨立之性質。亦覺難從。其有益與否。尙在不可知之數。否則蹈李立亭半世修余蠻子之覆轍耳。之數人者。憤于不肖官吏殘暴。欲刺刃于其腹。未敢謂其無是心也。然而驟起驟敗者。則以有至仁大聖愛國愛民之皇上。蒙

難艱。貞不能聲大義于天下。舉雄師而北指。戮叛君忘國之賊。臣以救君父之難。而徒苦吾民。死于烽火故也。或者曰。西報有言。皇上升遐久矣。救之何補。曰。事未敢知也。即或其然。春秋臣不討賊。以爲無臣子也。亦安有君父死于逆賊之手。而不聲罪致討者。况彼去。皇上以制漢族。助外人以鋤漢族。不獨皇上之仇。實吾四萬萬之仇乎。我四萬萬同胞。其思春秋復仇之義哉。其思春秋復仇之義哉。

論政變爲中國不亡之關係

歐桀甲

歐桀甲曰。中國之亡也久矣。若其復存也。實自政變始。聖主幽囚一週年。乃爲吾國民開獨立之基礎也。維新六君子流血。乃爲吾國民蘇建國之思想也。有獨立之基礎。有建國之思想。雖強隣入此室。處口施其潛移默化之術。欲使之就其範圍。而不可得也。雖僞政府徧布羅網。力加以漢奸土匪之名。欲使之仍其羈軌。而不可得也。嗚呼。戊戌政變。抱杞憂者。輒拊膺太息曰。中國亡矣。中國亡矣。而孰知未政變以前。中國若不亡。乃真亡。既政變以後。中國若既亡。實萬無可亡之理乎。請舉其一二爲同胞告焉。一日政變後之民心。一日政變後之民智。

政變後之民心如何

一日人知危亡。不肯安于守舊。自八股之廢也。繙譯書籍出版者。人人爭購。市爲之空。家家

言時務。人人談西學。有力者則自請舌人譯之。而快新睹。斯時智慧驟開。如萬流湓沸。不可遏抑也。及政變而入股復矣。然不獨聰明英銳之士。不屑再腐心焦腦。以問津于此亡國之物。即于高頭講章。舌耕口穡數十年。號爲時藝正宗者。亦謂誦之無味。不如多閱報之爲愈矣。是以士人應試。其數大減于常年。大抵一縣常年四千人應試者。今則減至二千餘。常年三千人應試者。今則減至一千餘。夫前此科目之心何其熱。而後此科目之心又何其冷。則以漸通中外之故。即知不能不變。甯留此歲月以講求有用之學。不願再從事于蟬蛸之仕宦也。政變後民心之明。此其一也。

二曰人慕歐風。多講求于西學。中國甲午以後。始稍稍言外事。然於外國情事。茫如捕風。渺如逐影。虛如書空。妄如捫籥。況其學派萬千。未有不臨流探源。而能知其毫末乎。於是壯志之士。知非遊學各國。不可贏糧厚者。或翱翔于英俄之都。取材美者。或聯翩于德美之府。樂德隣者。或星聚于扶桑之島。而海外各埠之有力者。并踴躍創建學堂。聘列國通政。治經濟法律海陸軍法之士。以教育其埠中剛猛俠烈之子弟。以爲異日與萬國人才相見之地。蓋經政變後之波濤翻變。而國民輸入歐美文明之志。乃益急。政變後民心之明。此其二也。

三曰人恥文弱。多想慕于武俠。外國教育。必有體操。所以強其體魄。壯其膽氣。養成不畏強禦。不懼雷霆之志。然後內之以靖國。難外之以拒強敵。馳驅于礮光爆裂肉震血飛之際。而

不懼。蓋體魄者精神之表。體魄衰落。則精神亦從之頹敗。志雖有百。而所行不逮其一。一人之精神頹敗。則一國之精神亦從之頹敗。故體操者強體魄實強精神也。中國自秦以來。武功未有出于域外者。固由其武器之不精。亦由學者埋首束身于章句之學。辭藻之末。所以衰其肌體。弱其腦筋。而無經略九洲橫絕四海之念也。流弊至今。遂至所謂學者皆軟弱如婦人。女子畏人如虎。自怯如鼠。有志之士。乃彙集同志。聘請豪勇軍師。以研究體育之學。其能備資者。或入外國海陸軍學堂。政變後民心之明。此其三也。

政變後之民智如何

一曰知愛國。中國之民。不自知有國也。匪伊朝夕矣。其原因有二。一由歷代環中國者皆小蠻夷。無大國之相比較。遂自尊其國爲天下。朝野奏章文集言論。罕有自稱其國名者。或自詡爲天朝。通商以來。此風未改。蓋一統之制。誤之。此無愛國心之原因一也。二由歷代獨夫民賊。不欲民之有參議政治之權。離國家而爲二。別上下之崇卑。禁言朝政。禁談國事。以塗其耳目。以怠其心思。以使之易治。而民之受此壓塞者。亦自傷卑賤。無裨于時。往往謂我輩之家。朝廷且不能保護。途人之國。我輩亦何必干預。既忘國爲公共之稱。復嚴庶人不議之禁。此無愛國心之原因二也。自有此原因。而國之其存其亡。其盛其衰。其強其弱。其治其亂。皆顛倒出沒於一二獨夫民賊之手。而萬姓無人敢過問者。蓋視國爲私家囊中物矣。政變

以後。旅順。大連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等地。相繼一朝割畀于人。士民曾不聞知。而其民之爲所割棄者。受他人之淫暴劫掠。種種無人理。曾不能如狗馮之愛惜。得全生命。於是乃大悟曰。國者我四百兆人之產業。非僞政府之所得私也。外人之敢于欺侮。侵奪我者。由國之弱也。國之弱。由于人民無愛國之心。不圖革新其國。不圖維持其國。一誘在上者之濁亂專橫。若謂此爲在上者之私物。于在下無關也者。在上者遂得視爲自己之私物。可以輒自尊擅私相授受矣。若人民各有愛國之心。共商所以保此四百兆人之產業。不使盡墮于一二人之掌握。上與政府爭。外與外人爭。碧眼兒雖悍。豈能據大陸而有之哉。夫國與民者。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如之何弗愛。政變後此論大起。民智之開。此其一。

二曰知自主。生天地之間者。自非犬馬奴隸。皆有自主之權。此義在西國雖童子皆能識之。而在中國。則罕有知之者。其原因亦有二焉。一由呻吟于歷代專制政體之下。獨夫民賊。務爲嚴刑峻法。以收天下之權歸于己。使其下戢戢受治。奉命惟謹。無敢異已者。苟其挺然獨立。獨行其志。往往不爲朝廷鄉里所容。若列國之興民權。刎頸者數十萬人而後得之。而在中國。則以民權爲大逆無道之事。此政治上滅自主之權者一。一由于深中陋儒之毒。桎梏于綱常名教之虛文。謬創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之說。以爲上可虐下。下不得違上。而臣子之含冤負屈。草菅于暴君。頑父之前者。踵相接。以是毀家亡國。

者。不可勝數也。而不知君君臣臣父子子夫夫婦婦。君得自主。臣亦得自主。父得自主。子亦得自主。夫得自主。婦亦得自主。非君尊而臣卑。父尊而子卑。夫尊而婦卑。可以奪人天賦自由之權也。不意今猶拾賤儒之說。作正權之篇。以亂天下者。此學術上滅自主之權者二。夫以中國之政治學術。抑人自主之權如此。倘無政變之事。以覺醒其大夢。則四萬萬人長此終古。至于滅種而不難。何也。彼不自知有自主之權。甘爲犬馬奴隸。瓜分之後。外人亦將以犬馬而烹殺之。奴隸而箠辱之。永無再見天日。種賤必弱。種困必亡。紅黑人種之將絕。其前轍矣。乃自政變以後。練兵籌餉。日以防家賊漢奸爲事。而國民乃大悟曰。吾民納租稅。盡忠義。以事其上。不敢有二心。今乃以吾爲賊爲奸。將何所託庇乎。且即託庇焉。亦不足恃也。彼旅大廣龍之民。曷嘗不翹首北向曰。庶其救我。然而僞政府則鬻之敵矣。且夾輔之以淫擄婦女。繼斃士民。佔奪家室。橫戮無辜。焚燒村鎮。以爲靖定亂民。以媚敵矣。國民其奈之何。此真所謂與民爲仇讎也。然而人人有自主之權。各伸其自主之權。以自保。未有不能保者。各盡其自主之權。以自救。未有不可救者。何必強希望于不能保我不能救我者。而求爲之保我救我乎。且即不能自保自救。但得稍伸其自主之權而死。猶勝于爲犬馬奴隸而生。萬萬也。僞政府之伎倆。可無庸爲所愚矣。政變後此論大起。民智之開。此其二。

三曰知忠君。西人謂中國無忠君愛國之心。其民雖多不足畏。其國雖大不足憂。誠哉言乎。

然其原因則有數者。一則上無恩澤于民。上所求于民者。完稅納糧。不爲盜而已。無所謂政。治。無所謂教育。上下相親者少。二則民富自治之力。民所求于上者。食租衣稅。無騷擾而已。無進步之思。無參議之志。上下相通者少。三則秦漢以來。君驕臣諂。有立功名取富貴之念。者。乃始折節用世。至于民則君門萬里。有舉世不見君王之面者。四則秦漢以後。凡據有中夏者。皆因循苟活。無大略遠志。祇圖國內無事。百姓馴擾。爲子孫之謀。五則自以八股取士。上以牢籠人才爲主。下以躡取爵祿爲志。上下各圖其私。曾無至誠之相結。其所謂君臣者。空文耳。虛名耳。夫以此五者之故。君不知有臣。民不知有君。如以無情無緒之人。演爲一部有情有緒之活劇於舞臺之上。安所知忠君之義哉。仁矣哉。我皇上也。爲救四萬萬人而行新政。爲行新政而受幽囚。如父母爲顧復赤子而受風霜。朋友爲報知己而捨身命。深仁厚澤。曠古無倫。讀戊戌四月以至八月力行新政之詔。凡在士民。無不感激流涕。誓粉身碎骨以報我皇上者。也是以今年萬壽聖節。乃遠而至數萬里外流寓之華人。若南洋日本美洲數十埠。莫不舉行慶典。北首叩安。並電達總理衙門。恭賀聖壽。又請皇上親政。以慰兆民之望。以安中外之心。東西人士。觀于其埠者。莫不拍手懽躍。恭致頌詞。助我華人之祝。皇上且驚歎吾華人愛君之忱。何前數十年不見。而今日乃如是之悱惻也。嗚呼。孰知我華人之有君。始于今之皇上乎。中國之知忠君者。始于今之華人乎。皇上文明。

蒙難。羣里同符。然而我國民誓所以維持之。復推行其變法自強之意者。將大有所在。政變後此論大起。民智之開此其三。

歐榘甲曰。凡國之將強也。必先有仁人君子爲國家犧牲者焉。猶嚴冬大雪。萬物皆白。而後春陽溫溫。草木勾萌發達也。苦雨淒風。連月不開。而後日光融融。山川列錦錯繡也。當歐洲百餘年前。革命之慘。至于血河頭山。然而其文明之度。即以此而大增。日本浮浪之起。殉難者無數。然而變法三十年。其文明進步。即可與歐美並列。然則我中國之戊戌政變。謂文明之運。將至亞洲大陸。而先爲嚴冬苦雨焉可也。同胞君子。其勉爲國家犧牲。以造後來春陽溫溫。日光融融之世界焉可也。

論建嗣卽爲廢立

麥孟華

甚矣哉。天下之易欺也。去冬立嗣事起。海內之士庶。外洋之商民。皆知其卽行廢立。莫不忠義奮發。聯名電爭者數千萬計。民氣之壯。愛國之切。實爲中國二千年所未有。及舉行萬壽之詔下。遂以爲廢立之事不果行。則自晏然如故。不復爲慮。事旣逾月。而海內之臣子。未聞有一人念君父之危。叩闕以死爭之者。更不聞一人急君父之仇。發憤而勤王討賊者。豈忠義之熱心。不逾月而頓冷哉。無亦以爲今止立嗣於事無害。姑徐俟之。虛而與之委蛇邪。烏呼。此正僞政府之所逆料。知天下之必受其愚者也。

僞政府之決志廢立也久矣。九月天津閱兵。定謀篡弒。迫不及待。八月政變。遂乃幽囚。皇上然尙有畏憚。不敢徑行廢立也。託詞於懇請以箝天下之口。藉名曰訓政以嘗天下之心。行之十有餘月。天下臣民。寂不一動。彼知天下之可欺而易與。雖篡廢而莫敢誰何也。於是決計廢立。棄春秋方富之聖主。而忽爲前帝立嗣。改元即位。固在指顧間矣。幸而士民電爭。忽出彼意計之外。彼懼動天下之兵。暫戢逆謀以圖後舉。然固已行廢立之實。而暫避廢立之名耳。嗚呼。聖主幽囚。國儲建立。萬壽方舉。典禮均停。而猶敢號於天下曰。是建嗣。非廢立。而天下亦從而信之曰。是建嗣。非廢立。天下固有同此事實。而一易其名。可令天下之人。易怒爲喜。易憂憤爲欣慰者。是猶中國爲西人所瓜分。土地爲西人所割據。而美其名曰租地。曰劃界也。故可一言以決之曰。建嗣卽爲廢立。不分二事。請揭逆蹟之顯證。以爲天下告焉。

國朝家法。不立太子。列祖列宗之聖訓。諄諄懸以爲戒。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自雍乾以來。立嗣之制。皆由皇上密簡賢良。書名緘置於正大光明殿額。俟顧命時。始令親信大臣啓視。一正儲君。卽登大寶。此歷聖相傳之定制也。今皇上聖壽三十。春秋鼎盛。帝堯之九男。文王之百子。皇嗣衆多。正未有艾。若非廢立。何至以方壯之年。遽敢決其他日之無嗣乎。且國朝立嗣。皆於大漸之際。然後明定國儲。皇上聖體康強。中外臣工所共見。

今無端而忽爲此舉。皇上雖存，彼固視之若亡矣。夫我朝定法，天下臣民敢言立嗣者，斬。乾隆六十年，將冊立皇太子，和珅私進如意。仁宗即位，聲其大逆，明正典刑。其立法至爲嚴重，乃利國便民之新政，則謂非祖法而反之。於亂賊篡逆之奸謀，則顯悖祖制而行之。且無祖法可有於皇上哉。且彼非不知祖法者也。特自皇上幽囚以來，逆賊之廢視皇上也久矣。今日之舉，彼固謂非背祖而立嗣，實無主而立君耳。自此以後，一切皆取辦於大阿哥，故天下皆曰立嗣而賊黨則固以爲立新君也。其言雖曰立嗣，其心則直以爲立新君也。無論篡廢之必不能緩，即使皇上永擁虛位而舉朝之臣心目中皆無此君，則不廢之廢固不止視若贅旒矣。故止謂其敢悖祖制，猶不盡知其心蹟者也。此建嗣之即爲廢立一也。

我皇上之入承大統也，實西后之所自擇，固利其少主而可以臨朝也。當時諸臣有請爲穆宗立嗣者，皆斥以祖制不得立嗣。今無故而忽爲此舉，豈昔則祖制不可背者，今則祖制固可背邪？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皇上既承穆宗之統，固即可爲穆宗之後。然縱不遵此義，亦宜以他日之嗣皇帝爲兼祧。且穆宗奉安山陵之時，固有他日皇帝生子爲今皇帝之嫡子，即爲穆宗之嗣子之諭矣。乃盡反前言，置皇上於不議不論，而突爲穆宗立嗣，是直以皇上爲官場之署理尸祝之代。庖文章之過脉，也是

皇上之御宇二十餘年。不過以穆宗無嗣。暫爲攝理。今既立嗣。則大統爲穆宗嗣子之大統。天下爲穆宗嗣子之天下。皆即當舉以還之。而皇上本一無所有也。即使賊黨果不篡廢。而皇上一無所有。不廢而甚於廢矣。且視爲暫攝。是不特廢其見在之位。且并廢其以前二十五年之天子。而不得列爲天子矣。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上之。三古外之五洲。皆未嘗覩此奇變。而猶號於天下曰。是建嗣。非廢立。是沒人之慮。舍籍人之財產。舉而盡付之他人。而曰我非奪之也。是決人未殊。而曰我非殺人也。建嗣之即爲廢立二也。且立一人於朝廷。而天下咸奉爲君者。非謂其徒擁虛名。固謂其能有君之權能行君之職也。政變以來。皇上用人行政之權。已盡奪於賊黨之手矣。至君職之大者。則曰奉祭祀也。御臣下也。今奉先殿大高殿之祭祀。皇上幽閉不與。而大阿哥恭代行禮矣。皇極殿之行禮。皇上幽閉不與。而大阿哥親率王公大臣矣。彼行天子之實職。皇上僅縻天子之虛名。盡奪其權力職分以授人。而仍加之以囚禁。是豈待策收璽綬。移避外邸。然後始爲廢立哉。且立嗣之僞諭。明言大統之所歸。是已驅諸臣之精神奔走。移而奉於所立之嗣矣。況大統既有所歸。則大統必有所去。彼雖欲掩耳盜鈴。固已自吐其實矣。此建嗣之即爲廢立三也。

要而論之。皇上之廢與非廢。但問其親政與否耳。皇上而不親政。則擁萬乘之尊。曾無

匹夫之權力。居至尊之位。不及布衣之自由。蓋自政變以來。行無形之廢立也久矣。今凶燄益張。悍然行有形之廢立。此而可忍。則他日房州之置。砒鴆之毒。又孰從而阻之。孰從而討之。嗚呼。一國不能有二君。有所立必有所廢。顯置一人以著代。彼固無地以位我。皇上矣。廬陵既廢。武后即易唐爲周。孺嬰雖置。王莽即以新篡漢。以古例今。事出一轍。其期要當不遠矣。

廢立之迹。既如是之彰明較著矣。而天下之人。猶晏然不相發憤者。何也。曰彼所以眩惑天下之耳目。箝塞天下之言論者。謂立嗣出於皇上之懇請也。皇上自幽禁以後。用人行政。絕不與聞。一切上諭。皆出於僞政府賊黨之手。故凡不利於皇上之事。必假皇上之名。以宣告天下。一若皇上意所自欲。而彼實不預聞者。且若彼實有大不得已者。此固歷朝篡奪之故智。而僞政府屢用之以愚天下者也。夫謂皇上爲懇請訓政。而天下信之。謂皇上爲懇請立嗣。而天下亦信之。將逼近禪位。謂爲皇上所懇請。天下亦將信之乎。至有臣子所不忍言之事。謂爲皇上所懇請。天下亦將信之乎。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斯固不待辨而天下可共見者也。

然則皇上其遂廢矣乎。曰。是在我臣民而已。君所興立者民也。民所歸往。匹夫可躡帝位。民所離畔。帝王亦爲獨夫。况乎君臣之位久定。順逆之勢顯殊者哉。故呂氏非不強縱也。而

民皆祖。劉產祿卒以夷殄。武氏非不强盛也。而民思唐室。中宗卒以復興。烏有四萬萬人所共愛戴之君。而區區二三賊臣。足以奪而廢之者哉。衛人立晉。春秋與之。以其爲衆之所立也。無位者且可擁戴。况二十五年服事之聖主。豈遂不可救以復辟者哉。夫日本國勢與我中國最同者也。明治以前。大將軍專權跋扈。擅政數十世。非止如榮剛諸賊也。天皇守府。無異今日之皇上也。止以千百義士。激發忠憤。勤王討幕。前仆後興。卒使幕府歸政。天皇復權。遂蔚成維新之業。今中國事勢。不難於日本。士民之衆。且百倍之。吾以爲無忠義之心。則已耳。果其有之。則以順摧逆。勢如拉朽。雖百榮祿剛毅。何足畏哉。且夫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母困迫。爲人子者。無不奮力併命。以復其仇。而急其難。皇上忘身捨位。變法救民。我四萬萬人之慈父也。有四萬萬之人。子而不能脫慈父之厄。是皇上之廢。不廢於榮剛。不廢於西后。而直我四萬萬人廢之也。白人每詆我支那人愛國心少。今民氣方張。誠增助其愛力。即可成安劉興唐之業。我同胞其有念慈父之危者乎。豈以四萬萬人。而見屈於二三賊臣乎。其勿忠義後於日本。而終爲白人所醜詆也。

論義和團事中國與列強之關係

麥孟華

山東義和團起。蔓延直隸。於是德法諸國。大集兵艦於天津。要北京政府以二月平復。否則須以兵自平之。而中外各報。亦皆譁然。謂北京政府。實陰袒義和團。以與西人爲難。此難實

未易平也。麥孟華曰。有是哉。中國自治之主權。將由是而盡失。外人干預吾內政。將由是而愈甚。中國之亡。其在此乎。夫國土無大小。國勢無強弱。既爲獨立之國。即有自主之權。故吾國有害於他國者。則當竭力以除之。加意以衛之。而不令彼之稍受其禍。若他國有害於吾國者。亦可正言以斥之。嚴詞以拒之。而不容彼之橫溢其權。蓋衛彼者所以盡外交之道。而拒彼者所以完自治之權也。今以堂堂大國。有盜不能自治。雖無侵治失權。已爲大恥奇辱。况乎行詭秘之醜謀。託奸宄以自保。外招強鄰之侵侮。內損應享之利權。而主之者方自欣然。以爲得計。不知彼將有異謀。因而用之以爲利耶。抑止求自保。其歌舞之湖山。咫尺之園林。而國權之得失。國民之利害。固非所計耶。誠不知其是何居心。而必出此恥辱無聊之下策也。

悍矣哉。西人之侮我中國也。國於大地之上。號稱爲國。而不畏他人之凌脅者。以其行政施令。一切可以自由也。人失天賦之人權。斯不可以爲人。國失自由之國權。斯不可以爲國。故公法國中自主之內政。非他國所得預聞。若可預聞。即非自主之國。西人之不以自主之國待我也久矣。娶鐵道。索鑛產。則侵我財政之權也。租港口。張勢力圈。則握我土地之權也。阻我加稅。則奪我稅則之權也。勒我革官。則干我用人之權也。一切行事。皆已夷我如其藩屬。今又涉我內政。其所以凌肆而侵柄之者。方驟進而未有所艾也。然彼非理之事。必飾以至美。

之名。今之此舉。彼固謂若之內地有亂。於我商務有礙也。於我教民有損也。若不自平。我不
得已代爲平之。然我止代平賊。非有他也。然此而可預。孰不可預。賊不能徒平。必將代吾練
兵。且必將代吾籌餉。代吾執政。而猶曰實不得已。吾非有他。此猶七十年前土耳其內亂。英
法俄三國犯公法而預其事。而卒遂分其地而柄其政也。嗚呼。行則桀也。而言則堯言。實則
蹠也。而名則惠名。此其術固置中國於股掌之上。而任意玩弄之。凌侮之。而吾國民猶多茫
然不以爲怪者也。

然狡焉思啓。何國蔑有。此固有國之恆情。且我有亂而彼受其害。我不護之。而彼乃自求護。
此固不能責之外人也。物先自腐。而後蟲得而敗之。木先自朽。而後蠹得而生之。誰生厲階。
固不能不痛恨於僞政府之至愚極妄也。夫國勢之弱。誰不憤之。然必任賢才。行新政。赫然
奮發。然後國體可興。外侮可禦。我皇上奮然變法。百日之內。未嘗一聞外人要挾之事。此
其明效大驗矣。乃幽廢聖主。誅捕忠賢。反弛新法。規復弊政。而徒袒庇於姦宄。倚任其邪
術。聞義和團有符咒。能咒槍砲使不燃。又能使處子鍊術。可持燈行空中。僞政府極信之。以爲足禦西人。至爲可笑。是以積弱爲不足。而欲速其亡也。自古
無此治體。亦自古無此政策。雖昏駭童豎。且猶知其不可。而顧安然倚之。此固其愚之不可
及者矣。天下無孤立之人。天下亦即無孤立之國。故立於列邦之間。無不有交際交涉之事。
欲求自立。亦惟自強。從未有絕人而可以自立者。且海禁之開。數十年矣。通聘之使。冠蓋相

望。已通者不能復塞。已開者不能復閉。天地自然之理也。日本明治之前。大倡尊攘之說。既知王可尊而夷不可攘也。故幕府既傾。即易鎖港爲開港。而維新之治遂成。今中國止可言尊王。而不可言攘夷明矣。乃以內政不修。致人迫辱。不反修其政治。而忽欲以五十年前閉關之策。施之今日之外人。夫外人之耿耿於中國也。磨牙張爪。環伺其旁。雖無瑕隙。猶且無端而要求。無端而恫喝。無端而割地。今之橫挑其釁。故激其怒。顯授以問。是患其要求之少。而招之來。慮其割地之緩。而導之速也。諺曰。開門揖盜。此匪直開門揖之。且攬袂以邀。取貨以納也。以此謀國。豈不異哉。此又其愚之不可及者也。

雖然。彼固非不知其害。而全瞽於事勢者也。竊嘗窺其深意。察其用心。其用意蓋有二端焉。一曰。仇視漢人而遂并及西人也。大清之入主中國。二百餘年矣。雖不能盡泯滿漢之界。而漢人久已渾然忘之。固未嘗外視滿人也。乃數年以來。彼忽更自生分別。自劃界限。自起疑忌。明目張膽。大號於天下。而斥漢人曰家賊。曰漢奸。而漢人者其種至昌。其數至繁。彼所倚以爲國者也。殺之不可勝。殺驅之不可盡。逐乃思絕其生路。近言新法者皆漢人。彼遂以爲新法者。漢人之利。滿人之害。誠絕新法。即可絕漢人之生路。而漢人之所行新法。所言新學。又皆輸自西歐。彼不達外情。遂又以爲西人者。固與漢人同其流派種類者也。於是本夷薙漢人之心。并爲惡絕西人之事。且皇上幽廢西人。每請覲之。新黨捕逐西人。每保持之。則

更觸彼之大忌。故前此之喪師。未或以爲痛也。前此之失地。未或以爲恨也。前此城下之要盟。治外之法。權未或以爲恥辱也。獨至此而惡絕之心。無以自己。非不知惡絕之可爲害也。然以爲其害要求而已。割地而已。吾國甚大。多割數地。何足輕重。但使滿人不至震動園林。不至驚擾。則人民之爲其牛馬。爲其奴隸。則亦漢人受其苦辱。滿人安然無與也。彼固棄其土地於他人。棄其人民爲牛馬奴隸。而無所顧惜。又何有於國權之絀。國體之辱哉。又何所愛惜。而不與西人爲難哉。故曰。其原因在仇視漢人也。

一日專倚俄人而遂輕視諸國也。甲午之役。俄人俟日本索取遼東之後。起而取之。舉而還之中國。於是中國味時之士。以爲諸國之親我愛我者。莫俄人若。而俄人復飾以甘言。誘以親好。而政府遂倚爲奧援。旅大之割。忻然授之。無難色。爲時未幾。而遼東亦入其掌中。彼僞政府亦稍燭其奸矣。然方仇漢人。以滿人必不足敵之也。思聯強俄以爲助。而俄方耽視北方。欲乘機以肆其攫噬。乃亦迎合其意。曲與和親。而營口至京之鐵路。俄人不動聲色而得之矣。夫俄人虎狼。何所愛於滿洲。彼豈不知之哉。特滿漢之界方。嚴。審利他人不利家。賊。竊亡國於俄人之手。必不令漢人之得伸。故前日之聯俄。誤信之而誤受其害也。今日之聯俄。明知其害而故倚之也。與俄既合。以爲他國皆不足相抗。雖有列強不足復慮。故其行事愈橫。肆其外交愈墮。敗。馴至有今日四國之事。然哀的美敦書。雖日馳於朝。而彼且嫚然視之。

以爲俄人必爲我助也。然既有利益均沾之約。諸國豈能坐視俄人之獨得其利。譬猶割肉飼虎。而羣虎環伺。一虎得肉。羣虎必不能帖。然肉之不盡。勢必不止。故遂任諸國之侵我政權。而莫可如何。夫漢人固猶是其民也。乃以夷壓其民之故。甘割土地於人。甘授政權於敵。寧兩失之。而決不使其民稍丐恩澤。賊臣賣國。其狠心辣手。乃一至於如是之慘酷耶。乃一至於如是之決絕耶。

夫彼既有此二端之用意。則此事固不能籌辦。而他日交涉糾擾尤多。彼既存輕慢之心。外人將尤爲要喝之舉。禍患相尋。正未有已。彼之割地棄民。漠不關意。誠亦無所顧惜矣。而吾民之受轄外人爲牛馬爲奴隸。則固身受其苦者也。彼忍棄其民爲牛馬奴隸。吾民寧忍身受其苦。而瞑目坐受。不思設法以自救耶。且夫國家者國民之積。國權者人權之積也。國家之衰弱。由於國民之無權。吾民前此之蚩蚩。舉保衛身家之事權。皆奉而致之於上。今莠民作亂。不能爲我弭安。外國侵凌。亦不能爲我禦侮。既無人以事其事。其權棄而莫舉。若不收而復之。權不能虛懸而無蒞。其勢必歸於外人。與其授權於外人。何若收權以自保。人權既保。則國權可因之而張。國家亦因之而盛。上之聖主可以復辟。下之生民可以安業。亦何慮奸賊之仇壓。與外人之迫脅哉。夫人之慘痛曰軛。制民之窮苦曰無歸。外將見軛於人。內則見棄於上。牛馬之慘事在目前。牛馬者吾民之痛。奸賊之膜視宜也。而吾四萬萬人獨能

聽之耶。嗚呼。其將何以自擇矣。

續論義和團事

麥孟華

義和團起於山東。延及直隸。勢日猖獗。遂焚毀京津之鐵路。轟然暴動。而通商諸國。遂紛紛調兵至北京。麥孟華曰。有是哉。中國之危殆也。夫義和團之闖然擾亂。仇殺西人。其爲莠民召亂。無足道矣。雖然。吾不能不深痛我民之愚。而貿然以此亡我國也。義和團之舉事也。以扶清滅洋爲主義。豈不謂外人之割我土地。奪我利權。干我內政。陵迫侮辱。使我國勢蹙蹙而不能自立。人民窮屈而不能自伸。故積怨發憤。遂出此下策。以求一洩其恨哉。然而外有見侮之事者。實由內有可乘之隙。書不云乎。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我必弱昧。乃招外人之兼攻。我必滅亡。乃致外人之取侮。物先自腐。然後蟲生。日痛外人之陵侮。而不思賣此土地。鬻此利權。棄此內政。召此外侮者。其罪魁首惡。固在於權奸亂賊。不除其害。則雖外人不來。而禍亂正未有艾也。且彼日云扶清矣。然亦思今之握大寶臨天下者。其爲太祖太宗之子孫乎。今日之柄大政。執國權者。其爲愛新覺羅氏之統胄乎。女后擅權。奸臣竊國。而傳祖位承國統之。皇上乃受幽閉於瀛臺鐵屋之中。則雖盡絕外人。盡拒諸國。要不過敵精神以安奸賊之身。出死力以張奸賊之燄。於扶清固無與也。且前年皇上變法。外人歛手。三月不聞要索之事。政變而後。奸賊篡國。於是鬻權賣地。日有所聞。由斯而譚。則外人固不足

以危亡我中國。而奸賊則真能覆我宗祀。而奴我種族者也。不此之憤。顧彼之仇。則是憤其干預者。復自取其干預。適足速列強之瓜分。而自取覆亡之慘。其於國事。究何益矣。此吾所以不能不深痛吾民之愚。而知閔亂之無裨於事者也。

且夫古之所謂英雄者。其主義不一端。其成敗不一轍。而要必以君國爲心。其業成志遂者。無論矣。即其事敗身喪。而所謂破壞主義者。亦必有裨於君國。有益於國民者也。秦嬴殘虐。民不聊生。而威力積壓。無人能脫其軛。縛於是勝。廣突起。首發難以嬰其鋒。王莽篡逆。傾覆漢室。而威力積壓。無人敢犯其凶。餒於是翟義發憤。首舉義以挫其威武。氏擅縱。將移唐祚。而威力積壓。無人敢逆其雄威。於是敬業勃興。首勤王以討其罪。之數人者。志業不遂。旋即敗滅。後之論者。遂笑其草澤擾攘。適爲真主之驅除。誣其建義稱兵。實由失職之怨望。然當民氣旣敝。人心盡死之時。而獨以一人奮起於積威之下。不惜以此身爲國家之犧牲。提倡大義。振國民之精神。奮臂大呼。導豪傑之先路。卒之豪俊繼起。遂以光復國祚。殄除凶奸。雖其功業不終。而其舉義之心。固欲有裨於君國。有益於民生。而非欲徒爲擾亂者也。今中國事變急矣。權臣僭竊。不後王莽。聖主幽廢。有甚廬陵。而莽莽二千萬里。芸芸四萬萬人。類皆偷忍相安。熟視無睹。曾不聞一人一士。奮發忠義。爲翟義敬業之英。謀而惟此暴徒竊發。莠民煽動。相率而爲黃巾赤眉盜賊之事。依附奸賊。庇逆黨之餘威。仇視外人。爲野蠻之舉動。徒

以招外人之笑。罵速列強之瓜分。中國雖大。寧得尙謂有人耶。此吾之所不能不深痛吾民之愚。而知閔亂至無裨於事者也。

故要而言之。中國之禍在外。侮而其禍本則在內。患除中國之禍在禦外。侮而除其禍本則在先平內。患夫中國自古之亂於外人者。固未有甚於晉之五胡者也。然亦由永康之間。南風肆虐。賈充竊政。內治秕紊。故五胡得乘隙以肆其凶鋒。然五胡野俗。犬羊奔突。猶可以兵力制之。今日諸國之以文明相競。以政治相逼。絕非五胡之比。無論我無兵力以制之也。且通商互市。地球公例。自非野蠻土番。必無閉關獨立之事。既不能絕其交涉。又豈能禁其窺伺。故我國民自求振拔。欲禦外侮而杜敵謀。必先除內患以興政。治譬之人也。心腹腐敗。而毒癘發見。遂至手足潰爛。外邪交侵。爲之醫者。必亟治其心腹之病。然後加以培養。固其元氣。則手足外邪。不待藥而自愈。若但敷治其手足。攻伐其外邪。則下藥未終。而生命已絕矣。今之中國。勢亦類是。外國之侵割。手足之潰爛也。奸賊之縱橫。心腹之腐敗也。若不鋤權奸。以去國蠹。扶皇上以復新政。則元氣凋瘵。雖日傳千金之藥。必無救於死亡。况塗以砒毒。激而速其潰爛哉。且獨不見日本之維新乎。慶應之間。諸國劫盟。吶喝嬰脅。國勢屈辱。於是民心憤湧。仇視外人。日焚夷館。日言鎖港。既乃知夷之終不可攘。而謀國之本。又不在於攘夷也。於是藉攘夷以尊王。藉尊王以覆幕。府舉國之士。皆以覆幕爲專圖。迨乎錦旗東指。幕

臣乞降大政。既歸而敵患亦息。內患既除。外侮自靖。是固其明效大驗矣。我國民誠憤國勢之屈辱。奈何舍日本維新之大業而不爲。而徒如黃巾赤眉。日爲此野蠻之舉。動而自速其亡滅也。

故日憤外人之干預。而外人且議派兵平亂矣。日憤外人之陵逼。而外人固且調兵入京矣。倘有損失。更索賠償。而彼奸賊者。仍惟是鬻我利權。賣我土地。以求息事。而取媚於外人。夫奸賊惟知篡竊國權。以恣其欲。仇壓漢人以絕其患。雖盡神州淪爲異域。於我國家無所顧惜也。於我人民無所顧惜也。彼視我民本如草芥。於我國本如秦越。其賣國鬻民。亦何足責。獨彼西后者。國家本其自有。利害亦所身受。使其退老頤和。歸政皇上。則百政具舉。國勢日強。外無侵陵。內無擾亂。其安富尊榮。固自百倍於今日。而必委任權奸。幽廢皇上。事變日起。危殆日甚。岌岌不可以終日。乃至託暴徒爲黨。援結莠民爲羽翼。愚亦甚矣。以此之故。且至強鄰責言。敵人詰脅。遂倉皇狼狽。始下禁散之諭。而究無以自解於隣敵。彼縱無惜於我國民。有憾於我皇上。其自謀無亦太左耶。然吾民方憂外國之逼。迫乃反開釁以導之。來方憤奸賊之制。壓乃反聯結而扇爲亂。則吾民之愚爲更不可及也。於西后又何責焉。於奸賊更何責焉。

論非 皇上復政則國亂不能平定

麥孟華

義和團勢既鴟張。擾亂於津沽東直之間。斷電線。焚鐵路。縱橫肆擾。北京大震。且又仇視外人。焚毀教堂。肆其擾害。且有戕害日本公使館書記官之事。於是各國顧駭。紛紛調兵遣艦。外兵之集於北京者。且將萬人。夫義和團一跳梁小醜耳。方其初起。命一幹吏足以平之。即今日勢已橫悍而亂民烏。合遣一將。調一軍。亦即足以平之。而西后溺於奸賊。守舊之大臣之奸謀。稱爲忠義之民。極其庇護之力。倚之爲黨。援資之爲羽翼。自起事以迄今日。初未聞有調將派兵之事。甚至黨庇匪徒。反與外人爲敵。盡力抵拒。致外兵砲擊大沽砲臺。以庇一匪徒之故。遂不惜絕十數之邦交。以決其私。且夫西后之與奸賊。其所以力庇團匪者。固欲假借其力。張滿人之勢。而可鋤我漢人也。且以其能言扶清滅洋。合彼愚謬守舊之見。以爲即足以抗敵外人也。而其尤處心積慮。陰謀奸險者。則藉其勢力。爲已聲援。以遂其屢試而不敢逞之篡奪弑逆之謀。今將一舉達之。而謂人將莫敢抗也。以此數端。遂悍然不顧。出此下策。援十餘省之民心。絕十數國之交。好中國之勢。危於累卵。而西后與賊臣。反侈然自以爲得計。嗚呼。其愚惑狂謬。自取滅亡。曾何足惜。而獨不能不切齒痛恨於彼。以篡逆之奸謀。而竟亡我二帝三王千數百年所遺傳之中國也。

夫義和團一暴徒耳。曾無知識。惟知擾害。焚殺縱掠。無所不至。內之則數省之民。生受其荼毒。外之則各國之人。士懼其危害。及今不平。燎原將熾。內國固身被其害。外人亦即不能安。

而西后與賊臣。方倚爲黨援。資爲羽翼。徒言定將痛勦。徒遣賊臣招撫。以杜塞外人之口。塗飾士民之耳目。而究未嘗命一將。派一兵。出以勦除之實。力於此而望之平。匪此必不可得之事也。今外人日言自平。調兵已將及萬矣。然匪徒竊發起滅無常。一遇重兵。必將竄伏。匿跡潛踪。鄉僻遼遠。勢固無從搜捕。若留重兵以防之。則萬里運兵。萬里轉餉。所費旣極不貲。若事定而撤兵。則竄伏者又將竊發。備不勝。防不勝。防可暫遏其凶。倏必不能盡絕其根株。且義和團即可撲滅矣。而外兵旣張。人心必激。防民之弊。甚於防川。脫萬一或有莠民。因其憤心。潛爲扇惑。則何地不可以生亂。何時不可以生變。使有暴徒攘臂。仍爲義和團之續。則禍勢難防。實恐非外人之利。故以外兵而平內亂。此亦未可行之勢也。然則今日之大勢。可觀矣。欲中外之相安。莫如匪亂之速平。欲匪亂之速平。莫如請我皇上之親政。蓋皇上之親政。固必能靖亂黨而睦隣國。安人心而絕亂萌。而其效有可立觀者也。政府之腐敗極矣。不能自平其內亂。乃至外人之要逼。乃至外人之調艦派兵。自棄內政。已爲恥辱。猶復倚於奸匪。恃爲黨援。此固古今中外未嘗聞此政策者也。且通商方睦。忽爲鎖國之謀。玉帛方新。忽倡攘夷之說。此尤生番野蠻之舉。動外人謂我國已無政府。殆非過也。故今日欲治中國。不能不立新政府。以主其事。我皇上聖明英武。知人善任。神武之略。實能戡定艱難。特以久受幽廢。不能親攬大權。故坐視禍亂。而卒無可如何。若一旦復政。親總

萬幾除凶暴之賊。臣定指揮於廟算。命將出師。決計征勦。則烏合之暴衆。豈能當焯燁之天師。且下之從上。如草偃風。西后與賊。臣素有厭惡。外人之心。故匪徒從風。乘機而肆其侵害。我皇上經國行政。首注意於睦隣。前年之招待德亨利親藩。優禮賜坐。館之別殿。其見法。國使臣也。且佩其國之寶星。其交接外人。無不竭誠加禮。於外人之教。堂各國之商務。亦靡不殷殷保護。唯恐有傷。若使復位。則下民觀感。必無膜視外人之心。且國法既嚴。犯者必罰。則小民畏憚。尤不敢妄有毀傷。蓋以危爲安。以亂爲治。一舉而效可立。覩者也。夫西后與賊。臣惟知愛護咫尺之園林。爭固一身之權寵。耳。國家本非其所有。則本無關係之心。權位皆從篡奪而來。則惟謀盤據之固。雖神州陸沈。中原糜爛。彼亦苟且偷安。以肆其耄暮數年之樂。豈肯勞神力以安我民命。更豈肯謀政策以護及外人。若我皇上則天下固其自有承祖宗親傳之統緒。爲億兆赤子之父母。謀之惟恐不善。保之惟恐不力。豈待外人之要逼。然後謀平亂之方哉。故曰。皇上復政。則可以靖亂黨而睦隣國也。

且我國民之愛戴我皇上也。愛若慈母。畏若嚴師。凡在含生。莫不謂吾君之可恃。故行新政者九十日。而天下想望太平。當其時。外無要脅之事。內無反側之謀。及夫戊戌政變。皇上被廢。舉國震駭。如失母之嬰兒。焦慮旁皇。抑鬱無計。其豪傑之士。忠義憤發。咸謀勤王之舉。各懷復辟之思。而其下之桀黠者。亦無以爲生。遂不能鬱鬱久居。奔走而流爲盜賊。蓋

皇上在位。民氣皆蘇。類皆爭自濯磨。以待皇上之輯用。及皇上見幽。新政盡反。困窘憂鬱。生機已絕。於是強有力者。遂以爲爲盜與饑死等死耳。而爲盜尙可以除。死則皆沈吟草澤。率其不馴之性。滋其爲亂之心。故無論西后與賊臣之黨匪徒而不討也。即使命將出師。奮然勦擊。然人心思亂。雲蒸霧合。一夫攘臂。百室從風。亂機四發。無從征討。羣盜滿山。賊甯可盡。雖有智者。莫善其後。蓋古人所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者也。若皇上臨朝。復操大柄。則上有新政之施。下有復生之望。有罪者有自新之心。有才者有自見之路。則得各奮其精神才力。爭自磨勵。以待用。甯復有遺力餘暇。以謀爲亂之事哉。上有聖主。則下無亂民。故曰。皇上復政。則可以安人心而絕亂萌也。

然而今日之事。雖亟。頤和之園林無恙也。奸人之權寵如故也。西后與賊臣。其能輟篡弒之陰謀。而以大政歸我皇上乎。曰。我國民惟求之各國。合各國之兵力。以迎我皇上復位而已。夫戊戌之變。各國人士。非不惜我新政之中途而忽廢也。非不痛我皇上之聖明而見幽也。然以爲此我之內政。故各國顧視。莫肯過而干預其事。今則害及其身矣。豈復能晏然坐視。夫各國之遣兵派艦。紛然不絕於途者。固將以保其使署人民商務也。若能救我皇上復政。則不費一兵。不出一餉。而各國之使署人民商務。必能保全。各國私計。豈無大利。且西后前年之臨朝。固謂國事多艱。故復出而訓政也。今訓政三年。國事反更多艱。且荼毒

中於生民禍害及於與國。即日訓政而訓之有損。則復之。皇上理固當然。各國倘起而責言。出而仗義。則義舉公言。實爲我國民所深感。且日之於高麗也。扶其自立。背犯公法。至於用兵。英之於土耳其也。保其土地。至死士二萬餘。糜餉七十萬。夫用兵與糜餉。謀國者所至畏也。而英日猶不顧惜。必以干預高土之事。豈不謂其於已有關係耶。然今日中國之關係。其重大乃過於高土。而扶助之力。則又不死一士。不費一餉。而又可上收仗義之美名。下得私計之大利。夫亦何憚而不爲哉。且今日之事。固我國之大害。然亦地球全局之所關也。皇上不出。則事變必猶未已。事變未已。則各國之商務。必將有所損傷。且脫有不測。或欲行其分割之私。則譬如投肉於地。羣虎並爭。強者必欲多取。弱者必無少讓。機牙錯立。相逼而來。則和平之局。勢必易爲爭奪。亞東之大陸。遂爲干戈之場。兩敗俱傷。勢所必至。且權勢少偏。得失立見。爭奪之下。必無兩全。而我國人心積憤。潰裂四起。我國既糜爛矣。兵戈之下。諸國亦何利哉。故今日之策。莫如復我皇上。既可靖亂民而睦鄰交。且可保和平而擴商務。計固莫善於此者也。然皇上欲出。倘仍北京。則西后掣肘於上。賊臣逼脅於下。雖有復位之虛名。必無行政之實效。惟移駐南方。立新政府。則發政施令。皇上既得總大權。平亂睦鄰。我國可即得安治。此惟各國所利圖。抑我國民所感禱者也。若夫我國臣民痛國種之淪亡。念君父之危。陸奮發忠義。敵愾同仇。則義旗所指。天日重光。小醜么麼。寧能抵拒。權操於

我。而。不。必。假。手。於。人。燕。雲。十。六。州。豈。果。無。此。豪。傑。忠。憤。之。士。耶。其。有。能。起。而。倡。我。國。民。之。氣。者。耶。嗚。呼。此。實。不。止。包。胥。存。國。之。功。五。王。復。辟。之。烈。也。已。

論今日疆臣之責任

麥孟華

團匪肆亂。北方糜爛。東西諸報。喧言南方疆吏。組合聯邦。以保固南方。麥孟華曰。是誠疆臣之責任哉。是誠疆臣之責任哉。夫權奸賊臣之庇助團匪。以仇敵外人也。其喪心病狂。至愚極矣。以爲果足以斥絕外人也。然以一國而抗數邦。雖愚者亦知其不敵。況以中國之積弱。當東西之列強。奸賊中窺無點者。豈不知必不足以取勝哉。然持漢人疲滿人肥之主義。以爲他日失敗賠償者。漢人之膏血也。割棄者。漢人之土地也。奴隸者。漢人之人民也。洋人與漢人。二者皆吾所痛嫉。今驅漢人與洋人而鬥之。勝則滿人蒙其福。敗則漢人受其禍。兩敗俱傷。我滿人尤爲得計。於是不惜以二帝三王。列祖。列宗。數千年相傳之天下。一擲以快其私。於是明號大令。號於天下。以排外之宗旨。聳動天下之亂民。擾亂既極。禍害必中於南方。外則召列國之瓜分。內則被團匪之滋蔓。二者皆事勢所必至。疆臣受命守土。分地治民。其瞑目塞耳。以坐待國家之傾覆。耶。其歛袖拱手。待外人之來而奉以地。耶。其任匪黨之蔓延。俾大江以南。拚命而受其塗炭。耶。抑有所不忍而謀所以補救之。耶。積薪之厝火已。然。大廈之傾壓已。及。誠不知其何以待之也。且國事艱危。大局險迫。北方潰敗。惟南方奮立。則

中國尚可保全。故雖以草茅愚賤。莫不北向發憤。其豪傑有志之士。且將仗大義。捐身家。以赴國家之急。而身受國恩。手握兵柄。坐擁兼圻之疆。吏乃反局外觀望。坐視敗亡。則是今日之中國。不亡於義和團。不亡於慶端榮。剛諸奸賊。而直亡於南方數疆吏之手也。其將何以對我皇上。且將何以對我四萬萬之國民哉。且以私計言之。戊戌以來。所以馴伏而不敢動者。固以奸賊挾朝命以號令我。倚大力以制抑我。一動即身受其禍也。今日偽政府傾矣。奸賊諸人。倉皇救死。首領且自不保。豈有餘力以及人。且諸省督撫。既顯拒權奸排外之令。擅訂保護外人之約。主義既成。反對形勢且將衝突。既顯與權奸絕矣。即使無事。彼奸賊豈復能相容。脫令奸賊猝遣奸黨。取受兵符。其將取皇上命守之土地。南方人民之生命。付之奸賊之手。使并南方而糜爛之耶。進則爲天下所不容。退則爲奸賊所棄。辱狼狽周章。進退失據。其將何以處之。故今日疆吏而不自肩其責任。自盡其義務。固未能有術足以自全者也。

責任奈何。則勦匪勤王其急也。夫賊臣之仇敵外人。固其頑固野蠻昏謬之見矣。然外人之凌辱。未嘗及其身也。奸賊之與外人。亦非不共戴天之仇也。蓋彼久蓄篡弒之謀。履行悖逆之事。一試再試而不得逞。且恐一旦有事。天下起而討賊也。鄰國聞而責言也。乃出此愚狂之下策。聯合匪徒。資爲死黨。藉其勢力。以爲天下討賊。外人問罪。吾亦足以抗禦之也。於是

助其權力。扇其擾亂。以使道路梗塞。消息隔絕。且使外國之兵力。天下之士民。咸注目於團亂。而不暇他顧。而彼乃居中安坐。從容布置。以實行其篡弒悖逆之凶謀。蓋彼苟得一日竊攘大寶。僭擁神器。則雖遍割十八省之膏腴。盡糜四億兆人之生命。亦所愉快而不計。其梟獍虎狼之行。含識所共切齒者也。今日事變急矣。內亂鴟張。外憂逼迫。宮闈消息。渺不聞知。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之矣。疆臣受皇上之厚恩。爲國家之屏衛。當此京畿震動。雖內無篡逆之謀。猶當奮身以急難。况亂黨驚擾於輦轂。凶豎謀逆於肘腋。爲人臣子。其尙能食甘於味。寢安於席耶。且警電紛馳。謠言四出。驚噩之說。耳不忍聞。萬一其言非虛。竟至有非常之變。諸疆臣處之。其猶擁高官。尸厚祿。晏然而安之若素耶。其改顏易節。移他日之事。皇上者以事他人耶。抑聞非常之變。然後倉皇舉義以討賊也。然今日而不能勤王之人。即他日必不能討賊之人。語曰。食人之祿。急人之難。傳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諸疆臣作天子之股肱。爲天下所屬望。若其手提勁旅。奮起勤王。聯合南方。方軌並進。掃蕩亂徒。剪除凶黨。以至順而討逆。夫孰得而禦之。一舉手而皇上安全。國家奠定。而舍此不爲。猶復徘徊觀望。是父母見劫於賊人。兵刃將加其頸。而爲子者猶安坐顧慮。曰。吾將有待。則亦安用此子爲也。然或謂清君側之惡。自古固已難之矣。曰。義和團亂民也。諸奸賊日謀篡弒。藉亂民之力以行其凶謀。賊臣也。是君父之仇。而非君側之惡也。清君側之惡。猶曰嫌疑宜避。此討君

父之仇也。若非自保身家。自保富貴。則又何嫌何疑。而觀望不動哉。故今日疆臣之責任。以勦團匪而救 皇上爲第一義。

若夫疆臣固以守土爲職分者也。然今日之守土。與他日異。他日之守土。鞏衛其邊防。輯睦其人民而已。今日團勢方張。縱橫馳驟。如火燎原。烈燄四延。如河決隄。潰溢橫出。其亂日深。其黨日盛。積勢浸厚。將不株守於北方。外人之在北者。旣深受其毒害矣。通商之口。南方尤多。脫一日匪黨生心。渡江南向。爆烈之勢。在在可虞。則匪踪所及。外兵亦與之相隨。是京津糜爛之局。又移而置之南方也。且風聲鶴唳。人情搖動。民心思亂。更有他虞。北方之亂。一日不平。南方之局。一日不定。故不遣兵平匪。則土不可守。皇上幽廢。失政久矣。凡諸賊臣。皆爲團匪之魁。皆與外人爲敵。外人之謂我國無政府也。故一切交涉。無所與議。彼此逕行其意。則行事必更專橫。使其破毀京都。事勢旣定。則外人之注意。必非在於北方。且我國之無禮於人也甚矣。燬其使館。戕其參贊。甚且害及公使。野蠻之舉。聞所未聞。外人蓄恨之旣深。必得一洩其憤也。故今日必當南北分治。與賊臣劃然爲界。使外人之怒北者。不能遷之於南。定自立之規模。以與外人商議各事。固南方之形勢。使外人知我猶有國家。安其人民。保其商務。加意和睦。使外人有安我之意。而無恨我之心。及此籌之。或可免瓜分之慘。故今日不自立睦鄰。則土不可守。大厦之覆。必非一木之能支。大勢之旣危。必當合衆以自保。今北

方雖已潰爛。南方尙安全無缺也。合大江以南以自保。同心協力。中國猶足圖存。數省腴壤。猶未失爲東亞之雄邦也。圖存之機。惟在此時。及今不圖。他日并求此而不可得。故今日非聯合諸省。則土不可守。夫至土不可守。則守土者之職荒。而南方萬數里之膏腴。亦將與北方同其糜爛。而守土者雖欲求爲小朝廷之臣而不可得。則噬臍之悔何及矣。故今日疆臣之責任。以保南方而存中國爲第二義。行第一義。上策也。行第二義。中策也。舍此他圖。更無下策。則曰無策而已矣。然責疆臣以上策。則曰力有不逮。責以中策。又必旁皇而顧慮。上策無論矣。即以中策而言之。亦固其勢至順。其名至正。其功至大者也。

何謂勢順。西人視我中國之無政府也久矣。在朝奸賊之臣。類皆與之爲仇。一切交涉之事。竟莫得主議之人。彼苦於賊臣之頑固野蠻。我能奮然自立。而能爲彼勦匪。安彼人民。保彼商務。彼遇事既得其主議。且必喜我之平。易樂與我交涉。而助我中國之興起。以保東方之太平。且今日豪傑有志之士。憂國家之危。陷痛種族之淪亡。忘身捨命。捐室棄家。奔走經營。糾合義衆。扼腕發憤。蹶然興起。其志不可得而屈。其勢不可得而摧。如埃及之亞刺飛。非律賓之阿圭拿度。其人正自不少。雖無人爲之提倡。亦必將義旗四舉。若疆臣之首倡此義。則彼豪傑者。喜其志之得伸。知中國之有救。必將奔走相赴。効力程能。從而聯合收羅之。固

可得其大用。由此觀之。因外人之想。望順於外者。則如彼。從人心之大。順順於內者。又如此。加以藉萬數千里之幅員。合七八行省之勢力。以此而保南方。以存中國。猶破竹於數節。而後建瓴於高屋之上也。故曰勢順。

何謂名正。戊戌政變以來。政之不出於皇上久矣。一切發政施令。無不出於賊臣之手。遂以鬻我鐵道。賣我礦產。割我土地。失我利權。今乃至獎團匪爲義民。今乃至令督撫招團爲兵。令督撫與外爲仇。其言之非出於皇上也。雖婦人駮豎而知之矣。然賊臣皆一一託之上。諭使人不得不從。此固莽卓操懿之故智。而亂賊之所以傾覆國家者也。夫疆臣奉

皇上之命而守此土。此固列祖列宗二百餘年相傳之天下。二帝三王四千餘年相傳之中國也。夫從逆賊之僞諭而亡二帝三王之中國。列祖列宗之天下。與抗逆賊之僞諭而保之。其孰順孰逆。不待智者而後知矣。且賊臣日行篡弑之謀。顯爲團匪之首。固天下所共謂亂逆者也。從亂逆以助匪者。曰亂黨。則拒亂逆以討匪者。必爲義師。夫疆臣之所以躊躇而卻顧者。豈不謂北京猶全。皇上猶在哉。不能救皇上之復辟。而但從託名皇上之僞諭。不求保全疆土。以効實忠於皇上。寧可破碎中國。以博恭順之虛名。是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之類也。且使北京旣破。賊臣挾皇上以西走。而仍託皇上名以號令天下。而仍令督撫助鬻以敵外。則亦將從之乎。從固萬有不能。不從仍有不敢徘徊中立。而國

己亡矣。事變迫急。間不容髮。保南方以存中國。討賊匪以救皇上。聖人復起。不能不許爲忠義者也。故曰名正。

何謂功大。天之不亡中國也。上之逆賊之奸凶。下之匪徒之肆亂。二者相合。窮凶極惡。而其糜爛乃止於京津之間。大江以南。晏然安堵。是固與中國以立中興之基。假中國以竟維新之業者也。天之不亡中國。乃使二三疆臣。適立其際。適乘其機。不費兵力。不勞血戰。而可以保存中國。安息生民。他日論功。雖與德之俾士馬克。建意之碼志尼。無以過之。此固千載一遇之時機也。天與不取。必受其咎。不爲興國之偉人。而甘爲亡國之罪臣。自計無亦太左矣。天之不亡中國。在上不爲。在下亦必有起而成此偉業者。乘此時。藉此力。而乃以此莫大之偉業授人哉。二千餘年之古國。冀此一線。百千萬億之生靈。在此掌握起而爲之。非僅溫太真之存晉。郭子儀之興唐也。故曰功大。

顧炎武之言曰。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今中國內憂魚爛。外懼瓜分。此固天下興亡之時。我四萬萬人。皆當身任其事。固無一人能免其責者也。然疆臣則負責較重。爲力較易。語不云乎。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磁基。不如待時。今亦事半功倍之時也。嗚呼。彼素負時望之疆臣。其勿放棄責任。以坐待他人之成此偉業也。然我四萬萬同胞。其亦勿放棄責任。以坐待疆臣之成此偉業也。

論義民與亂民之異

麥孟華

甚矣中國之無是非也。義和團竊發山東。擾攘畿輔。縱橫馳驟。焚殺劫掠。惟以生亂爲宗旨。惟以殺奪爲義務。甚且焚燒租界。攻燬教堂。殺害外人。甚且燒外國之使館。害外國之參贊。其尤甚者。乃至戕及外國之公使。備極野蠻。生番之舉。動然猶曰僅仇外人也。甚乃焚壞鐵路。毀斷電線。豕突狼奔。震驚輦轂。是直仇及國家。固所謂亂民之尤者矣。然而權奸賊臣。祖之庇之。爲其首領。引爲腹心。資其軍火。助其聲援。且惟恐己力不足。盡庇之也。乃令諸行省之督撫。團爲兵籍。編之行伍。明詔大令。號於天下。從而旌之曰義民。若夫草茅忠憤之士。豪傑有志之徒。上痛君父之幽囚。下憤國家之危阨。不惜糜一身之項踵。以爲國民之犧牲。忘家棄身。同心并力。莫不懷忠義之血誠。抱文明之思想。冒不測之艱危。以赴國民之急難。則雖埃及之亞刺飛。波蘭之哥士孤。意大利之尼瑪留。不昴過也。而彼權奸賊臣。則摧之壓之。禁其會。封其報。捕繫其室家。明詔大令。號於天下。從而鋤之曰亂民。彼之顛倒黑白。固欲以一手掩盡天下目也。中國人士。愚者怨其召亂。智者恫其抑制。義心愈奮。民氣愈張。而彼外人者。於賊臣之所謂義民。亦既知其爲匪。爲亂。而勦之擊之矣。而懲於北方亂徒之故。遂於義民之忘身棄家。急赴國難者。亦或混而視之爲亂黨。逆其目之爲暴徒。彼亞刺飛哥士孤。尼瑪留諸人。固非外人所詡爲英雄。推爲志士。最敬服而最愛重之者哉。何獨於我中國

之義。民則反貿然或混之於不美之名也。麥孟華曰。是惟是非之未明也。然天下之是非。自爲公論。固未有終於不明者也。吾請言義民之宗旨。以釋外人之疑。吾請言義民之義務。以作我國民之氣。

是非烏乎定。定於大義而已矣。大義烏乎在。在於君國而已矣。效忠於君者。中國二千年之古義也。效忠於國者。東西數十國之公義也。故言義民之宗旨。一曰忠君。一曰忠國。

謀我民之衣食。開我民之智慧。保我四萬萬之赤子。而爲之父母者。何人乎。承列祖列宗之嫡傳心統。主大清之宗廟社稷者。何人乎。此非我英明神武正位二十五年愛民憂國之皇上乎。戊戌政變。無端忽廢而奪之。上加一人以代其政。下備一人以承其位。而權奸賊臣。日謀篡逆。招集逆匪。倚其羽翼之資。以行其篡弑之計。內有篡逆賊臣。伏於肘腋。下有助亂匪徒。震於輦轂。皇上之危。危於累卵。而所謂世受國恩。手握兼圻。日言忠孝之疆吏。類皆熟視無覩。下者反顏易節。黨附奸賊。上者置身事外。噤若寒蟬。舉國之受主知食國祿之官吏。無一人稍急其事。於是忠義之民。乃發憤興起。呼號奔走。思欲碎身粉骨。以一正中國君臣之義。以一酬皇上愛民如子之恩。且又知賊臣之與團匪。相爲表裏。同以排外爲主義。同以滅洋爲目的。同惡相濟。彼團匪必非賊臣所欲平也。又知賊臣與團匪。仇殺外人。悖害公法。傷我中國之隣交。害我東方之太平。非皇上之英明神武。注意外交者。則不

足以靖亂而睦鄰也。於是熱血愈湧。義心愈奮。南自嶺。嶠北至河。朔中遍江湖。莫不應聲蹕。厲奮身赴義。必欲聯外交以平內亂。復皇上以睦鄰邦。故義和團之起也。內地外埠之義民。其上書各國之當路。致電各國之政府。求其扶我皇上復位。以平團匪而親邦交者。其人殆以數千萬計。彼其忠義之心。如潮之湧。如火之熾。涌沸騰烈而不可遏制者也。曰義和團。固非言扶清者乎。烏在其爲不義也。曰大清之天下。皇上之天下也。奸賊廢篡。皇上而彼爲之羽翼。是扶賊非扶清也。列國並立。首重邦交。鄰之不睦。國何能安。今彼仇殺外人。橫挑列強之釁。是將危清。非扶清也。彼義民者。固專以忠君爲宗旨。實行睦隣之良策。而非若亂民之藉言扶清以排外也。此外人之可無疑慮者也。

國之興也。國民自興之。非外人所能興也。國之亡也。國民自亡之。非外人所能亡也。甲午以來。我國民無不憤國勢之不振矣。然而臺灣之割。非日本割之。我國民自割之也。旅大之割。非俄人割之。國民自割之也。膠州之割。非德人割之。國民自割之也。廣州灣之割。非法人割之。國民自割之也。故愚者不知國政之腐敗。而惟憤外人之逼迫。知者則不憤外人之逼迫。而惟媿國政之不修。惟憤外人之逼迫也。故貿然排外。肆其野蠻之舉。若義民則媿國政之不修者也。故以爲欲強國勢。必謀富強。欲謀富強。必行新法。欲行新法。必採外長。採行外國之政。治。仿效外國之工藝。延請外國之人士。輸入外國之文明。不以外人爲仇。而反以外人

爲師。且明治以前。日本亦一守舊國也。許國劫盟。破其蔽塞。守舊之習。導其發憤。維新之基。易鎖港爲互商。易攘夷爲通好。而維新之業遂成。義民者知多難。所以興邦。競爭所以進化。故不以外人爲怨。而以外人爲德。且深知今日之勢。不通商則國不富。不聯交則國不强。不放開門戶。則不能與列強並立。不遵守公法。不足與萬國同風。故豪傑有志之士。日夜奔走。圖謀百計。竭盡材力。務求立國之道。經營自立之謀。惟求除頑固之首惡。以行改革之治。平野蠻之亂匪。以息仇外之風。且知外交固與內政並重者也。莫不親睦外人。敦厚交誼。故團匪有排外之舉動。南方之人士。即皆大倡聯外之說。日謀剿匪之計。極其力以保護外人。雖以旅外之商人。亦皆電達南方之疆吏。請其力保外人。慎固邦交。蓋義民者。專以忠國爲宗旨。既思忠國。必先睦鄰。固非若亂民之藉言扶清以排外也。此又外人之可無疑慮者也。要而言之。亂民者不以君國爲意。專言排外以敗壞君國之事者也。義民者以君國爲主義。務睦隣交好以實行其忠君忠國之事者也。其心可見。其事可信。豈權奸賊臣之一言所能顛倒是非者哉。我國民亦惟自盡其義務而已。

國民之義務何在。則亦睦鄰交好以實行其忠君忠國之事而已。忠君如何。先除奸賊。夫盡反新政。絕我四萬萬人之生命者。奸賊也。使我愛民如子之慈父。陷於瀛臺鐵屋之危險困苦者。奸賊也。傳曰。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凡有血氣。同此義憤。彼靦顏無恥之官吏。或藉其

餘勢。或乞其援手。則亦容忍之耳。吾民何所藉其勢。微而顧能安生。順受。忍此不共戴天之
大仇。奇痛耶。且奸賊亡我土地。傾我國家。今惟恐傾亡之不速。乃招黨匪徒。挑動外。釁務使
傾亡立至。盡驅我四萬萬人爲亡國之民。我四萬萬人。皆無豪傑而坐聽此野蠻頑固之奸
賊。驅我爲奴隸爲牛馬。以快彼之心耶。縱不自計。獨不爲慈父計耶。故忠君宜除奸賊。忠國
如何。先平團亂。團匪之亂。固非獨國家之害。實我四萬萬人切膚之災者也。夫彼之毀人租
界。殺人人民。戕人公使。誠快彼排外之野心矣。然使外人日罵我爲野蠻。日辱我爲獷種。我
四萬萬人。遂無顏復對外人。且外人之損失。既深。他日之賠償。必重。若有償款。仍絞我國民
之膏血也。若有割地。仍蕩我國民之家室也。禍亂日深。馴至不國。是直奴隸我國民之大衆
也。國民既受彼之公害。彼實即爲國民之公敵。夫產業爲盜賊所劫略。尙思捕獲以洩憤。况
二千萬里之大業。四萬萬人之公產。而任彼無賴野蠻之破壞哉。且彼起於山東。俄而天津
矣。俄而京師矣。脫彼逞其野心。渡河南。下蔓延。滋擾。或召外兵。則南方全盛之區。又將供其
糜爛蹂躪之慘。即在目前。國土有幾。甯能堪此哉。故忠國宜平團匪。至於睦鄰。先嚴保護。我
國之無禮於人。吾民之恥辱也。北方已矣。南方尙在安全。務當竭力盡心。安其人民。使無風
鶴之警。衛其財產。使無蕩析之憂。優其禮待。使無侵害之慮。急之如己國之事。親之如己國
之人。爲之警衛以安其意。爲之討匪以雪其仇。是固文明之國所宜。然抑亦義民之責任也。

或謂奸賊權重。團匪勢大。未易平也。然天下事。患無人耳。有精衛則海可填。有愚公則山可移。況我有四萬萬人之同胞。豈彼一二人能壓制我。我四萬萬人反不能除之。彼萬數千人能蹂躪我。我四萬萬人反不能摧之。哉。且奸賊不去。時日無君。團匪不平。必至無國。無君無國之人。何以自立於天地哉。義民者。其亦盡此義務。以自白於外人而已。

論今日中國存亡其責專在於國民

麥孟華

以四萬萬聰穎秀慧之貴種。休養生息。安樂全盛。不數月間。遂至有死喪亂亡之慘。有牛馬奴隸之戚。我國民其可危矣乎。以一二奸賊之肆虐。以一二莠民之召亂。遂使我四萬萬人。皆至爲亡國之民。皆至陷於死喪覆亡牛馬奴隸之困苦。我國民其可痛矣乎。我國民既懼其危。復悲其痛。而尙無術以自拔也。莫不形神倉皇。斂手重足。傾耳注目。以觀聽中國之存亡。麥孟華曰。是在國民。我國民曰。中國存則中國存矣。我國民曰。中國亡則中國亡矣。固未聞以四萬萬人而待他人之存亡者也。徒危徒痛。徒懼徒悲。於事奚補。我國民其自擇於存亡之途。以決定其存亡之策。急乘此存亡之機而已。

天下雖至愚極不肖。固未有樂爲亡國之人者也。然與言存亡之大計。則曰肉食者謀之。非吾職也。否則曰。茲事體大。非吾力所能及也。否則曰。吾有是志。恐衆人之不與我同也。推原其實。則皆推諉其在己者。而專冀望於他人。以此之故。其心遂靡。其血遂冷。其職遂荒。其責

任遂放棄。而其國亦隨之而亡。故非悍賊之能覆我。非剛匪之能亂我。非外國之能瓜分我。而我國民自覆之自亂之自瓜分之。而甘心樂爲亡國之人也。則且請言其冀望之非計。以絕我國民冀望之癡心。

一望外人之保全

一望藩鎮之保全

外人瓜分之議。且十年於茲矣。鷹瞵虎視。眈逐其旁。而我乃橫挑其衅。顯招其來。其機一動。勢將不可復遏。日本英美諸國。屢倡保全之論。或深念輔車之親。或防慮商務之損。或素無勢力範圍之地。利害相切。素無利我土地之心。且深恐我民難轄。分割必出於擾亂。羣雄角立。爭地必至於衝突。不如謀其保全。可避其害而保其利。故釁雖已發。猶不渝其和平回復之心。然列強並立。互相猜忌。一國提議。不能禁他國之出而阻撓。列國深畏戰禍。憚於用兵。其果能徑行其意。冒諸國之衝突。而爲我謀保全乎。且埃及託庇於列國。而埃及衰亡。土耳其受保於衆強。而土耳其不國。諸國即能同心協力。實謀保護。我能保彼之。不握我利權。我之能自守權力。而不適埃及土耳其後軌乎。不寧惟是痺痿之人。雖有扶掖。不能使癱瘓者良於行。引蔓之草。雖有扶植。不能使披靡者立其幹。天下之無自力者。他力必不能助其成。我國民若仍此頹靡。仍此疲弱。不自奮起。毫無自立之心。則諸國雖竭心愛助。極力扶植。然

醫藥雖良。豈能起既死之人復生。灌溉雖善。豈能使無種之物萌茁哉。齊桓公遷邢而邢仍亡。存衛而衛仍敗。是固前車之明鑒也。故望外人之保全者。不爲埃土。必爲邢衛。

團匪之亂。數月矣。北方糜爛。國將不國。於是南方藩鎮。喧然有聯邦之義。矯然有自立之謀。此非獨我四萬萬人之所翹足企望。抑亦地球萬國所側耳屬目。以觀聽其舉動者也。夫以彼之坐擁乘圻。手握兵柄。財賦咸在其掌握。人才奔走其幕府。登高而爲順風之呼。高屋而爲建瓴之勢。一舉手而可延我二千餘年之國脉。可保我四萬萬人之生命者也。然而今日事變急於星火。積藥之機將燦。燎原之勢即成。披髮纓冠。猶恐不及。彼藩鎮瞻前顧後。徘徊觀望。既不自奮其獨立之氣。惟恐見訾於一孔之儒。果能必其奮發忠義。激厲奮迅。念我二千餘年之國脉。四萬萬人之生命。誰不反顧。決然而赴此義舉乎。或謂彼憚名分。若北京既破。政府一倒。則當可有爲。然今日皇上無權。奸賊徒挾之以號令天下。脫北京既破。奸賊仍挾之他走。則藩鎮之徘徊觀望。仍猶曩者。而南方已并被糜爛矣。故今日而不能保南方以圖存者。則他日亦必不能保南方以圖存者也。且獨不見臺灣乎。我之割臺灣也。非無一二有志之人。奮然興起。發憤獨立。然民心不奮。民力不張。倉卒舉事。卒至潰敗。他日藩鎮即能奮起。其果何所憑藉。而能必其有以異於臺灣乎。故望藩鎮之保全者。必爲臺灣。二者皆不足恃。冀望絕矣。依賴失矣。我國民其將歛手瞑目。坐待土地之潰裂。國家之傾覆。

以自亡其種族。以自斃其身家乎。抑將不忍其痛。而蹶然興起。同心并力。一援手以自救其死亡乎。夫火發於室。延燒棟瓦。室中之人。若坦然視之。坐待隣室之撲救。徐聽室老之指揮。則烈燄轟騰。瞬息之間。必同歸於灰燼。若一室齊力。取器灌水。則火雖已熾。可收撲滅之功。今日事變。急於烈火。我國民若猶有不忍。則無視爲他人之事。而知他人之無能爲力。則惟激發其愛國之心。振奮其獨立之氣。而毅然各盡其責任而已。

美之輓於英也。困其嚴政。隸其藩屬。不自立矣。然蹶起抗英。八年血戰。卒以立國。是豈徒華盛頓一人之力。國民之能盡其責任也。意大利制於奧國。困於教皇。不自立矣。然突起建國。遂成雄邦。是豈徒瑪尼留諸人之力。國民之能盡責任也。日本壓於幕府。劫於列強。不自立矣。然發憤振拔。遂以維新。是豈徒三條大久保諸人之力。國民之能盡責任也。我國民素無國家之思想。素自放棄其責任。故國至衰弱。而民至困窮。今事變日逼。火及眉睫。我國民既知禍福皆由自取。利害皆所身受。其責任爲我之責任矣。又知上無可恃。外無相助。其責任既非他人之所能代矣。其身既爲國民中之一人。其力即當任國民中之一事。智運其謀。勇奮其力。萃四萬萬人之思想以謀之。合四萬萬人之材力以赴之。安在今日之衰亡。不可爲美日之強盛哉。天下萬國之進化。無不先經黑暗。然後突進於文明。我今日內訌外患。黑暗極矣。我國民痛此黑暗。則并力奮起。立至開明。若猶甘此黑暗。則沈沈長夜。永無天日。吾民

其求進於開明之域。耶。其酣然於此長夜。耶。生惟自。生。死惟自。死。其自救此切膚之痛。無徒呼號於痛癢不關之他人。而怨其亦莫我聞也。

論今日各國待中國之善法

梁啓超

今日我中國之時局。如繫千鈞於一髮。其危險真有不可思議者。但其危機。非獨屬於中國。中國危機一動。天下萬國之危機皆動。吾今者爲我國憂慮。更爲萬國憂慮。故不得不述其意見以告外國人焉。

現在辦理中國北方事務之權。歸於各國之手。各國之佔手此事也。非有所貪圖也。乃出於不得已耳。各國如辦理此事得法。非徒各國人在中國者得享安寧而已。且能代我中國人造無量之福。若不得法。恐自今以後。二十年間。中國全國之地。成爲一大流血場。而黃色人與白色人之血。將混而爲一。以染紅此二萬萬方里之地。此誠第一可怖之事也。世有仁人君子。不忍人血之狼藉者。請俯聽吾之一言。

辦事者如醫病。先知其病根之所在。而以藥攻去之。病根去而元氣復矣。若所下之劑過於狠毒。溢出於病根之外。則藥又爲生病之媒焉。今日中國之病根何在。即西后黨之府政是也。我輩同志。與西后政府爲仇敵。非有所私怨也。因西后政府爲我中國人之公共仇敵。又爲萬國之公共仇敵。故我輩迫於公義。誓不與之兩立。蓋必將此病根拔去。然後我國得安。

萬國得安也。我輩昔日言此。外國人或不信。今觀北京政府與拳匪交涉之事。則西后黨爲萬國公敵之實據已見。而外國人昔日不知中國病根何在者。今亦可以了然矣。

吾觀中國之病不一。然有一總源頭。源頭維何。即守舊自大。憎惡外人之心是也。因有此心。故種種安民良法。不肯做效。以至不能自治其國。使亂機滿地。民不聊生。因有此心。與外國人通商。不過迫於無可奈何。其實彼之心。日日欲殺逐外國人。然後快。我中國數十年來。政府之主義。皆在於此。是明與世界之公理相拗。背其積而成今日之大禍。有識者所早料也。中國人之犯此病者。不獨政府。即人民亦多有之。但人民所以如此者。實由政府爲之倡導。故政府實爲罪魁也。數十年握政府之權者爲誰。即西后與其黨人是也。

今欲醫中國之病。惟有將此惡政府除去。而別立一好政府。則萬事俱安矣。而或者疑我中國人不能自造成好政府。此未知中國內情也。我皇上深知地球大勢。久慕泰西政教。憂國如家。愛民如子。時時以維新變法爲心。乃至欲棄其君位。以興民權。惜爲西后黨所壓。不能行其志。前年曾稍得微權。以行維新之事者三月。雖其心中所欲辦者。未能推行。十一。然亦可以知其大概矣。故使我皇上若有全權。必能造成一好政府無疑。而我中國人民之性質。最喜服從政府。得此好政府。則不及十年。而中國之人心國勢。皆必煥然改觀。此最順而最易做之事也。頃閱各西報。知英美日等國。有欲協力扶助。皇帝登位變法之事。此誠

仗義扶危。大公無我。而又合於時勢者也。今日處置中國之法。莫善於此。我輩同志。日日所奔走圖謀。皆爲此事。今得局外文明公道之國起而代辦之。此我輩所極深感謝者也。吾願此文明公道之國。堅持此義。百折不回。然後徐議其條理。講善後之法。則中國之大亂必立解矣。皇上復位。欲行新政。勢不能不借用外國人。得各國之賢才以相贊助。必能百廢具舉。國政修明。大開門戶。推廣商務。其利一也。主權有屬。不至各國相爭。擾亂世界太平之局。其利二也。王室安寧。亂民不作。商務不至損失。其利三也。故爲中國計。爲萬國計。皆莫如此法之爲妙也。

若舍此法之外。更有何法乎。吾爲各國計之。其法有二。一曰。英法待埃及之法。二曰。俄普與待波蘭之法是矣。由前之法。則代掌其政權。由後之法。則瓜分其土地。吾今試取此二法之利害論之。

夫代掌政權者。一國能獨掌之乎。抑各國人共掌之乎。此事非一國人所得專。不待言矣。今地球各國之中。有尙民權自由者。亦有尙君權壓制者。有專主開商務者。亦有希圖侵略土地者。其切己之利害。各各不同。其行政之手段。自各各互異。今既共來執中國之政權。欲使甲國讓乙國。而甲國未必肯也。欲使乙國讓甲國。而乙國亦未必能也。吾不知各國將何以處之。

將如美國上議院之例。每國各派一二人來主持其事乎。吾未見有合許多利害不同手段互異之人。而能成一政府者也。昔南北花旗。因地勢人情。各有所私利。而卒至分裂。同爲一國。且有此患。而況今日之以客代主。而互相猜忌乎。然則萬國共掌政權之事。萬不可行者也。

至於瓜分土地之爲害。更不待言。吾信英美日諸國。絕無此心。並永不欲有此事。即有之。亦爲他國所逼。出於不得已耳。但吾爲諸國計之。若必出此下策。則分疆畫界之時。此多彼寡。論長說短。豈能無爭。將取數十年來所養之兵。所造之械。以之相見於亞洲大陸之間。演從古以來未有之慘劇。而此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交界過渡人人歡喜之年。將變爲硝烟彈雨。神號鬼哭之世界。試問文明教化之人。體上天好生之心者。固當如是耶。且不止此也。列國之爭。雖息。而裁定中國。亦豈易事哉。中國人雖懦弱。然亦爲四千年有史誌之國。其人民頗有堅忍固守。不爲人奪之氣概。他種之人。來臨御之。固非易易。歷代以來。每轉一朝。易一姓。必經數十年。死亡千數百萬人。然後僅乃底定。今以西國兵力之強。器械之精。雖或終非我邦人所能敵。然非十年以後。難望其盡服。此則吾所敢斷言也。試觀菲律賓一小島。耗美國之兵力幾何。杜蘭斯哇一彈丸。耗英國之兵力幾何。中國政府雖弱。民氣猶強。吾恐未必讓菲律賓與杜蘭斯哇也。試思由歐美運一兵來東方。每月所需若干乎。而各國欲裁定中國。

需若干兵乎。需若干年乎。而此多年中商務之損失。更不在此數。苟念及此。能無寒心。夫各國人之所以注目於中國者。豈有他哉。爲商務耳。爲全地球人類公共之利益耳。今利益未來。而經此大劫。苟稍有遠慮者。當不爲此下愚之計也。

然則代掌政權之不可行也如彼。瓜分土地之有大害也如此。各國當何擇焉。吾觀美國政府所頒發各國之公文。謂美國願開通中國門戶。願保全中國土地及自主之權。此誠光明正大。濟困扶危。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今日若能扶我 皇帝。禁他國之侵奪。即所以踐此公文之言也。美國向守前總統們羅之誓言。不與聞美洲以外之事。近乃鋤強扶弱。救民水火。遂援古巴之艱危。收夏威夷爲郡縣。仁義之聲。天下欽仰。與我中國通商以來。未曾佔我寸土。尤爲中國人所深信重。今日高扯頭旗。救我四萬萬人於深淵者。舍美國何屬哉。而況乎英國爲世界文明先進第一之國。日本爲我東方兄弟唇齒相依之交。其待中國之心。亦與美國略同。美國肯力任其難。英日必聯袂而起。彼咄咄虎視者。亦豈能逆我正道之救世軍哉。此則我所深望於此邦之賢士大夫者也。

或者曰。聞近日電報。謂 光緒皇有被害之噩耗。果若此。則如之何。曰。嗚呼。此非吾之所忍言。雖然。吾今固不信其有此事。果有此事。則吾亦將別有所論。然終不離吾此論之本意。但今不必多及也。

論救亡當立新國

麥孟華

嗚呼。中國舊矣。積千數百年蔽塞之舊習。聚百千萬億愚謬之舊人。日以昏蔽。日以頑固。積重不返。遂以成今日之一大結果。彼東西人士之所謂老大帝國。今乃至於腐敗。至於潰爛。都城破陷。奄奄待亡。而我邦人士。上自督撫。下至民庶。惟斂手翹足。望和議之速就。奉列強之保全。以冀幸舊物之不失。且夕之苟安。麥孟華曰。舊物必不足以圖存。苟安必不足以立國。譬之人也。蒙污積穢。垢膩重疊。若不除去舊服。盪滌磨刮。而惟襲以一重之垢衣。則毛孔閉塞。其人必至死亡。譬之屋也。千瘡百孔。梁朽壁裂。若不另築堂基。創造新構。而惟墜以一重之粉飾。則棟宇動搖。其屋必至於崩圯。故今日欲存中國。則惟有組立新中國而已。新國不立。則不和固亡。和成亦亡。瓜分固亡。保全亦亡。

北京方破。海內震動。中國之人。無不願和議之速成矣。然而今日議和。必有賠款。必有割地。中國弱削。將十倍於曩日。而亂雖暫息。義和團之匿伏潛布。其根株固未盡拔也。且賊臣奸黨。盤踞深固。觀其近日之舉動。盡戮外交之臣。盡改洋操之式。而亂賊之剛毅。且聞授爲武衛軍統領。則其仇視西人之恨。積而愈深。而排外之野心。固未嘗少息也。雖今日和議幸成。政府復立。而握大權者。仍此亂賊之臣。總大政者。仍此頑固之黨。皇上必不能復政。新法必不能舉行。外人稍退。事變少定。則仍大肆其野蠻之惡性。狂施其壓制之毒手。聚其凶惡。

之黨羽。括我下民之資財。以行其頑惡悖謬仇漢排外之私心。以洩其今日鬱抑之仇恨而已。彼賊臣今日種此惡因。而我四萬萬人受此賠款割地之惡果。惡果結矣。惡因又將復生。因果循環。窮凶極惡。膏血有幾。豈堪屢絞。土地有幾。豈堪屢割。勢不至使我四萬萬之人爲囚虜爲奴隸。二萬萬里之地爲藩屬爲邱墟。則其禍不止。其心不快也。或曰。今日首惡者賊臣也。外人議和。必去賊臣。曰。皇上之失權久矣。賊臣握政柄。執兵權。縱橫跋扈。西后亦不能制之。彼與外人議和。寧肯自戮以謝外人。彼不自戮。誰得戮之。且和議不就。則彼多割數省之地耳。多償億兆之款耳。款固吾民之膏血。地固吾民之土地。於彼無與也。多棄款地。賊臣亦復何惜。多得款地。外人亦復何求。故和議雖成。賊臣未必能去。中國之禍未有艾也。吾故曰。不利固亡。和成亦亡。

西人之亡人國也。必無一舉而滅之之理。先爲割裂。徐爲嘗試。一舉再舉。然後分其地而墟其都。波蘭土耳其成例具在矣。今外國之倡言恢復和平。非有愛於中國也。彼憚於列強之衝突。畏其商務之損失。故各求利益。可以暫止。且見我國政之腐敗。人心之靡弱。逆決積弊之不能復興。積弱之不能再振。雖有衆民廣土。皆爲其掌中之物。故觀釁而動。徐以圖之。未晚耳。且和議雖成。而彼干我之權。預我之事。利權既失。精血潛竭。雖曰保全。與亡無異。況賊臣盤踞於上。亂民潛伏於下。野蠻之性未改。排外之意不衰。如水逼堤。如藥引線。一旦決爆。

必又挑彼之釁。嬰彼之怒。如今日無禮之事。彼雖愛我。豈能實行其保全。且所以立國者。政治也。賊臣當國。顛倒錯繆。秕政弊法。決裂百出。人不亡我。我亦自亡。烏見有無政治之國。曾足立於列強之間者哉。故吾曰。瓜分固亡。保全亦亡。

由是言之。外國雖有損傷。而割地取款。得足以償所失也。賊臣雖受挫辱。而和成事定。權勢猶昔。更未嘗有絲毫之害也。惟我國民受此驚恐。遭此災變。且將絞其膏血。蕩其室家。陷於流離。淪於異族。無事則被奸賊之鈐壓。有事則受奸賊之惡果。千辛百苦。卒至爲亡國之民。是義和團變亂之事。其害不中於賊臣。不及於外國。而我民獨身集其禍也。哀我下民。何辜于天。其何仇何怨於頑固之賊臣。而必驅我四萬萬人。盡爲亡國之奴虜也。

然則吾國果不國。而吾民遂爲亡國之民乎。曰。國者民之所積而成立者也。凡國之興立。衰亡。皆必視其民之向背。故民既承認其爲國家。然後可立爲政府。民既承認其爲政府。然後可行其政令。苟既無民。何以爲國。民散而去。春秋之所以書梁亡也。彼賊臣者。竊踞政府。威脅小民。犯萬國之公法。觸國民之公敵。此固各國之公敵。亦即我國民之公敵也。夫既爲敵矣。我民既無所愛於彼。豈能復受其轄治。彼亦無所愛於民。豈能復聽其蹂躪。且彼肆其凶暴。自取敗亡。及於傾覆。政府倒矣。號令不出於京畿。藩鎮不奉其命令。今且敗走逃遁。窮無所之。自顧不暇。奚能治人哉。故今日之變。當廢舊政府。而立新國於南方。脫叢積之垢膩。而

振新衣。平朽蠹之梁棟而構新址。創立國政。制定規模。百度維新。廢者畢舉。彼賊臣者無民無國。失所憑藉。無權勢矣。何所用其阻撓。無威力矣。何所用其壓抑。萬衆一心。同趨新政。民氣既奮。國勢必張。盪滌舊污。即足以克復舊物。蓋存亡之大計。固未有急且大於此者也。

新國之道奈何。一曰迎復。皇上。皇上之仁厚愛民。固吾民之所愛戴者也。皇上之親睦鄰交。亦各國之所聞知者也。戊戌以來。皇上幽閉。人心皇皇。成此大亂。若使皇上親政。則中外可以輯睦。禍亂可以弭平。今北京既破。賊臣挾皇上以西行矣。然各國議和之舉。謂必請皇上返駕入京。然後可以提議。觀各國之舉動。固欲得我皇上復政也。然使仍居北方。則賊臣盤結於朝。端奸熾布伏於肘腋。大則篡逆。小則挾制。皇上雖有愛民之心。不能善其內政。雖有睦隣之意。不能見之外交。皇上無權。猶之戊戌以後。則國政腐敗。亦猶之戊戌以後耳。惟建立新國。請皇上遷都正位。然後商議和平之事。經畫政治之方。則吾民固可得康樂。國際亦可得和平。或曰。賊臣挾皇上以西行。固將要以爲質。迎復之事。未易行也。曰。賊臣覆敗窮蹙。救死不贍。其力竭矣。各國有迎皇上復位之心。豈有不能迎皇上遷都之事。且吾民而人心盡死。忘負皇上之慈愛斯已耳。若愛戴未忘。敵王所憚。則并力齊心。踴躍從事。彼賊臣憑藉已失。一匹夫耳。豈同仇同澤之兆。衆不能敵。無權無力之匹夫哉。夫皇上既以張我民權爲事。吾民亦以復我皇位爲心。然不建新國。則

皇上猶擁虛位。美政猶難實行也。故新國當立者一。

一曰舉行新政。東西諸國之相逼而來也。非徒以兵精器利。其政治之修明。實足以屈我之國力。而制我之死命。故今日政治蕪廢之國。必不足立於競爭劇烈之場也。戊戌之秋。赫然變政。皇上奮發於上。兆民踊發於下。列強歛手。萬國竦聽。莫不謂國政既修。國勢必奮。百年之睡獅已醒。泰東之病夫將愈。我四萬萬之國民。將可振袂廻旋於二十世紀之舞臺矣。然而頑固昏謬。奸譎險狠之賊臣。恐新政一行。則祿位將見斥奪。子孫將難進身。吏治清將不能鑽營。積例去將不能舞弊。且以爲漢人強則滿人將亡也。於是千喙百手。阻撓傾陷。而新政遂蹶於半途。嗚呼。於守舊窟宅之中。而忽倡此維新之事。是振章逢於裸壤。固知其必見攙裂而摧逐也。今日北京破矣。政府倒矣。守舊者既已失據。維新者必可代興。然頑舊徒黨。廓清未盡。固無論外人之瓜分也。即使和議果成。政府可復。而彼北方者。實舊人之所盤踞。舊毒之所充醞。其源流甚遠。其根株甚深。今雖播盪。而水上浮萍。風定復合。則踞朝右。執政柄。發號令者。仍此頑固昏謬。奸譎險狠之賊臣。其阻撓如故也。其傾陷如故也。新政必無舉行之日。中國即無自立之機。惟當此摧陷廓清之後。速自爲改絃更張之謀。棄彼荆榛。別開國土。脫老大之軀殼。表少年之英姿。除層累之縛壓。振獨立之精神。凡百舉動。煥然一新。從民心之大同。採諸國之美政。新立制度。彼必不能成例縛束我也。廣立學校。彼必不能八

股。軛。擊。我。也。更。定。官。制。彼。必。不。能。資。格。壓。抑。我。也。擴。張。軍。備。彼。必。不。能。舊。操。勒。制。我。也。凡。百。庶。政。均。可。自。由。彼。之。舊。者。自。舊。而。我。之。新。者。自。新。彼。賊。臣。雖。挾。壓。制。之。手。段。抱。雷。霆。之。威。令。豈。能。施。之。於。不。相。統。屬。之。國。民。哉。舍。此。不。圖。甘。受。制。於。賊。臣。望。革。新。於。舊。黨。則。過。此。以。往。之。中。國。固。仍。戊。戌。以。後。之。中。國。恐。舊。國。卒。不。可。保。亦。終。必。亡。而。已。矣。故。新。國。之。當。立。者。一。

一。曰。聯。固。邦。交。立。於。人。羣。之。中。內。無。戚。屬。外。無。友。朋。塊。然。孤。生。若。是。者。命。曰。獨。夫。國。於。大。地。之。上。近。無。善。鄰。遠。無。奧。援。孑。然。危。立。若。是。者。命。曰。孤。國。獨。夫。之。不。能。抗。衆。力。孤。國。必。不。能。抵。列。強。此。固。理。勢。之。必。然。者。也。義。和。團。之。事。起。賊。臣。倚。彼。暴。徒。肆。其。凶。餓。唱。攘。夷。之。謬。論。行。野。蠻。之。暴。舉。拒。外。人。攻。使。館。殺。參。贊。戕。公。使。悖。犯。公。法。遂。以。召。外。國。之。兵。遂。使。我。中。國。至。於。孤。立。遂。使。我。都。城。破。毀。乘。輿。播。遷。今。則。黔。驢。之。技。窮。矣。而。排。外。之。思。想。則。仍。未。嘗。少。艾。也。夫。

彼。挾。皇。上。以。爲。質。踞。陝。西。以。負。隅。命。剛。毅。以。統。五。軍。挾。董。軍。以。用。回。部。既。阻。險。以。自。固。思。乘。間。之。奮。擊。彼。外。人。能。與。我。議。和。乎。即。外。人。與。我。議。和。矣。而。賊。臣。憤。前。此。之。挫。辱。恨。狂。噬。之。未。伸。仍。必。奮。其。野。心。肆。其。狡。計。收。焚。餘。之。燼。扇。已。死。之。灰。勢。將。一。逞。其。凶。以。求。報。復。務。必。破。東。方。太。平。之。局。而。使。我。國。卒。至。於。瓜。分。我。國。民。今。將。絞。膏。血。蕩。室。家。以。代。賊。臣。受。其。禍。矣。一。波。未。平。寧。能。再。誤。惟。當。及。陰。雨。之。未。至。建。新。國。以。圖。存。與。外。人。議。和。息。兵。講。信。修。睦。使。賊。臣。之。狡。計。不。得。再。伸。排。外。之。凶。鋒。不。得。再。逞。然。後。大。開。門。戶。許。外。人。遍。地。通。商。輸。入。文。明。與。外。

人交換智。識採其法。制聘其名。師習其學。術學其工。藝我既去其猜忌。彼亦樂於和親。外交既固。和平可保。如是則東隅之矢。庶能收救於桑榆。然而賊臣一日不去。則邦交一日不可聯。新國一日不立。則賊臣一日不可去也。故新國之當立者一。

一曰收集人才。賊臣之鋤我人才也。甚矣。戮之辱之。摧之刈之。禁錮之。驅逐之。此我國之所以至於衰敗者也。夫國家之盛衰。無不視夫人才之消長。越之敗也。有種謫諸人而可復興。意之衰也。有瓦礫留諸傑而可建國。古今中外。靡不同之。今外患日逼。國事日艱。非有豪傑明達之才。必不足以濟時艱而行新政。彼賊臣以爲新政者。不利於滿人者也。人才之能行新政者。亦即不利於滿人者也。故臣柄政。以誅鋤人才爲第一宗旨。竭力芟夷。不與兩立。雖敵圍逼迫。都城垂陷。而如許景澄。袁利之。稍知外事者。亦必顯加誅戮。以快其狼險之私。竊推其心。固謂二百餘年之宗社。可覆。四百餘州之疆土。可亡。四萬萬人之黃種。可爲奴隸。而所謂豪傑明達之才者。則必不可一日涉足於朝廷。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如此雖外人不割我一尺之地。不索我一錢之質。不加一矢。不發一鏃。而我國亦未有不亡者也。我人士而不忍於國之亡也。則合衆力以建新國。即合衆智以謀之。合衆才以治之。上之播棄之遺。老下之草澤之英雄。外之流寓外洋之英俊。雜沓鱗萃。戮力同心。既無摧壓之憂。各竭股肱之力。國雖危乎。未有不可以復興者也。若臣復權於北方。仇讎必倍於往日。人才盡

矣。國有不隨之而亡者哉。故新國之當立者一。

凡此數者。皆立國之首圖。救亡之要道。而決不能行之於舊國。萬不能望之於舊人者也。或者曰。外人大唱瓜分之議。雖素主保全者。今日亦皆搖動。其議固將日月而即決矣。而子固猶言立新國乎。曰。中國者。非外人所能瓜分者也。瓜分與否。仍問之我國民而已。夫外人之瓜分我國。固一利不敵其數害者也。夫投一羊與數虎。攫啖之際。必至於搏擊咆哮。列強之對中國。固猶衆虎之爭一羊矣。諸國之移兵中國。力頗匹敵。機牙相錯。耽逐相視。若果實行分割。則揣肥量瘠。絜短較長。勢必不免於紛爭。勢即不免於戰禍。今日兵器日利。各國皆憚開戰端。若戰端一開。則伏若干之屍。糜若干之餉。兵懸禍結。未知了息於何時。則流彼白人之血。絞彼白人之膏。以購我黃人之地。得固未必果償所失。此必非外人所甚利也。且列強角立。最講均勢平權之法。若果分割中國。則多取者必驟增其強。少取者必漸失於弱。強弱既異。凌軋必生。且地之腴瘠各殊。國之遠近互異。勢必不均。權必不平。不平不均。斷難持久。是戰端不啓於今日。戰禍必伏於他時。此亦非外人所甚利也。我中國誠衰弱矣。然民心猶甚固結。民氣尤日見加強。故區區天津一隅之地。義和團發難於其間。外人集數國精銳之師。費數月戰攻之力。乃僅足以破之。且外人性質。每不肯同化於他人。撫而服之。誠非易易。使有豪傑之徒。堅忍之士。如非律賓之抗美。杜蘭士哇之拒英。雖精兵利器。不足爲外人之

敵。然以數萬萬人而奮其抵抗之力。非費十數年之時。日固未易鎮而撫之。而十數年之間。軍費之轉運。既不貲。商務之損失。尤不少。此更非外人所甚利也。夫受此數害。孰與大開門。戶。遍地通商。既得中國商務之利。復保列強和平之禍。此固外人之所甚利者也。而分割之議。主今日而大倡者何哉。彼固謂我非有利中國土地之心。然中國上下無主。固自不有其土地。則他日終棄之他國。何若今日先握之掌中。信如斯言。則吾國民奮然興起。立國自主。則彼非利我土地之諸國。知固必拱手旁視。而未必遽干預我民之事也。

曰。今日以下民而立新國。其事不少難矣乎。曰。古今中外之立國。自篡弒以外。無不興於在下者也。古今中外之立國。自篡弒以外。亦未有得之安坐者也。西士之言曰。競爭者權利之所從出。今日英美之國民。皆有自主之權。國皆享富強之利。而其創建之始。則無不競爭劇烈。艱難困苦。流千萬人之血以購之者也。夫細人謀一衣食。無不流汗而得之。小民創一家業。無不勞力而立之。況此莫大之家業。無窮之衣食。而顧能逸豫得之哉。且夫國者民之所積實。必待民立之。而他人不能代謀者也。盧騷之言曰。一國之衆民。必當出而自當其主權。若一國之人衆。不以政事爲主要之職務。人人相避而不當。則其國必瀕於滅亡。以是真能自主之國。其民皆不待他人之助。自盡職守。欲戰則不僱用兵士。議政必不請用他人。蓋主權既不能移給於他人。則必不能使他人代辦者也。辨端之言曰。主權者。當合一國之人民。

善保持之。必各盡其職務。專謀一國衆民之最大福祉。嗚呼。今日中國之最大福祉。孰有過於立國自主者哉。我國民主安之職務。亦孰有重於立國自主者哉。事變急矣。國勢迫矣。不興則亡。不生則死。不榮則辱。我國民共偷此一息之安逸。自取滅亡。以永爲他人之奴隸耶。抑將奮力競爭。以求此權利而謀此福祉也。傳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孟子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一申包胥可以存楚。一范蠡可以興越。一尼碼留可以建意。一華盛頓可以立美。嗚呼。我國民可以興起矣。我國民可無自餒矣。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1 4 1) 清议报全编 (一) · 新民社辑著 · 文海出版社 · 1 0 4 8 4 5 0 5

作者 = B E X P

S S 号 =

加密地址 = b o o k : / / s s r e a d e r / e 0 ? u r l = h t t p : / / b o o k 3 . 5 r e a d . c o m / 3 0 0 - 2 4 / d i s k w t / w t 2 6 5 / 0 3 / ! 0 0 0 0 1 . p d g & c a n d o w n l o a d = 1 & c a n p r i n t = 1 & r e a d r e g = 1 & p a g e s = 3 5 8 & & b o o k n a m e =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1 4 1) 清议报全编 (一) · 新民社辑著 · 文海出版社 · 1 0 4 8 4 5 0 5

页数 = 3 5 8

下载位置 = h t t p : / / b o o k 3 . 5 r e a d . c o m / 3 0 0 - 2 4 / d i s k w t / w t 2 6 5 / 0 3 / ! 0 0 0 0 1 . p d g